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炮兵传奇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中国炮兵传奇

前　言

火炮，在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斯大林称其为“战争之神”；

拿破仑认为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武器”；

由于中国最先发明了火药，所以便成了最早拥有火炮的国家。

遗憾地是，火药没有使中国的封建制度发生变革，倒是明代以后，火药传入欧洲，“把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马克思语），为资本主义的到来吹响了号角。接着，他们利用火药造出了威力奇大的新型枪炮，转而回头毫不留情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

从冷兵器时代到现代战争，火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把火炮披上钢甲、装上车轮，于是有了进攻性“火炮”——坦克和自行火炮；

把火炮搬上舰船，于是有了巨型战舰和浩大壮阔的海战；

把火炮塞进飞机，辽阔长天也成了炮声轰鸣的战场火炮的威力还在延伸，把传统引爆的火药改换成铀或者钚，再用火箭或者飞机投掷出去，于是有了导弹、核弹……

但是不管火炮怎样发展，火炮还是火炮，因为导弹或者核弹的远距离攻击只能摧毁目标，而不能实施占领。而战争通常是以征服或者占领为目的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由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特色和独特的道路，所以我军最早的炮兵非常弱小，而且常常为了服从游击战的作战需要而压缩或精减。应该说，红军时期的炮兵，还不能成为军队的固定正式编制。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军炮兵的成长壮大时期。

八路军、新四军的炮兵，已经有了正式编制，而且有了独立炮营、炮团，但那时的装备大多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山炮，运输多靠人背马拉，炮兵规模小，机动性能差，实战中的威力，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经过三大战役之后，我军的炮兵基本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的时候，上千门重型榴弹炮对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进行了致命的轰击，使得长江天堑被我军一夜间夷为平地，统治中国数十年的蒋家王朝，在隆隆的炮声中颓然坍落。

古都北京。毛泽东在 21 响的礼炮轰鸣声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炮兵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个独立兵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炮兵传奇》是战史文学作家孙晓、左东在深入采访、广泛收集、全面查阅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为了增强可读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对一些战斗故事，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作了一些文学性的描写；结合事件，对一些背景史料和兵器知识也作了一定的介绍。

在本书的采写编撰过程中，有许多老红军、老八路、老炮兵向作者讲述过他们传奇的经历和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在编辑出版时，军事科学院的战史专家进行了细致的审阅，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第一章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宣告人民武装的诞生，也宣告了人民炮兵的诞生；指挥秋收起义的毛泽东抚着一抱粗的木头炮管说：“ 没有洋炮，土炮也要起义！ ”广州城头，叶剑英命令起义炮兵与英美军舰展开炮战

南昌起义炮声隆

在中国的版图上，南昌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可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座城市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是如今海陆空三军 300 余万将士成长的源头。

当蓝天战鹰群集，大地铁甲奔突，海面战舰如蚁，发射塔上导弹昂天的时候，每一位热血将士都知道，他们是从南昌的军旗下走来，从血与火交织的战场上走来。

南昌城头，镌刻下一代将帅的伟岸英姿，显赫战功。

在向旧中国打响的第一枪中，也有一声震天动地的隆隆炮吼。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也是同一天在南昌战火中诞生的。

1927 年，在中国的编年史上，注定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头。

历史在这儿陡然调头，来了个急转弯，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孙中山先生先前制定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突然之间被废除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半途而废。

3 月 11 日，南昌市党部首先被解散。

4 月 1 日，国民党党棍杨虎带领青红帮的流氓，攻击并占领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并派兵驻守这两个机关。

4 月 6 日，蒋介石在南昌得手后，又与汪精卫秘密策划出新的阴谋。

4 月 12 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这位孙中山遗志的“ 继承者 ”和“ 接班人 ”，突然举起屠刀，向着毫无防备、一直与国民党并肩 作战的共产党人杀来。

上海城内，一片血雨腥风。黄埔滩头，满布冤魂厉鬼。

5 月 17 日，夏斗寅叛变革命。

5 月 21 日，长沙再迸血雨，军阀许克祥率兵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无数农会会员成了“ 马日事变 ”中的无头惨尸。

7 月 15 日，武汉又演厉鬼操刀滥杀无辜的惨剧。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背叛革命，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整个中国阴风瑟瑟，鬼魂惨号，花容变色。

莫非中国要成为一座旷古绝今的人间地狱？

莫非亿万人民为之奋斗、为之向往的民主与光明事业就此毁掉？

7 月 27 日，厚重的阴云笼罩着南昌城。一位身着西装、戴浅色礼帽、面容英俊的青年人，在一位身材魁梧，有着一张精灵的国字脸的青年人陪同下，乘一辆黄包车，穿街过巷，匆匆驶进了位于花园角北侧的一幢别墅。

两人下车后，长着国字脸的年轻人手中紧握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机敏地前后左右观察了许久，才冲同伴默默点了点头。

戴礼帽的人见无人跟踪，便但然地按响了别墅的门铃。

当两人走进院内，马上有几十双激动颤抖的手伸了过来。原来，中共的精英，诸多在军中活动的将领，早已悄悄地集聚在这座长江岸边的小别墅里了。他们之中有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徐特立、李立三等。他们对这两位来客如此敬重，显然这两人的身份在即将到来的事变中十分紧要。

一点不错，那位身材魁梧，长着国字脸的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战将陈赓，那位头戴礼帽，黑黑的浓眉下有着一双聪睿大眼的人，便是中央刚刚任命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数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在这里起义，打响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的第一枪，这次伟大的壮举，将由周恩来同志全面指挥。

在党的初创时期，周恩来是少有的懂军事、管军事，并担任过军队要职的领导人之一。他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不仅对军队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军队的使用调动、部署作战也有着杰出的才能。

南昌素有火炉之称，7 月盛暑时节，热得令人难以喘息。

周恩来手持一把蒲扇，在门前黄杨夹持的甬道上缓慢踱步，脑海里却在进行着双方兵力的对比，反复思虑着行动的最佳方案。

应该说，敌人在南昌城里的兵力并不算强大，他们有朱培德军的一个警卫团，国民党第 3 军的两个团，第 6 军的一个团，第 9 军的两个团，加上朱培德的军机关，总共不过 1 万人。但敌人在九江一线驻有重兵，由于交通便利，一旦得到消息，他们完全可以在 24 小时内赶到，这就要求必须速战速决。

周恩来停下脚步，仰面注视着阴云密布的天空。今夜无月、无星，因而显得格外窒闷。

相比而言，起义部队则强大多了，主力部队有贺龙指挥的 20 军，叶挺指挥的 11 军 24 师，有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和两个保安队，还有驻扎在南浔一带的 25 师一部，总计 3 万多人，不仅数量上占了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明显强过敌人。叶挺指挥的 25 师是由“铁军”扩编而来的。在北伐中，“铁军”血战汀泗桥，勇夺贺胜桥，威震武昌城……所向皆捷，战无不胜，所以才赢得“铁军”之誉，在此次战斗中，完全可以放心。

25 师也是从“铁军”中分编出来的，只要起义时能按时赶到，其战斗力也可信任。

20 军是从反动军阀的营垒中杀出来的，虽然军中也有一些共产党的干部，但根基并不深厚，而且当时贺龙军长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次行动，20 军的兵力最多，而且他们有一个炮兵营，攻关夺隘，自然分量极重。

周恩来豁然明白，此次行动的成败，关键在于 20 军的动作。他马上回到屋里，穿上军衣，乘车来到 20 军指挥部。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在洪湖边杀掉盐匪湖霸，揭杆举旗，投入革命军中，九死一生，浴血拼杀，才换得今天的 20 军军长的头衔。在那个时代，一个军长可以说能尽享人间荣华富贵，足可光宗耀祖了，可贺龙将军却置荣华富贵如粪土，毅然投身工农革命，实在令人可敬可叹。

当周恩来当面询问贺龙将军部队官兵的情绪和武器装备情况后，贺龙似乎看出了周恩来的隐忧，他一捋唇间的小胡子说：“周书记，我认为你的部署很好，我这里你放心，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指挥我向哪里打，我就向哪里打。我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可我信仰共产主义，决心跟共产党走，请你一定相信我……”一席话使周恩来激动万分，当即与前敌委员会的同志们

商议，任命贺龙同志为起义军总指挥。

根据敌人的部署情况，周恩来与参谋长刘伯承详细拟定了作战计划。在南昌城中，驻扎在西大街的朱培德力量最强，是起义的最大障碍，这块骨头交给贺龙的 20 军来啃。在松柏巷驻守的敌人是另一个眼中钉，他们倚据天主教堂的有利地形，可以进行垂死的顽抗，如果搞不好，会弄成一锅“ 夹生饭 ”。因此，这块骨头由一向善打硬仗的叶挺指挥的 24 师来对付。国民党第 6 军的一个团和第 9 军的两个团，只是奉命短期在南昌驻防，他们与朱德的交情不错，因此，对他们采取另一种计策，兵不血刃便能使他们乖乖就擒。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到来了，由于 20 军中一个副营长叛变投敌，前委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为凌晨 2 时。

凌晨 2 时整，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夜空，这是叶挺向松柏巷敌军开始进攻的信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3 万热血男儿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出的第一枪。

由此，这 3 万男儿亦成为日后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奠基者。

随着起义信号的响起，起义官兵如潮水般从各条街路，从各个小巷，向着敌人盘踞的据点冲去。顿时，激越的冲锋号声、密爆的枪炮声、鼓荡魂魄的喊杀声响彻九霄。

在西大街，贺龙的指挥部与朱培德的军机关隔街相峙，战斗在街巷里激烈进行着。驻守指挥部的都是朱培德的精锐部队，由于得到叛徒的告密，他们已有了充分准备，战斗刚一打响，他们就立刻抢占了有利地形，凭借密集的火力封锁了起义军冲向西大街的要道——街心鼓楼。

起义军官兵奋不顾身地架起长梯，从正面和侧面由下向上进行攻击，但由于敌人的火力十分密集，加之鼓楼的地形易守难攻，所以许多士兵还未等冲到楼下就阵亡了。

“ 调炮营，准备炮击！ ”贺龙站在离鼓楼不到 200 米的一个台阶上，严峻地向部队下达了命令。

在起义部队中，炮兵少得可怜，只有 20 军有一个炮兵营，叶挺的 24 师中有一个炮兵营。此外，正规师团只配备了少量的山炮和迫击炮。这一方面是因为装备一支炮兵军费开支较大，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国的军工业十分落后，所装备的山炮和迫击炮，几乎都是从德、日等国进口的。

片刻之后，作战参谋报告：“ 炮兵营射击准备完毕！ ”

“ 好，瞄准敌人的火力点，实施摧毁性射击！ ”贺龙望着不断喷吐着炽热火舌的敌人力点，坚决地下达了射击命令。

“ 轰！ ”的一声炮响，在一片烟尘迸飞、砖瓦崩裂的骇人爆炸声中，敌人的一个火力点顿时哑了。

“ 轰，轰…… ”

由于距离较近，所有的山炮都采用了直瞄射击，炮弹弹着点的精确度极高，每一枚炮弹几乎都丝毫不差地落在敌人的头顶上。

在一顿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守楼敌人借以掩身的城墙成片成片地倒塌、崩裂，垒垛起来的装满泥土的麻袋转眼间被炸得七零八碎。在震耳欲聋的轰鸣里，敌军手中的枪好像变成了孩子玩耍的烧火棍，没有丝毫的威力。

而起义军官兵在炮声的轰鸣里士气大振，他们欢呼着，呐喊着，高举着手中的木枪和大刀，奋不顾身地冲上长梯，从侧面冲上了鼓楼……

战斗持续了 3 小时，最后，朱培德的警卫团走投无路，只好乖 乖地做了

俘虏。那位在起义前叛变的副营长被当场抓获，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叶挺指挥的一路在松柏巷教堂前也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他们在教堂上架起机枪，用密集的交叉火力封锁住狭窄的巷道，顽固地等待着援兵的到来。

“铁军”的威名岂是冒名得来？敌人越强，越能激发这支英雄部队的斗志。主攻分队在几次进攻受阻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纷纷挺身而出，组成新的突击队，叶挺又重新配置了火力，在“铁拳”的重击之下，教堂的大铁门终于被炸开了，铁军如一股不可阻遏的洪流，涌进了敌人的这个核心据点。

在朱德同志那里，按照早先的部署，他们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战斗。7月31日晚，朱德将几个与自己相熟的敌人主力团的团长请到教导团作客。酒是好酒，菜是美肴，再加上划拳行令、放胆地吆三喝四，他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当枪声大作，几个战场已经杀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还懵然不知，十多个埋伏在酒席外的战士一拥而入，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乖乖做了俘虏。主官一旦不在家，这几个团群龙无首，也就无法行动，只好坐以待毙。朱德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贺、叶部队的行动。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各个战场都传来捷报,共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炮20多门。望着战报，周恩来终于深深地吁了一口长气，一股胜利的豪情油然充溢胸间。

他揉揉疲累的两眼，迈步走出指挥部的大门。他已经三天两夜没合眼了，可辉煌的胜利使得他倦意全无，精神格外振奋。

东方出现了曙光，南昌城好像从一场大梦中刚刚醒来，城市的天空弥漫着浓稠的雾气，刺鼻的硝烟还没有消散，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昨夜那场惊心动魄的激战。

周恩来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眼前的一切都那样令他痴迷。瞧：刚刚升起的鲜艳红旗，在总指挥部的大楼顶上迎风飘扬，街上的行人全都面带喜气，颈系红布带的起义官兵豪迈地在大街上往来，胜利的消息像风一样四处飘送。

胜利了，南昌真正得到了解放。最大的意义还并不在此，而在于我们党终于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胜利前，周恩来无法入睡；胜利后，周恩来更觉思绪万千，难以入眠。喜悦之余，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南昌的一枪，已经惊醒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酣梦，他们会以百倍的凶残，向着这支新生的军队咬牙切齿地扑来。

南昌是一座孤城，不宜久留，况且周围强敌环伺，稍不留心，即会前功尽弃。

可环视中国，哪儿应该是这支新军的养生壮大之地呢？

向南，那儿是革命的根据地，共产党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况且，广州还是北伐的策源地，在此境内只有国民党第八路军，兵力相对薄弱，一路南下，不但可以扩大革命军队的影响，摧毁反动封建的统治，还可以利用那里的有利态势，发动第二次北伐8月2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起义军进行了整编，将起义军的3万余人正式编为3个军，即第9军、第11军、第20军。叶挺为第9军军长，朱德为第11军军长。

8月3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挥师南下，走上了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

南昌起义的枪声，似一把利刀，狠狠地刺在蒋介石的心口上。他立刻调兵遣将，对南昌起义军围追堵截，意欲将之歼灭于南进途中。于是，敌南路

总指挥钱大钧率 20 师、28 师、新编第 1 师等 10 余个团，集结于会昌城下。桂军黄绍竑部约 7 个团，集结于白鹅墟地区，与钱部形成犄角之势，企图将起义军全部歼灭于此地。

自从离开南昌之后，起义军的日子便日益艰难起来。山路崎岖，酷暑难当，官兵背着沉重的兵器和军粮，每日最少行军 180 余里。最苦的是炮兵，由于走的是山路，车辆牲畜几乎无法使用，只好雇用大批民工来扛。可起义军每到一地，不明真象的老百姓早吓跑了，不但找不到瓜果蔬菜，连吃饱肚子都很难。起义军官兵饿极了，只好闯进民宅，四处搜寻可充饥的食物。这一来名声更坏，贺龙虽然出于维护军纪的目的，连杀了几个违纪官兵，可是当初雇来的那些民工，因吃不了这种苦，先后都偷偷跑了。这样，扛炮架。背炮弹的任务，便全部落在了炮兵官兵的身上。

8 月 24 日，天刚蒙蒙亮，太阳只探出半个脑袋，发着暗红色的光。突然，咆哮的机枪和轰鸣的炮声如翻腾的海啸般炸响起来。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队向起义军发起了猛烈围剿。

起义军前委当即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击破会昌之敌，然后向广州进发。攻击会昌的部署大致如下：朱德指挥教导团和 20 军一部，向会昌东北之敌攻击 ;11 军 24 师和 25 师由叶挺军长指挥，向会昌西北之敌进攻；20 军一部位于瑞金附近，作为战斗预备队，贺龙军长指挥策应各方。会议结束时，周恩来紧锁浓眉，严肃地说：“ 撤离南昌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但今天面临的是决定命运的一战。前委指示各部，作战前必须深入进行战斗动员，讲明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占领会昌建军史上，会昌之战是极其惨烈的一仗。会昌城虽不大，但城墙异常坚固，而且敌守军火力密集，兵员精良。贺龙的 20 军几乎丧尽精华，才将钱大钧部击溃，在战斗的紧要时刻，黄绍竑部在侧翼对起义军的阵地进行偷袭，幸亏 11 军炮兵营占据了有利地形，他们在承受着敌军炮火猛烈轰击的情况下，用 8 门炮的两个齐射将偷袭部队炸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从而为战斗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会昌之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军元气大伤，陈赓等数员战将负伤，周恩来也因连日操劳而染上重疾，高烧到 40 多度。

更可怕的是，敌军虽然遭到失败，可依然困兽犹斗，他们在短时间内获得兵员补充后，又像驱之不散的一群野兽，龇着尖厉的牙齿，低吼着围来。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分散敌人的目标，前委在研究了当前敌情后，决定在三河坝地区兵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大军，经揭阳向丰顺进发；另一部分兵力驻守潮汕，保卫后方。

实践证明，三河坝分兵，是一个错误的决策。本来，起义军的力量与国民党追剿的力量相近，但分兵之后，难以形成拳头，而广东军阀钱大钧、陈济棠、薛岳、黄绍竑等从四面八方涌来，顿时使我各部陷入了险境。

9 月 23 日，我军占领潮州、汕头后，立足未稳，在三河坝地区，敌军利用我军不便运动的水网地区有利地形，再次发动了潮水般 的进攻。

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起义军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毙敌数千人，但我军也遭受很大损失。叶挺部被敌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朱德部的兵力也受到重大损伤，且与总部失去了联系。朱德当机立断，率领近千名官兵攀悬崖、跨绝壁，出其不意地从敌人侧后杀出一条血路，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0 月 5 日，当冲出重围的起义军清点人数时，两个月前的 3 万大军，如

今仅存 2000 余人，当初的三个火炮营及各师团配属的百门火炮，如今仅存 11 军 25 师的 7 门迫击炮，其余的各种火炮，均在行军战斗中毁坏或丢弃。

然而，就是这 2000 名壮士，就是这几门火炮，几经转折，最后终于百川归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起义军会师，燃起了中国大地上的武装革命之火。

秋收起义，毛泽东用上了木管炮

1927 年 9 月 10 日，是湘南农民揭杆举旗的日子。

山口镇肖家词堂前的空地上，近百名青壮汉子正蹲在地堰上，大声地猜拳喝酒，在他们面前，是一碗碗糯米酒，一盆盆青菜熬猪肉。

大战在即，为了预祝起义的胜利，起义军中的排以上干部正在这里会餐。这些人中，有的穿着国民党的黄布军服，腰里别着驳壳枪，他们是南昌起义时没有赶上趟的叶挺部队中的一些官兵；有的穿着粗帆布的马褡子，皮肤上泛着黑油油的光彩，他们是安源煤矿的工人；还有的穿着白布褂，头上扎着白毛巾、这是当地的赤卫队员。

一个身材魁梧、头发很长，上身着白布褂子，下身穿一条白细长裤，脚蹬草鞋，手里拿着一件短上衣的人，来到了会餐人群的中间。

他是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吃喝，仰起头来注视着他。

“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叫毛润芝，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是来同你们一块作战的……”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态度和蔼，语言风趣，再加上有力的手势，大家立刻被他的讲话迷住了。

“大家都知道，一个多月前，我们党已经在南昌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现在，我们也要拿起枪来，同国民党反动派真刀真枪地干了。党中央很关心大家，希望我们在武装起义中取得胜利，把中国的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的语调铿锵有力，大家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碗大声说：“我给大家敬酒，预祝各路大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担任起义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下辖三个团，原卢德铭指挥的警卫团改为第 1 团；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 2 团；第 3 团是由平江、例阳的农民义勇军组成。具体的行动计划是：1 团打平江，2 团打萍乡、醴陵，3 团打浏阳，得手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在这四个团中，显然由工人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2 团战斗力最差，武器装备也很不像样子，大多是大刀、梭标和长矛。

吃过晚饭，毛泽东便来到了 2 团的驻地。看上去，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家感到挺纳闷。

原来，毛泽东为了能赶上起义的时间，从武汉登车后，历尽艰辛，紧行快赶，在铜鼓不慎被民团的狗腿子们捉住，毛泽东把自己身上的几块银元送给狗腿子巧妙脱了身，便不敢再走大路，而是专走崎岖蜿蜒的乡村小路，一双草鞋早就磨得烂乎乎，而且脚背上磨破的皮因感染而溃烂了，陷进去一个洞。现在只好瘸着腿走路。

2 团的官兵一见毛委员来了，情绪十分热烈，因为这些工人和赤卫队员大多在安源罢工中、在农会组建中见过毛委员，有许多农会会员还读过毛泽

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委员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毛泽东笑着问：“ 明天就要上战场了，打大仗了，有什么困难吗？ ”

王兴亚团长爽直地说：“ 这有啥子困难，多少年，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嘛！明天打浏阳，杀他个龟孙子…… ”

坐在王团长旁边的柳营长张了张嘴巴，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

毛泽东笑着说：“ 不对吧！咱们的手过去只是握锄把子，拿锹杆杆，如今要拿刀了，要杀人了，真刀真枪地干了，不会啥子问题都没有吧？ ”

柳营长鼓起勇气说：“ 毛委员，要说困难么，就是我们的家伙不太趁手，你瞧，我们这个团人不算少，可能管事的家伙几乎没有，都是大刀片子、梭标长矛什么的，上了战场，这家伙能顶用吗？ ”

毛泽东点了点头，十分严肃地说：“ 这位同志哥说得有理啊！ 我们的武器是不趁手。可是能不能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不起义，等到有了好武器的时候再动手呢？那是不行的！因为等是等不来好武器的，敌人只会对我们越逼越紧，不会让我们有得到好武器的那一天。因此，好武器有，我们要到敌人手中去夺么…… ”

王兴亚团长夸张他说：“ 谁说我们没有好武器，我们还有这么粗的大炮么！ ”王兴亚说这话的时候，两手比量的大炮口径足有一抱多粗，把大家逗得都笑起来。

毛泽东诧异地问：“ 你们有这么大口径的火炮？我怎么没有听说呀？ ”

王团长十分认真地说：“ 毛委员，走，我领你去看看。 ”

一行人说说笑笑向着村口走去。

在村边的空地上，一溜摆着七八根一抱多粗的木桩，这些木桩大都是松木或者柏木，中间已经挖空了，两头镶了铁箍。

王兴亚指着木桩说：“ 毛委员，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大炮。 ”

毛泽东一看也笑了，这种木炮装上火药，只能打铁沙，过去几乎村村都有，是护庄用的。

柳营长不以为然地说：“ 这家伙又重又笨，明天打仗能用上吗？ ”

毛泽东抚着炮管认真地说：“ 噢，可莫要小看这木管炮，过去我们护庄护院都靠它么！再说，明天我们去攻城，这家伙只要能运上去，就一定会派上用场的。今天，我们没有大炮也要起义，何况有这么粗的炮，就更要起义了嘛！ ”一番话把大家逗乐了。

第二天，2 团用了十几辆牛车，加上几十条汉子肩扛身背，终于把这几门木炮运到了攻打浏阳城的前线。

浏阳是湖南省的一个重镇，地势紧要，城墙也很厚实，守城的有敌人一个营。开始，他们根本不把这些拿大刀长矛的泥巴腿子放在眼里。准知还没有开战，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东城墙被大炮轰开一个乌黑的大口子，黑烟滚滚看不见人。守城的敌人害怕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便纷纷扔下武器，弃城而逃了。2 团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浏阳。为夺城立下首功的，当然是那几门木管炮。

没想到初战会胜得这么痛快，王团长喜滋滋地立即策划着去攻打长沙。上上下下的士气也都非常高涨，都觉得长沙的守敌肯定也是不堪一击。

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准备与 2 团汇合，然后去打浏阳的 3 团，在东门市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敌人的人力十分猛烈，3 团淬不及防，受到重大伤亡。

已经攻占了浏阳的 2 团因没有后援，还没等到打长沙，便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最后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但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那几门荣立战功的木管炮，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从 9 月 9 日到 19 日，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毛泽东从攻打大城市的幻想中迅速清醒过来，他冷静地认识到：依靠现有的革命力量，不要说占领什么大城市，连浏阳、醴陵这样的小县城都“吃不掉”，当务之急不是与敌人决战，而是要保存革命的火种，待条件具备时再发动进攻。

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前委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了大家，起义军向萍乡方向实行总退却。

没想到，9 月 25 日，起义军误入了江西军阀朱培德重兵布下的包围圈，经过一番激战，毛泽东率领一支部队冲出包围，而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年仅 22 岁的卢德铭同志却光荣牺牲。

部队连吃了几个败仗，伤亡惨重，再加上 4 团 2 营阵前叛变，使大家的情绪更加低落。此时，敌人在后边紧追不舍、起义军只能边打边撤，一路上，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逃的逃，等到了三湾镇时，起义时的 5000 人马只剩下不足 1000 人了。

部队决定在三湾进行改编。

当激昂的军号把疲惫不堪的全军集合起来的时候，毛委员又神色坦然地站在了大家的面前，他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当地老百姓常见的那种蓝布褂，腿上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套一双草鞋，只是高大的身躯显得瘦弱单薄了许多。

“同志们，不要泄气，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都是娘生的，他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嘛！”

毛泽东几句轻松诙谐的话，使得大家又开心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神色一转，用激昂的语调，讲明了革命的意义和征途的艰辛，最后又鼓动大家说：“指挥南昌起义的贺龙同志是靠两把菜刀起家的，现在他当军长，指挥上万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还有两营人，还伯今后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从战场上杀过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百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泽东的一席话，重新点燃了起义官兵心中理想的火炬。会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把这支 700 人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1 团。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连以上设党代表，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了加强。此后，毛委员带着这支军队，登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进军。

广州起义，我炮兵与美国“沙克拉明号”、英国“莫丽翁”号军舰炮战

1927 年 12 月，广州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也失败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呢？

广东，这美丽的南国，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是北伐战争的起点。

许多革命党人对起义后革命的发展，队伍的去向都没有过多思考，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打到广东去，再来一次北伐。

珠江码头。天阴得厉害，渐渐沥沥地下着牛毛细雨，宽阔的江面上水气迷蒙，挂着外国旗的舰船一队队在江面上随意游弋着。在外国浅水舰的夹隙里，停泊着一些简陋的木制渔船，其中一条小船的桅杆上，挂着白地蓝边的水纹旗，上面绣着一个醒目的“ 邮 ”字，外人一看，以为是一条普通的邮船，其实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起义行动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的地点。

船舱有 1 丈多宽，3 丈多长，四周用帆布围得严严实实，只有靠船头的两个小玻璃窗里透出几丝光亮。

30 多个人挤在船舱里，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正在这间黑咕隆冬的小船舱里进行着。

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及准备参加起义的军队主要指挥员张太雷、黄平、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人。

会议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张太雷主持，他压低嗓音，激动他说：“ 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重要消息，我们关于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 ”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地鼓起掌来。

张太雷同志讲完这次起义的意义后，叶剑英同志又详细讲述了敌我之间的态势和起义的基本部署。他说：“ 本来，我们认为张发奎同情我党的处境和主张，是我们党可以依赖的左派力量，因此在他来广东时给了他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但没有想到，他把桂系军阀赶出广东，成为广东的霸主后，便翻了脸，不但不支持工农的革命运动，反而磨刀霍霍，也准备对革命进行镇压了。首先，他把我们党领导的军官教导团的武器全部收缴，据说还要对警卫团进行‘ 清理 ’，如果再拖延下去，我们党保留的这几支武装都会不战自亡的…… ”

张发奎，北伐战争中的一员悍将，曾经担任北伐军第 4 军军长。面对广东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他很快暴露出其反动的嘴脸，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血腥的镇压。

“ 现在，张发奎之所以没有解散教导团和警卫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极想在广东扩大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以便在随之而来的军阀争斗中处于强者的地位。情况紧急，我们恰恰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争取尽快起义…… ”

叶剑英说到这里，又转了口气，说：“ 此时起义，尽管有利条件很多，但困难也不少，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在广州市内不但有张发奎的军部，还有公安局、保安队等反动派控制的武装，白鹅潭里，还有帝国主义的军舰，估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此外，已经迫近广州城的李福林部、薛岳部、许志锐部、缪培南等反动武装，本来是要同张发奎一决高低、争夺地盘的，一旦我们起义，占领了广州，他们就会调转枪口，趁城内大乱的时候向我们进攻。因此，即便我们夺取了广州城，也会陷入四面重围的境地。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

会议最后选出了起义委员会的领导人，还确定了起义时间：12 月 12 日。

然而，会议的第二天，情况突变，因为走漏了风声，张发奎准备立即动手解除警卫团的武装。

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起义委员会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在 11 日凌晨准时举行。

12 月 11 日凌晨 3 时许，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首先举行起义。起义的枪声打破了拂晓前的沉寂，也发出了起义正式开始的号令。霎时间，在市内各街巷，各工厂厂房集结的数千名工人赤卫队员，像海涛般涌向各个预定战场。他们系着红布带，扎着红袖标，手执木棍、短刀，个个高喊着杀声冲向敌人……

广州城内的市民也都悄悄地趴在窗前，兴致勃勃地观看他们称之为“红带友”的工人兄弟在街头上与敌人的大战。

两小时后，起义部队占领了全城的大部分地区，广东省政府和市公安局等重要据点被攻克，大部分街区已被起义军控制，四处都是赤卫队和教导团的警戒哨兵。

总指挥部里，这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叶挺指点着市区的地图，高兴地对张太雷说：“战斗进展顺利，大部分敌人都已消灭，剩下的被剑英指挥的教导团追击到观音山、五层楼一带，估计很快就会结束战斗……”

张太雷兴奋他说：“这太好了，可惜让张发奎跑了。对了，有许多赤卫队员没有武器，他们响应委员会的号召，正在几个据点修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可是哪里有武器呢？”

叶挺说：“正好东校场军械仓库刚刚被我们攻占，各种武器都有，让周文雍同志带领他们去搬吧，尽快把没有武器的工人和海员武装起来……”

周文雍用军械仓库的枪支，武装起一支 200 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

正在此时，总指挥部又接到报告，帝国主义的军舰，不顾我们的一再警告，悍然冲进港口，向我江边阵地和八旗会馆开炮。敌舰上的炮火不但猛烈，而且射程极远，几乎大半个城区，都能被敌人的炮火所笼罩。

叶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通知起义副总指挥叶剑英，希望他率领的炮兵连能火速赶到白鹅潭，阻止敌人军舰的恶行。

在这次起义中，炮兵连攻关夺隘，可谓战功累累。拂晓，他们首先配属教导团 2 营，用密集的炮火袭击了驻沙河燕塘的敌第 4 军炮兵团，将敌炮兵团的大部火炮摧毁，使敌人的抵抗火力大为减弱。但不幸的是，我炮兵连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敌炮兵团被消灭后，炮兵连沿珠江河堤返回广州市区，途中，得知英军防守的广九车站尚未攻克，炮兵 1 排排长带一门山炮立即前往支援，用山炮准确地摧毁了英军的主要火力点，使得教导团 6 连顺利攻占了车站。下午 2 时，这个连又奉叶剑英的命令，迅速前往警卫团叛变的 2 连驻地，用猛烈的轰击，将刺在起义军心头的这把凶刀铲除。然后又赶到肇庆会馆，击溃了在这里负隅顽抗的张发奎残部。

接到向敌人军舰进行炮击的任务后，炮兵于下午 4 时赶往白鹅潭。

此时，美国战舰“沙克拉明”号和英国战舰“莫丽翁”号，得知广州工农举行军事起义的消息后，大为恼火，尤其是得知他们驻防的广九车站和中央银行已经被起义军控制后，更是恼羞成怒。他们从白鹅潭逼近市区后，一方面用远程大炮向起义军指挥部和重要基地发射重型炮弹，一面在舰上组织海军陆战队，企图动用他们的舰载武装冲上江岸，配合反动军阀的围剿，重新夺回他们的租界。

炮兵连到达江边后，立刻构筑阵地，迅速测定了射击诸元，便用各种迫击炮向敌舰发起了轰击。

我炮兵连使用的多是 85 毫米迫击炮，这种炮的口径小，射程近，炮弹的威力也十分有限，在轰击土木建筑的地面目标时，人们也许觉得它威势赫人，

但对于一艘用厚厚的钢板包裹起来的战舰来说，这种炮基本没有什么威胁，炮弹落在甲板上爆炸后，只能在舰弦上留下一团被火药烧黑的乌痕，其他毫无损伤。

敌舰见我起义军的迫击炮无法对其构成威胁后，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在舰上高高升起星条旗和米字旗，留声机里放出嗲声嗲气的音乐。许多水兵还故意从舰炮后面露出身来，高扬着手中的酒瓶，叽哩哇拉说着挑衅的话语。

炮兵连的官兵们气炸了肺，可是对此只能束手无策，毫无办不知是谁提出了一条建议：“听说敌人的军械仓库被咱们占领了，里面会不会有重型大炮？”于是，炮连在请示叶剑英副总指挥后，立即前往军械仓库查看。果然天遂人愿，仓库中不光有重型迫击炮、山炮和平射炮，还有几千发各种类型的炮弹。炮兵连官兵立即将十几门重型迫击炮和平射炮推运到江边。

此时，敌舰虽然不惧我军的炮火，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也不敢轻易下舰，双方在江岸上下形成了对峙局面。

可敌舰全然不知，起义军的小型迫击炮已经更换成威力大、火力猛的重炮了。

当我军的重型迫击炮发出的炮弹在敌人的舰弦上炸开的时候，巨大的轰响把敌人吓了一跳，他们这才知道，岸上的起义军已经更换了装备。

重型迫击炮虽然威力较大，但毕竟射程有限，敌人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将军舰撤到江心，脱离我军炮击的有效射程后，再进行拼命的还击。

这样一来，我军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虽然岸边也有几门射程远、口径大的平射炮，还有几发珍贵的破甲弹，可是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会操作这种炮，人们只能对着它摇头叹息。

正在这时，有几名工人纠察队员到江边来助阵，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刻爬上炮位，调整炮口，极熟练地操作起来。原来，他们几个都是兵工厂的工人，对这几种炮不但会用，还能修理，操作起来自然轻车熟路。

一切准备妥当后，其中一位光头师傅让大家都闪到一边，他装填进炮弹，用送弹棍把炮弹捅进炮膛，从瞄准镜中仔细瞄准后，说了声：“放！”

另一位师傅猛然一拉发火绳，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江岸如同塌裂了一般，巨大的炮身在后坐力的带动下前后猛然伸缩了几下，一股强大的气流挟带着枯草、土块、尘土、树根劈头盖脸地向着闪躲不及的炮兵兄弟身上扑来。

三五秒后，江心传来一声沉闷的雷鸣，不过这一回响声是从敌舰上传来的，只见一股浓稠的黑烟从舰舱里升腾起来，敌人的留声机哑了，星条旗被烧焦了，十几个身披火苗的水兵从船舱里跑出来，不顾死活地纷纷从舰舷跳到水中。

“好哇！打中了，打中了，看你们这些洋鬼子还神不神气……”江岸上，炮兵连的阵地一片欢腾，工人师傅只用一颗穿甲弹，就将敌人舰船上的厚甲板穿了一个大窟窿。

“轰，轰……”接连又是几炮，炮弹无一虚发命中了敌舰，“莫丽翁”舰的前甲板上也起火了。他们在我炮兵的沉重打击下，自感无力反击，更无法靠岸登陆，只好调转船头，向着白鹅潭的远处驶去，转眼之间，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打得好哇！打得好！工人师傅了不起……”炮兵连官兵和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一齐欢呼起来。

正在此时，总指挥部派来的通信员带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命令，命令中说：起义举行后，虽然解决了市区的敌人，但附近的反动军阀闻讯而动，他们一方面为了扑灭革命的火焰，一方面为了争夺广州这块肥地，已从四面八方向城区逼近。城外的几处据点，已被李福林部和薛岳部占领，情况十分危急，望他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归队，向海陆丰地区转移。

起义后的第二天，即 12 月 13 日，起义部队撤出了广州城，向花县方向游动前进。一路上，遭到反动大军的围追堵截，人员损伤极大，到达花县时，仅剩 1000 余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失败了。

在这次起义中，张太雷同志在作战中英勇牺牲，周文雍同志被捕，在就义前的刑场上，他和一直掩护他们进行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陈铁军，笑对刀丛，向着整个世界宣告了他们的伟大爱情。

“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新中国诞生的 30 多年后被搬上银幕，片名就叫《刑场上的婚礼》。

“头可断，肢可裂，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周文雍同志在监狱墙壁上写下的这首慷慨激昂的诗句，激励着无数后来的革命者不屈地战斗着。

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其中的经验教训却成了我们党领寻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此次战斗中，炮兵部队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在每一位起义官兵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炮兵，是战争之神、没有炮兵的军队，就不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起义部队得出的弥足珍贵的结论。

第二章

黄洋界上炮声隆，红军用仅有的一发炮弹命中敌指挥所，毛泽东写下不朽诗篇；“ 山大王 ”初识大炮威力；一个俘虏兵急于立功发炮近百发，耗弹太多，炮兵团长被撤职

黄洋界上炮声隆

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作为落脚点，并且在山上站住了脚。1928 年 4 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来到山上，两支部队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朱德任军长，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下辖三个师，第 10 师师长为朱德，第 11 师师长张子清，因有伤正在治疗，故暂由毛泽东代，第 12 师师长为陈毅。三个师共辖六个团、一个教导大队。在第 28 团中编有一个迫击炮连，共有八门迫击炮。当时之所以起名叫红 4 军，并不说明还有其他的军，这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用来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罢了。

两支部队的会合，使得井冈山猛然红火起来。山下永新、宁岗等五县，都建立了革命政权。井冈山，成了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正当红军节节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时候，由于湖南省委的瞎指挥，造成了“ 八月失败 ”，井冈山根据地险些丧失，于是出现了黄洋界保卫战。

1928 年 6 月底，红 4 军收到湖南省委的一封密信，信中要求他们消灭永新的敌人后，主力部队立即向湘南发展，井冈山只留袁文才一个营驻守就可以了。信中要求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为了监视其行动，省委还派杜修经为特派员前往督阵。

那时，井冈山的红军军委和根据地的湘赣边界特委都要接受湖南省委的领导。因此，湖南省委的意见就等于是上级党委的意见。如果反对或者不执行，说重些就是对抗党的领导。

很明显，省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曾经对井冈山周围的敌人做过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井冈山地跨两省，东为江西，西为湖南。湖南人善战，而江西人善于做买卖，大都不愿当兵，所以兵无战意。毛泽东正是依据这一情况，避开湖南的强敌而不断向江西发展，从而才使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如今湖南省委却反其道而行之，让红 4 军主力向湘南发展，与强硬的湖南军阀相撞，这只能是以卵击石。

怎么办？毛泽东思虑了好久，决定争取特派员。

于是，毛泽东利用各种会议，说明红军向湘西发展是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做法，最终征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并向省委陈述了没有执行省委决议的原因。

正当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一风波已经平息时，突然又传来惊人的消息，红军 28 团、29 团离开了井冈山，到湖南部县后又私自向湘南进发了。毛泽东立刻派人下山去追，但他们拒下执行。山上山下的红军立刻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险。

这两个团公然违抗军令，贸然下山，是有原因的。

原来，湖南省委的指示传开后，受到 29 团官兵拥护，因为这个团中的官兵大多是湖南人，思乡心切，再加上有特派员壮胆，所以便擅自行动了。临

下山时，他们又鼓动拉上了 28 团。

结局不出毛泽东所料，湘南第一战便惨遭失利，29 团几乎全军覆灭，仅剩团长、党代表等百余人。28 团下山后，原先就有叛意的 2 营营长袁崇全率部投敌，红 4 军参谋长兼红 28 团团长王尔琢单枪匹马去追，结果被叛匪杀害。

为了挽回败局，接回残余部队，毛泽东率 31 团 3 营前往营救。至此，井冈山上守山的只剩 31 团两个营。

赣军得知红军湘南大败，便趁山上空虚之机，向根据地猛扑，永新、莲花、宁岗三县相继落入敌手，井冈山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这五个哨口便是上山的必经之地。

国民党军熊式辉得知红军已经大部离山的消息后，立刻调集四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黄洋界扑来，企图乘红军主力未归之机，一举攻占井冈山。

守山的红 31 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根据敌军的态势，让 2 营分守四个哨口，将：营开到黄洋界修筑工事，准备击退敌人的进犯。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 1340 米，距上山的小井 15 里路，两侧是陡峭的山崖，其间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可通，山上只长青草，不长树木，哨口雄峰耸立，险峻异常。清晨，哨口浓雾迷漫，周围的山渤深谷都被白雾覆盖，宛若一片汪洋，故黄洋界又有汪洋界之称。

当时，红军的装备非常低劣，一个人只有两三发子弹，一个班有两三条毛毯。晚上站岗只能相互依偎在一起，再盖上一些茅草御寒。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怎样才能坚守住山口呢？

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经多次研究，决定了几条对策：第一，动员山上军民，每人至少削 28 根竹钉，这种竹钉，是当地猎户用来对付野兽的。井冈山遍地翠竹，有的是原料，军民一齐动手，将竹节削成竹钉，用火烧过，再用陈尿浸泡，又锋利又有毒性，只要人踩上去，脚就会穿一个洞，很快就会感染化脓。如今，31 团守山的官兵们将这种竹钉埋了个满山满坡，成了一道一道特殊的防线。第二，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这是又一道障碍。虽说树木挡不住敌人的大队，但因为山路狭窄，有了障碍，他们必然要清除，在清除的过程中，红军官兵就可以瞄准目标进行射击了。第三，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挖掘壕沟。这也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为消灭敌人创造条件。第四，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第五，动员山下的乡亲们上山，布成疑兵阵。战斗时，他们可以在铁桶里燃放鞭炮，冒充我军的大部队，也可以在山林里高声呐喊助阵，以壮声势。这最后一项任务，朱团长让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子珍和朱德的新婚妻子伍若兰负责。

1928 年 7 月 29 日晚，在永新县城的一个大院里，摆满了十几桌丰盛的酒席。熊式辉端着酒碗，正在宴请连以上军官。

熊式辉踌躇满志地对大吃海喝的部属们说：“ 以前你们怕红军，说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打起仗来不要命。现在我要说，他们的气数尽了，朱毛率领的大部队在湘南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了，现在守山的只有两个营，几百个毛贼，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明天一个冲锋，就给我把山头拿下来，冲在前面的有赏…… ”

下面的军官起哄地端着酒碗说：“ 愿为司令效劳，我们一定痛痛快快地把山头拿下来，让司令好到上面去领赏，咱们往后也有好日子过…… ”

7 月 30 日清晨，大雾刚刚散尽，敌人便沿着陡峭的山路摸了 上来。由

于山路狭窄，左盘右绕，敌人也无法进行火力准备，只能一个一个地挨着往上爬。虽然敌人数十倍于我，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可是他们投入战斗的只能是一个营，其他的大部队只好在山下等候。

爬山的敌人首先尝到了竹钉的苦头，那些竹钉大都埋藏在草丛之中，进攻的敌人只顾往山上看，观察我军阵地的情况，结果稍不留神就会被竹钉刺伤，不时传出被竹钉扎伤的大呼小叫声。

山口上却寂静得让人生畏。

红军官兵的子弹少得可怜，朱团长有令：把敌人放上来打，保证枪响倒人，弹不虚发。

敌人好不容易越过了竹钉阵，到达了山口，于是他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呐喊着往山上冲。

敌人终于逼近了，50 米，30 米，20 米……直到这时，朱团长才一声令下：“ 打！ ”

随着朱团长清脆的枪声，红军的火力开始还击了，由于距离相当近，加之敌人又是成单线从小路上爬上来的，动作迟缓，所以枪声一响，敌人就倒下一大片。剩下的敌人赶紧趴在山坡上不动了。

这时，山坡上，林丛中，漫山遍野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激昂的军号声和冲锋的呐喊声，似有千军万马在丛林中作战一般。原来，这就是贺子珍和伍若兰组织的疑兵大队，他们让老乡在山谷密林里喊打喊杀，用锣鼓家伙和燃放鞭炮制造大部队已经布下埋伏的效果，这一闹果真把敌人吓破了胆。他们丢枪卸甲，连滚带爬地退下山去。许久，待明白是虚惊一场后，才又气哼哼地再次冲上山。

“ 冲啊！先冲上去的有赏啊！后退不前的军法从事…… ”敌军官在后面挥动着手枪，连威胁带利诱地强逼着敌人再次发起进攻。可是敌人刚一露头，便又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敌人又屁滚尿流地缩了回去。

一次、二次、三次……随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山坡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可是山上有限的子弹已经快用光了，红军官兵就把堆掩体用的石头当武器，等敌人靠近时，就用石头砸。

敌人发现红军的弹药快用光了，便更加猖狂起来，后面督战的军官大喊着：“ 红军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只能用石头，不要怕，快往上冲啊！ ”

敌人的攻势更猛了，激战到下午 4 时，攻上山口的敌人一次比一次增多。

眼看井冈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正在这时，有几位战士把山下茨坪机械厂刚刚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抬上了山。由于敌人从黄洋界进攻，封锁了山口，这几位红军战士是从别的小路绕道上山的。

朱团长一看关键时刻多了一门炮，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当他发现只有 3 发炮弹，一颗刚刚松弛的心又揪了起来。

在朱团长的指挥下，迫击炮安放在团指挥所门口。炮手安好支架，竖好炮筒，向着攻山敌人最密集的地方瞄准，测好方位距离后，朱团长果断地挥了下手臂：“ 放！ ”

炮手把一枚迫击炮弹塞进炮筒，接着紧紧捂起耳朵。可是停了一会儿，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这是一发臭弹。

炮手小心翼翼地将炮弹退出膛，又装上一发。谁知这一发又是臭弹。

还剩最后一发炮弹了，朱团长说：“ 不能打登山的敌人了，要打山下的

指挥所，反正成不成就这最后一发炮弹了。”

按照朱团长的命令，最后一发炮弹瞄准了山下的敌人指挥所。

“放！”随着朱团长一声命令，炮手将炮弹装进炮筒。

“轰”地一声，这最后一发炮弹不但响了，而且准确命中了敌指挥所。攻山的敌人把指挥所设置在一个山腰子里，以为这儿安全。没想到红军的一炮正巧在山腰子里爆炸，把指挥所炸了个人仰马翻。

这一来敌人害怕了。这种迫击炮只有红军的主力老 28 团有，莫非到湖南去的主力部队都回山了？

第二天清晨，大雾散尽，山下静悄悄地，没有一丝声响，只有顽皮的猴子在树丛间蹦来荡去。

敌人在玩什么花招？朱团长派了几个战士摸下山去探听情况。不一会儿，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原来敌人连夜悄悄地开溜了。

过了 20 多天，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回到了井冈山，当听完朱团长守山的汇报后，十分开心地笑了，当即填词一首：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于是，毛泽东这首《西江月·井冈山》，把“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故事，讲述到了今天。

“山大王”初识大炮的威力

井冈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可当初这儿有两支土匪占据着山上的主要路口，毛泽东率领红军之所以能在山上站住脚，这其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这两股土匪，一股驻在山下宁岗茅坪一带，匪首叫袁文才；另一股驻在山上井冈茨坪一带，匪首叫王佐。这两个人虽然山上山下各霸一方，却是拜把子兄弟，有生死之交，一旦有情况，他们山上山下遥相呼应，倒也一直相安无事。

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就是“吊羊”，这“羊”是指土豪劣绅，所谓“吊”，就是瞅冷子将他们绑架起来做人质，然后让他们的家人拿钱来赎人。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几百名红军，来到宁岗古城一带活动。他早就看好了井冈山这块能进能退、能打能藏的风水宝地，可这两股土匪已经占山为王了，不好强硬抢占，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将他们收编。

后来，毛泽东得知这位袁文才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 年担任过“宁岗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毛泽东便派当地党的负责人，一位叫龙超清的同志前去说服。

龙超清回来说：袁这些年吃亏吃怕了，有疑心，他眼下最缺的是枪，只

要能给他一批武器，他一定会与红军合作。

毛泽东立时慷慨允诺：给袁文才 108 支钢枪。

袁文才得枪后大喜，立刻给红军送来 600 块大洋，还同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收编了袁文才后，毛泽东又叫袁去做王佐的工作。

王佐这人早先是个本地的裁缝，30 来岁年纪，个头不高，长得白白胖胖，两条眉毛浓黑，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腰间别一支新式驳壳枪，有一身好武艺。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在一个小院里，想吃他的闷鸡，他发现情况不妙时，敌人已经冲了进来。他来不及掏枪，便操起一条板凳，把冲过来的敌人打了个猝不及防，然后手持一根竹竿，“嗖”地一下撞开木窗，落到院里，没等敌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便又“嗖”地一声撑出了院墙，逃出了敌人的重围。

现在，他知道山下来了一支叫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可不知道是干啥的。袁文才告诉他，红军也是和地主老财作对的，跟他们“劫富济贫”差不多，还告诉他红军给了他 108 支快枪。

王佐闻听此话吃了一惊。王佐在山上混了这么多年，总共也只搞到 60 多条枪，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装火药的土枪，他手下的弟兄，两三个人才能摊到一支枪。红军一下子就敢给他们这么多枪，说明红军不想吃掉他们。

1927 年 10 月 24 日，王佐和毛泽东在双马石第一次见面。

双马石是井冈山的一大景观，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压在一起，瑰奇万分。这里也是上山的五大哨口之一，山高林密，是伏兵的好地方。

王佐害怕红军使诈，悄悄在林中藏了伏兵。会晤时，看到毛泽东身材魁伟，态度亲切，待人和蔼，而且心地坦诚，随身只带了一个卫兵，立刻也就放下心来。

毛泽东长于言辞，说话极有说服力，他向王佐说了一番革命道理，还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最后毛泽东豪爽他说：“红军打土豪，同你们‘吊羊’是一回事，都是要革他们的命，造他们的反，你们需要枪，我们给，需要多少，报个数吧！”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王佐一会儿激情喷涌，一会儿热血澎湃。当让他报数的时候，他迟疑再三不敢吐口，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人家不答应。正在迟疑不决的当儿，毛泽东似乎看透了王佐的心事，大度他说：“给你们 70 支快枪，够不够？”

乖乖，70 支，王佐连做梦也没敢想，比他现有的全部家当还要多。王佐忘情地拉住毛泽东的手说：“好兄弟，走，我们上山……”

3 天之后，即 10 月 27 日，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正式上山落营扎寨。井冈山从此便成了中国红军的摇篮，最初的革命圣地。

安顿好部队后，毛泽东就带着部队下山了，去开辟茶陵一带的根据地。改造两支土匪队伍的任务，就交给了何长工同志，让他担任这支部队的党代表。

何长工喝过洋墨水，会讲法、俄等好几国语言，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屡屡派遣他去从事重要的联络工作。

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工作做得怎样，是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在井冈山上生存的大问题，因此，处事十分慎重。

刚上山时，王佐对他怀有疑心，让他成天呆在小半山的一间草房里，哪

里都不让他去。何长工便顺水推舟，故意对什么军务也不管不问，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经常到王佐家中坐坐，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讲一些革命道理和社会上的见闻，使他的亲人首先对何代表怀有好感。

接着，何长工发现王佐有三个交心的好朋友：袁文才、彐飞林。李克昌。每逢有什么大事，王佐必定同他们商量。于是何长工很快又和他们混得厮熟，并且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样一来，王佐对何代表就另眼相看，有什么事也开始同何长工商量了。

但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内心深处，对红军还是存有戒心的，生怕红军把他们吃掉。要清除他这种念头，只有帮他打一次大仗，除掉他的心腹大患尹道一才行。

原来，王佐的山大王并不是好当的，当时的地主武装都是他们的对头，最主要的是“四大屠夫”，这四大屠夫即东、南、西、北的 4 支地主武装的头子，东为尹道一，南为肖家壁，西为贾少提，北为肖银光。

在这四人当中，为首的是尹道一，他的势力最大，枪最多，战斗力也最强，他本人还是井冈山七县民团的总指挥，更是王佐的死敌。王佐与他打过多次交道，但屡屡遭败，连王佐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所杀。因此，王佐对他恨之入骨，无奈自己文治武功兵力枪诫都不如人家，他只好把这口恶气强压在心底。

何长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觉得消灭尹道一不但可以打击地主武装的嚣张气焰，壮大红军的声势，还可以清除掉王佐心头的恶气，取得王佐的信任，是个一石数鸟的好计策。

何长工把这个想法给毛泽东讲述后，立刻得到了支持，并让红军 28 团配合行动。

当何长工心里有了底，把这事与王佐谈开时，王佐先是十分激动，继而又有些畏惧，毕竟多次作战，他都败在尹道一的手里，他怕这次重蹈覆辙。

何长工笑着说：“王司令，是不是怕他们人多枪多，乎了他们不过啊？”何代表一语说中了王佐的心事，王佐只是嘿嘿干笑。

何长工说：“其实尹道一并不可怕，他打仗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一旦扫胜，就穷追不舍。咱就从这里赢他，这回用兵，你听我的，你同他一照面，只管掉头就跑，把他们引进旗锣坳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不用你管，我保证提着尹道一的头去见你……

王佐一听大喜，连声说：“一接火就跑，这太容易了，跑是咱的本钱，就照你说的办。”

第二天，王佐和李克昌带领一小队精干弟兄，跑到尹道一驻防的拿山进行骚扰，惹得尹道一动怒，带兵来打时，他们也不交战，调头就跑。

这尹道一从未把王佐等土匪放在眼里，见王佐兵不多，人力也不猛，便放胆带兵猛追过来。天亮的时候，王佐一伙从旗锣坳跑了过去。尹道一的兵跑累了，便在地里休息，生火做饭。

何长工一看机会来了，便瞄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砰”地一声将他打倒在地，这是发起攻击的信号，顿时山坳里枪声大作，军号激昂，红军如神兵天降，从密林里、山坡上冲了出来。

尹道一不愧是民团的总指挥，他立刻指挥士兵利用土坎作掩护，架起两挺机枪，向着冲击而来的红军疯狂扫射。

王佐过了山坳并未跑远，立刻折回来看红军怎样收拾这些仇敌，当看到

尹道一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时，不禁也心惊胆战，心底暗自庆幸这回没有与他亲自交手，否则身边的弟兄即便不死光，也剩不下几个。

就在这时，只见火光一闪，“轰”地一声巨响，其中的一名机枪手顿时飞上了天，另一名机枪手见苗头不对，正要往回跑，又是“轰”地一声，爆炒如豆的机枪声顿时哑了。

王佐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家伙，这么厉害，居然能把人炸得飞上了天？事后他才知道，这种武器叫迫击炮，在炮里面，这是威力最小的小炮。大家伙一炮就能把一个山头轰平。

战斗仅 20 分钟就胜利结束了，这一仗消灭民团 200 多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打扫战场的时候，何长工找到尹道一的尸体，让人把他的头割下来，交给了刁飞林。

王佐知道红军打了胜仗，并十分惊叹大炮的厉害，但又不知道这一仗是不是打死了尹道一。

刁飞林将那个装人头的包袱扔到王佐的面前。

王佐打开包袱仔细一看，那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果然是尹道一的，顿时拍着手解气地大叫：“着，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百姓啊！做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这一夜，山寨灯火通明，大摆酒筵，如同过年一般。席间，王佐频频举杯，不时伸出拇指夸赞何代表说：“毛委员派来的人就是有办法，你们那些炮太厉害了，一炮就把他们轰上了天，尹道一是什么东西，他们怎么是红军的对手……”

其实，这个小小的伏击战，在红军的眼里实在算不了什么，每一个指挥员都会打。可是落在王佐的眼里，便成了一件了不起的 事情、思想上也起了巨大变化，认为红军里能人多，力量大，跟着红军走才是长久之计。

打完尹道一后，王佐有心想加入红军，于是借扩编的名义，与袁文才的部队合并，正式宣布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2 团。王佐和袁文才原本是铁下心来跟着红军走了，没想到，由于形势的变故改变了他们的念头。

1928 年 6 月初，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话，使他们对党的信任发生了危机。在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写道：“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当时，在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时，毛泽东认为这段话与井冈山的情况不符，故没有讲。可袁文才这个鬼精灵发现有什么东西瞒着他，便千方百计弄到了一份六大决议案的原件，当他看到这一段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从此便有了开小差的念头。

六大文件传达后，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了一些人，因此，大家对王、袁二人另眼相看，持有戒心，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

2 月 14 日，王佐和袁文才率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罗家有一个 30 多人的小兵工厂，能造土枪、子弹，王佐早就想把它夺过来了。

由于情况摸得准，清晨 5 时，他们在罗的姘妇家把罗抓获，还抓了十七

八个兵工厂的工人。押回新城以后，王佐便给罗松了绑，还设宴为他压惊。原来袁想把罗拉过来为己用，让他到长沙一带去弄些钢铁和洋硝等造枪的原料。

消息传进了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中，作为地方宫，他本来对王佐、袁文才等就印象极坏，得知这个消息，便连夜赶往红 5 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朱还特别提及，六大报告中的关于土匪的一段话，王、袁二人已经偷看，现在已有反水的迹象，如不迅速解决，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后来彭德怀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提及，由于情况紧急，也没有时间去具体查证，于是便听信了朱昌楷的话，派第 4 纵队跟他去抓王、袁。

拂晓，红 5 军 4 纵的士兵包围了王、袁的住处，朱昌楷第一个冲了进去，发现袁正在睡觉，朱立刻开枪，将袁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枪声，以为是民团的白狗子，他跳墙逃了出去，欲渡禾水逃回井冈山，跑到河边才发现浮桥被拆，无奈只好泅渡过河。

因他不会游泳，淹死在河里。

毛泽东事后得知王、袁被杀的消息，连连顿足，大呼：“ 坏我大事！ ”果不其然，王、袁一死，他的那些老部下立刻反戈投靠国民党军队，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也不再支持红军。红军没有粮草，无法再在井冈山立足，只好去另开辟新的根据地。王、袁死后不到一月，井冈山就落入国民党的手中。

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承认“ 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

由此可知，在战争中，大炮的威力的确不同凡响，有时竟有一炮便决胜负的效力，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策略上出了毛病，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大炮都无法挽回的。

1965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念及往事，怀念王佐和袁文才，于是亲自接见了王、袁二人的遗孀，表达了对王、袁的歉疚思念之情。

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塑像，高高矗立在井冈山上，吸引千千万万的后来人前往瞻仰。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南昌市中心洗马池，江西大旅社。

历史老人有时常有许多惊人之举。曾记否，这座江西大旅社原本只是一家装修比较精美的旅店而已，由于 3 年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周恩来在这里亲自领导了那场使蒋介石 3 年来无时不心伤的起义，这家旅店便名声大噪，无人不知了。

1930 年 10 月 17 日，江西大旅社戒备森严。大门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不得靠近一步。原来，蒋介石的“ 剿共军事会议 ”正在这里举行。

很显然，蒋选在这儿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表达了一种挖很掘地也要将红军铲除的决心。

会议室里，身穿笔挺军服，手戴白手套的蒋介石正在作围剿演说。长条桌上围坐着何成浚、朱绍良、鲁涤平、张辉瓒、杨永泰、何健等国民党第 9 路军的师以上军官。

由于在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刚刚击垮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军阀，正是志得意满之时，看到共产党毛泽东居然在闽湘赣一带闹出了气候，声震全国，再不能等闲视之了，便召开了这次军事会议，准备一举荡平红区，彻底消灭

红军。

蒋介石在军事部署前，首先讲了一番道理：“诸位都知道，共产党搞的什么共产主义，与我们的国情是不相符合的，他们持枪为匪，占山为王，闹得人心惶惶，到了不加以剿除便国无宁日的地步。从前，各省对他们多次动过刀兵，但是大都有省界观念，往往是将共匪驱出自己管辖的区界了事，故匪等东躲西藏，南击北窜，非但不能剿除，反而地域愈演愈广，声势越造越大。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之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

杨永泰献媚地附和道：“总司令所言及是，过去没有统一指挥，我们是各打各的，匪患越演越烈。这一回好了，我军在总司令的号令下统一行动，一定能够将区区共匪团团围住，全部剿除……”

虽说蒋介石亲自主持剿共会议，并动用大军对付红军，其实在他的心底深处，并没有把红军看得多么可怕，区区弹丸之地，寥寥几千兵马，说破天，他们能成多大的事呢？不过匪患不除，终成祸害。所以，他想调兵遣将，企图一举荡清红军。

蒋介石最后下命令道：“我命令，此次会剿鲁涤平为总司令，何键为副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统率 10 万兵马，与本月 28 日前在江西省内集中，分三路向匪区进攻，一路由莲花、萍乡一带，进逼安福、吉安，一路溯赣江向南逼进，第三路由湘东进入赣南，伺机北进，迫使红军与我们背水一战……”

正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准备向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山上潜心研读《孙子兵法》。

这本书是前不久红军打长沙时，从乡间一位老私塾先生那儿弄来的。线装本，共九卷，也称兵法九章。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读书甚多，但专门的兵法书却是第一次阅读，行目所及，心神所随，联系到自己起义后行军打仗、休养生息的实践，更是觉得这本兵书字字珠现，爱不释手。

蒋介石发兵 10 万围剿苏区的消息，此刻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可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有的主张“迎头痛击，北上对敌”，有的主张以攻对攻，去攻打敌人的大城市如九江、南昌等，毛泽东则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以弱胜强之法。

10 月 25 日，红军总前委在罗坊召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罗坊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没有打过大城市，还记得么，就是上个月，我们的主力去打过长沙嘛！可是没有打下来，当时我们可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为了对付敌人的高压电线，我们目 900 头牛去冒火冲击，为了对付敌人的碉堡，我们的同志用禾桶裹上棉被顶着往前冲，此外我们还挖过壕沟，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整整打了半个多月，伤亡了许多好同志，可怎么样呢？长沙还是没有打下来。我们的弹药打光了，部队伤亡大多了，这时候敌人的援兵又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捞到，只得撤兵。同志哥，这是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再干了……”

毛泽东的话说到了大多数指挥员的痛处，一想到一个月前的那一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痛心的。

毛泽东见还有一些人想不通，便举了《水浒传》中一个生动的例子：“大家都看过水浒传么，还记得上面有个故事，在柴进家中，有个洪教头想教训

一下林冲，连唤了几个‘来，来，来’，接着就气势汹汹地扑了上去，结果却让连退几步的林冲看到了破绽，飞起一脚将他踢翻。”

与会的红军指挥员们听到这里，都开怀大笑起来。

毛泽东止住笑，继续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交手，聪明的拳师往往退后一步，而蠢人则劈头就使出看家的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大部分红军将领同意了他的作战方针，这就是：在蒋介石“长驱直入”的进攻面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入我们的预定战场，然后再同其作战。

根据毛泽东同志拟定的作战部署，红军在集中了主力后，首先后撤到樟树、抚州、永丰地区，使向袁水流域进攻的敌人第一次扑空。

接着，红军又进行了两次大退却，使气势汹汹的敌人再度扑空。红军在小布设伏时，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还草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本来，红军在小布设下伏兵，准备先拿谭道源部开刀，谁知有一个内奸向敌人告密，谭部一听红军有大部队埋伏，马上退了回去。

小布设伏未能打到敌人，这时张辉瓒师由东固进至南垄，有东进之势，红军马上调整部署，前往龙岗埋伏待机。

因军情紧急，部队无法再进行动员，红 4 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干脆把命令写在路边房的一扇门板上，使大家知道任务的紧迫。“军长、政委示：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落款是：林彪、罗荣桓。

经过紧迫的部署调整，红 3 军、红 12 军、红 4 军共计 3 万多人，在龙岗摆好布袋阵，准备一口吃掉张辉瓒部的 1 万多人。

张辉瓒，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在清朝军队的讲武堂中就读，后来又先后去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1924 年任国民党第 4 师师长，1929 年任南昌卫戍司令，与红区的赤卫队交战多次，人称杀人不眨眼的“张屠夫”。

这一回，他被委以剿共前敌总指挥，自命不凡，对畏缩不前的谭道源部甚为不满，于是率军独进，于 12 月 29 日逼近东固，乖乖地钻进了红军设下的布袋阵。

第二天拂晓，毛泽东来到了设在黄竹岭后面小别山上的指挥所，在这里指挥即将爆发的一场大战。此时，大雾漫天，雾锁群峰，对面几乎看不见人，正是“雾满龙岗千嶂暗”的景色。不久，旭日东升，大雾散去，只见曙光初照，枫叶霜红，景色格外壮丽。

10 时许，张辉瓒的前锋部队进至龙岗、与担任正面阻敌的红 3 军发生激战。此后，战事越打越激烈。打到午后，张辉瓒才发现情况不妙，他的万余人马已经陷入红军重围，于是困兽犹斗，将他所有部队都放马猛冲过来，企图杀出一条血路。

由于敌军人地生疏，再加上所有有利地形皆被红军占去，以逸待劳，以多击少，张辉瓒区区万余兵马焉能逃脱这天罗地网。

下午 3 时许，敌军的冲击已成强弩之末，朱德、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随即发出总攻命令。号令一下，漫山遍野军号激昂，杀声震耳。敌军此时早无斗志，全军顿时崩溃。

毛泽东见枪声稍稀，知战斗已入尾声，便同朱德步行走下黄竹岭，沿大

路向龙岗走去。正在此时，由远而近传来一片喊声：“捉到张辉瓒啦！”“前头捉到张屠夫啦！”

毛泽东、朱德大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此时心情的写照。

参谋处长向毛泽东和朱德详细描述了活捉张辉瓒的经过。

战斗前，因红 4 军军长林彪在北伐中见过张辉瓒，知道他的模样，于是向全军将士讲明了他的相貌特征，要求务必活捉。发起总攻后，红 4 军 10 师的一个班，在一棵大枫树下发现了一件狐皮大衣，在皮衣的衣领上还有张辉瓒三个字，知道这家伙就在附近，于是仔细地搜索。后来发现了一个山洞，洞里有人。

战士们高喊：“快出来，不出来就扔手榴弹了……”

一个大胖子战战兢兢地从里面爬出来，这人生得肥头大耳、唇上有两撇小胡子，一件士兵的小褂紧紧地绷在身上，一看到他，战士们马上就高喊起来：“别装蒜，这家伙肯定是张辉瓒……”

在龙岗大坪，毛泽东见到了被捆绑住手脚的张辉瓒。当年北伐时，毛泽东与其也是相识。

张辉瓒一脸哀苦之情。“润之先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别来无恙乎？”

毛泽东风趣地答：“岂敢，几天前老兄还趾高气扬，要剃未毛的头，何言无恙乎？”

张辉瓒面带死灰：“惭愧、惭愧，有罪、有罪……”

这位曾留洋数国的中将师长此时苦苦哀求，愿给红军捐款、捐枪、捐弹药，唯求绕他一命。

毛泽东也不想杀他，想让他到红军即将开办的学校中当一名教官。张辉瓒的亲属得知他被俘的消息后，千方百计找到我上海地下党，恳求只要放他一命，他们不惜筹措重金前来赎人。

中共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派人赶到苏区，万没想到，根据地的军民把他借去批斗，由于他多次清剿，民愤太大，竟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了。

朱德事后回忆这件事时，曾经痛心地说：“按说真不该杀他的。留着这一个人，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司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

此次战役，不但全歼了蒋军 18 师，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从这以后，红军各个师基本都编配了迫击炮连。

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又缴获了两门山炮和许多迫击炮。1931 年 5 月，中央军委命令，在江西破头，以红 3 军团山炮连为基础，成立了军委炮兵团。这是我军第一个独立炮兵团建制，团辖三个山炮连，一个炮兵教导队，一个运输连，一个步兵警卫连。夏中兴为代理团长，政委为张平凯。

6 月，红 3 军团决定用两个步兵团和军委炮兵团共同行动，去消灭盘踞在赖村的地主武装。

赖村是兴国县的一个重镇，也是根据地一颗扎眼的钉子，这儿的地主武装依仗着高墙大院，就是不肯向红军投降。

指挥这次战役的司令员是谭希林，政委为张平凯。

一切准备就绪后，步兵首先发起了冲击，谁知镇子里的保安团特别能打，而且枪还打得特别准，火力也组织得十分密集，红军连续冲击了五次，都没

有成功，伤亡十分惨重。

谭司令气极了，命令：“马上把军委炮兵团拿上来，把这个镇子给我轰平！”

炮兵团把三门山炮直接推到离目标只有 300 来米的地方，瞄准城墙进行轰击。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岂有打不中的道理？所以一炮一个准，没用几炮就把城墙轰塌一个大洞。

但里面的敌人仍负隅顽抗，虽然出现了洞口，可是步兵还是冲不上去。夏团长气极了，命令炮手们连打了两个急速射。军委炮兵团的炮手们大多是一、二次反围剿中被俘的俘虏兵，正急于找个立功表现的机会，况且他们以前在国民党部队中弹药十分充足，从来没有限量使用炮弹的情况，所以团长命令一下，他们就拼着劲地放起炮来，有敌人的地方打炮，没有敌人的地方也轰它两下，最后，寨子是打下来了，可是村子里的民房被炸毁了不少，最令人痛惜的是将仅有的 100 多发炮弹都打光了。

对此，朱德总司令员十分气愤，立刻撤掉了夏中兴的团长职务，后由武亭同志接任。

赖村一战，也给红军指挥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大炮的威力是巨大的，但战争是一种综合兵种的较量，如果不解决好步兵和炮兵的协同问题，就不能充分发挥炮兵的特有威力，即便育了许许多多的大炮重炮，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而会成为夺取胜利的负担。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随后不久的两万五千里长证中，红军便尝到了拖着重炮行军的苦头。

第三章

“克虏白”的故事；长征途中，湘江血战，红军主力遭重创，初具规模的炮兵几乎折损殆尽；红军调头西渡乌江，蒋介石剿灭红军计划落空

一门“克虏白”山炮的故事

1930 年，红军战士吴嘉德才 16 岁，刚刚从地方游击队编到红 5 军特务连当战士。7 月，红军打下了长沙，他便随大部队冲进城去。

大城市就是好，这么多店铺，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他正喜滋滋地看着，忽然看到前面有一个庞然大物，挡在路口。他走上前去仔细一看，才知道是一门大炮。

在这之前，小吴只见过迫击炮，炮筒有拳头粗细，炮身有半人来高，就这已经够敌人喝一壶的了，万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家伙。炮口比人的大腿粗，伸出胳膊也摸不到炮筒。旁边堆放着金灿灿的炮弹壳，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零部件。

小吴弯身捡起两件小玩意，正想走开，猛听得有人结结巴巴地喊：“长官……你不能动……”

小吴闻声一看，是一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俘虏兵，只见他指着小吴手里的那些小玩意，十分紧张地说：“快放下，那……那是碰火，不能乱动的……”

小吴一听是碰火，弄不好还要炸，慌忙将碰火放到地上。但仍舍不得离开，转悠了好久，才问那个俘虏兵：“喂，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俘虏兵啪地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叫刘延贵。”

小吴摆摆手说：“别叫我长官，你说，这家伙身上什么尔西最金贵？”

刘延贵认真地说：“炮拴和炮镜最重要。”

看来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行家里手。小吴走上前去搬弄了几下，那些部件好像都焊在上面似的，纹丝不动。便对俘虏兵说：“喂，兄弟，帮我把这些金贵东西拆下来好吗？”

“是，长官。”小刘立刻动手，熟练地操弄起来，不一会儿，就将炮拴和炮镜拆卸下来。

闲谈的时候、小吴才知道、这小刘是瞄准手，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把零件都拆下来后，小吴又找来一块花布单，将这两样东西包起来，卷成个包袱，背在身上。临走时，小吴对小刘说：“行，我看你服从命令听指挥，组织纪律性还挺强的，你想当红军，我可以当介 绍人。对了，我还不知道，这大家伙有名字没有？”

小刘回答：“这门山炮是德国造的，叫‘克虏白’”

小吴念叨着这洋名字，走出了几步，又停住脚，回头对小刘说：“你说它叫啥家伙来，我又忘了，干脆，你跟我走吧！”

小吴背着花包袱，带着小刘来到连部见到连长。“报告连长，我捉了一个俘虏，还缴获了一门大炮……”

连长看了看小刘，又看了看炮拴，摸着他的脑袋说：“好了，你缴获的大炮太大了，我们红军打的是游击战，那家伙没有用，行军打仗怪碍事的，扔了吧！小刘咱们收下，就分到 2 排 6 班吧。”

“不，连长，我不扔，我要留着它！”

连长生气地望着吴嘉德固执的脸，没好气地说：“行，你愿意背就背吧……”

从此后，小吴橡命根子一样紧紧地守着花包袱，行军背着，睡觉枕着，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睡梦里，他常常想，如果能用这门炮去打敌人，该多带劲啊！

一天晚上，小吴点了根洋蜡，正在用鸡油擦炮拴，连长派人来叫他。一进门，发现刘延贵也坐在那儿。

连长对他俩说：“吴嘉德同志，军团成立炮兵连，要用你花包袱里的宝贝，还命令你们俩都调过去。”

小吴天天都想着当炮兵，用那门大炮打敌人，当今天真让他去了，他倒有些木讷了，“调我当炮兵，我可什么也不懂啊！”

连长把脸一拉，“你这个人真怪，不让你背那家伙吧，你像命根子似的整天搂着抱着，真让你去动真格的了，你又婆婆妈妈起来

一来到炮兵连，小吴就发现，在长沙看到的那门“克虏白”，就威武地立在那儿呢！只要配上他包袱里的炮拴和瞄准镜，就可以作战了。

炮兵连刚一成立，就向江西行军。从湖南往工西去，盘山绕岭，江河如织，就是有牲口也用不上。炮兵连的官兵们索性将“克虏白”大卸八块。一个炮身 200 多斤，一个摆架 100 多斤，还有炮轮、小架、轴锄、钢护板、大架、滑板，一共分成了五块，四个人抬一块，三个班轮换。行起军来，百多人的队列，拉得老长，手拉肩背，特别显眼。老百姓见了，都高兴地蹦着高说：“咱红军有大炮了，这回可不怕白狗子了……

小吴他们本来被这些钢铁造的笨家伙压得喘不过气，肩膀红肿了，有的还破了皮，化了脓，可一听到老百姓这些喝彩话，胸脯马上又挺了起来。

终于，“克虏白”立功的时候到了。

江西清江城之战，是红军入赣的第一仗。清江西有大山，南临袁水，此时己是 9 月，满山绿荫袭人，成熟的桔子红火点点。固守清江的民团很顽回，步兵攻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于是军团长命令把“克虏白”拉上去。

为了节省炮弹，小吴他们把棉絮浸湿，填在禾桶里，掩护大炮往前推进，一直把山炮送到离城门几十公尺的地方。

敌人见了这么大的家伙也害怕，集中火力向着大炮射击，无奈子弹都打在浸水的棉花上，毫无用处。

小吴把炮镜按好，小刘紧贴着镜面瞄了一会儿，冲连长点了点头，连长一声喊：“预备放！”小吴一拉炮绳，“轰隆”一声，只一炮就把城门轰了个大洞。紧接着又是两炮，敌城楼连根被掀上天，伴着激越的冲锋号，红军一阵风般杀进了清江城城。城内的 1000 多民团全部被歼。

首战告捷，“克虏白”立下大功。

攻克清江城后，红 3 军团奉命东渡赣江，准备到樟树通丰城、新干两条大道附近去筹款筹粮，发动群众。没想到行军至三湖镇时，被敌军堵住了去路。

原来，蒋介石想凭借赣江，把红军阻在西岸，然后再腹背夹击，一举将这支红军主力吃掉。

敌人的计划十分周密，他们首先把全部船只劫持到江东岸，使红军无船渡江，然后沿江岸布下重兵，江里还有三艘汽艇，配有机枪、小炮，昼夜在

江上巡逻。

红军几次强渡，都因敌人防护严密而没有成功。

军团首长经过研究，认为对我军强渡威胁最大的是江面上的巡逻艇，他们不但可以在红军半渡时给我以打击，还能用其强大船体将我们的小船撞翻，因此，红军首长再一次决定把“克虏白”拖上去，打沉敌人的巡逻艇。

接到命令后，炮兵连连夜把山炮推到江边。

天亮了，江上烟雾弥漫，几十米外便看不清目标，根本无法射击。可是江流中马达声不绝于耳，敌人的枪弹一串串朝红军阵地扫来。

为了节约仅有的几十发炮弹，连长决定看不到目标决不放炮。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太阳终于出来了，江面上的浓雾随着江风逐渐飘散，敌人的汽艇在江面上露出庞大的躯体，横行无忌地在江面上巡弋着，岂不知死神的黑翅膀已经掠过它们的头顶，马上就要向它们索命了。

那时，红军还从没有训练过打活动目标，刘延贵几次套准了敌艇，但由于距离太近，敌汽艇速度快，没等放炮，就已经滑过去了。

这可怎么办？连长急得冒出了一头大汗。

无奈，小刘干脆就从炮膛里进行瞄准，立刻抓住了一次绝好的时机，等汽艇在江面上猛抖威风，朝着红军阵地又扫机枪又打炮的空档，小刘赶紧帮小吴填上一发炮弹，“轰！”炮弹正巧打中了汽艇的要害部位，只见黑烟像黑龙般腾起，接着传来几声爆炸声，不一会儿，汽艇便咕咕噜噜地沉到江底去了。

另两艘汽艇一看大事不好，没等“克虏白”再开炮，慌忙调头一溜烟地朝樟树方向逃走了。

敌人没有了江面上汽艇的支援，顿时军心大乱，接着红军的“克虏白”山炮又“发言”了，朝着江东岸敌人的阵地一气就夯了 30 多炮。敌人的江岸阵地好像被捣烂的蚂蚁窝，从工事里跑出来的敌人被炸得懵头转向，隔江都听得见他们的哭喊声。

红 3 军团的官兵乘势坐着小木桶、竹筏、小木船等渡江工具，向对岸发起了强攻。

敌人斗志大减，溃不成军，不等我军冲上东岸，已经魂飞魄散，仓惶逃生了。

此后，这门“克虏白”又立下了无数战功。血战龙岗、活捉张辉瓒时，是它首先发威，打烂了那支国民党干牌军的炮兵阵地。在肃清“白点”的战斗中，它无坚不摧，战无不克。在红色瑞金，它曾受过毛主席的检阅。在瑞金红色大学——特科学校，它还培育出无数的神炮手和炮兵指挥员。

两万五千里长征时，炮兵团的同志们又抬着它渡潇水、过湘江、渡乌江，一直到达贵州土城。最后，终因它个大体沉，又无弹药，再加上敌人前追后堵，军情紧急，抬着这个大家伙实在影响行军速度，军团司令员决定把它沉到赤水河中。

沉炮那天，寒风凛冽，江流湍急。炮兵团官兵将屡立战功的“克虏白”的五大部件抬到河边，为它最后一次擦去了身上的油垢，含着泪水推进了滔滔的江水。

红军官兵仁立江边，向着“克虏白”沉没的地方庄严敬礼，尔后依依不舍地离开河边，继续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

湘江血水向东流

1933 年夏，国民党南昌行营。

夜已经深了，总统议事厅里依然灯光灿亮。蒋介石正在与他的洋顾问研讨军情，制定第五次围剿的可行方案。

宽大的办公桌上，铺着一张湘赣红区的军事地形图，桌角上有一本折着角页，天头地角都被红笔勾圈得密密麻麻的《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清工朝咸丰年间的两江总督，西太后的心腹重臣。他练兵有方，训出的部队被称为“湘军”，以作战勇猛而著称。蒋介石对他特别推崇，桌上案头，几乎都是他的文集和批件。就连刚刚拟定的《剿匪手册》中，也处处显现着他的名言警句。

此刻站在蒋介石身边有两位军人，一位是陈诚，另一位则是白发碧眼的德国著名将领赛克特。

赛克特已经 67 岁，头发花白，但身板挺直，思维敏捷，尤其是他的身份和军事经历，闻之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他出身军事世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出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后升任德军总参谋长，是威廉二世指挥战争的主要助手。大战结束后，他又作为德国军事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 1920 年至 1926 年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退休前晋升为元帅。他不但在德国军界声望甚高，在世界上也是为各国军人仰之弥高的人物。

蒋介石围剿红军连遭四次惨败，损兵折将的教训，似乎使他变得聪明起来，苦思瞑想中找到救命草，他借鉴曾国藩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请洋人作高参的经验，不惜出重金把赛克特请到中国帮助对付红军。

“元帅阁下，”蒋介石说：“这些天，我想你对共匪的情况已经研究过了，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武器低劣、装备落后就不堪一击。千万不要小瞧他们，在前四次围剿中，我们就是吃了大意轻敌的苦头，致使每次决战都功亏一篑。他们侦探灵敏，行动轻捷，极擅长险路战、山地战、夜间战……”

陈诚在一旁解释说：“总统所言都是肺腑之言。这些年来，蒋总统将共军战法归纳为五条要点，一是共军遇敌不轻易交战，多用疑兵，眩人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对方弱点后，才变更阵势，冒险冲进，二是共匪作战常常取大包围战法，兼程猛进，速而且匀。三是不拭轻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四是行走漂忽，瞬息百里，行路专拣山僻险要、人迹罕至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陈诚与中共交手多次，从第一、第二次围剿红军时起，几乎回回都由他执掌帅印，故接受教训最深。

赛克特听了陈诚这番话说：“我认为，对付这样的敌人，不能够贪图痛快，由于地形的限制，更不能长驱直入，前后夹击。要想真正打败他们，必须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

陈诚苦笑着说：“赛克特将军，您也许不知道，我们只有第一次围剿时采用了长驱直入的战法，除此之外，都是采用了步步为营、缓缓推进的办法，可不幸得很，我们依然吃了败仗……”

赛克特傲慢地摆了摆手，走到地图前，不停地划动着手臂说：“不错，以前你们也曾采用过步步为营的战法，可你们推进的速度固然放慢，但是围剿部队的间隔拉得太远，而且行动不够统一，这就给红军留出了可以利用的空隙。最大的问题是，你们虽然有了‘步步’，但没有营垒，因此，红军可

以轻易地钻出你们的包围圈，愉快地跳到外线作战。这样一来，战争的主动权便牢牢地把握在了红军的手中。这是你们一败再败的根本原因……”

陈诚闻听此言，连连点头，“不错，赛克特将军所言极是，只是红军深居大山密林深处，即便我们动甲军队再多，恐怕也不能把苏区团团包围，以致使他们无法动作吧？”

赛克特笑笑说：“陈将军说错了，我们正是要把苏区团团围住，使他们无法穿插扯动，当他们最后只剩弹丸之地时，只好与我进行正面决战。这就好像圈牢鱼塘一样，只要我们把塘里的水一勺勺淘干，最后留在塘底的鱼难道还不束手就擒吗？”

“噢，赛克特将军的想法很有意思，怎么样才能圈牢鱼塘，使红军无法脱逃，逼迫他们与我军决战呢？”赛克特的一番言论显然很对蒋的胃口。

赛克特挥动着长满黄毛的大手，在地图上围绕标出的红区划了一个圆圈，说：“这一次，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兵力，真正实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每往前推进一步，就应修筑一批碉堡和哨楼，碉堡与碉堡之间的距离应以能保持联络和火力支援为佳。在平原水网地带，碉堡可以建得高大而稀疏些，在山坡丘陵地带，就应建得稠密而低矮些……

陈诚不以为然地说：“将军阁下，我们的军队是来打仗的，不是来盖房子的，像这样三步一岗，五步一楼，我看我的官兵都要变成泥瓦匠了。这仗要打到何时才能找到红军的主力呢？”

蒋介石也抬起头来，用质询的目光凝视着赛克特。

赛克特摆了摆手，然后尽力张大五指，将巴掌贴在地图上，“瞧，共产党的红区多么大，方圆不过 500 公里，如果我门采用这种战法，只要每天推进 1 公里，四面推进，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把红区挤扁，压垮。当着他们的军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企图冲出包围圈，到我们的后方作战的时候，首先要同我们修建的堡垒作战。这样不但暴露了他们的意图和兵力所在，而且我们的堡垒还可以为大军的集结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以便于集中兵力，在理想的地域将红军全歼。这种战术，应该叫做‘堡垒’战术。”

蒋介石轻轻地拍着巴掌，说：“好的，好的，我看第五次围剿就按赛克待将军的战法办。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淘干塘水捉色，将共匪彻底剿火，以消我心腹大患。”

1933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了 100 万大军，200 架飞机，部署了第五次围剿行动。其中 50 万大军直接用于围剿江西苏区。

1934 年初，正是寒风凛冽的时节，江西苏区周围突然冒出了 5000 多座钢筋水泥建造的“灰蘑菇”。用陈诚的话说，这是“先筑坝，后抽水，再捉鱼”。国民党军四路大军按照洋参谋的战法，正在徐徐缩小包围圈。

然而，正当红军面临新的危险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的军事领导权却被剥夺了，中共临时中央派来的一个叫李德的德国人，成了红军的太上皇。

这次围剿和反围剿变成了两个德国人的对垒。

显然，李德的阅历根本无法同赛克特相比，况且他时中国的国情民情根本不熟悉，用下国际象棋的招法来下中国象棋，焉能不败？

苦战 10 个月后，果然如蒋战前所愿，苏区越打越小，红军越战越弱，广昌惨败后，苏区已经无法坚守，红军只有大范围的撤退，以求保存有生力量。

然而当红军主力命悬一丝之际，李德的西撤计划居然还携家带口，肩挑

车拉，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铜版、苏区的档案文件、甚至于各种衣物和换季的服装，都一并在行走的队列之中。红军的转移，实行的是甬道式的部署，前后左右四面都是战斗部队，护卫着中间的中央机关缓慢移动。

红军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应该说不是凭的巧妙指挥和英勇作战，而是利用了敌人内部军阀间的矛盾。

红军西向的意图终于被蒋介石察觉到了。

1934 年 11 月 17 日，蒋介石发出指令：查赣匪倾巢西窜，我大军正分头追堵，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

11 月 27 日，红军第 1、第 3 军团渡过了湘江，而大部队则聚集在东岸待渡。蒋介石围剿的“ 铁三角 ”骤然收紧。

何键率领的 10 万湘军由北向南猛然扑压过来，声势骇人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 12 万桂军由南向北挤压过来一直尾随于红军身后的近 20 万中央军也突然间加快了冲击的步伐。

11 月 28 日，酷烈的湘江之战拉开了序幕。

许多年以后，在笔者采访的众多老将军中，当问询他们戎马生涯中哪一战最残酷时，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 湘江突围 ”。

这一天的清晨，天空格外晴朗，清澈如碧的江水缓缓由西北向东南流去。由于是枯水季节，河水并不深，所以大部队是涉水过江的。当满江布满红军士兵和牵骡马的炮车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十几架国民党飞机。敌机飞临到湘江上空后，下蛋般投下了一串炸弹。接着，机抢如一条条毒蛇的蛇信，在江面上来回乱扫。

红军在这突然的打击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许多官兵在猝不及防中中弹倒地。

炮弹在爆炸，每一块弹片，都切割下片片血肉；

机枪在狂吼，每一声枪响，都飞迸出呛人的血腥……

湘江，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了一江血水，打着粘稠的旋涡，驮着数不清的尸体，缓缓向东流去。

11 月 30 日，血战的第 3 天，两军的搏杀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湘江西岸，林彪、聂荣臻率领先期过江的红 1 军团，为了杀开一条血路，为了保卫中央机关安全过江，全力抵挡着湘军前锋刘建绪部的猛扑。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这一战时说：“ 在 20 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宽阔的江岸上，在茂密的丛林间，在隆起的山丘上，两军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湘军历来以凶悍闻名，而红军更是不畏死战之师，两军的阵地已经全部摧毁，两军的官兵也相互搏杀在一起，子弹没有了，用枪托、用木棍、用石块，枪托砸烂了，用拳头、用牙齿…… ”

打得最苦的，当属红 5 军团的 34 师。

当红军一路缓慢长行时,担任后卫任务的 34 师已经断断续续地同尾追而来的薛岳部进行过多次拼杀，但由于没有固定的战线，而且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也只是若即若离地跟随着，所以战斗尚不十分残酷。

然而湘江之战开打后，薛岳如同吞食了过量的大烟一般，不顾死活地冲杀上来，大有不把红军全部赶进湘江誓不罢休之势。

面对 20 倍于己的敌人，红 34 师自知已没有退路了。面前是横断的湘江，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全部被困于此，他们又能往哪儿退呢？

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林紧急商量后，在江东岸摆出了与敌作最后拼死

的架势。存留的子弹，全部压进了弹舱，师所属炮兵营和各炮兵连的全部炮弹，都摆到了炮架前面。

在靠江的一片丘岭地里，陈师长分配完各团的阵地后，铁青着脸说：“现在，各团的阵地已经分配完毕，各回务必要坚守到底，没有预备队，没有支援火力，唯一生存的希望，就是击垮敌人的冲击 12 月 1 日，当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突破湘军阵地，急向西行的时候，红 34 师的退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切断。

陈树湘发出了最后的命令，毁弃无弹的火炮、抢支，争取涉水过江。

一支支心爱的钢枪，在石崖上砸烂了。一门门威风凛凛的火炮，被拆得七零八散，然后抛进了山洞。

渡河时，仅剩不到千人的队伍刚踏进湘水，便遭到敌军猛烈火力的封杀，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倒在血泊之中。

陈树湘师长一看湘水难涉，只得率剩下的 700 余人折回东岸，另寻时机过江。

无乃此时湘江两岸已经完全变成了蒋军的天下，蒋介石正为红军主力突围一事雷霆大怒，各军怎能轻易放过这支人数不多的日战夜战，终于在 10 日之后，陈树湘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为了维护军人的尊严，他把手伸入自己的腹中，忍着巨痛，强行掐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湘江之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次败仗。这一仗，红军损失 5 万多人，使得长证出发时的红军由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余人。

这一战，也使红军的炮兵几乎全部丧失殆尽。

这此之前，炮兵作为一个主要兵种，已经成为红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军团设有炮兵团外，基本做到了军有炮兵营，团有炮兵连，编有野炮、山炮、迫击炮等上千门。湘江一战，重炮几乎全部遗弃，只剩下有限的十几门迫击炮。

红军调头西渡乌江，蒋介丕剿灭红军计划落空

湘江血战之后，红军主力受到重创，辎重丢失大半，挑夫也基本逃散，这样反到使红军的行动轻捷、灵巧起来。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红军还不肯丢掉那些沉重的色袱。

李德的瞎指挥几乎遭到全体红军指挥员的愤怒谴责，毛泽东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上升，说话的分量变重，而在此之前一直遭打击的刘伯承从指挥殿后的红 5 军团复任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不负众望，上任后即指挥红军大步进退，连克数城，把尾随不舍的敌人甩开了一段距离。

在急行军的间隙，红军召开了黎平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功绩，在于否定了李德走“肖克旧径”——与贺龙、肖克的二方面军会合——在湘黔川建立根据地的幻想，从而改变了前进路线，向贵州挺进。

1934 年 12 月 21 日，红军进入贵州境内，直扑乌江。

南昌行营。蒋介石捧着紫砂壶，踌躇满志地站在挂着的地图前，正在听德国顾问赛克特和陈诚分析战局和红军的突围方向。

湘江大捷，使得蒋介石很有些飘飘然，他自认为红军虽然跳出了铁三角

的围歼，但还没有跑远，完全可以再设置一次口袋让红军来钻，不过这一次，冉不能放跑一人了。

陈诚指点着地图说：“ 据何键来电，共匪的战略意图未变，仍将沿‘ 肖克旧径 ’ 前进，与位于湘黔川地区的红二方面军会合…… ”

赛克特频频点头，认为陈诚分析得正确。他在地图的有关方位划了几个圈，表明应在这一带设置四道封锁线，并配以重兵布防。

蒋介石最后命令道：“ 湘江之战，未能剿灭共匪于东岸，已失良机，湘西决战，务必将共匪全歼，勿使漏网。原先五路人马，现编为两个兵团，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率兵 10 万，固守前两道封锁线。薛岳任第二兵团总指挥，率民 10 万，作为策应，谁如果作战不力，放过一个共匪，军法处置…… ”

不过几天功夫，湘西的交通要冲，突然冒出 200 多个崭新的碉堡，蒋介石的 20 万大军，也先期进入防守要点。

一个新的布袋阵，一个无形张开的血盆大门，正在等待着红军的到来。

可就在这时，红军却调头向西，扑向了乌江。

南昌行营里的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望着他的几位洋高参，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知道，贵州乃是包围锁链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一旦被红军突破，围歼计划将全盘落空。

“ 马上通知贵州王家烈，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乌江…… ”

王家烈手里捏着蒋介石杀气腾腾的密令，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房子团团转。

41 岁的王家烈虽然生得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但胆子却出奇的小。他少时家贫，背盐出身，21 岁入伍，15 年后成为军长。遂成为贵州的霸主。

蒋介石是不发给他们军饷的，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财源——鸦片税。种鸦片收种植税，运鸦片收关卡税，吸鸦片收烟灯税，开烟馆收营业税……

民风如此，军队自然也不例外，吸食鸦片成为军营生活之必需，于是贵州兵向来以双枪闻名，一人一杆钢枪，一杆烟枪，个个面黄肌瘦，打起仗来，钢枪可丢，烟枪紧抱。

正当王家烈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之时，手下副军长侯之担以为立功扬名的时候到了，愿意率手下四个旅前往乌江阻击。

王家烈乐得顺水推舟，将效忠蒋委员长的机会送给了侯之担。可他万没有想到，一块热芋头暂时是扔出去了，可后来却抱了个大火锅，弄得他损兵折将，丢城失地……

乌江比湘江还要凶险。两岸全是高山，耸天壁立，犹如刀切。江面足有 100 多米宽，江水既深且急，白浪翻卷，涛声如吼，在岸边站立片刻就会头晕目眩。

侯之担不但沿江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还把江上所有的船只掠 到对岸。

刘伯承司令员和先遣团团长杨得志勘察了地形后，决定自扎“ 蜈蚣筏 ”，趁夜暗偷渡。

第一支竹筏扎好了，八名挑选出的勇士乘着竹筏，向对岸划去。

但是刚到江心，一个巨浪打来，竹筏翻了，八名勇士落到湍急的江水里，几个沉浮之后便消失了。

第二支竹筏又扎好了，营长孙继先从营里挑选出 18 名勇士，叮咛复叮咛，“ 同志们，全团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全军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们，一定要渡过去，就是过去一个人，也是胜利…… ”

黑夜里，传来战士们雄浑的低吼：“我们一定渡过去……”

夜，黑得如同漆墨，竹筏下水后，开始还能听到竹片的划水声，随后便什么也听不到了，刘伯承司令员、杨得志团长的心都揪了起来，只有阵阵寒风从耳边吹过。

一个小时过去了，正在大家心情越来越沉重的当口，只听“乒”的一声枪响。这是渡江成功，向敌人发起进攻的信号。

“乒乒……”又是两枪，接着是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

“好哇，他们过去了，交上手了……”

“好哇，老杨，是我们的，我们的勇士过去了！”政委黎林高兴地说。

“第三支竹筏，马上出发，岸上所有火力，对敌人的固定目标进行火力压制……”

第三支竹筏又下水了，这回竹筏上不但有一挺重机抢，还有一门迫击炮。

红军的机枪、步枪子弹不断送向对岸，只见对面山顶火光闪闪，敌人面对着河对岸和已经过河的眼皮低下的双重打击，已经开始慌乱了。

第三支竹筏在我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又靠岸了，竹筏上的官兵马上投入了战斗。尤其是那门迫击炮大显神威，将“双枪兵”们苦心修筑的碉堡工事，一炮一个炸得稀烂。

侯之担手下担任守江的 4 团团长见大势不妙，不管侯之担在电话里如何叫骂，带上烟枪和细软，抢先溜了。

1935 年 1 月 3 日，红军主力渡过乌江，急速向遵义挺进。

6 日，红军先遣团攻克“九响团”，消灭黔军一个营，然后红军便穿上敌人的服装，佯做败退的样子，骗开遵义城门，没费力便占领了遵义。

红军在这里进行了长征以来第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载入我党支册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个时候召开的，会议正式解除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重新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确认了他在全军的领导地位。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红军进四川与张国焘率领的红 4 方面军会合的计划，率红军移师西上，向云南挺进。从此，揭开了毛泽东四渡赤水，两夺遵义的序幕。毛泽东用兵犹如神、上下折冲，左右迂回，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把蒋介召忙得晕头转向，而红军在运动之中歼灭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又痛击吴奇伟部的两个师，共歼敌达 20 个团，而红军基本没有损伤，创造了军事史上的辉煌篇章。

第四章

17 勇士单舟强渡大渡河；敌预备队及时赶到，欲将渡河勇士逼进急流；千钧一发之际，赵章成神炮立奇功；直罗镇大捷，红军平射炮显神威，为到达陕北献上了一份“奠基礼”

大渡河上神炮显威

1935 年 5 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经会理、德昌、沪沽、冕宁，来到大渡河边。

大渡河是混江的一条支流，这儿两岸雄峰壁立，河水异常湍急，犹如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

庐山，美庐。

往年，蒋介石都是盛夏时节才上山避暑，可今年早早就上山了。湘江之战后一连串的战役，国民党军非但没有沾到便宜，反而让只有数万人的红军在 50 多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走脱了，使得这位不可一世的委员长十分恼火。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蒋介石怀疑先前是不是自己弦绷得太紧了些，杀气太重了些，故而“欲速则不达”呢！为了清心敛气，不等酷暑来临，便早早登上庐山，意图借这一方清凉，来重新规划下一步的行动。

“共匪到达大渡河畔，意欲渡河。”蒋介石在昏昏欲睡之际，忽然看到这份加急电报，顿时如同注射了强心剂一般，精神陡然为之一震。

“大渡河，是不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地方？”

蒋介石对曾国藩颇有研究，对这段历史当然并不陌生。有此一问，无非是强调此地的价值而已。

自第五次围剿以来一直不离蒋左右的陈诚颌首答道：“不错，委座，正是此地。当年石达开率 12 万兵马，离开金陵，企图渡过此河，入川另辟新朝，但在这里遭到清兵的顽强阻击和围剿。激战 7 日，石达开全军覆没，石见大势已去，只得挥刀引颈自刎……”

蒋介石面对地图沉思良久后，用不容置辩的语气说：“共匪兵临绝地，实乃上天助我，但能否将共匪全歼于此地，尚需仰仗各路兵马的齐心协力。命令：川军杨森、刘湘、刘文辉率 5 万人马坚守大渡河，绝不让共匪一兵一卒过河。命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部衔尾急追，前后夹击，务必将匪全歼于大渡河畔，使共匪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当夜，发报机将满腹杀机的恶讯带到千里之外的大渡河畔。

5 月 23 日，杨得志率领的红军先遣团冒雨急行军 160 里，夜袭安顺场，消灭了场上的敌人两个连，把这个关乎红军生死的渡口抢到手。

随即，先遣部队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也赶到了河边。

“报告刘司令员、聂政委，我们在攻占场子时，俘获一条木船，据搜索，恐怕这是唯一的一条渡船了，其余都被敌人掠走或者烧毁……”杨得志和黎林将当面的敌情向两位首长作了报告。

“河流太急，找到船工了吗？”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在护国讨袁战争中被打伤，另一只眼睛视力也不是很好。但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将领，他却具备敏捷的思维和缜密的指挥才能。

黎林政委说：“找到了十几名，正在做他们的工作，这里渡河水流湍急，

不是熟练的船工无法摆渡。”

“对面敌人的情况怎么样？”刘伯承进一步询问。

“有川军杨森所属的一个团，由于我们行动迅速，攻取安顺场时一枪未放，估计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渡口已落在我们手里。”杨得志说。

刘伯承直起身来，扶了扶眼镜，目光注视着窗外沉沉的黑夜。

窗外下着渐渐沥沥的细雨，冰凉的雨滴不时从窗口迸溅进来，沾在人的肌肤上，给人一种优伤凄寂的感觉。

这儿离河床很近，大约只有几百米远，河水奔腾的轰鸣声如同低沉的雷霆，日夜在人们的耳边萦回。

“先下手为强，立即组织突击队和掩护支援火力，天一亮就开始强渡！”刘伯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河岸的火力很快就组织好了，各种轻重机枪根据敌人火力部署的情况配置起来，仅有的两门迫击炮配置在一个高石崖后的山坳里。突击队员人选却出现了难题，几乎每个指战员都抢着第一船上，不让准先上都不行。

杨得志看到这个场面，心里无比激动，但他心里有底，强渡大渡河，非同儿戏，必须派出最过硬的突击队才行。这时，他首先想到了作战最勇猛的 1 营 2 连官兵。沉思良久之后，便定下了决心：“第一批突击队都从 1 营 2 连出！”

2 连集合在外面的院子里，孙继先营长开始点名：“连长熊尚林，2 排长曾会明，3 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一共点了 16 个名字。这些人都是身体强壮、军事技术过硬、善于泅渡的优秀指战员。后来该连通信员苦苦哀求，杨团长特批他也参加了第一批突击队。

渡船载着 17 勇士在无数指战员期盼的目光中向对岸划去。

对岸敌人的哨兵发现了这只渡船，哇哇乱叫，接着，敌人碉堡里的机枪嘟嘟嘟地响起来。

“打，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狠狠地打……”杨得志及时下达了火力支援的命令。红军岸边的轻重机枪立刻喷吐出几十道火舌，把敌人的火力骤然强压下去。

渡船在湍急的河水里上下颠簸着，船边飞溅起一团团大大小小的浪花。猛然，一发呼啸的炮弹落在船边，爆炸的巨浪险些把渡船掀翻。

杨团长一颗心几乎提到嗓子眼上，全军就这一条船，如果让敌人给炸翻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他已经看清，炮弹是从碉堡里飞出来的，敌人有威胁的火力，也大多是从碉堡里发射出来的。

“迫击炮，给我打，瞄准碉堡打！”杨得志手里握着望远镜大声命令道。

炮兵连仅有的两门迫击炮一发言，立刻就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由于这儿交通不便，没有钢筋和水泥，敌人的碉堡大都是土木建筑的，子弹虽然打不透，可迫击炮一轰，他们就撑不住劲了，碉堡的木桩护墙被炸得七歪八斜。

操炮的战士们越打越来劲，一气打出 20 多炮，把对岸的四个碉堡炸得稀烂。

在我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敌人的斗志瓦解了，基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渡船乘机靠近了对岸，17 勇士如猛虎般扑上江岸，一阵冲锋枪狂扫，一阵手榴弹乱炸，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

敌人不甘心就此失败，见我登岸的士兵不多，便以连为单位发起了反扑，

仗着人多势众，企图把我们的勇士重新赶下河去。

敌人的来势很猛，我 17 勇士刚刚靠岸，还没有占据可依托的阵地，全部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中，情况万分险恶。

杨得志一看情形不妙，急忙命令炮兵加大火力。但炮兵连长赵章成清楚，刚才一阵急速射，消耗了大量炮弹，现在仅剩三发炮弹了。

眼看着反扑上来的敌人越逼越近，我已过河的勇士处在敌人的密集火力包围之中，如果他们站不住脚，被反击到河里，那就前功尽弃了。

赵章成要亲自指挥发射这三发炮弹。

他走到石崖上，捋起衣袖，平直伸出手臂，探起拇指，将视线、拇指、敌人反扑的队形瞄成一线，这便是炮兵缺少必要器材时的目测距离法，这种方法比较简便，但由于仅靠目测，误差一般比较大，没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是很难掌握的。赵章成正是凭借他苦练的神奇的目测本领，一连串唱出了一系列方向、标高、距离等数字。

随着赵章成的一声大喝：“ 放！ ”第一发炮弹哩地一声飞了出去，轰隆一声，在反扑上来的敌人堆里爆炸，刹时间，十多个敌人倒了下去。

这一炮把敌人炸了个灵魂出窍，好半天敌人才组织起队形，哇哇乱叫着又要往上冲。赵章成的第二炮又响了，这一炮依然又准确地命中了在后面压阵的指挥官，在前面冲锋的敌人一看当官的死了，又乱哄哄地退了回去。

过河的 17 勇士趁机占领了有利阵地，有效地组织起火力还击。

木船又划回来了，第二批勇士又向对岸冲去。

当敌人准备再做最后一次冲击的时候，赵章成的第三炮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炮弹爆炸后，巨大的气浪和迸飞的弹片把敌人的队形炸了个乱七八糟，敌人只好又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

第二批勇士靠岸后，第三批勇士又上了船。河对岸的滩头阵地，已经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终于，号称悍勇无比的川军，在红军面前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见过河的红军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自感渡口已无力夺回，只好收拾残兵败将夺路而逃了。

赵章成的这三炮，在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决定性作用，这神奇的三炮，永远载入了中国炮兵的史册。

过河的官兵在对岸又找到了两只渡船，渡河速度明显加快了。可是 3 万余兵马，仅靠这三只小船摆渡显然是太慢了，即便日夜不停地摆渡，十天半月也难以将全军渡过，河流湍急，岸壁陡峭，架桥又显然无望，而尾随身后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已经马不停蹄地逼压过来。如果让他们追上，在如此狭小的地区进行决战，显然红军又将面临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

灯盏如豆，在昏暗的夜幕里摇曳着熹微的光。刘伯承对着一张军用地图反复察看。

突然他眼光一亮，一个新的方案像温暖的火团一样驱散了面前的黑暗。

他惊喜地在地图上发现，沿河上溯 320 里，有一座标出的铁索桥叫泸定桥。如果能把这座桥夺过来，红军也许只用三五天就可以全部过江了，这样就可以把敌人远远甩到身后。

这又是一场硬仗，让谁去打呢？让红 4 团去，团长王开湘，政 委杨成武，都是能啃硬骨头，能打恶仗的战将。对了，还要让红 1 团过河巩固渡场后，

再派出一支部队从东岸支援红 4 团，这样夺取泸定桥就更有把握了。

刘伯承将这一切都考虑周密后，立刻让通信兵把红 4 团的团长、政委召到前指。

27 日清晨，红 4 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奔去。

全程 320 华里，限时 3 天赶到。

路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道。左边是高入云霄、陡峭如削的石壁，右边是奔腾咆哮的河水，山腰是终年不化的积雪，稍有不慎，就会摔下江岸，掉入河中。

沿途与小股敌人遭遇，对岸敌人的射击……红 4 团的指战员们都置之不理，只有一个念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庐定桥。

28 日凌晨，前指又发来刘总急电，命令红 4 团提前 1 天赶到泸定桥。

这就是说，一天之内，必须行军 240 里。

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天刚擦黑，又下起了大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好像被人打上了油一样光滑，行走十分困难。

正在此时，对岸又出现了火光，原来敌人的援兵也在向泸定桥赶。

敌我之间仅隔一河，如果敌人发现我们是红军，跟我们打起来，那夺桥的任务就泡汤了。

即便敌人未发现我们的行踪，可是他们明火执仗，行军速度快，如果抢先到达泸定桥，将来我们夺桥时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夺桥的困难会增加十倍。

“事到险时须放胆，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人点上一支火把，装做川军跟他们拼时间，反正隔着江岸，他们一时弄不清情况，也不好贸然向我们开火……”

杨成武的这一绝妙主意，为夺取泸定桥奠定了胜机。

全团的官兵立刻行动起来，将沿途的竹节篱笆全部砍下，一个人做了一个火把，另外让大家牢牢记住假冒的国民党军的番号，司号员马上跟俘虏兵套近乎，熟悉敌人的联络信号。

果然，火把刚一点起来，对岸的敌人便操着四川的辣腔辣调问：“你们是啥子部队啊？”接着还隐隐传来高高低低的军号声。

红军司号员早有准备，立刻将练习好的一段号谱滴滴答答地吹奏起来。

敌人果真以为是自己人，不时还抛扔过来几句脏话。

到了后半夜，雨下得更大，敌人的火把看不见了，估计敌人就地宿营了，红 4 团却马不停蹄，连夜疾进，于 29 日凌晨 6 时到达了泸定桥。

部队到达桥头后，立刻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

到过泸定桥的人，都不能不佩服大自然造化奇妙的鬼斧神工。

这儿两山夹峙，对岸语声可闻，但一河横亘，犹如划出阴阳两界。往脚下看，银色的瀑布匹练般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撞击着参差耸立的河底恶石，迸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浪花……

再看看眼前的桥，这儿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座铁索桥，13 根铁索从东岸扯到西岸，铁索用粗铁环相连，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细，两边各两根护索，充作桥栏，底下排列着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铺有木板，现在敌人早已将木板撤掉了，只剩下黑黢黢的十余根铁索，犹如生死关前的一道屏障。

桥头石碑上镌刻着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越发

增添了桥的雄奇凶险。

红 4 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仔细察看过地形，拟定好方案后，将主攻的任务交给了 2 连，由连长廖大珠当突击队长，组成夺桥突击队。

下午 4 时许，总攻开始，十多名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军号，激越的冲锋号声顿时响彻山谷。伴随着军号声，我军阵地上的轻重机枪、大小火炮一齐向对岸的敌人阵地扑压过去。

22 位突击英雄肩挎冲锋枪，背挂马刀，腰缠 12 颗手榴弹，在廖大珠的带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四肢攀着铁索，一寸寸向对岸的桥头挪去。

敌人的火力如热浪一般卷扑过来，被击中的红军战士像飞矢一般坠下深涧。

“迫击炮，朝着桥头给我使劲轰……”团长王开湘指挥炮兵不停地射击。

突击队的勇士们离桥头越来越近了，守桥的敌人慌了，在桥头点起了大火，企图用猛烈的火势来挡住红军的脚步。

“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上去啊！”杨成武关键时刻的一声高呼，使得突击英雄们精神为之一振，他们从铁索桥上跃起身来，甩掉身上着火的军衣军帽，赤膊光背地杀了过去……

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守桥的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剩下的四散逃窜了。

下半夜，红 1 师也从东岸迂回到桥头，东西两岸的红军胜利会师了。

午夜 2 时许，刘伯承总参谋长赶到桥头，让杨政委提着马灯，一步步察看了泸定桥。

对于长年过着军旅生涯的人，对桥、路、城堡、关隘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特别是桥梁，在战斗中常常关乎着全军的成败与生死。此刻，刘伯承手抚铁索桥，却有着抒发不尽的感慨。

他轻轻摇撼着每一根铁索，深情地抚摩着每一个铁环，在桥面上来回走了数次，才抚住桥栏，俯瞰着飞逝的河水，感慨万端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牺牲啊！”

他清楚地知道，现在可以说跳出了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红军赢得了弥足珍贵的喘息之机。

三天后，红军主力部队来到了桥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此牵马过桥。

后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追忆长征，写下《七律·长征》一诗时，其中有一句便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一联句，生动地刻画出这两次战斗的凶险与神奇。

炮轰腊子口

1935 年 9 月 16 日，红军先遣部队到达了白龙江一带的腊子口。天边还剩下最后一抹晚霞，辉映着西天的山脊流泻出一条金色的弧线。大部分天空光线开始暗淡下来，呈现出一种宁静的钢蓝色。

红 1 军团长林彪率领红 4 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悄悄摸到了敌我相接的最前端，仔细进行战场勘察。

腊子口可真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从山下看上去，山口子约 30 多米宽，犹如鬼斧劈凿一般，两边是陡直如削的悬崖峭壁。山口下面

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流速很急、深不见底的石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像一条纤细的布带，牵连两岸的大山。

林彪看地形一向十分认真，对敌方的碉堡质地、火力配备、河水的宽度和流速，乃至红军冲击时可利用的地形地物，都会认真地铭记在心。

看过地形他明白，要通过腊子口，只有先冲过河上的木桥，过桥后摧毁对岸的敌阵，占领腊子口上的制高点，才能真正越过险关。

尽管一路征杀，渡金沙、破乌江、夺铁索、踏泸定……不知越过了多少如铁雄关，可今天一见腊子口的险峻，他依然不得不倒吸一口冷气。

看完地形，回到后面的小树林里，林彪若有所思地问：“怎么样，地形都看过了，仗怎么打，有把握吗？”

王开湘团长是员能打大仗恶仗的虎将，他豪爽地说：“大江大河都渡过来了，雪山草地也熬过来了，小小一个腊子口，挡不住我们的脚步……”

林彪迟疑地凝望着他，慢吞吞地说：“好，我把咱们的处境再讲一下……”

林彪摊开地图，用手电筒指点着图上的有关方位说：“这儿百十里内，都是连绵的大山，我们的左侧，是国民党杨土司部的两万骑兵，企图在我们出山时以逸待劳向我们扑杀；我们的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这是我们的老冤家，一直跟在我们后面，企图让我们钻他的口袋。再看正面，守卫腊子口的是甘肃军阀鲁大昌的两个营，他们在木桥头和山坯口筑有坚固的碉堡，桥西是他们的纵深阵地，桥东山坡上也筑满了三角形的封锁碉堡。另外据可靠情报，在腊子口外，他们还设有一个军用仓库，仓库里屯积着大批的粮食和弹药，看来他们是要在这荒山野岭里长期驻扎下去了。还有，在这，图上距离约 80 里处的岷州城内还驻扎着一个团，他们随时都可以赶来增援……”

杨成武坚决地说：“司令员请放心，腊子口是刀山，我们也要打上去，他鲁大昌就是铁铸的，我们也要把他砸成粉末……”

林彪神情凝重地说：“这一仗，不但必须打胜，而且要速战速决，如果煮成一锅夹生饭，我们红军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王开湘虎声虎吼地：“保证完成任务，按时夺下腊子口！”

林彪沉吟了半晌，看着地图说：“腊子口地形十分险要，正面强攻不但伤亡大，而且不易奏效，我看兵分两路为好，一路由正面强攻，吸引敌人的火力；另一路取暗渡陈仓之法，从山后险绝处攀登上去，虽说他们承受的风险大些，但是容易出敌不意，一旦他们乘敌不备杀上山去，那么腊子口不费大力就可拿下。”

王团长和杨成武深为敬佩地说：“这样就太好了，鬼崽子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能从后山悬崖峭壁上爬上去的……”

林彪接着说：“为了加强正面强攻火力，我想把军团的炮兵连派给你们使用，怎么样啊？”

王开湘高兴地说：“这太好了，有了那几门炮，我一定把那些鬼儿子轰得找不着家……”

按照林彪的部署，王开湘带一个连准备爬山工具，正面进攻由杨成武指挥。

吃过晚饭，王团长率领人马悄悄向山后摸去。

晚 9 时许，两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夜空，正面进攻开始了。

红军阵地上所有枪支都在拼命吼叫着，一串串火舌编织出密集的火力网。

担任主攻的 6 连 1 排抢先向木桥冲去。

驻防的敌人很狡猾，当红军的炮火准备十分密集十分猛烈的时候，他们只是悄悄地等待，间或打出几颗雪亮雪亮的照明弹，将黑黝黝的山谷照得通体透明。当红军刚刚踏上悬在河床上的木桥时，敌人的反击开始了。由于他们居高临下，占据着有利地势，再加上他们在这儿固守多年，地形地貌十分熟悉，火力的交叉配备也十分讲究，红军连续几次冲击都没有成功。

杨成武正在着急的时候，通信兵又送来了毛泽东同志的信函，信函中询问突击队现在处于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杨成武看到毛泽东的信，心急如焚，立即召集连以上军事干部开民主会。

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杨成武重新布置了任务，要求主攻部队编成十数个小分队，人数不要多，但组织的火力要猛，要不停地轮番冲击，使得敌人疲惫、惊慌、无暇他顾，为团长的偷袭后山创造条件。

这时，有一位干部报告，军团的炮兵连带着一门平射炮和一门迫击炮上来了。

杨成武大喜，立即与炮兵连对炮兵阵地进行了部署。

深夜两点钟，黑夜像一块硕大的幕布，笼罩了山谷和河流。国民党守军同红军激战后疲惫不堪，此刻都缩到碉堡和工事里打盹去了。只有桥头的山坡上，还有几个士兵抱着枪，躲在石窝子里望哨。守桥的敌人以为红军肯定无能为力了。他们哪里料到，红军先头连组成的敢死队员正攀着悬崖上横生的小树，贴着河岸悄悄地向前挪动。

汗水浸透了军衣，脚下的水花溅湿了衣裤，崖壁上带刺的草棵划破了他们的双手，可这一切，勇士们全然不顾，相互间紧盯着脖子上的白毛巾，一个跟一个地向桥底摸去。

原来，强攻没有奏效后，杨成武决定利用敌人的错觉，实施偷袭，从桥下手攀木栏爬过去。

近了，更近了，勇士们已经接近了木桥的桥头。

就在此时，忽然传出了“ 喀嚓 ”一声响，不知是谁失手攀折了一棵小树，顿时大家都警觉地伏在地上。

待了一会儿，发现敌人阵地上没有动静，敢死队员们继续向前摸去。

到了桥底，第一组的勇士伸手抓住了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挪动。须知，这是难度极大，又极危险的偷袭，一旦气力用尽双手抓不住横木时，他们就会无声无息地掉进身下黑不见底的急流。因为在战前的准备会上，已经明确了纪律，为了保证偷袭的成功，一旦抓不住横木往河里掉时，谁也不许大喊而暴露目标。

想想吧，他们只是普通的红军战士，谁也没有经过专门的体操训练，而且平时的伙食营养极差，更何况在偷袭之前，他们已经奔波了 200 多里路！

尽管如此，敢死队员个个咬紧牙关，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下一会儿，已经有五六名战士因体力不支而如弹丸般悄悄地跌入了涛声如雷的河流之中。

眼看最前面的同志已经到达了桥的中部，突然又传出横木断裂的声音，这一下终于惊动了敌人，对岸传来了敌人惊慌的吼叫声：“ 不好了，共匪从桥底下爬过来了，快开火，快打呀！ ”

敌人的惊呼声未停，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的响声便如炒豆般响起。敌人也看不清目标，只是朝着桥下乱打乱射，直炸得河水“ 扑扑通通 ”水花四

溅。

眼看这次偷袭又要功亏一篑，杨成武急忙命令炮兵：“ 决开火，把他们压下去，一定要压下去…… ”

只见平射炮的炮筒猛然一收缩，接着就看见对面的一个火力点被炸开了花。

杨成武激动地挥动着拳头，大声喝彩：“ 好，再来一炮，再来“ 轰、轰…… ”平射炮本来准确性就极高，况且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几乎是弹无虚发。

迫击炮的准确性虽然差些，可它射弹的抛物线高，炸弹落下来，往往能在那些坚如盘石的石壁后面爆炸，直轰得那些躲在山石缝里自以为平安无事的敌人哇哇乱叫，两炮下去，便四下里乱跑。

敌人一看桥头守军已乱，只好把预备队派上来，后山几乎无兵把守了。

敢死队的勇士们在我炮火掩护下，终于冲上了桥头，他们从桥下的岩石上翻上桥面，与守桥的敌人展开了近身肉搏。

敌人发现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河对岸的红军炮兵阵地，于是他们便集中火力，对这两门炮进行了集火轰击。

炮战中，炮排排长光荣牺牲，30 多名炮兵战士或死或伤地倒在炮阵地上。

敌我双方的炮战为敢死队赢得了宝贵时间，正当桥头敌我混战成一团，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从后山上腾起了两颗白色信号弹，这是团长率领的一、二连迂回成功的信号，敢死队员们看到信号后勇气大振，十几把大刀更加有力地向敌人砍去。

守桥的敌人一听到后山响起了枪声，知道大本营已丢失，顿时军心大乱，有的马上举枪投降，有的丢下枪支，纷纷逃命去了。

红军的敢死队员们则紧追不舍，后面的敌人见前面的四下乱窜，也不敢抵抗，立刻加入了逃命的行列。

拂晓，刚过桥头的杨成武政委同王开湘团长在对岸会师了，王团长紧握着杨政委的手臂，兴奋地说：“ 快，给军回长发报，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

胜利的呼喊声、激越的军号声、河水欢腾的惊涛声，拍击着十万大山，直上九天云霄。

直罗镇大捷——红军落脚陕北的奠基礼

直罗镇，陕北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去，全镇不过百十户人家。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仍大部完好。镇的北半面，有一条流速极缓河水极浅的小河……

在直罗镇西南的一座高山坡上，30 多位指挥员手持望远镜，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缓缓地移动着，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山头，每一座村庄，每一条河流，甚至于一棵小树，一个独立房屋……都被这些指挥员们深深地刻记在脑海里。

当他们看完地形，放下手中的望远镜时，你会猛然发现，原来这是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罗荣桓，徐海东……

毛泽东还是那样高挺、瘦削，但气色很好，面庞红润，声音极响亮：“ 同

志们，地形都看过了，怎么样啊？我看这儿是打大歼灭战的好地方哟！自从我们中央红军胜利来到了陕北，同红 15 军团会合之后，我们的老对头蒋介石有些不服气哩！他的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结果还是被我们甩掉了，他们不甘心，想趁我们立足未稳，将我们一口吃掉哩！德怀，说说敌军的部署吧！”

作为此次战役的总指挥，彭德怀指点着面前的千山万壑说：

“国民党的五个师，分南北两路，向我们扑来，南路是杨泉源的 117 师、108 师和 111 师，北路的敌人兵力最强，先头部队为牛元峰率领的 109 师和董英斌的 106 师。军委决心首先消灭牛元峰的 109 师，然后相机吃掉尾随其后的 106 师。具体部署为：红 15 军团利用小部队将敌诱入直罗镇后，负责拦头，切断敌继续北进的道路，红 1 军团 4 师迅速堵尾，切断牛之退路及与 106 师的联系，红 2 师冲腰，利用有利地形，狠狠地打在牛元峰的七寸上……”

彭总讲明了战役决心后，毛泽东又强调说：“这是我们中央红军和红 15 军团汇合后联合打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记住，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要的是干净利索的歼灭战，为中央扎根陕北举行一个奠基礼嘛！”

11 月 19 日下午 3 时，广武城东的广场上，马蹄踏踏，车轮滚滚，卷动的烟尘飘向高空。国民党 109 师的 1 万多官兵，全部在广场上排列整齐。

牛元峰，祖籍山东胶州，少时跟家人流落关东，后入伍在张大帅下当兵，虽没文化，但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很快升任为少将师长。此刻，他拄着镀金手仗，挪动着肥胖的身躯，缓慢地登上检阅台，操着一口山东腔开始训话。

“弟兄们，俺们是国民革命军，身负保家卫国的重任，在过去剿共保民的作战中，许多军官指挥不力，许多兵士贪生怕死，屡屡让共军沾了便宜，共军称俺们是什么运输队……”

场下传来吃吃的笑声。

“不准笑！”牛元峰极严肃地喝斥。

“此次作战，兄弟号召全体将士奋勇冲杀，以消我心头之恨，谁他妈的当熊包，俺日他的祖宗……”

牛元峰的部队大多都是东北兵，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从关外退到关内来的，听了他在台上的一番话，台下的一些官兵便开始忿忿不平地暗骂起来。

“什么保国安民，有种的去跟日本人干，别打红军啊！”

“活该，放着日本人不打，中国人打中国人，怎么能不败？”

“我还是先日你的祖宗吧！”

蒋军官兵的这些咒骂，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不满情绪。

11 月 20 日，一夜大雪，大地一片银白，寒气袭人。

牛元峰师立功心切，在天空 6 架飞机的掩护下，向着直罗镇方向凶猛扑过来。

上午 9 时许，与红军先头部队一个连相遇，双方开火仅一回合，红军连便回头就跑，主动撤离阵地，牛部不知是诱敌之计，企图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于是一步步迈入红军设下的陷阱。

20 日夜，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 15 军团从南向北，向直罗镇两侧的山岭集结，将 109 师层层包围起来。

21 日拂晓，两路红军犹如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两侧的高山上砸了下去，炮火猛烈，动作迅猛，声势浩大，杀声震天，整条山谷恰似天塌地陷。

原本感觉良好的国民党官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枪炮声给震懵了，他们原以

为红军虽然英勇善战，但那是在南方。如今他们远道而来，肯定是人疲马乏，不堪一击。更何况昨日刚一交手，红军掉头便跑，这更增加了他们的傲气。万没有想到，这不过是红军的诱敌深入之计，如今万人挤在一条狭小的山川里，既无险可守，又无阵地可踞，处于被动挨打的绝境，顿时军心大乱，兵无斗志，北边的枪一响，他们就向南跑，南边的枪一响，他们又调回头来向北逃，犹如一群惊了窝的绵羊，乱跑乱窜。

牛元峰见形势不妙，立刻指挥自己的一队亲兵，冒着弹雨和炮火，窜到镇东头的小寨里，利用这儿的围墙负隅抵抗。

109 师曾多次同红军交过手，不少官兵曾当过红军的俘虏，知道红军的抗日和优待政策，因此当红军炮火一响，他们并不忙着还击，而是就近找一避身之地先躲起来，当炮火渐稀红军冲下山来时，便纷纷交械投降，争取宽大。

战斗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109 师就被解决了，只剩下牛元峰率领一营亲兵，还在小寨子里坚守。

这个小寨子当初红军指挥员看地形时本已看过，而且估计到敌人有可能利用，因此在作战之前已派人将主要建筑物拆除，然而由于战前人们对这儿重视不够，对一些石墙拆除不彻底，结果牛元峰占领后，稍加修整，便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红军多次冲锋，都未攻克。

红 15 军团长徐海东立刻把军团炮兵连调过来，对小寨进行集火射击。当时的 15 军团炮兵连名曰一个连，其实只有两门炮，一门平射炮，一门迫击炮，在这样地形较复杂的山地战中压制目标，其实还是迫击炮的威力更大些，无奈全军团只有 4 发迫击炮炮弹，平射炮的炮弹倒有好几十发，没办法，徐海东只好命令迫击炮相机发炮，摧毁敌寨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平射炮。

说实话，在平原作战中，平射炮的威力是不可小视的，可打对面山头上的火力点，平射炮威力难以发挥了。炮兵连的官兵们接受任务后，仔细观察了小寨的地形特点，对红军冲击时威胁较大的几个主要火力点，进行了具体地测量和标定。

新的一轮进攻又开始了，这一次炮兵的平射炮较好地发挥了作用，它用准确的射击，为步兵开辟出一条胜利的通道。

敌人苦心经营的火力点随着一声声炮火的轰鸣，变成了一堆堆残垣断墙，敌人只能蜷缩成一团，最后收缩在小寨中心的一两个掩体里。

牛元峰此刻已是灰头土脸，肥胖的草黄呢军衣上沾满了泥土，且被飞迸的弹火烧得斑斑点点尽是焦洞。

“报务员，给我叫 106 师，我要同董英斌讲话，让他拼命向我们靠拢，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牛元峰对着报务员暴怒地喊。

报务员一遍遍地呼叫着，许久，报务员才摘下耳机，惶恐地对牛师长说：“和 106 通上话了，董师长说，他们也遭到了共军的阻击，全师受到重创，在黑水寺损失一个整团，现在他们实在没有力量再往前冲击了……”

“他妈的，饭桶，都是饭桶……”牛元峰一迭声地大骂之后，颓然坐在冰凉的石板上。

“怎么办？”守候在牛师长身边的几位军官绝望地看着他。

官兵们发现，两天前，这位声言要踏平陕北，一举剿灭共军的不可一世的师长，此刻似一条丧家之犬，满脸懊丧。

是夜，牛元峰率众悄悄摸下了山，妄图趁人不备溜出红军的包围圈。然

而他们刚刚冲出第一道警戒线，黑夜里顿时亮起了无数的火把。

山上有人大呼：“牛胖子跑了，快追呀！”

山下有人高喊：“放心吧，牛跑不了，我们一定把牛牵回来。”

牛元峰一口气跑了 25 里山路，当他跑到直罗镇西南的一个山头上时，实在跑不动了，只得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红军 75 师的一个班追了过来，大声喝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牛元峰肥嘟嘟的两臂举了起来，可腰身还在一躬一躬地大喘粗气。

此役，红军共俘敌 53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6 门，一大批枪支弹药，红 1 军团和 15 军团的炮兵连都得到了加强。

直罗镇战役，证明了毛泽东打歼灭战军事思想的正确，全歼牛元峰师和董英斌一个团后，彻底打乱了蒋介石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 108 师和 111 师不得不退回甘肃境内，东路入侵的杨泉源师也不得不连夜遁逃。这一战役，真正为红军扎根陕北，举行了一个颇为精彩的奠基礼。

1936 年 10 月 9 日，红 4 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10 月 22 日，红 2 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 1 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至此，红军炮兵有了较大发展，主要兵力如下：

红军总部特务团炮兵连；

红 1 方面军有两个炮兵连和一个炮兵排，即第 1 军团炮兵连、第 15 军团炮兵连、第 28 军迫击炮排；

红 2 方面军有山炮五门，迫击炮数门；

红 4 方面军有两个炮兵连及五个炮兵排，即第 30 军迫击炮连，第 31 军迫击炮连，第 31 军 91 师 276 团和 277 团迫击炮排，第 93 师第 21 团、24 团、279 团迫击炮排。

此外，中央军委后方办事处还有三个独立炮兵排，即第 29 军迫击炮排、第 30 军迫击炮排、陕甘宁独立第 1 师迫击炮排。

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的炮兵应该说还很弱，总共不过 10 个炮兵连，大小火炮不到 100 门。

第五章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蒋介石回想起许多往事；林彪首战平型关，贺龙伏击雁门关；陈锡联夜袭阳明堡机场，重创日空军，中华民族看到了胜利前景

蒋介石签署改组红军的手令

庐山，浓缩着一部蒋介石的盛衰史。

1926 年，蒋介石第一次登庐山时，身分尚是北伐革命军总司令，可是转过年来，他便撩开了伪装革命的面纱，露出了专制独裁、反共反革命的嘴脸。此后的数年中，他几乎年年登庐山，在这里谋划的是如何消灭红色革命根据地，如何将弱小的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

1937 年 7 月，这是中国人民遇到的又一个历史转折关头。蒋介石再一次登上了庐山。夜已经很深了，蒋介石在他下榻的美庐别墅里，久久不能成眠。望着窗外的星空，他索性披衣下床，走出屋来。7 月庐山的夜风吹散了白昼的燥热。蒋介石仰望夜空，心头骤然回想起半年前在西安的那个可怕的寒夜……

枪声，炒豆般的枪声，从华清池的四面响起。蒋介石陡然间从睡梦中惊醒，只见身边的几个亲兵衣衫不整地跑进来，断断续续地哭喊着：“ 蒋委员长，快藏起来，共产党的军队杀进来了。 ”

蒋介石顿觉骨软筋酥，抖抖索索地披上黄大褂，连桌上的假牙都未及戴，便被亲兵们搀扶着出了五间厅。

寒夜里，只见火光闪闪，枪弹乱飞，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得古堂廊柱摇摇欲坠。蒋介石被亲兵们托扶着，好不容易翻过一堵矮墙，只听见那边传来几声惨嚎，他明白，那几位亲兵恐怕是一墙永隔了……

那一夜是多么的漫长和阴冷。正是 12 月呵气成冰的天气。他从二道门里翻墙而出后，就只身躲在半山腰的一块山石后边。由于是仓皇出逃，根本未及穿他那件皮袄，只披了一件单薄如纸的大褂。且脚上非但没有穿鞋，连线袜都不曾穿。如今蹲在这寒风如刀的山坡上，被山石划得伤痕累累的脚面已失去了知觉，好像早已离开了他的躯壳……

就在那次西安的“ 兵谏 ”中，自己与西北军和共产党签订了一个“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的“ 六条协议 ”。

不过，那是迫于当时情势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在蒋介石的思想深处，从未有过丝毫对共产党的宽容……

想到这些，蒋介石心头阵阵发紧。他长叹一声，走出了美庐，在五老松下的石亭上默坐。

山风一阵阵从天际吹来，在山的豁口盘绕回旋时，发出一声声状如呼啸的怒号。周遭古树不停地摇曳着树冠，在起伏的松涛林浪中不紧不慢地摇晃着。

尽管蒋介石已经把策划“ 兵谏 ”的张学良软禁，杨虎城放逐，可他仍觉难消心头那口恶气。

如果没有芦沟桥事件，没有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也许他还不至于这么快就同共产党言和。

一个月前，也是在这山上，当讨论到政局时，自己的几位心腹一番高论曾让他颇为心动。

孔祥熙的妙论是：“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让日本人同共产党或者苏联、或者美国人打去。”

张群的 14 字真言更是说到了蒋的心坎里：“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用张群的解释，与日本人讲和，必然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尤其是共产党人的反对，从而自贬声威，国家必乱。而战则必败无疑，连美、苏这样的大国对日本都惧怕三分，更何况贫弱的中国乎。但败也要战，只要战败，就能言和，这样可以堵住老百姓的嘴，让他们说不出什么，还能缓和中 m 司的矛盾。和而后安，只要中日两国安定了，那么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就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不但国军会全力剿之，连日本人也会发兵征伐，共产党即便有天大的本事，难道会抵挡中日两支大军的会剿么。如此一来，岂不是和而后安么？

那一刻，蒋的心境是何等的畅快。

然而，局势突变，日军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大举进攻起来，这叫他想和而不可能了，更何况，中国工农红军又主动请缨，愿意捐弃前嫌，为国效命，拥戴他的领导，接受政府的改编。

蒋回到书桌前，展开桌上的一份文件。

宋美龄发现丈夫不在身边，急忙起身，她担心晚间风大，将一件大氅披在蒋的身上。

“达令，又有什么心事？怎么半夜起来办理公务啊！”

蒋心绪烦乱地说：“难啊！国难当头，全民抗战，当然是大局所逼，可如今收编共匪，或许会种下养虎遗患的祸根啊！”

宋美龄惊讶地问：“怎么，共产党的军队同意收编了？”

蒋：“是啊，正因如此，我才举棋难下啊！”

宋美龄看到桌上的那份文件，正是红军接受改编的部队序号。文件中说：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于 1937 年 8 月始，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全军 4.2 万人，编为 3 个师：第 115 师，辖第 343 旅、344 旅，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 120 师，辖第 358 旅、359 旅，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 129 师，辖第 385 旅、386 旅，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

此外，红军留在湘、赣、闽、粤、浙、鄂、皖、豫 8 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 1.03 万入，步枪 6200 支，编为 4 个支队，第 1 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 2 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 3 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 4 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高敬亭。

蒋介石最先看到这份名单的时候，生出了许多感慨，这其中有许多人出自黄埔军校，是他熟知偏爱、能证惯战的战将，可现在都投到共产党的门下，这使得他又心疼气恼，又无可奈何。

宋美龄阅后，有些惊讶地问道：“同红军打了这些年的仗，难道他们就这么点军队么？”

蒋介石不得不面带愧色地喟叹道：“是啊！想当初，调集数十万人马，

先后五次进行围剿，然而功败无成。如今国难当头，再行征讨极易引起民愤，故而只能收编安抚了。”

宋美龄提醒道：“既然他们服从委员长指挥，就应打破他们的指挥体制，让我们的人也参加进去。”

蒋介石苦笑道：“我何尝没努力过，只是中共代表周恩来机谋善断，他坚决不肯，并认为这是对他们的猜忌，不利于团结抗战。话争到此步，也不好硬来，只能先这样定下了。”

宋美龄说：“共军名为接受改编，会不会隐瞒兵额，藏掖建制呢？”

蒋介石说：“我想不会，因为共军需要我的军需供应。只是我看了中共报来的炮兵建制令人费解，近 10 万人的军队，仅有 10 余个炮兵连，各种火炮不到百门，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宋美龄说：“莫非他们有意隐匿不报，以求得中央发给么？”

蒋介石默想片刻，狡黠地笑道：“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打错算盘了，我不会把重武器给他们的，将来打败了日本人，我们还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的……”

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蒋介石虽然也在统一抗日的旗帜下，发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一部分兵响，一些枪枝和弹药，但威力大，战斗力强的新式武器，尤其是各种火炮，却从未有配给过。从而逼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能从敌人手中夺取，用日本的兵器来壮大和武装自己。

林彪首战平型关

1937 年 9 月。一列军用列车不停地吼叫着，沿同蒲铁路向北急驰。

列车上载的是八路军 115 师的万余名健儿，他们奉命驶往华北抗日前线。

1937 年 7 月芦沟桥事变后，日军的虎狼之师气势汹汹地向华北扑来，意欲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驻扎华北的蒋军 80 万大军，其薄弱的防线根本经不住日军的冲击，刚一交手，防线便土崩瓦解，随后调头逃窜。当时报纸戏言逃跑之速为“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三”。十分准确地描摹出国军败退的情景。

列车第二节车厢里，115 师师长林彪正在与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守在地图前研究部队的下一步计划。本来，部队从晋西南的侯马市登车后，准备一路北下到最前线的，没想到国军丢城失地，跑得比兔子还快，将一座座城堡拱手让给了日寇。

面对急剧恶化的军事态势，部队只能在原平下车了。

一向少言的林彪腰板挺直地坐在窗前，默默地注视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

初秋的原野上，一人多高的玉米和高粱都已褪下绿色的销甲，披上金黄色的长袍了，满坡的大豆和谷子还在拼命地疯长。不用说，如果没有战乱，今年是一个不错的年景。可沿途之上，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已是墙倒屋塌，人踪难觅，连令人感到温馨的鸡鸣和狗吠声，都难以听到。

林彪知道，日本军队还没有打到这里，这些村庄是被蒋介石的军队所洗劫的，从这些村庄被毁弃的程度中，林彪在思索着蒋军败退的时间表，进而也在估算着日本军队前推的速度。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会师，从五次反围剿再到两万五千里长征，10 年之间，身经数百战，几次履险地而绝处逢生，使得林彪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排长，升任一师之长。经历了大多的胜利和他仔细计算的是双方兵力和火力的对比，敌我依据地形地物的优劣，后勤补给的困难和便利等等，只有在他认为这一仗可打时，他才会最后下定开战的决心。

远山只能看到一抹苍茫的黛绿，辽阔的原野显得一派宁静。可林彪的心头，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凝重。

国民党的 80 万大军几乎全部撤出了华北，借大的一片国土，蒋介石准备拱手让给日本人了。

虽然 120 师和 115 师相伴开到华北，可两个师区区 3 万兵力，面对日本近 10 万精锐之师，这显然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

没有左翼右翼的保护,没有强大有力的后援,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来把握。

孤军，一个十分沉重的字眼飞进了他正在深思的脑海。

孤军作战，自有孤军作战的特点和规律。

一路之上，林彪同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将领多次交谈，对日本这支虎狼之师的兵器火力配属有了概略的了解。应该承认，日军的强大首先是人力的强大，它的平炮和山炮的数量数倍于国民党军队，当然更是远远超过八路军。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日军官兵的素质也是极高的，他们对各种武器的熟练使用，准确的射击技术，对各种战术灵活的运用，亦是他们开战以来未遭败绩的基础。

首战必须打胜。唯有打胜，才能遏止住“ 战必亡 ”、“ 日军不可战胜 ”的滥调，才能一振八路军的军威，才能使全国的老百姓看到抗战的前途和希望。林彪默默地摸紧了自己的拳头。

以单薄的火力与强大的敌军对垒，只有一条可胜之途，那就是利用险峻的地形，给骄横无忌的敌人来一次袭击。

列车在原平停车后，大部队开始徒步行进。一路上，林彪都在琢磨着如何打一场袭击战。

115 师进入前线之后，部队潜伏不动。林彪率领他的司令部班子，走遍了附近的大小山头，仔细勘测地形地貌。

9 月 23 日，林彪接到了晋绥军总司令阎锡山打来的电报，请求 115 师从平型关正面出击，稳住已经溃乱的晋绥战场。

林彪看完电报后，不动声色地将电报扔到一边，阎锡山的小算盘林彪一眼便看透了，他是想让八路军正面迎击日军，他们好跑到一边去舔舐自己的伤口。

24 日晚,按照林彪的命令,115 师悄悄进入平型关东南 20 余里的山沟里，根据地形地貌，悄无声息地潜伏起来。

在几天前勘测地形时，林彪已经相中了这儿两山挟持、一路横穿的地形。如果日军向平型关进攻，那么其大部队和辎重必然要从这里通过。沟长 20 里，可以将潜伏部队全力摆开，这显然对伏击者极为有利。据可靠情报，日军最精锐的权垣师团就要沿着这条道杀来了。

林彪的战役构想是：

685 团拦头，687 团切尾，686 团斩腰，只要坂垣师团一进入这条深沟，就别再想活着出去。

当然，心细如丝的林彪已经想到，日军第 5 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乃是日军中的将帅之花，他的旅团一旦被我围困，必然会倾其余力进行解救。驻守在涞源以西的日军第 9 旅团将是最可怕的援敌。必须放一支最精悍的部队，在灵丘以东的驿马岭一带，构筑工事，阻住援敌。

如此部署，林彪也有心病，紧靠公路北有一座 300 多米高的小秃山，是控制整条马路的制高点，如果能早派一支部队占领山头，当然是最妙不过，遗憾的是过早地在这儿出现会被前哨敌人发现，潜伏目标一旦暴露，整个战役企图就会被敌人识破。

为了顾全大局，只能开打之后，再派兵强占山头了。

25 日凌晨，部队设伏在四周的山坡上，只有在秋风下摇曳的草木，谁也不会料到一支万余人马的大军，正悄无声息地隐伏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上午 7 时许，山沟里传来汽车的马达声，百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接着是 200 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随后跟进，最后开过来的是骑兵，只听得车声呜呜，马蹄锵锵。夹杂在车马行列中的日本兵脚穿皮靴，头戴钢盔，身披黄呢大衣，三八大盖斜背，一边走，一边叽哩哇拉地谈笑着什么。

大雨过后的山土路十分泥泞，公路上时常传来日本军车陷进泥潭的大呼小叫声。

伏击的战士们紧握弹上膛的步枪，捏着开盖的手榴弹，瞪大眼睛，怒火满腔地注视着这群野兽。

由于公路上格外泥泞，日军的炮车和汽车挤成一团，担负拦腰冲击的 686 团团长李天佑在望远镜里看到这种情况，认为这正是出击的极好时机，但总部那边却悄无声息。

师指挥所里，林彪和聂荣臻看到日军大队进入包围圈后，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据原来情报，从这儿通过的是一个旅团的敌人后勤补给联队，大约千余人，没想到，今天进入包围圈的已达 4000 多人，而且眼下，自己面对的将是板垣师团中最为精锐的 21 旅团。

怎么办？打不打？如果打，啃不动敌人怎么办？如果不打，将敌人放跑，那又将是天大的罪过。打，必须打！打仗，有时候是要冒一点风险的。林彪在反复掂量了这种风险的后果后，立刻接通了各部队的电话，果断地下达了出击的命令。

两侧的山岗顿时怒吼起来，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发射，把拥塞在公路上的敌人炸得哭天嚎地，人仰马翻。

在这种时刻，打得最过瘾的该是各种火炮的炮手。由于占有地利上的优势，火炮可以对山沟里的敌人实施直瞄射击，一发发炮弹准确地命中敌人的汽车和马车，炮声过后，不但火光骤闪，黑烟弥漫，而且时常还引发一系列的爆炸。

林彪从望远镜中俯视着整个战场，发现直到半个小时后，遭伏的日军仍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让 686 团的李天佑马上到师部来一趟。”林彪一边观望着战场上的情势，一边对身边的参谋说。

林彪的师部距 686 团的团部仅有一里之隔，翻过一个山坡就到了。10 分钟后，李天佑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师部。

林彪直起身来，从望远镜中指点着说：“ 李团长，看到了没有？敌人数量虽然太多，但由于我们的动作突然，他们毫无准备，因此第一个回合他们已经吃了苦头。估计敌人很快就会清醒过来，组织有效的抵抗。瞧，现在已经有一些敌人利用汽车作掩护，开始进行顽抗了。你们一定要沉着，战斗不会马上结束的，你们团要以果敢的行动冲下山去，将敌人切割成几块，另外派一个营立即抢占对面那座山头。 ”

“ 瞧，敌人正往山上爬呢！ ”李天佑指着山沟里的敌人说。

“ 是啊！这正是我担心的，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要抢在敌人前头，如果敌人先你们一步占领，你们一定要组织火力给我拿过来！这是决定整个战斗胜负的关键…… ”

李天佑回团后，立刻和政委杨勇进行了分工：杨勇组织力量分割围歼敌人，李天佑率领 3 营攻占对面山头。

刹那间，嘹亮的军号声震撼山野，动人魂魄的喊杀声如惊涛骇浪，战士们手端步枪，高扬着手榴弹，勇敢无畏地冲下山去。

然而，坂垣师团毕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他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不利处境，马上利用汽车和沟沟坎坎进行就地阻击，他们的机枪性能很好，射手训练有素，火力异常猛烈。冲下山头的八路军战士们压不住敌人的火力，在机枪的狂射面前一片片地倒下。

此时，一部分敌人正不要命地向山上猛爬。

林彪从望远镜中看到这一幕时，心头顿时一沉，接着他就看到 3 营冲下山沟后，立刻向已经占领山半腰老爷庙的敌人发起了攻击。敌人指挥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块高地的价值，除了这一小股敌人在山坡上固守外，再没有往山头上增援。敌人在我 3 营的勇猛攻击下，很快失去了战斗力，老爷庙落到了 3 营手中。

当林彪看到 3 营的战士正在山头上抢筑工事时，心里终于踏实了，虽然山沟里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可林彪认为这场仗已经胜券在握了。

我们的战士太善良了，他们从未同日本这样深受法西斯毒害的军队对垒过，因此，当敌人钻到汽车底下无路可逃，或者身受 重伤躺在路边惨叫时，八路军战士便停止了射击，而代之以“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的喊话。

然而，眼前的敌人不仅不懂中国话，而且还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自从进入中国以来，他们只知道烧杀掳掠，因此，死到临头也拒不投降。一营的一个电话兵，看到汽车旁一个日本兵双腿被炸断，就跑过去想帮他一把，背他送卫生队，没想到那家伙暗藏着一把匕首，扬手一刀，匕首刺进了小电话兵的胸膛。

小电话兵圆睁着惶惑不解的目光倒了下去。

还有一个战士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那日本兵醒来后，发现是中国人背着自己，于是俯下身去，一口将我们战士的耳朵咬掉。

李团长带领 3 营占领老爷庙后，从公路的另一侧向敌人狂射猛轰。敌人顿时陷入两面夹攻、腹背受击的困境。直到这时，日军指挥官才猛然醒悟，意识到了老爷庙高地的价值，于是不停地挥动着指挥刀，高声喊叫着让部队夺取这个生死攸关的制高点。

可是晚了，日军的炮兵和骑兵在刚才一顿炮火的轰击下，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只有一堆堆被打乱了建制的步兵，在指挥官的威逼下乱七八糟地往山上爬。可是他们好不容易刚刚爬到半山腰，3 营一顿狂打猛扫，立刻又将他

们赶下山去。

日军的飞机飞来了，尖声呼啸着，一次次紧掠着山头飞过，继而扔下几颗无关痛痒的炸弹。

司令部的同志劝林彪隐蔽一下，林彪望望天上的飞机，不屑他说：“不用怕，现在两军已经绞杀在一起，贴身搏斗，它们不敢乱扔炸弹。”打到下午 1 点，拦尾的 687”团也攻上来了，敌人 实在挡不住这雷霆般的冲击，立刻垮了下来。

当 115 师全体将士沿 10 多公里长的山沟撤出战场时，举目四望，公路上浓烟滚滚，1000 多具血肉糊模的日军官兵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公路两侧的山坡上。战马、大车、汽车、大炮等辎重丢弃的满沟都是。坂垣师团 21 旅全军覆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平型关大捷”。

第二天，蒋介石手握平型关大捷的电报，哭笑不得，感慨良多。他闭目凝思了半晌，才长叹一声，提笔写了如下电文：“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 日电悉，25 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蒋中正 26 日。”

贺龙伏击雁门关

1937 年 10 月，山西，神池以西的一个小村庄。八路军 120 师师部就驻扎在这里。村里一个地主的四合大院，正面的房厅里，120 师团以上干部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坐在屋子正中高椅上的两位，一位手里端着烟斗、留小胡子的，不用说便是大名鼎鼎的贺龙，那位面容清瘦的，就是政委关向应。

“怎么样啊？部队刚到这里来，人生地不熟，有什么问题？”贺龙操着一口湖北话，用轻松的语调问。

“……我们一路上看到日本鬼子的暴行，同志们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上战场，真刀真枪地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蒋介石的军队真是熊蛋，日本鬼子的鸡巴毛都没捞到一根，就吓得拼命往后跑……”

“人家 115 师首战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咱也不能落后。”

贺龙听着与会者的议论，不禁放声大笑起来，他在鞋帮上磕了磕烟斗灰，站起身来，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张地图前，说：“大家的求战情绪很高，这很好嘛！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来打仗的，要逛风景就不到这里来了嘛！”

听到这诙谐的话语，大家都轻松地笑起来。

贺龙指着地图上被等高线标得密密层层的地区，说：“现在同日本鬼子较量的机会来了，我们师准备马上开到这一线去，在这个古战场上，同敌人打一仗！”

大家俯身一看，贺龙拳头捶下的地方，正是历史上著名的隘口——雁门关。

贺龙又划着火柴，点燃了烟斗里的烟末，说：“眼下日军正向山西的几个重镇进击，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敌人每天都要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向前线输送弹药和给养，可以说，这是敌人的一根大动脉。目前，日军的气焰十分嚣张，自以为这一带已是他们的后方，所以戒备相当疏忽。我们正好利用敌人的这一弱点，出其不意，给他一个致命的打击！”

三天后，120 师万余兵马，经过隐蔽的急行军，顺利到达雁门关西南 10 里处的老窝村。

10 月 16 日，根据情报，大同敌人纠集了 300 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一路向雁门关驶来。

师部将伏击车队的任务，交给了贺炳炎团。第二天拂晓，贺炳炎团长和廖汉生政委带着连以上干部去现地勘察。

他们一行悄悄钻进黑石沟，爬上山顶，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立刻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脚下。它从雁门关伸出，在脚下由西向东绕了一个大圈，然后向忻口方向折去。公路的西面是悬崖峭壁，北面是一段陡坡，顺公路向南不远处有一座石拱桥。这儿真是一个绝好的设伏之地，既便于部队隐蔽接敌，又使得敌人遭打击后无法进行有效还击。

贺团长当即进行了具体部署，将 1 营、2 营埋伏在陡坡南北，中段由 3 营负责主攻，再由 1 营派出一个连向阳明堡方向警戒，以防那儿的敌人突然出动。3 营 11 连伏在桥西，断敌逃路。明确任务后，贺团长十分严肃地说：“这是咱们 120 师到前线的第一仗，贺师长信任我们，把第一个任务交给了咱，咱可要打一个漂亮仗，攻击信号一起，全团要一齐动作，力求把敌人干净。彻底地消灭在黑石沟内……”

10 月 18 日，鸡叫头遍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沿着崎岖小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黑石沟。

按照看地形时的兵器火力配置，贺团长首先把迫击炮阵地安排好，就地取材，构筑起防护工事。

当东方天边出现鱼肚白时，设伏阵地上已经静悄悄了，如果不走到工事前，谁也不会想到，紧靠公路的近侧，居然隐伏着一支部队。10 时左右，北面公路上腾起了滚滚尘土，同时还传来了轰轰的马达声。战士们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悄悄地互相传递着消息。

“听见动静了没？龟孙子来了！”

“好家伙，这得多少辆汽车，把半拉天弄得灰天灰地的……”

炮兵阵地上，4 门迫击炮早已高高地昂着头颅，十多发炮弹庄炮侧摆得齐齐整整，两门平射炮的炮架已被牢牢地固定在地上。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山下的公路。

眼看着敌人长龙般的车队马上就要进入伏击圈，3 营突然送来报告：南面阳明堡又开来 100 多辆汽车，估计他们会在这一带会合。敌人数量无形间增多，为战斗增加了困难。但廖汉生高兴地说：“既然送上门来了，就一起吃掉它，如果放走这到嘴的美味，那可真有些可惜了……”

“好，那就一块干掉它！马上通知各营，听统一号令，准备战斗！”贺团长命令道。

两路汽车鸣着喇叭，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南来的车队，几乎都是空车，只有第一辆车上坐着十几个电子兵，后面的少数几辆车里装有伤兵和死尸。北来的车队可就不同了，引头车上坐着掩护部队，他们手持机枪或三八大盖，不时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个腰挂佩刀的军官，还不时用望远镜向远处了望。

两个车队正巧在八路军伏击圈内交会了，车上的敌人看到对面的车队，高兴得哇哇拉拉地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忽然看见车上面还有伤兵和死尸，慌忙又纷纷脱帽致哀，有的还居然扯开暗哑的喉咙，呜拉呜拉地唱起了挽歌。

正在此时，贺团长一声令下，三发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接着平射炮和

迫击炮首先开火，几声隆隆的巨响之后，前面的几辆汽车陡然间飞上天，然后火光一闪，又轰轰地爆炸起来。两行长长的车队被迫停下来。为了断敌车队后路，炮兵接着调整炮口，瞄准两个车队的后尾，一阵齐射，车队两头便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按照战前部署，炮兵又调整炮口，对准车队中间，拦腰轰炸，片刻之后，400 多辆汽车便成了瓮中之鳖。

“打！”3 营营长王发祥挥动着驳壳枪，指挥全营官兵向着公路上的敌人开始了第一轮攻击，各种枪弹、手榴弹，在敌人的汽车前后爆炸开来，有的直接落到了厢板上，打得敌人无处藏身，有的落在车头上、轮胎上，把原来一辆辆威风凛凛的汽车炸得东倒西歪……

“冲啊！”王营长驳壳枪一举，3 营的官兵们手端步枪和机抢，如汹涌的波涛冲下山岗。

日军在突然的打击下刚刚清醒过来，正要组织反击，汽车上的弹药开始爆炸，一声声如雷爆般巨响，汽车被炸得轮滚板飞。

冲上公路的八路军战士们大声呼喊着，与残余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十多里长的公路上，刺刀撞击铿锵声，血肉迸飞的惨嚎声，拼死挣扎的呼喊声搅成一片。显然，这次伏击战接受了平型关大战中的沉痛教训，八路军的官兵们不再呼喊“缴枪不杀”的口号，对待受伤的敌人也不再那么仁慈，只要敌人下放下武器，不举起双手，不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的战士就毫不手软地进行着战斗。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渐渐稀落下来，公路上的火药味浓烈扑鼻，日军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上。山坡上，有的淹没在一尺多深的烂泥里。

战斗胜利结束了。方圆数十里内的老乡们听说八路军在雁门关打了大胜仗，都好奇地赶来了，黑石头沟里充溢着一片开心的欢笑声。他们和战士们一起搬运战利品，清扫战场。

廖汉生政委正在战场上巡视，忽然看到一名年轻战士正在用铁锹狠命地砸汽车，一边砸一边气呼呼地骂：“我叫你跑，我叫你驮小鬼子……”

廖汉生看了直想笑，有罪的不是汽车，而是日本鬼子，汽车是我们的战利品，可是由于我们现在打的是游击战，也没有人会开汽车，因此这些战利品只能处理掉。想到这里，廖政委阻止道：“不要砸了，用炸药炸掉，绝不能把它们再留给鬼子……”

响声四起，黑烟弥漫。敌人的一辆辆汽车冒出了滚滚的浓烟。紧接着，贺炳炎团长命令部队迅速撤离了战场。当阳明堡的日军闻迅赶来增援时，这里只剩下一片日军尸体和汽车残骸了。

陈锡联率军偷袭阳明堡机场

一提起陈锡联，人们都不会忘记，在战争年代，他是一位能征惯战的虎将。他创造的许多战例为人称道，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他亲自组织指挥的偷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 24 架飞机的战例，更是成为全民抗战中极辉煌的一页。

1937 年 10 月，日军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之后，变更了作战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晋北防线，然后气势汹汹地沿同蒲路直下太原。

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冲击，不得不节节败退。

在城市、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大兵，他们三五成群，倒背着枪，拖着疲惫的身躯，或打家劫舍，或偷鸡摸狗，枪声一响，跑得比谁都快。

就在这时，刘伯承领导的 129 师 769 团，作为师先遣部队，奉命插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0 月中旬，769 团进至代县以南的苏郎口村一带活动。

苏郎口村是滹沱河东岸的一个不小的村庄，顺河南下便是军事重镇忻口，晋北会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隆隆的炮声犹如大地深处的闷雷隐隐传来。

天空中，不时可以看到日军的飞机尖叫着掠着树枝飞过，它们时常对一些地面目标进行攻击。

由于八路军没有防空武器，所以看到日军的飞机从头顶飞过时，只能气得跺脚大骂：“ 娘格老子，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的下来较量较量…… ”

团长陈锡联时常望着天空的飞机发呆，从飞机飞行起落的规律看，附近一定有敌人的机场，要不然，为什么天空中的飞机会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呢？

经过一番细密的侦察，陈锡联的猜测是对的，隔河十多里外的阳明堡果然有个日军飞机场。

打掉日军机场！一个大胆的念头从陈锡联的脑海里冒了出来。飞机只在天上飞时看到过，在地面上它是个什么样？飞机场究竟有多大？听说飞机的机壳和铁一样硬，子弹能打穿它吗？敌人守卫机场的部队有多少？都有些什么兵器？能一口将他们吃掉吗？

北上途中，刘伯承师长曾专门讲述了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和教训，其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谨慎初战。尤其对敌人的火力、战斗力、战法乃至俘虏兵，都要严肃对待。刘师长的话再一次提醒陈锡联，不能贸然行动。

打？还是不打？陈锡联决定还是先摸摸情况再说。

于是，陈锡联决定亲自到现场去侦察一下，看看敌人防备得究竟怎么样，这一仗到底能不能打。

第二天一大早，陈锡联便和三个营长及几位作战参谋摸到了滹沱河边。

登上山峰，举目远眺，东面是峰峦层叠的五台山，北面内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的雁门关，西面的管岑山在晨雾的笼罩下绰约可见。

突然，2 营长大声喊道：“ 飞机！ ”

大家不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果然，在阳明堡的东南方旷野里，一大群银白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旭日的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光芒。

陈锡联兴奋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激动他说：“ 太好了，这可是一块大肥肉，咬一口都满嘴跑油，吃一块要香半年的咧！ ”

经过侦察，了解到阳明堡机场是日军的一级机场，平时驻有轰炸机 24 架，它们白天出动轰炸太原和忻口，晚上都停靠在这里。日军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平时只有一个小队守卫。

骄横的日军数月之内便扫荡了近半个中国，他们把阳明堡当作自己的后方，根本没有想到八路军敢于钻到他们的肚子里来，在他们的大后方狠狠地插上一刀。

陈锡联立刻坚定了偷袭的决心，用一个营来对付日军守备机场的一个小

队，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决心下定后，陈锡联立刻作出了偷袭的具体部署。袭击机场的任务由 3 营来完成，其他两个营的任务是破坏嶂县到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嶂县和阳明堡方向的可能增援之敌。

为了对付有铁皮外衣的飞机，陈团长把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全都拉上来，在滹沱河东岸预先构筑阵地，必要时用炮弹去直接轰击飞机。

10 月 19 日夜，正逢朔日，无月，无星，天空漆黑。3 营按照预定的偷袭路线，悄悄地涉过滹沦河，摸到了机场的外边。

机场里死一般的沉寂，值班的哨兵也不在岗楼里，大概敌入觉得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当然更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主动攻击吧，所以警戒格外松懈。

3 营官兵在营长赵崇德的率领下，用铁剪剪开敌人的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赵崇德带 10 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敌人守卫部队的指挥部，11 连径直向中央的机群扑去。

11 连 2 排的战士们首先看到了飞机，这些银色的大鸟整整齐齐地分三排停在机场里，没想到在天上倒没觉得它有多大，可现今摆在面前竟然是一个个庞然大物。

战士们正准备冲上去，突然西北方向有敌人哇哇的乱叫声，紧接着响起一串串清脆的枪声。原来 10 连的行动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就在这一瞬间，双方几乎同时开了火。

枪声一起，八路军健儿便呐喊着扑了上去，两个方向同时发动了攻击，一捆捆手榴弹投向庞大铮亮的机身。顷刻间，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一片。

我军的迫击炮开始了集火射击，炮弹一发发准确地落在飞机丛中，把飞机炸得铝皮乱飞，身断体残。有几架装满汽油的飞机燃起了熊熊大火，几十丈高的火焰把黑夜照得一片彤红。

当驻在街里的香月师团听到机场被袭的消息，开着装甲车匆匆赶来解救时，我 769 团全体官兵早已顺利撤出了战斗。

日军香月师团长从装甲车里爬出来，望着机场上正在燃烧的大火和 20 多架飞机的残骸，双手掩面，发出了令人心悸的悲嚎。

我八路军夜袭阳明堡的报告送到抗日大本营后，蒋介石居然半信半疑，在晋绥前线作战的国民党官兵更是视为戏言。他们都消极地认定，土八路就凭着几杆破枪，几门小炮，居然能摧毁日军的飞机场，真是天大的笑话。

然而，自从 10 月中旬之后，一连十多天，忻口和太原的守军都没有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他们这才有些相信了，那些视敌如虎，胆小如鼠的国民党军官们这才被惊得目瞪口呆。

此后，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像飓风一样吹遍了前线，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激情。

第六章

神头岭伏击战，徐向前用兵如神；周恩来从国统区巧为炮兵请教官；日军重兵包围 120 师炮兵连，贺龙惜炮如命率部救援；大战陈庄，贺龙以炮制敌大破日军“牛刀子战术”

陈赓智算神头岭

1938 年 3 月 13 日，山西武乡一个小镇的学堂里，129 师正在举行高级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

自从 1937 年 7 月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也打过几个胜仗，像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偷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但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依然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其固守的防线一再被突破。到 1937 年底，太原失守，晋绥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完全崩溃，成了散群之羊，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日军则如崩堤之洪水，迅猛地向晋两，晋南进犯，在 1938 年初的月余间，便将长治、临汾、风陵渡等要地抢在手中，然后肆无忌惮地沿邯长路继续向晋西、晋南挺进。

为了钳制向黄河河防进攻的敌人，策应八路军 115 师、120 师在晋西和晋西北保卫后方的作战，刘邓率领的 129 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将主力适当集中于邯长路上，寻机打击敌人。

面对极其严峻的局势，与会者每个人的神色都十分凝重。

参加会议的有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副主任宋任穷，386 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385 旅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和争辩之后，刘伯承师长作最后总结发言。他语音沉稳地说：“对下一步的战法，大家虽然有多种多样 的设想和方案，但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由于我军同日军兵力、火力等方面的强弱差距，大家都不同意强打硬攻，最好的办法是吸打援敌，这是我们行之有效的老战法。问题是，围攻哪个目标最容易调动敌人呢？我看围攻黎城，引诱潞城之敌出援而于中途歼灭之，这个方案可靠性最大……”

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指点着说：“在邯长路上，武安、涉县等城镇十分重要，但它们离我军主力集结地域较远，我军若远距离开进，既劳师费时，又容易暴露意图。在敌后行动，一但被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和行踪，就会立刻陷入敌人的重围……

“还有一些同志坚持打潞城，虽然潞城离我们较近，极便于隐蔽接敌，但这里是日军精锐部队 103 师团和 16 师团的大本营，驻有数千重兵。我如贸然进攻这一目标，恐难迅速奏效，一旦僵持不下，被敌人在这里粘住，那就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把攻击目标选择在黎城，情形就大不一样，这里只驻有日军 1000 余人，属 108 师团的一个分队，兵器火力相对较弱，一旦接火，我们进退自如，不会让敌人粘了我们的牛皮糖。另外，这儿是日军重要的兵站基地，日军进行晋西会战的粮食、辎重、武器、弹药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因此，只要我们在这里一动手，保管敌人立刻调动潞城之敌前来救援，我们吸敌打援的方案就可以得以顺利实现。”

刘伯承师长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把大家说得频频点头，都深表赞同，战斗方案就这样确定下来。由陈锡联率 385 旅 769 团佯攻黎城，并阻击涉县的小股援敌；另两个团为预备队，在这里 大造声势，设饵“ 钓鱼 ”，以引诱潞城日军前来增援。陈赓率 386 旅三个团，在潞城至浊漳河畔的潞河村之间设伏，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接着，大家散会抓紧组织战前准备去了。

晚间，作战股长周希汉把刚刚侦察到的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根据最新情报，敌人在潞城的兵力已经增加到 3000 人，而且还有数量可观的坦克和战车，很显然，日军正在筹划着新一轮进攻。

陈赓听到消息后，越发感到刘师长决心的正确。但同时，也感到了肩上压力的沉重。

第二天上午，386 旅举行团以上干部讨论会，会议的焦点，便是伏击地点的选定。伏击地点离黎城太近，怕日军一旦冲破包围，我攻城部队立刻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离潞城太近，敌人一旦发现情况不妙，又会调头跑回城去。可两城之间的大道边，几乎都是平坦的庄稼地，既没有险峻的山峰，也没有狭窄的山谷。大家围坐在地图前，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最后都把目光集中到一个地方：神头岭。

从图上看，这儿的确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有高地，也有矮坡，公路从沟底通过。虽然沟不算深，但在平原上打伏击，这已经是最理想的地形了。

此刻，陈赓捋摸着脸腮上黑密的胡子说：“ 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靠地图吃饭要饿肚子的。我看，会就先开到这儿，马上备马，咱们先去现地看看再说…… ”

10 多分钟后，一行人各骑一匹战马向神头岭驰去。

在潞河村边，大家下了马，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和道路，一边隐蔽地沿公路北面的山梁而行。只见邯长路跨过浊漳河，蜿蜒而来，一会儿跌进底谷，一会儿又爬上山腰。所谓跌进底谷，谷并不深；所谓山腰，山也不高。这谷这山藏个把连百十人还可以，可要打大规模的伏击战，显然太狭小了。

翻过一座山包，神头岭便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从图上看，公路应该从沟底通过，公路两边有数十米高的大雨冲涮形成的山脊。可眼前的情形却大相径庭，公路不在沟底，而是铺在一条光秃秃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不过一二百米，路两边地势虽比公路略高，但没有任何隐蔽物，紧贴路边，残留着以前国民党军队修筑过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部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那就是神头村。再往西，就是微子镇。潞城了。

明摆着，这样的地形是无法埋伏部队的，这里既不好隐蔽，战斗时攻击队形又难以展开。北面是深沟，又不便于预备队运动，搞不好，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陈赓意味深长地说：“ 怎么样，没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噢。凭着一张旧地图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

这可怎么办呢？放眼四望，整个邯长路上，没有一个适合打伏击的地方，有的同志心里发急，陈赓却在那些废弃了的旧工事中来回走动着，细细打量着，认真地标记着，有时还会皱起两道浓眉，目光痴痴地凝视着远方。

晚上，作战会议继续进行，等大家发了一通牢骚后，陈赓出语惊人。

“ 我看，这一仗还在神头岭打。 ”

“ 神头岭？！ ”大伙惊异地喊出了声。

陈赓接着说：“一般讲，神头岭打伏击确实不是好地方，我们这样认为，敌人肯定也这样认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就会麻痹，这正是我们出其不意伏击敌人的好地方。当然，打伏击嘛！要有隐蔽接敌的地形。虽然那儿山不高，坡不陡，但却有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残弃工事。这些工事近的离公路几十米，最远的不过一百米。敌人对这些东西早已司空见惯了，如果我们利用这一点，巧妙地把部队提前隐蔽到工事里，敌人是很难提前发现的。山梁狭窄，不便于作战部队展开，可敌人呢，在我们的突然打击下，他们更无法展开队形进行还击呀。请问，在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

771 团团长徐琛吉说：“这还用说，谁先下手谁占便宜呗！”

补充团韩东山团长高兴地大喊道：“对呀，只要我们勇猛突然地杀出来，管保那些龟儿子们没法还击……”

陈赓又转身问 772 团团长叶成焕：“如果把你们 2 营放在申家山，战斗一打响，40 分钟内能不能冲上公路？”

叶团长大声说：“不用那么长，半个小时保证拼上刺刀！”

大家听到这里，也就明白了陈旅长的部署了。利用旧工事，在公路的一侧布下伏兵，战斗打响后，再利用 2 营的快速运动，绕过大沟，从另一侧对敌人进行攻击，敌人在两面夹击下，被堵在狭长的公路上，只有被痛打痛宰的份了。

看看大家对这个计划充满了信心，陈赓也笑了。不过，心细如丝的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潞城的敌人有 3000 多，如果倾巢而出，我们还真啃不下 来。叶成焕，你派一个连，马上出发，绕到潞城前后去开展游击战，让日军弄不清虚实，以分散他们的兵力……”

3 月 16 日凌晨，担任“钓鱼任务”的 769 团开始对黎城发起攻击。与此同时，陈赓率领 386 旅主力进入神头，埋伏在路边工事内。

上午 8 时许，增援黎城的敌人约 1500 余人，从潞城出发，已经到达微子镇。

陈赓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暗喜。他知道，这一定是担任袭扰任务的叶成焕那个连在敌后显出威风了，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否则，不会只来 1500 多人！

8 点半，日军第 16 师团的林清部队和 108 师团部队，越过微子镇后，在神头村前，突然停住了脚步。过了大约 20 分钟，日军派出一支骑兵小分队，沿一条放羊小道径直朝 772 团 1 营的预伏阵地走去。

20 米、15 米、8 米……此时，整个潜伏部队的心都揪了起来，阵地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公路边的战士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就功亏一贯了，到手的鬼子就会转身跑掉。

然而，正如陈质战前预想的那样，敌人的马蹄险些踩到了战士们的头上，但他们的目光却远远地眺望着对面的申家山，对脚下司空见惯的工事连瞟都未曾瞟一眼。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八路军居然会在他们眼皮底下打伏击。

片刻之后，日军未发现异常情况，于是大部队便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有的一边行军，一边还呜呜呀呀地唱着法西斯军歌。

9 时半，当敌人的后卫部队完全进入我伏击圈后，陈赓发出了攻击的命令。刹时间，平静的山梁仿佛变成了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386 旅的三个主力团从三面向敌发起了攻击，成百成千的手榴弹雨点般在鬼子堆里爆炸，横

飞的弹片，闪闪的火光，连同那弥漫的硝烟与黄土，汇成了一条愤怒的火龙，一下子便把鬼子的队伍和整条公路给挟裹了，吞没了。

敌人这时方知中计，但公路狭窄，慌乱的鬼子拥挤成一团，根本无法展开兵力，机枪和平射炮也无法构筑阵地进行还击。

一位日军少佐抽出指挥刀，大声喊叫着：“ 就在这块地方，大家一起战死吧！ ”谁知话音未落，一颗迫击炮弹恰巧落在他的头上，轰隆一声，化作了一团血雨，只有那把指挥刀，七弯八折地跌落在那里。

打这种伏击战，最过瘾的是炮兵。因为一般的阵地战，炮兵阵地都要摆在步兵阵地的后面，对敌人的目标和冲击部队实行间瞄射击，也就是说，炮手们只能按照指挥员下达的标高、方向、射距等命令进行射击，根本不能直接看到敌人被炸的情景。可打这种伏击战就不同了，所有的炮几乎都实行的是直瞄射击，放一炮可以看到一炮的效果，敌人被轰击的惨状可以直接呈现在眼前。所以，炮手们的斗志极高，射击的精确度也特别准确。

日军终究是在武士道精神长期毒化下训练出来的兽兵，虽然到了绝望的地步，但还是要作垂死挣扎。他们有的趴在地上进行还击，有的滚进了水沟掩身，还有的以死马为掩体进行顽抗。正在指挥一挺机枪就地进行还击的小山正美少尉和田利秋少尉先后中弹，临死前还高扬着指挥刀，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陛下万岁！ ”

当日军已经组织不起有效还击，死亡人数超过大半时，我 386 旅的勇士们高声呼喊着，冲了上去，与日军展开了贴身肉搏。

日军的斗志完全崩溃了，他们自侵入中国后，何曾遇见过如此英勇的军队，又何曾面临过如此的绝境！因此，除大部分日军成了刀下之鬼外，少数官兵窜向东面的张庄和西面的神头村。

困兽犹斗的敌人跑迸神头村后，居然利用民房和窑洞固守待援。如果让敌人在这里站稳脚，那就等于让敌人占领了一个“ 桥头堡 ”，对我十分不利。

陈赓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命令紧靠村子的叶成焕团的一个排：“ 不惜一切，立刻把村子夺回来！ ”

蒲达义率领的这个排向来以勇猛善战、穿插迅猛而威名远扬。这一次也没有辜负旅长的期望，他们在排长的带领下，用机枪火力和一个班正面掩护，以两个步兵班从侧面攻击敌人，一个猛冲，连续攻占两幢民房，仅以伤亡 5 人的代价，打死打伤了 60 多个敌人，把立足未稳的日军又重新赶出村外。

散落在旷野的敌人犹如炸了窝的羊群，东奔西躲，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战至中午 11 时半，除百余人漏网逃回潞城外，其余 1400 多人全部被歼。

战后，日军《东亚日报》的随军记者多酒沼逃回东京后，曾就神头岭之战写了一篇报道，在描述了可怕的神头之战后，有一段特别提及了八路军的炮兵。

“ ……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军队居然把炮兵阵地也构筑在路 边的旷地里，一旦开战，他们的炮火就好像步枪一样准确地进行瞄准射击……“ 尾队长看到情形不妙，抽出指挥刀，大声喊道：‘ 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好干吧！ ’他的话音未落，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就在队长的头上爆炸了，那情形就像炮弹被尺于量过一样。当场完成了壮烈的终结……

除了死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 ”

周恩来为炮兵请教官

1938 年初春，乍暖还寒。

身处金鸡状版图的中国腹地武汉，如今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武昌，国民抗战大本营所在地。

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等候蒋介石的召见。自从“ 西安事变 ”之后，蒋介石余怒未消，将张学良囚禁、杨虎城放逐之后，又用利诱、协迫等手段，将东北军和西北军一一瓦解。

对周恩来，蒋介石却有一种复杂、微妙的感情。

在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周恩来一直是蒋介石得力的左膀右臂，蒋介石十分赏识他的精明、填密和得体的为人。可是没有想到，国共分裂之后，周恩来却成了自己的心腹之患，不管是令他芒刺在背的地下党，还是令他寝食不安的苏区红军，他知道，周恩来都是其中的核心领导人物。

可是在“ 西安事变 ”中，如果没有周恩来的调解，很难说自己如今会成为什么样子。因此，在心底深处，蒋介石对周恩来始终有一份敬意。

现在，中共派周恩来作为常驻大本营的联络员，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这种矛盾心情就表露得更加直接，更加明显。

两人寒暄过后，蒋介石身穿一件灰色的棉长袍，坐在当中的一把红木椅上，微笑着问道：“ 恩来，别来无恙乎？ ”

周恩来简要叙述了八路军、新四军最近作战的情况，并且详细解释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蒋介石听完周恩来的一番长谈后，对八路军的战绩夸勉了一番，然后话锋陡然一转，讲到了正在进行的台儿庄战役：“ 自从与日本国正式开战以来，虽然将士用命，全民迎敌，但由于我们装备落后，训练不良，致使我军屡战屡败，其中南京失守为最甚。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胜利来振奋民族的斗志，激励全军将士的勇气，以同日本作最后的决死之战。 ”

蒋介石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地图前，指着徐州左边的地方说：“ 日军在一连串军事胜利面前，变得异常骄纵，其最精锐的第 5、第 10 师团，共计 3 万多人，已经突进到台儿庄地区。我已经调集了孙连仲第 2 集团军、汤恩伯第 20 集团军、张自忠第 59 军，孙震第 41 军。庞炳勋第 40 军共计 10 多万人马，在此设下防线……怎么样，恩来，你有何妙策啊？ ”

周恩来仔细地观看了作战地区的地形地貌后，沉思着说：“ 总司令，按说我们预先在这儿设置了阵地，集中了数倍于敌的兵力，似乎已经稳操胜券，但依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日军自发动战争以来，尚未遭到大的挫折，固而兵骄将傲，气焰嚣张，遭我 阻击后，必作困兽之斗。日军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兵器先进，火力极强，且有制空权，地面有坦克和铁甲战车，即便他们陷入重围，仍可轻易脱身。因此，建立一个强大的战役预备队，恐是十分必要之举。 ”

“ 为了稳操胜券，我立即让桂永清部、宋希濂部、李汉魂部火速向徐州驰援，娘希匹，这下他们败定了！ ”蒋介石激动地说。

周恩来此时才转到正题上来，诉说了延安缺医少药的情况，希望总司令能够及时提供一批急需的医药运送延安。

蒋介石微微一笑说：“ 这样的小事情，你去找陈长官办吧，他会给你满意的答复的。 ”

周恩来见蒋介石心情极好，便又挑出了另一件事情。“ 在对日军作战中，八路军深感炮兵的重要，但装备低劣，军事素质不高，尤其是炮兵技术专业人才极度匾乏，可否调派几位炮兵专家，前往进行军事培训？ ”

蒋介石连连点头道：“ 应该，应该，我看你把要办的事情，一并列个单子，交到陈长官那儿去。我想，大敌当前，他会不计前嫌，精诚合作的。 ”

台儿庄会战从 3 月 23 日开始，到 4 月 7 日结束，歼日军第 5、第 10 两个精锐师团万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打破了正面与日军作战不能取胜的神话。

蒋介石终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不久，他又接到日军数路大军向徐州分进合击的消息。

蒋介石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日军在台儿庄被打痛了，他们瞄准了国民党军参加会战的 50 个师，这可是自己坐江山的老本！于是，几道后撤的急电传到了前方。

周恩来不但为八路军弄到了一大批宝贵的弹药和医药，还从国民党军队里请来两个炮兵专家到八路军来当教官，一位叫沈毅，一位叫白泯，这对于延安刚刚成立的炮兵团来说，无异于久旱逢喜雨。

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考虑到我军炮兵指挥器材奇缺，便在武汉托熟人买了两部炮对镜和 0.7 米测距机。

正是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朱德等首长的关怀下，我军的炮兵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当初数 10 门山炮。迫击炮的小打小闹，发展到了装备有 13 式火炮和 41 式重型火炮的真正意义的炮兵。

在此后的作战中，炮兵的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奇，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贺龙率部救炮连

1939 年 4 月 20 日，日军王牌军——第 72 师团第 3 联队的第 2 大队 800 余人，伪军数十人，根据华北日军总司令杉山元中将的指令，带两门山炮，乘 50 余辆汽车，气势汹汹地开往河间。

这股日寇曾参加过南京之战，因血洗南京有功，全队官兵每人都弄到了一枚“ 勋章 ”。大队长吉田，精通战术，为人凶厉，自恃能征善战，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进驻河间后，不待弄清敌情，就倾巢出动，欲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就在吉田大队东进的时候，已由晋西北转战到冀中的贺龙率领的 120 师早已发现了这股日寇的动向。这股日寇兵单势孤，没有后援，在当地又扎根不深，正是寻机歼灭的最佳目标。贺龙便派侦察兵时刻掌握这支日军的动向，以待最佳战机。

4 月 22 日，侦察兵送来情报，日军拉夫抢粮，寻找向导，蠢蠢欲动，有继续东进的迹象。

贺龙连夜在大朱村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分析判断敌情，部署战斗任务。

根据情报分析，河间的日寇并未弄清我军主力的位置，他们只是在任丘、大城、吕公堡之间寻找我军的去向。该敌情况不明，孤军冒进，周围据点内可被其驱使的伪军也不多，而我军在这里已经集结了七个整团，因此，抓住战机，全歼这股敌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上述判断，贺龙决心将计就计，利用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的心情，以少部兵力占领齐会村，吸引注敌人的注意，其他部队再四面围而歼之。

当夜，716 团 3 营王祥法奉命带领部队占领了齐会材。

考虑到 3 营承受的压力，为了固守住齐会，贺龙一狠心，将炮兵连派给了 3 营。

齐会村是冀中平原上一个较大的村落,全村 400 多户人家,近 2000 口人。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横贯全村，道路两旁都是高大坚固的房屋，村子的西、南、北 3 面都有树林、坟地和小丘，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再配上炮兵连助阵，加上坚固的工事，齐会村应该称得上是个像样的堡垒了。

但从客观上说，3 营的任务十分严峻，对手不仅在兵力、火力、装备上占优势，而且相当残暴。一旦厮杀起来，肯定会搅得个天昏地暗，杀得日月无光。

23 日一早，吉田大队气势汹汹地向齐会村扑来，他们渡过古洋河后，占领了南齐曹、北齐曹地区，然后用机枪、山炮向着齐会村暴风骤雨般扫射起来。

随后，吉田从对方的火力还击中，感觉到有火炮发射的炮弹，更加认定坚守齐会村的就是八路军的主力，于是四面包围，在密集的炮火准备后，向村子发起了攻击。

我 3 营勇士们依托构筑的工事和房屋，奋起抗击，一次又一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尤其是利用村中的高屋建成的炮阵地，居高临下对敌人进行轰击，因视野开阔，所以敌人在哪里集结，向哪里冲击，炮弹就在哪里炸落，使得敌人伤亡惨重。

吉田见状大为恼怒，先是命令焚烧房屋，继而又命令向村子里施放毒气。最后又召来几架飞机对齐会村狂轰滥炸，企图一举摧毁我军的炮阵地。

王祥法营长一面指挥各连注意防毒气，一面把部队拉上空气流通的高坡。

炮兵连连长苟家盛，指导员刘定基，以前也曾经遇到过敌人施放毒气，总结出一套防御办法，他们便进行现场施教，他们有的用湿毛巾捂住嘴巴，有的用大蒜塞住鼻子，继续投入战斗。

本来，只要我主力部队抓住时机，将吉田大队包围全歼就可以了，可是齐会战斗的残酷进程，使得贺龙再一次调整了部署。3 营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更何况还有比金子还要珍贵的炮兵连。必须在包围敌人之前，先派一支部队杀进村去，加强村内的防守力量。

23 日夜，716 团 1 营、2 营和 715 团 7 连，遵照贺龙的命令，趁夜暗分别由东南、东北方向突击敌人的侧背，顺势冲进村子。

24 日拂晓，吉田终于发现他的大队已陷入我军的重兵包围之中，他们苦苦追寻的“ 主力 ”，只不过是八路军的一个营。现在他们直接与主力碰面了，只不过吉田早已不想决战，而是苦思着逃生的计策了。

最初，吉田把突围的希望寄托在援兵身上，但后来得到消息，任丘的援军 300 余人，行至麻家务附近，即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无法前进，只好撤回任丘。大城之敌 200 多人，在进至大广安地区时，也遭到八路军的顽强抗击，已经溃不成军。吕公堡的日军因受到游击队的袭扰，一直就不敢出动。

吉田绝望了。上午 8 时许，开始率领残部向马村方向突围。我第 716 团紧随其后展开追击。715 团正在东西保车进行设伏，得知敌人南逃的消息后，

立即抢先占领了马村。

吉田散兵溃不成军地逃到马村前，刚要歇歇脚，715 团突然开火，又把吉田率领的逃兵击毙了大半。吉田晕头转向，情急之中，只好慌不择路地向东窜去。我第 1 旅第 3 团又抢先占领了南留路村，堵死了吉田的去路，后边 716 团又衔尾急追，逼近至孙村、刘庄一线，将日军压迫在狭小的范围内。

夜幕降临，几颗红色信号弹飞上了宁静的夜空，总攻的时刻到了。刹时间，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迫击炮和平射炮的怒吼声，远远近近、轻轻重重地交织成一片。

望着身边的人马急剧减少，吉田狗急跳墙，又下达命令，对我攻击部队灭绝人性的乱扔起毒气弹、毒气罐来。幸亏我军健儿有所准备，没有招致大的损伤。

战至 25 日黄昏，突然狂风骤起，尘土飞扬，天空一片昏暗，对面都看不清人，吉田抓住了这一线生机，率领残部背风向南逃窜，我 715 团发现后拼命追击，只歼了敌人的一个尾巴，吉田率领几十人狼狈不堪地逃出重围，捡得了一条命。

这一战，毙敌 700 多人，缴获山炮一门，轻重机枪 20 挺，步枪 200 余支。贺龙最满意的是炮兵，战后他曾回顾说：如果当初不把炮兵连设在村里加强火力，3 营是难以顶庄日军攻击的。

水源少将“牛刀子战术”的破灭

在雄伟的太行山麓秀丽的慈河畔，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叫陈庄。1938 年，八路军 115 师进驻这里，开辟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成立了边区政府和军区机关。后来，这里匣成了晋察冀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小小的陈庄由此知名度大增。

1939 年 9 月，贺龙师长率领的 120 师，与日军的将星之花水源少将进行的一场会战，更使得陈庄永垂史研。

河北灵寿，日军第 3 混成旅司令部。日军水源旅长正在为刚刚收到的一封情报发愁。

半年来，日军为了拔掉晋察冀边区这颗钉子，对边区进行了多次的扫荡，但参与扫荡的日伪军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顽强抗击下，损失十分严重。而每次扫荡，居然根本没有打到陈庄就草草收场，使得根据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加壮大起来。

正当水源再次纠集兵力，准备征伐陈庄时，突然收到了眼前 的这封情报。情报中说，贺龙统帅的八路军 120 师开过来了，就在陈庄的附近进行活动。

水源，37 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身材魁伟，相貌堂堂，在校时就有军中之花之誉，各门学科成绩优异。毕业后从军，因战功卓著，从少尉很快便升至少将。

水源作战的最大特点是斗智不斗力，狡黠机诈，诡谋百出。上司命令他务必摧毁陈庄，可他知道，能征惯战的贺龙肯定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铁闸。

一年多来，贺龙统帅的 120 师在这块土地上南征北讨，东进西击，百战百胜，从无败绩，与之交手的日军将领几乎个个灰头土脸，羞愧难言，因此，水源打定主意，这次与贺龙斗法，一定要打掉贺龙的威风。

怎样才能攻占陈庄呢？水源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用他最长于使用的“牛刀子战术”。

何谓“牛刀子战术”？

君可曾见过杀牛？那屠户将牛刀藏于袖中，对待杀之牛捆绑后故示爱抚，趁其不备，调转刀口，一刀毙命。

水源的“牛刀子战术”故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攻击中采用包围、迂回、急袭等战术，一举将陈庄荡平。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水源亲自带队，率领日伪军1500多人，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突然进袭陈庄。

在慈峪镇的一个打谷场上，竖起了用木桩做成的简易篮球架，战士们正在场上龙腾虎跃进行篮球比赛。

贺龙坐在场边的一个小马扎上，嘴里含着那个红枣木大烟斗，笑眯眯地注视着场上的争夺，似乎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境地。

其实，贺龙心中正翻腾着两军对战的计策。

水源精心准备偷袭陈庄的计划，已经从各个渠道传到了贺龙耳边。贺龙早就知道这个精通战术、善用谋略的水源，因此心中正在谋划着应对之策。

既然你要偷袭，那我也不硬打，咱们就来个以偷对偷，以袭对袭。

既然是偷袭，他们必然要走那些避人耳目的乡土小道，我便乘假之便，布个口袋阵，让他们先吃点苦头。

根据贺龙的判断，水源为达到偷袭目的，肯定要从北谭庄、东西岔头等小路进犯陈庄，于是将719团一部埋伏于北霍营、南北伍河地区，将独立2团埋伏于小文山西侧地区，独立第1支队埋伏于程家庄地区，这三个团组成一个伏击圈，第4团于口头镇地区警戒行唐、曲阳增援之敌……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指定地区火速前进。

9月25日凌晨，水源带领大队出城，果然沿着小路悄悄前行，但即便如此，水源仍怕陷入八路军的埋伏，因此一路上小心翼翼，一有风吹草动便停步不前。

上午7时正，日军先头部队进入南伍河、北霍营一线，719团突然开火，把个水源吓了个心惊肉跳，后发现八路军火力并不猛烈，以为只是与八路军小股部队遭遇，故而继续前行，殊不知719团且战且退，正是实施的诱敌之计，把日军诱至南谭庄、北伍河一线。

谁知，狡猾的水源一看到周围的地形，马上意识到中了贺龙的诱兵之计，为了试探八路军的虚实，水源派一部兵力渡过慈河，向北谭庄的719团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同时却又命大队将山炮和辎重物资向灵寿方向撤退。

“不好，水源要跑……”一直监视敌人的719团立即将水源的动向报告了师首长。

“水源这又是在玩哪一出戏呢？”贺龙面对地图，苦苦地沉思起来。

难道水源看到了我们的埋伏，真的要撤？

不会的，部队的行动极其秘密，敌人绝不可能洞察我们的部署。

水源会真的放弃陈庄？

不会的，对于陈庄这块肥肉，水源早就唾涎三已，肉不到口，水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更何况有确切情报证明，敌人进击陈庄是奉命而来，水源不可能违抗。那么，水源有什么理由会放弃陈庄，撤兵灵寿呢？

忽然，贺龙捋着胡须笑了。不错，水源作战一向虚虚实实，善用机变。

这一回，他一定是又祭起他那“牛刀子战术”的老法子，打出虚晃一枪的老套法，明为撤兵灵寿，实则将我军的主力调开后，以便回头一枪，再杀向陈庄。

好，那就将计就计，干脆把陈庄让给你，让你庆贺一回胜利，吹嘘一通功劳，待你集中兵力占领陈庄之后，我再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贺龙拿定主意后，立刻命令主力向灵寿方向移动，做出被敌人假相调动的样子，诱使水源去夺取陈庄。

27 日拂晓，水源得知 120 师主力前往灵寿集结的情报后，得意地哈哈大笑，他对随从们踌躇满志地说：“都说贺龙用兵如何了得，都说八路军如何英勇善战，依我看他们不过也是一堆草包而已，只要略施小计，他们就会往来奔命，疲于奔波。”

随后，水源留下 400 余人镇守慈河，自己亲率 1000 多精兵，向着陈庄调头扑去。

此时，120 师主力早已奉命离去，驻守陈庄的是抗大二分校和地方武装，他们势单力孤，且战且退，上午 11 时，日军占领陈庄。

望着硝烟还未散尽的陈庄，水源得意洋洋，在庄中往来巡视。这一天正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他一面向上司报告自己已经攻占陈庄的好消息，一边命军士们杀猪宰羊，烹鸡煮鸭，庆贺胜利。

正当日军沉醉于这圆月节的胜利之时，我 120 师按照贺龙的部署，星夜行军，回师陈庄，将水源率领的日军团团包围起来。

27 日夜，皓月当空，照耀得大地如同白昼一般。远山近树依稀可见，喧嚣了一天的陈庄终于归于寂静，日军官兵带着饱餐后的油腻进入梦乡。

约子夜时分，突然陈庄东西两个方向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接着枪炮声大作，如同千军万马杀来了一般。

水源从睡梦中惊醒，当他简略地了解了目前的处境后，立刻明白中了贺龙顺手牵羊之计。

情急之中，水源一方面命令部队依据有利地形进行固守，一面组织兵力突围。

28 日拂晓，水源下令纵火焚烧了大陈庄的房屋后，沿慈河大道向灵寿方向突围。但是回撤途中，水源率兵左冲右突，始终摆脱不了八路军的围追堵截，最后终于在高家庄、冯沟里一带被团团围住。

水源发现自己被重兵围困后，心里异常惊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机关算尽，但始终没有逃出贺龙布下的罗网。

得悉水源旅团被围之后，灵寿之敌向慈峪方向派出援兵，当进至北伍河、白头山一带时，当即遭到八路军 719 团的猛烈阻击，被死死地挡住了去路。

为了保证全歼水源之敌，贺龙对攻击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命令独立支队向东攻占高家庄与冯沟里之间的高地，然后向冯沟里发展进攻；第 2 团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冯沟里南侧高地后，向冯沟里村南发起进攻；第 4 团由东向西攻击破门口之敌，并控制该村；716 团涉过磁河后，由北向南进攻，协同以上各部，务必将水源之敌全歼于冯沟里、破门口地区。

在贺龙的部署下，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向着水源这只凶兽张开。

黄昏，总攻的号令响了，各个方向上的主攻部队立刻发起了排山倒海般地进攻，战斗正进行到紧要关头，各部队突然报告，使用的手榴弹因受潮大部不能爆炸，贺龙顿时急了，立刻奔向高地上的炮兵阵地。

炮阵地上一片呛人的硝烟，因为炮阵地是敌人射击的目标，所以这儿吃日军的炮弹也最多。大家一看贺师长来了，顿时高兴地欢呼起来。

贺龙手执望远镜，蹲在一门平射炮前，一边观察着村里的敌情，一面指挥炮兵射击的目标和方向，因为贺龙全局在胸，所以炮弹总是落在战场上最为关键的地方，把日军的火力要点和突围集群炸得人仰马翻。

战至 29 日夜 10 时许，水源的兵将已经伤亡净尽，漫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喊杀声。水源还要做困兽之斗，一颗子弹飞来，正中他的前胸，他重重地倒在了血泊之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当一轮红日再次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鲁柏山区时，枪声终于沉寂下来。

此战，历时六日五夜，水源旅团长率领的 1200 余人，全部被歼，无一生还。我军缴获山炮三门，轻重机抢 23 挺，步枪 500 多支，战马 50 余匹。这一仗，彻底粉碎了日军“ 秋季大讨伐 ”的计划，使他们更清楚地看到，在英勇的中国人民面前，什么样的“ 战术 ”也是不管用的。

第七章

杨成武扬威黄土岭，炮兵连长杨九秤发炮如神，击毙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二将军”的故事；“百团大战”，八路军炮兵建奇功

“名将之花”凋落太行山

1938 年 11 月 23 日清晨，东京街头铺了一层白雪。市民们踏着与以往相同的步于开始了新一天的奔波和谋生。忽然，人门在阅报栏前发现了什么，匆匆拥上前去围看。

各大报在醒目的应置，都以带黑框的头号大字悼念一位前线阵亡的将军。报纸通栏标题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所谓名将之花，便是在侵华日军中功勋卓著、声威远扬的陆军中将阿部规秀。

这篇悼文写道：“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牺牲，是没有这个例子的。这次阿部规秀将军的隆重牺牲，使我们知道，将士们是很奋力作战的……”

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东京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许多，虽说都市的大秩序看不出什么变化，街路上依然车辆如织，行人依然迈着匆匆急行的脚步，路边小食品店里依然客去客来，但战争的恐怖已经笼罩了这座优美的城市。夜晚实行了宵禁和灯火管制，居民的粮食和日用品大都实行了配给制，工厂里天天加班，以支援正在进行的“东亚圣战”。为了让国民及时知道前线传来的胜利捷报，许多街头建立了阅报栏。日本人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关于圣战获胜的消息，通报高级将军的死，这还是第一次，普通市民都感到异常震惊。

“不是说支那人欢迎我们的圣战吗？他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么高的指挥官打死？”

“是啊，都说中国人如何软弱，不堪一击，可阿部将军又怎么可能阵亡呢？”

“太可惜了，他才 43 岁，还有两个孩子呢！”

对于这场野蛮而残酷的侵略战争，日本法西斯政府向人民进行的是欺骗宣传，以期指望赢得举国支持。

阿部规秀的死，虽然日军给了他极高规格和隆重的悼念，也使得人民开始醒悟了。当着三年之后东京遭到陈纳德飞行大队的远程轰炸时，日本人民才彻底看清了这场圣战的丑恶行径。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是怎样一场战斗，如何击毙了阿部规秀。

11 月初的一天，日暮时分，一行五人，还在山路上快马疾驱，马蹄踏在山间的石板路上，不时迸飞出一团团金星。

这是从阜平通往管头的山道，山道依山势而辟，时而陡峭，时而婉蜒，时而宽阔，时而狭窄。

此刻，飞奔在马队最前面的，便是晋察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

忽然，前面传来马嘶声，五匹战马一齐停在刚刚攀上的一道山岗上。

皓月初升、银光如水，辉耀着周围的群山和峡谷，阵阵林涛在秋风里回响。

前面一座峻伟的山峰，便是名闻天下的雁宿岩，月光里它显得更加妩媚

和峻美。

在分局开会时，杨成武接到了紧急情报，驻守在张家口的所谓“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日军混成第 2 旅团旅团长的阿部规秀中将，派出以迁村大佐为司令的 1000 多日伪军，对我以涞源县城为轴心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涞源是敌我必争之地。我占涞源，可以经察南挥戈北上，直捣张家口的日军老巢。而敌人则视涞源为一柄插向他胸口的利刃，只有把这柄利刃拔掉，阿部才能除去心头之患。

一路之上，杨成武虽然坐在马背上颠颠簸簸，脑海里却一直在苦思着克敌制胜之策。哦，前面是白石山，内长城就横跨这座大山之上，长城边的插箭岭上，是古今闻名的六郎峰，山腰是六郎庙。这是边关人民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杨六郎而修建的，任何一位中华男儿走到这里，一提起杨家将，提起镇守边关数十年的杨六郎，都会肃然起敬。

从涞源到银坊只有这一条道，一过内长城，都是光秃陡立的石山。从白石口到雁宿岩一段，两面是插入云端的高山，中间是一条宽仅四五十米的河套。

这是一个天然的口袋，如果预先把部队埋伏在两边，再把白石口的口子堵住，管叫敌人来得去不得，阿部纵有千条妙计，也难逃出这铁石囚笼。

回到分区后，杨成武依据一路上所看的地形拟定了作战计划：采用伏击的战术手段，集中兵力歼灭向白石口——银坊一线的进犯之敌。伏击点选择在雁宿岩附近。方案报到分局后，立刻得到了聂荣臻将军的批准。

得到迁村率领的日军向我涞源扑来的确切消息后，杨成武立刻按预定战斗方案指挥部队进入伏击地域。以部分主力和游击队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第 2 团由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领，第 3 团由团长纪亭谢、政委袁升平率领，分别埋伏于雁宿岩东西两面，以一部游击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后，1 团由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的退路。

11 月 3 日清晨，晴空万里，漫天朝霞映红了群山。太行山中的紫荆关、平型关、雁门关等雄关险隘，显得格外雄伟。它们仿佛知道，一场大战又要在这里上演了。

7 时许，迁村大佐率领扫荡的千余日伪军分三路杀来。我诱敌部队首先同敌人接火，开打后且战且走，步步后撤。迁村不知是计，还以为是我军不堪一击，故而骄横地骑在高大的东洋战马上，挥兵全力追杀，指挥部队疯狂向三岔口扑进。

当敌人进至雁宿岩时，我早先埋伏在此的之团、3 团突然从东西两面高山上压下来，1 团则从敌人的背后杀出。

这是居高临下的一战，200 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犹如 200 多道死亡的火舌在敌人丛中飞击乱窜。敌人在这突然的打击下，成排成片地倒下。

迁村在这致命的重击下，依然强作镇静，他指挥身边的卫队占领了河套附近的一个小高地，架起机枪，进行垂死抵抗，并以机枪大炮作掩护，向我 3 团阵地进行反扑，妄图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

我 3 团官兵以手榴弹和刺刀奋勇迎击，坚守在阵地前寸步不退。1 团、2 团则趁隙从敌人的侧后发起了猛攻。日军在前后夹击、腹背挨打的绝境下，伤亡极其惨重。战至下午 4 时半，已被杀伤大半，余下的少量敌人被围困在

下上庄子西北的一个小高地黄昏时分，我各路人马集结于高地之下，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数千把雪亮的刺刀，在落日的余辉下闪射着凛冽的寒光。

杨成武来到了最前线，从望远镜中观察了高地的整个地形后，进行了最后攻击的部署，同时，将军分区炮兵连拉了上来，两门 60 炮、三门迫击炮、四门平射炮一齐对准了高地上的敌人。

晚 7 时整，嘀嘀答答的冲锋号声响彻群山，八路军健儿从四面八方向山头攻去。激越的喊声和隆隆的炮声使得大地为之震颤。

战斗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终于结束了。此役歼灭日伪军 600 多人，生俘 13 人。缴获山炮一门，机枪 20 余挺。

清扫战场时，在敌人的尸体堆里找到了负了重伤的迁村大佐。他满面泥污，黄呢军衣上布满一块块血紫。这个法西斯野兽虽然已成阶下之囚，却至死不接受我军医务人员的治疗，终因伤势过重，死在雁宿岩下的山沟里。

雁宿岩歼灭战，激怒了阿部规秀，这位日军的“名将之花”，实在无法忍受如此失败的羞辱，于是亲点兵马，于 11 月 4 日，率 1000 余精兵，出动数百辆卡车，沿着迁村大佐进剿的老路，一路杀气腾腾地猛扑过来，向我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再让八路军在雁宿岩伏击，以优势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击，以挽回皇家的脸面，巩固其在察南的占领区。

聂荣臻得到这个情报后，决心让这位“老对手”再吃一点苦头。针对敌人气势汹汹而来，急于复仇的心理特点，聂荣臻重新调整了部署，确定了新的作战方针：以小部兵力在白石门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先让他们扑个空，然后大部队隐蔽起来，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断我之主力在何处，待敌被我彻底激怒，又人疲马乏，急欲同我军决战时，再派小部队从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将敌人引进至黄土岭一带。这儿地形独特，对我进行伏击十分有利。如果阿部果然如期而至的话，我军将调集 1 团、2 团、3 团、25 团和炮兵营参加最后的伏击战。另外，120 师的特务团正在神南活动，请求军委同意后，让他们即刻北上，参加这次战斗。

“打阿部一个下马威！”

“再来一个歼灭战！”

作战各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战前动员。

11 月 5 日，1000 多日军杀气腾腾地到达了白石口，曾雍雅指挥的游击支队首先接敌，他们动作飘忽，行踪不定，忽而堵壑，忽而后撤，既巧妙地缠住敌人，使敌无法摆脱，又不硬抗，使得敌人无法求战。

阿部经过思索后，决心尽快寻找主力决战，不再与八路军的小股部队纠缠。于是次日清晨，他立即按照原定路线挥师东进，直插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地域，站稳脚跟后，再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聂荣臻发现敌人的企图后，立刻敌变我变，不再对敌进行小部队骚扰，而让他们“平安”地到达黄土岭。

这时，我 1 团和 25 团，急速向寨坨、煤斗店一带集结，挡住敌人的进击；3 团、特务团从大安出动，连夜占领了黄土岭及 上庄子以南的高山；2 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人，切断敌人的退路。

7 日，黄土岭上阴雨绵绵，四面的群山被浓重的水雾笼罩着，冷风吹来，有一种侵入肌肤的湿寒。

阿部远离自己驻守的城区，身处这荒僻的山野，毕竟有一些畏惧，因此天一亮，他便命令部队立即东进，意图迅速离开这一带山岭连绵、洼谷不断

的复杂地带。中午 12 时，先头部队进至寨坨附近，其尾部离开黄土岭时，预先在这儿设伏的我五个团从西、南、北三面勇猛地合击过来，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百挺轻重机枪几乎同时喷火，子弹暴风骤雨般倾泻在敌人的头上。预先在周围山坡上布阵的炮兵营也以猛烈而准确的炮火轰击沟底密集的敌人，只见黄土岭上浓烟滚滚，火光闪闪，炮声犹如雷震，杀声响彻九天。

阿部不愧为“名将之花”，虽然身陷重围，但他依然临危不乱，兵分两路，向寨蛇和黄土岭方向实施突围。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负责上述两地防御的我 3 团、2 团和特务团的官兵们拼死顶住日军的一次次猛扑，坚守在阵地上寸步不退。

阿部见一次次海浪式冲击非但不能松动八路军的阵地，反而伤亡极其惨重，无奈之下，只好暂时退守上庄村，准备重新集结兵力，等夜暗时再行突围。

为了看清整个战场上的大势，阿部中将跳下战马，在一群高级参谋长官的陪同下，登上了庄对面一个山包，举起望远镜，对整个战场进行眺望。

出现在阿部面前的，是一副令人忧心的图画。阿部心惊地看到，只有紧随司令部的一少部分日军跑进了村庄，后面的大部兵力和车辆辎重都还在旷野里同紧追不舍的八路军进行胶着战斗。还有从其他方向上撤下来的部队全都龟缩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如果八路军再次占据了周围的制高点，从上往下猛压的话，日军恐将全部被埋葬在自己脚下的这条山谷里。

必须不借代价，抢先占领周围的制高点。

就在阿部规秀登上山包，观察战场大势的时候，正在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准备发动最后总攻的我八路军 1 团团长陈正湘，也手持望远镜对敌人的目标进行观察。突然，他在望远镜中发现在黄土岭东面一个独立山包的独立房前面，猥集着一群手持望远镜、身披黄呢大衣、腰挂指挥刀、正在向前方了望的敌人。

陈正湘稍加思索，立刻大喜，不用说，这些敌人肯定是日军中的高级指挥员。于是他走到几十米外的炮兵连阵地，对连长杨九枰说：“杨连长，来你的好菜了！”他指了指对面的山坡，又说：“快看看，对面的山包上都有些啥？”

杨连长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仔细瞄了几眼，顿时大喜过望地说：“有敌人，嗬，还都是些披黄屎呢的大官官……”

陈团长点点头，说：“下面看你的了，瞄准目标，给我往那儿轰上几炮，一定要准，最好在敌人的头顶上开花……”

杨连长立刻用望远镜里的刻度表度量了目标的高度和距离，然后向一门迫击炮下达了试射的命令。

第一发炮弹是远弹，炮弹越过敌人的头顶，在山包的上方爆炸了。一股浓黑的烟雾突然爆裂后，缓缓在空中飘散。

第二发是近弹，炮弹在那堆敌人的脚下方几十米处爆炸，飞迸的黄土把目标弄成了混沌一片。

八路军的这两炮，把那些日军高级指挥官吓了个魂飞魄散，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八路军的这一前一后两发炮弹意味着什么。经过前后两次修正后，那么再次飞来的炮弹肯定会准确地落到他们面前了。

“中将阁下，请您立即卧倒……”身边的参谋官们大声喊道。

“阿部司令官，炮弹又要飞来了，快蹲下……”

可是已经晚了。几发经过修正的炮弹呼啸飞来，那啸声是那样凄厉，那样威赫。

“轰、轰……”几发炮弹极其准确地落在阿部规秀的周围，随着一阵阵撕裂人心的残嚎，整个山包都被呛人的硝烟笼罩了。

待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日军的参谋官们从地上爬起来，才发现阿部中将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左腹部和两腿的根部，弹片几乎横穿出去。他一口接一口地大喘着粗气，伴随着每一次喘息，身上的创口都涌流出大股的冒着气泡的鲜血。

阿部脸色惨白如纸，临咽气前，他已经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用颤抖的手指，死死地握住了挂在腰际的金柄指挥刀。不管怎么说，杨九枰指挥的这一顿炮战，炸死炸伤了十几个高级指挥官。剩下的敌人群龙无首，立刻成了待宰的羔羊。

日军华北司令部得知这个消息后，为了挽救那些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士兵，立刻派出五架飞机，于 8 日晨飞往战区，空投下十多位指挥官，企图以此来稳定军心，率这支部队绝处逢生。然而，日军被困数日，屡次突围无望，早已军心大乱，再无斗志，即便是天皇降临、战神再世，也难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了。

战至 3 日下午，我军在消灭了 900 多日军的主力之后，得悉日军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地派出重兵，分五路对我进行合击时，遂主动撤离黄土岭，跃出外线，转入积极的反扫荡斗争中去。

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凋落在太行山上的消息传开以后，全军受到极大振奋。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最高指挥官。

党中央、毛主席对黄土岭作战的胜利给予了热烈祝贺，从延安致电晋察冀军区，指示对作战有功部队进行嘉奖。1940 年 1 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发布命令，嘉奖了 1 分区 1 团炮兵连，高度赞扬了该连这一历史性功绩。

“二将军”的故事

蓬莱是胶东半岛上的一座美丽城市，她不仅景色秀丽，风光宜人，还因为这里有许多英雄的传说，有许多英雄的人民。

隋唐演义中描述的罗成夜打登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不但在这里出生，还在这里屡败倭寇；清朝甲午年间的中日海战，也在这里的海面上演，只是这一次，清王朝的舰队败得很惨，几乎全军覆没。

1938 年秋，我山东抗日武装收复了蓬莱，在这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几次想对这儿进行骚扰，可是又苦于抽不出兵力，于是只好派飞机来胡炸一通，或者派军舰经常到这一带来游弋。

敌人欺侮我们没有重武器，每次来骚扰，几乎都是大摇大摆地开进海湾，然后用舰上的大炮向着岸上的民房猛烈轰击，把海滨搅得昏天黑地，人心不安。难道就这样被欺负下去吗？我抗日军民愤怒之余，在思谋着对付之策。在这儿土生土长的战士单钦慕想起来了“二将军”。

啥是“二将军”？

原来，在老北山上，还残存着古炮台的遗迹。传说在很早以前，这儿的古炮台上安放着三尊大炮，人们分别把他们叫作“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哪年哪月修造的就无从考证了。传说有一年，洋鬼子的军舰前

来侵犯，守岛的官兵只用“大将军”放了一炮，就把那艘外国兵船炸了个粉碎。

可是不知到了哪个年月，“大将军”、“三将军”都不见了，现在只有“二将军”还留在北山上。咱们老3团放哨的战士来来回回都在那里走，每回路过时都抚摩抚摩它庞大、锈蚀的身躯。

能不能用它来打日军的军舰呢？

王团长听到了战士们的议论后，便亲自登山去造访“二将军”。

“嗬，好大一门土炮哟！”大家一见到这炮，顿时都惊叹地喊起来。

瞧，这炮身足有一丈多长，炮筒脸盆粗细，团长的警卫员调皮地把脑袋伸进炮口，还能来回打转呢！你说它有多粗吧！

这时候，有人从炮台边上扒出一些生铁铸成的弹丸，每个都有海碗大小，分量很重。

王团长和几位营长商量过后，决定不管能不能用，先把它擦拭出来再说。

一听说要让“二将军”出山，全团官兵都兴奋得睡不着觉。2连的同志们连夜找来了铁皮、破布，浸上机油，把炮膛刮得干干净净，把炮身擦得黑亮黑亮。

为了让“二将军”能转动自如，能攻能守，会木匠活的战士开动脑筋，给“二将军”做了个可以左右灵活转动的木架。还在炮身旁挖了坑道，修了工事，准备一旦日军来犯，就让“二将军”显示神威了。

可是没有炮手，这是最大的难题。这么多年了，“二将军”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耸立着，到哪里去找会驾驭“二将军”的炮手呢？

有的战士耐不住性子，主动要求担负点炮的任务，可是团长觉得太冒险，一直没有同意。

一天，小单正在团部前站岗，一位白眉白须的老大爷来到门前，自称要找王团长。小单问：“大爷，你贵姓？找团长有事吗？”

老大爷爽快地说：“俺姓张，俺是为‘二将军’来的，俺想给王团长说，这炮俺能放。”

小单一听，又惊又喜，还没进门通报，就高兴地大喊起来：“好哇！来炮手唠！”

“老大爷，这炮您放过？”王团长也惊喜地问。

“你别问放过没放过，反正会放就行呗！”老大爷点着烟锅，吧嗒吧嗒地抽着。

团长一听这话心里有点凉，这老人话说得含糊，不像是放过这炮的炮手，千万不能因为冒险而把老大爷炸伤了。

“老大爷，你打鬼子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可是这炮可不是随便就能掇弄的，既然您没亲手放过，就请回吧！”

“怎么着，不用俺？”老大爷有些生气。“打日本是咱全中国老百姓的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俺爷爷早先放过这炮，他还给俺讲过装药、瞄准和放炮的方法，俺就不信，俺爷爷能放，俺就不能……”

王团长见他决心很大，又确实知道一点装药、点炮和瞄准的方法，就答应把他先留下来试试看。

王团长又从团里挑选出十几个挺机灵的战士当他的助手，和他一起研究放炮的技术，一支放炮队就正式成立了。大家都喊张大爷是“张队长”，乐得他整天笑呵呵地合不拢嘴。

从此以后，张大爷把胡子剃了，和战士们一起早起摸黑地往北山上跑，终于摸清了放炮的要领。

初冬的一天，鬼子的兵舰又气势汹汹地开来了，它们自以为八路军不能奈何它们，于是又停在了蓬莱阁东北的海面上，调转舰身，又要对岸上开炮了。

为了初战告捷，王团长也亲自来到了炮台上，参加“二将军”的首炮开打仪式。

日军的军舰开始轰击了，岸边八路军官兵目光一齐飞向炮台。“怎么咱们的‘二将军’还不‘发言’啊！”

张大爷领着大伙装满火药后，瞅着日舰，狠狠地说：“行了，狗娘养的，等着吃火药吧！这不是前清甲午年间……”

“有把握吗？”王团长在放炮前最后一次问。

“没问题，准备工作都好了，就请团长发令吧！”张大爷十分自信地说。

为了以防万一，团长还是让无关人员离开炮台。

“开炮！”王团长下达了开炮的命令。

张大爷手持火绳，点燃了引火绳。

引火绳嘶嘶地冒着黑烟，迅速地向前燃进着。

“轰隆——”随着一声震天的巨响，一大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向敌舰飞去。

可惜这一炮打得太近了，火球落进了离敌人舰艇几丈远的海水里，海面上溅起高高的浪柱。

敌舰上的日军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有的还跑到甲板上来看热闹。

“这不是前清甲午年间了……”张大爷嘴里喃喃地自语着，又将火药装满了炮膛。

第二炮又响了，这一炮打中了舰尾，弹丸中的铁砂飞迸在甲板上，火花四溅，把甲板上的敌人吓了一跳，马上大呼小叫地嘶喊着什么，拼命往船舱里钻。

敌舰再不敢逞凶了，慌忙调转舰头，一扭一扭地逃走了。

张大爷又装好了第三炮，可是不能放了，敌人已经逃远了。

岸上的人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张大爷在战士们的簇拥下，得意地摸着胡碴说：“这不是前清甲午年间，要不是他们跑得快，这第三炮准叫他们喂王八了。”

这是日本军舰在我国领海上第一次受惩罚。从此以后，日军的炮舰沿海进行骚扰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偶尔来一趟，也不敢开进港湾，只是远远地打几炮就溜走了。

可是关于“二将军”的故事，就在当地传开了，直到现在，到蓬莱观光的人，都忘不了去看一看“二将军”。

百团大战中的炮兵奇闻

1940 年 8 月 20 日 20 时整，正太铁路沿线突然枪声大作，炮震如雷，杀声撼岳，火光冲天。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我八路军向日军的“钢铁封锁线”发起了总攻，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大战自 8 月 20 日起，到 12 月 5 日止，历时 105 天，在整个战役中，我军共进行战斗 1800 多次，击毙日军 2 万多人、伪军 5000 多人，俘日军 280

多人、伪军 1.8 万多人，破坏铁路 470 多里、公路 1500 多里，摧毁桥梁车站 250 余处，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的影响是巨大的，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横扫了悲观、投降、妥协等危险情绪，扭转了国内抗战局势。

进入 1940 年，德、日、意法西斯结成的钢铁联盟达到了他们扩张的顶点，在欧洲的一系列大战中，德国军队所向披靡，横扫千军，席卷西欧和北欧，把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统统踏在脚下……

德军的空前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军的胃口，日军大本营决心“趁此良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尽一切手段使重庆政权屈服听说日军要启用百万大军，分三路向重庆进攻，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开始抬头，“战必亡”的论调又堂而皇之登上了政治论坛。

如果蒋介石屈服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同日军讲和的活，那么抗日的大业就会付诸东流。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国民的精神，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具体负责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副司令员开始酝酿在华北敌后打一个大仗，以扭转国内不利的局势。

7 月初，清障河边，129 师师部驻地。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正在同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探讨关于百团大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左权用商量的口气说：“当前国际国内的局势在加剧恶化，彭总觉得不狠狠地打一仗，挫挫日军的锐气，恐怕局势不会有大的改观。彭老总的设想是在敌人的后方，把他的肠子、胃、五脏六腑狠搅一通，疼得他嗷嗷直叫才行……”

刘伯承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赞同地笑着说：“好，我看这个设想好，可以干。”接着走到地图前继续说：“敌人的后方好像一个大囚笼，想把我们闷死在里面。瞧，这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日军就是想用这样一个囚宠，逼我们任其宰割。我们就是要推倒他的柱于，砸断他的链子，拔掉他的锁子，让他们的后方变成作战的前线……”

8 月 8 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由 129 师主力和晋察冀军区共同承担破坏正太铁路的任务。其具体部署是：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以 15 个团的兵力， 破击阳泉以东、石家庄以西的正太铁路东段。由刘、邓首长指挥的 129 师与决死队的第 1、第 3 纵队也是 15 个团，担任阳泉至榆次段破击作战任务。

踞守华北后方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为多田骏中将。正太线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全长 230 公里，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也是截断我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战区的重要封锁线。在这条铁路上，分布着天险娘子关、阳泉煤矿、井陉煤矿等重要关隘和煤炭基地，如果将这条运输线摧毁，日军的战备物资供应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8 月 20 日夜，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正太铁路如一条蜿蜒的黑蛇静卧在暗夜之中。

突然间，枪炮声大作，百团大战打响了。

右纵队的第 5、第 19 团向娘子关至乱流间的日军据点发起攻击。这里是晋、冀两省交界的要隘，又是正太铁路的咽喉地段，日军自然备有重兵。他们依托该地悬崖峭壁、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修筑了四个大地堡，周围配置

以明暗火力点。战斗打响后，我军即向日军展开强攻。日军也利用密集火力拼命抵抗。向娘子关攻击的部队前仆后继，云梯被打断了，就搭人梯上。但毕竟由于日军火力太猛，我部伤亡太大。正在此时，我炮兵连将火炮直接推到前沿，在距敌 200 米处进行瞄准射击，结果炮炮命中敌堡，为进攻部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冲杀，我第 5 团的抗日勇士终于夺取了敌人的地堡群，攻上了娘子关头。黎明时分，娘子关日军大部被我歼灭，八路军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被日寇盘踞三年之久的天险娘子 21 日，多田骏得知娘子关失守的消息后，大为震惊，急忙抽调大批增援部队直扑娘子关，欲与我夺关将士进行生死决战。而我 5 团官兵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遵照上级命令，在破坏了敌人的大批堡垒后，主动撤离。当大批日军到达娘子关时，早已是人去关空，只有一堆化为废墟的破砖烂瓦。

桑掌桥，是正太铁路上最长的大桥，全长 300 多米，全是钢铁焊接而成，一旦将此桥摧毁，正太铁路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不能使用。摧毁大桥的任务交给了新 10 旅。

战斗打响后，10 旅官兵多次向大桥发起冲锋，可是由于守桥日军占据了交通要隘，而且在主要通道上都修筑了坚固的碉堡，所以尽管我军攻势勇猛，但始终未能接近大桥。

根据这个情况，旅首长决定把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支援他们的 9 连从后面的炮阵地上拉过来。

9 连配有两门平射炮和两门山炮。接到命令后，全连官兵肩拉背拖，把四门炮拉到距大桥仅 100 多米的地方，进行抵近射击。

固守在地堡里的日军一看有钢甲护板的大口径火炮被人缓缓从后面推了上来，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他们，马上知道，八路军要进行直瞄射击了，在这么近的距离上，装有瞄准镜的火炮肯定是弹无虚发的。顿时，地堡里的敌人炸了营，炮弹还没有发射，日军已经哇哇怪叫着从地堡里不顾死活地往外跑。

“轰！”首先发言的是一门平射炮，没想到距离太近了，炮弹的力量也太大了，弹丸穿过地堡，不知在何处爆炸，地堡上只留 下一个透明窟窿。

炮兵连的同志们马上换上了瞬发引信，又放了一炮。

这一炮立刻大显威风，把一个钢筋混凝土浇铸的地堡掀了个底朝天。

接着两门架腿式山炮也发言了。四门炮连续发射炮弹 12 发，发发命中敌人目标，桥头上的几个大地堡原来似乎不怕打，不怕炸，坚如钢铁，现在倾刻之间便变成了一堆废墟，有的被炮弹开了膛，有的被剖了腹，还有的被削了顶，我步兵官兵毫发无损地冲上去，很快便占领了整座大桥。

接着工兵兄弟就将一箱箱炸药垒在一起，置放在大桥的关键部位，按好雷管，装好引爆装置。

“轰！轰！轰……”接连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桑掌大铁桥便嘎嘎惨叫着倒塌了下去。

8 月 21 日，冀中军区的一个炮兵连，配属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三个团攻击并陉矿区的风山矿。

这儿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不但支撑着华北日军的军甲，部分还要运往日本，因此，日军对这儿的防守也十分严密，派了一个大队在这儿驻防。

很显然，日军对八路军的这次大规模突然行动缺乏准备，他们万万没有

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会如此之大，活动范围会如此之广，打击程度会如此之剧。

守矿的大队虽然利用工事和碉堡坚守不出，但是一个大队千余人的日军，在八路军三个团的攻击下，干脆放弃了保矿的任务，只能临时先保自己的小命了。

看到日军龟缩在几个坚固的城堡内，易守难攻。如强行攻击，势必要加大伤亡，于是便把解决战斗的任务交给了炮兵连。

炮连连长仔细观察了敌情后，确定攻击的重点为敌人的碉堡、半山腰间的弹药库和建在山顶的鬼子观察站，随后对各门炮的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上午 10 时，十多门大小火炮同时开炮，准确地把预定目标都一一摧毁，尤其是日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引发了一连串的大爆炸，整个矿区如雷轰鸣，长时间爆炸声不断。最后，守矿山的日军大队全部被我歼灭。

历时 20 天的百团大破袭，至 9 月 10 日胜利结束。这一阶段的作战使日寇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陷入瘫痪，正太线尤为严重。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华北军民的士气，在全国也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了乘胜扩大战果，9 月 16 日，八路军总部不失时机地发出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提出新的任务：“ 继续破坏日寇交通，克服深入我根据地之某些据点，破坏涞灵公路，破坏宁武至轩岗的铁路，收复榆社、辽县二县。 ”

9 月 23 日 23 时,129 师 386 旅在陈赓旅长的率领下,向榆社城发起强攻。总部炮兵团 8 连配合了这次行动。

总攻时间定在 24 日下午 5 时。陈旅长总攻号令一下，我炮兵首发炮弹飞出炮膛，带着愤怒的呼啸砸向敌阵，准确地命中敌人的母堡。接着群炮怒放，发发炮弹都落在敌人的头上，炸得敌人抱头鼠窜。在攻坚战中，炮兵显示出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巨大威力。

战斗于当晚 8 时结束。这一仗不但收复了榆社县城，还消灭了日军一个加强中队，缴获了 3 门山腿式山炮。

9 月 26 日，在进攻日军重镇管头时，出现了一些麻烦。由于日军在这儿经营的时间较长，所以工事特别坚固，普通迫击炮弹落到混凝土工事上，只能四下开花，日军的工事却安然无损。

怎么办？步兵眼巴巴地瞅着炮兵老大哥，不能再让步兵兄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迎击敌人的子弹，用珍贵的生命去铺设胜利之路了。

可是，间瞄射击，直瞄射击，什么样的方法都用过了，敌人的碉堡依然安然无恙，这可怎么办呢？

正在前线作阵指挥的炮兵团迫击炮主任赵章成对此伤透了脑筋。

一提起赵章成的大名，人们马上就会想起大渡河边的那三发神弹，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如今，当年的赵连长已经成长为八路军的炮兵专家，不但成为优秀指挥官，还成为我军科技攻关的行家里手哩！

在前线观察的几个侦察兵相互议论说：“ 别看鬼子的火力挺猛，那是他们有乌龟壳子护身，如果把他们从碉堡里赶出来，他们立刻就成了龟孙子，根本不抗打……

战士们的议论使赵章成灵机一动，对，只要想法子把鬼子队地堡里赶出来就行。他想到以前在家乡，大人炒辣椒面时，呛得人眼泪直流，捂着鼻子到处躲。对，就用辣椒面对付这些小鬼子！

于是，在赵章成的指挥下，战士们将一些辣椒面分别装进 20 发迫击炮弹之中，安装完毕后，赵章成亲自操作一门迫击炮，指挥另外三门炮同时开火，

以准确的射击精度，将这几发炮弹都送到了敌人碉堡的头顶或身边。

炮弹爆炸后，虽然没有当即对敌人造成大的杀伤，可是随着风的飘动，一股股辛辣的气味从射孔。门缝钻进了碉堡中。

敌人闻到这股气味后，不停地流眼泪。打喷嚏，连话都说不出来。突然不知哪一个鬼子喊：“糟了，这是八路的毒气弹……”

一听说八路军放毒气弹了，碉堡里的电子立刻炸了窝，不顾死活地打开碉堡门，你挤我搡地往外跑。

步兵兄弟们一看乐了，立刻展开了射击竞赛，将弃堡而出的日军全部消灭，我军趁势攻取了管子，还缴获了一门 92 式步兵炮。

八路军连续两个阶段的破击战。攻坚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发展之迅猛，都是抗战以来所从未有过的，这大大超出了侵华日军的意料，他们连连惊呼：“对华北的八路军应有再认识。”为了稳定局势，巩固华北后方，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他们又从华北各地拼凑了 5 万多日军，从 10 月 19 日起，开始对我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百团大战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10 月 19 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反扫荡命令，要求华北“我党政军民密切配合，深入战争动员，领导群众空室清野，作好反扫荡的一切准备。”还要求各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歼灭敌人一路至两路，给进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粉碎敌人的大扫荡。”

遵照总部命令，各路人马把疲劳抛到脑后，立刻抖擞精神，与前来扫荡的各路日军厮杀起来。

10 月 26 日，日军一个大队 500 多人，在岗崎大队长的率领下，向关家恼地区进犯。129 师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伯承立刻命令 385 旅和 3S6 旅。新编第 10 旅及决死第 1 纵队向关家恼地区疾进。29 日夜，将岗崎大队包围于关家恼地区。岗崎见四面被围，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边向上司拼命要求支援，一面赶修工事，准备就地坚守，等待援兵。

30 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员也率领总部炮兵团第 3 营赶赴前线，亲临指挥。

炮兵营在距关家恼东南 1000 米处占领阵地。总攻发起后，炮兵团根据彭总命令，集中火力对敌前沿阵地进行轰击，清除了日军在前沿表面阵地设置的地雷。铁丝网。木桩等障碍物，为步兵的冲击开辟了通路。

在这一战中，我军神炮手赵章成又大显神威，他指挥迫击炮群以每分钟 20 发炮弹的速度进行射击，发射的炮火格外猛烈，把敌人的炮火完全压制了下去。

129 师的攻击部队以勇猛迅速的动作突破了日军的前沿防线，杀进了日军的核心阵地，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战至 31 日拂晓，日军全部被歼，岗崎大队长也破乱弹击中，一命呜呼。

在保卫黄烟洞的战斗中，我军炮兵又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黄烟洞是我八路军的兵工厂所在地，我军平时所需的大量子弹。手榴弹、乃至迫击炮弹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因此，这里成为日军扫荡的重要军事目标。

为了保卫黄烟洞，加强这儿的守备力量，彭总将迫击炮教导队的一个连配属在这里。

谁知扫荡的敌人不仅十分凶惨，而且数量极多，两军在左会山一带发生了酷烈的激战。日军在我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伤亡惨重；可是他们一拨倒下，一拨又嗷嗷叫着杀上山来。

终于，我迫击炮连射出了最后一颗炮弹，然后端起刺刀，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激战三日，日军终因伤亡太多而败下山去，但我军的损失也异常严重。特别是迫击炮连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连指导员朱秉彝也在此战中阵亡。

1941 年 1 月 6 日，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扫荡的日军兵力减弱，粮弹接济困难，日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防止各路被我分而歼之，不得不开始总撤退。

我八路军健儿趁势展开追杀。我第二纵第 5、第 6 团，在石沙庄伏击败退的日军又获大捷，共歼日军大佐官兵以下 300 余人，为百团大战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八章

粟裕诱敌天目山，神炮“小老虎”威震敌腥；新四军组建船上炮兵队；粟裕下死命令：“宁可牺牲一个连，也不能丢失一闪炮！”

粟裕回马三枪破敌胆

1945 年 5 月，侵华日军苟延残喘，缩短防线，集中退守沿海地区，同时诱使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向我军发起进攻。

蒋介石知道，抗日战争的结束，即是国共两党新一轮纷争的开始。因此，在日军威胁减弱的情况下，如何束缚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便成了蒋介石的唯一心事。

在重庆的军事大本营里，蒋介石面对看作战地图，苦思冥想了几天，他把打击共产党武装的主要目标，放在了正在江浙天目山一带活动的新四军身上。

5 月中旬，国民党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接到了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对天目山之共匪，应迅速剿灭，尔等可集中必胜兵力，统一指挥，断其后路，一鼓歼之”的密令。

顾祝同原本就是新四军的老冤家，当年皖南事变，新四军惨遭失败时，担任围剿总司令的就是他。

接到蒋介石密令后,顾立刻将精于谋算的 25 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从福建调来，接替陶广任前敌总指挥，纠集兵力 14 个师，15 万兵马，分三路对天目山地区坚持抗战的新四军进行围剿。

由于前两次围剿都遭到重创，所以这一回他们接受了历次惨败的教训，不敢分兵，不敢突出，不敢长驱直入，而是采取了步步为营，齐头并进的战术，一步步地缩小包围圈，最后迫使我军同其决战。

于是天目山区风云突变，我新四军苏浙军区的指战员们面临着四面受攻的危险境地，形势十分严峻。

担任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职务的是战将粟裕。此刻，粟裕好像同往常一样，每天处理完军务，便到房前的菜地劳动，锄草。翻地。敲坷垃，遇到老农就在田间地头和他们拉家常，谈农时，说笑话，使人丝毫觉察不出新四军面临大敌压境的局势。

但到了晚上，粟司令员散步的时间缩短了，看地图的时间却越来越长，神情也更为专注。他时而走到军用地图前，仔细圈划着什么地方，那儿或许是一个不出名的山包，一个人所难知的小村，或者是一条小河，一条羊肠小径。时而他会坐在木凳上，久久地凝望着地图，好像回忆起了什么往事。人们都知道，天目山区原来就是一个古战场。南宋时，赵家王朝的军队曾在这儿同金兵鏖战，太平天国的大军曾在这儿惨败。再往近些说，这儿还是当年方志敏蒙难。红 10 军团几乎全军覆没的地方。

5 月下旬，敌人的兵力纠集妥当，遂向我苏浙解放区发动了进攻。李觉先以一个师在富春江以北地区，切断天目山与金萧地区的联系，另以一个师向孝丰地区进扰，其他部队则分别在宁潜、宁国东南集结，杭嘉湖地区的顽军亦向莫于山地区迫近。

粟裕及时洞悉了敌人的作战企图，为了打乱顽军的部署，控制富春江两

岸的广大地区，确保浙东与浙西的联系，他决定乘顽军立足未稳，争取主动，予以反击。

5 月 29 日晚，第 1、第 7、第 10 三个支队，兵分三路向新登方向运动。部队连续突破顽军第 79 师在大岭。永昌、松溪、方家井一线的防御，于 6 月 1 日进抵新登城下。

顽军第 79 师自从龙游调防新登以来，为了守注这座老城，进行了苦心经营。他们强派大批民工砍光了周围的树木，修筑了一个一个碉堡，古老的城墙外布满了大量地雷，护城河里也置了许多鹿砦和木障。

谁知 79 师的守备实在不堪一击，经过一昼夜厮杀，特别是我 1 支队的炮兵犹如神助，弹无虚发，炮炮命中敌堡，弹弹迸飞血肉，很快就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我步兵健儿英勇冲杀，浴血奋战，战至 2 日上午，新登全城即被我攻克，随即又和兄弟部队配合，打退了敌人的八次反扑。蒋介石的精锐国际纵队 6000 余人，全部是英式装备，由英国教官训练，这次前来增援，结果也碰了个头破血流，惨败而归。

这一仗，取得了歼灭顽军 2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新登城外的 300 多个碉堡也被我全部焚毁。

6 月 4 日黄昏，粟裕司令员来到了新登，听取了 1 支队政委陈再道的战况汇报后，非常高兴，热情地赞扬说：“ 这一仗打得好，把蒋介石顽军的威风打下去了！ ”

国民党剿匪前线司令官李觉见新登城被我攻占，立刻纠集大军，向新登城杀来，企图在新登同我决战。粟裕审时度势，决定放弃新登，避开敌人的锋芒，再次等待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

6 月 8 日，我 1 支队撤出新登。随后又撤离临安。

此时正是梅雨时节，天空灰暗，阴雨连绵，山路泥径上到处是杂乱的脚印，破军衣。军帽，打了补丁的米袋子。烂鞋子扔得遍地都是。

新登战役后，新四军不但没再扩大战果，反而把辛辛苦苦攻占的几座城市又拱手让了出去，不少官兵心里觉得堵气，一边行军，一边发牢骚。

他们不知道，这正是粟裕的又一着妙棋。他又设下了一个陷阱，让李觉往里面跳。

按照常规，双方阵亡的将领在对阵时一般都保密。但新四军却与众不同，许多战士抬着在打新登时牺牲的支队长刘别生的大红棺材满街乱转，还派出后勤人员四处高价套购粮食，一派军心混乱，粮弹匮乏的样子。

这些情报，从不同途径，雪片般飞到了顽军前线总指挥李觉的办公桌上。

然而李觉看了那些自我吹嘘的战报后，依然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再三告诫属下：“ 共军一向狡猾，惯于诱敌深入，不要受骗上当，如今共匪隐身丛林深谷之中，极易埋伏，务必慎密搜索前进，勿要贪功冒入…… ”

顽军这一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使得粟裕设下的陷阱无法奏效。此时，随时准备与我军决战的顽军有 6 万多人，而我只有两万多疲惫之师，况且粮草筹措极为困难，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对我十分不利。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时间休整部队，经慎重考虑后，粟裕决定暂时放弃天目山，向孝丰地区撤退。同时，在撤退时大造声势，看能否诱敌来追，以便趁势杀一个回马枪。

6 月 13 日起，我军原建在天目山区的军诫厂、被服厂、医疗队。仓库和其他后方机关陆续撤退，分赴苏南。皖南。浙西等敌后区。沿途之上，他们

遵照军区的部署，废物乱丢，雇工搬运，车拉马驮，摆出一副战略撤退的样子。

这一回，李觉有些动心了。因为共军的后方机关露脸了。须知后勤工厂搬迁是十分复杂且困难的事情，行动起来也不像野战部队那样迅捷。因此这一回定下决心，准备放胆追过去剿杀了。

谁知李觉的命令还未下达,担任左翼进攻的顽 52 师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为建头功，提前行动，抢先杀了过去。

6 月 18 日，我侦察部队捉到敌人一个排长，粟裕从俘虏口中获悉，敌 52 师已经不再步步为营，脱离了原来相互依赖，稳步向前的队形，独自突到了前方。

粟裕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必须紧紧抓住。他马上命令第 2、第 3、第 7、第 9、第 10 等六个支队，回过头来，将顽 52 师团团包围起来。

粟裕的决心下走后，参谋部的同志却犹豫起来。须知从天目山区撤退的计划是已经报党中央和华中局批准了的，现在又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开始进攻，不先向中央报告，能行吗？况且部队此时粮弹奇缺，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粟司令员是要负责任的。

粟裕看出了大家的顾虑，便笑着说：“ 你们不要替我担心，放心地下达命令，认真组织好战斗就行了，只要仗打得好，我就不会犯错误…… ”

19 日夜，我军对顽 52 师发起了突然攻击。开始，敌军还认为是小股零星部队。可是当密集的炮火海啸般在他们的阵地上爆炸时，此起彼伏的枪声。杀声如滚涛般涌动时，他们才知道是新四军的主力杀过来了，他们已经陷入了重围。

粟裕的这一回马枪杀得如此有力，以至于顽 52 师被全歼后，李觉居然丝毫不知。在他的幻觉中，新四军经过新登战役后，已经粮尽弹绝，穷于奔逃，与 52 师接火后，战斗肯定会呈现胶着状态，这正是集中兵力，迅速收缩大网，向着 52 师防地实施包围的大好时机。于是立刻给各路兵马发电：“ 共匪主力已经被 52 师缠住，望各部放胆行动，努力奋进，尽最大努力，以竟全功。 ”

各路顽军接密令后，急速挺进，殊不知此时不但 52 师已经全军覆没，连其 33 旅亦被我重创。

本来，粟裕作战强调军队要“ 打得，跑得。饿得 ”，现在疲惫的部队得到了 52 师粮弹的补充，士气更加高涨。于是粟裕再次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杀出了第二个回马枪：除留一个支队打扫战场，清除残余的顽军外，其余各支队挥戈东进,将担任右翼攻击的顽 79 师和突击总队在孝丰城边团团围住。

这时，敌有翼集团总兵力有 1.2 万余人，以我两万的兵力去吞吃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按照一般的作战规律，当然应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可是顽军白天伸展纵横 30 里,晚上却收缩在一个方圆仅 3 里地的一个狭小圈子里，很难实施分割作战。

粟裕亲临前线，详细察看地形后，决定打破常规，充分利用其晚间害怕被我分割而龟缩一团的弱点，实行集中围歼。

23 日晚 8 时，我六个支队的所有炮兵对龟缩的敌人开始实施密集的炮火轰炸，当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敌人的工事掩体，把敌人赶得四处乱窜时，我各步兵团开始了勇猛的冲击。霎时，孝丰城外杀声蔽野，枪声炮声震撼大地。由于敌人过于密集，每一发炮弹迸裂，都会有十多个敌人非死即伤。

敌人在我军密集的炮火面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只能蜷缩在掩体里，等待交械投降。

至 24 日晨，敌人被我压迫在孝丰东南之草明山、白水湾、港口等狭小的山谷内，除少部残敌狼狈脱逃外，其余均被我歼灭。

第三次反伪顽战役胜利结束。风景秀丽的天目山，作为历史的见证，亲眼目睹了这场大战的始未。

从两门上炮到神炮“小老虎”

在敌后的抗日战争中，正规部队装备的大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野炮和山炮，而游击队打鬼子据点时用的炮，则大多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土炮，有时连土炮也没有。这里还有一段土炮变神炮的故事呢！

枪声啪啪响，子弹啾啾地打在厚厚的炮楼上，只是掀起一团团尘土，炮楼却若无其事地屹立在那里。

两个伪军抱着大枪，像疯狗一样在岗楼上跳来跳去，嘲弄地对着炮楼下的游击队喊：“喂，小八子，快把你们那几条破步枪收起来吧，这炮楼墙厚着呢，你们拱不动，等我们打出去，阎王老子可等着呐！啊……”

未等喊完，炮楼里传出一阵得意忘形的狂笑声。

副大队长沈竹修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说：“炮，要是有炮就好了……”

翻开古往今来的战争史册，人们便会发现，战争的形式从冷兵器过渡到火器后，火炮便一直占据着战争主宰的位置。

“大队长，有炮，兴隆庄有两门土炮！”一位当地入伍的战士瞪大眼睛说。

一听说有炮，大伙立刻来了情绪。也难怪，打了两天，就这么一个孤零零的炮楼子，硬是攻不下来，大伙谁心里不急。

政委王凤山带着几个民兵，飞快跑到兴隆庄。果然，在地主家门口，看见了两尊黑乎乎的土炮筒，有小水桶粗，两米多长，外边生了锈，既没炮架，也没轮子。大伙看到它，心里有些犯嘀咕：就这两根生铁筒，能放炮打鬼子？

不管它，反正有比没有强。王政委同炮主人交涉了一番后，几个民兵用绳子一套，几根扁担一扛，将这两个黑家伙拾到了小当乡乡公所。

谢乡长喊来两个木匠，连夜做了两个炮架，然后将黑黑的炮筒架上去。嘿，还蛮像那么回事，挺威风的。

当夜，有人擦炮筒，有人收集火药。铁砂，天快亮的时候。不知谁又牵了头大黄牛来，往炮车上一套，鞭子一甩，炮车便吱吱咕咕地拉到了岔庙据点前。

包围炮楼子的民兵们一看大家伙真的来了，情绪像火一样噌地燃烧起来，他们也不知这炮能不能管用，扯开喉咙，对着炮楼子大喊起来：

“喂，炮楼上的听着，我们攻城的大家伙来了，快投降吧，快点投降，还能留一条小命，如果还不投降，我们就不客气了，到时候这大炮一响，炮楼子上了天，想投降也来不及了……”

炮楼上沉默了一阵，那个像疯狗一样跳来蹦去的伪军又出现了，嘻皮笑脸地说：“哈哈，小八子，有大家伙了，不会说梦话吧，行啊，快放两炮给大爷听听，让大爷也开开眼……”

炮楼上的鬼子和伪军们看不到我们的牛拉炮车，还以为我们是空口吹大

牛哩！如果他们看见我们的炮车，那一定会更乐。谁会相信这两根黑乎乎的疙瘩筒能放出响声来呢！

民兵马季伦跑到炮车前，说：“这些狗日的不投降，就让他们吃点苦头，装药……”等装好了药，马季伦对大伙说，“好了，你们都散开，我来点火！”

马季伦开始摆动着炮车，仔细地瞄准，然后用火绳引着药捻，对着炮楼上大声喊：“龟。龟……龟孙子，尝一口俺这大铁炮吧！”

话音未落，只见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好似平地起了个炸雷，震得大伙耳朵嗡嗡直响，眼前黑烟滚滚。

等烟雾消散了，大伙才发现，对面那高高的炮楼子被轰掉了一个角。

这一炮给大伙增加了信心，马季伦便连着放了四炮，这四炮都结结实实地砸在炮楼上，炮楼上的机枪哑了，鬼子和伪军被压死炸死大半，剩下几个受了伤的，嗷嗷哭叫着当了俘虏。

从此以后，小当乡民兵大队的威名就在这一带传开了。谁都知道，这个大队里有两门大炮，攻个炮楼子啥的根本不费劲。

当然，民兵大队的壮大不仅仅是靠几门土炮，还有新四军的帮助和支持。比如沈竹修就是主力部队派来的，他在部队里原来是排长，战斗经验丰富，点子也多，枪法更是没说的，那真是百步灭灯，还是飞毛腿，跑起来一阵风，大家都送他外号“火车头”。

不久，民兵大队又在汤沟搞到一门土炮，这家伙比前两尊都大，炮身足有一丈多长，炮筒底那一节，比挑水甲的大水桶还要粗。有了三尊土炮，民兵大队也跟着改名叫土炮大队，附近十里八乡的队伍只要打炮楼，给他们说一声，他门就会把大炮拉上去，轰轰几炮，就能把炮楼子连底端掉。

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委龙光英同志是从新四军 10 旅下来的老红军,文武双全。他对土炮大队的成长特别关心，常常队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专门给大队的民兵上课，讲军事知识，讲党的政策。他常说：“一个革命战士不懂得党的政策，连个半吊子也算不上。”他在军事上也很内行，指示大队不能满足于土炮土办法，要想办法把土炮改造成性能好。威力大的大炮，让它们在战斗中发挥更大的威力。

根据县委龙书记的指示，民兵大队决定改装大炮，自造炮弹。

别看马季伦老实巴脚，可他的计谋还真不少，听说要改装大炮，便建议去请金胖子，他说：“金胖子懂，有手艺……”

金胖于是个铜匠，在当地造枪造炮有些名气，不论啥样的难活他都能做。他家庄伪化区，本人在沈小街子据点干活，摸清情况后，大家决定去争取他。

第二天一早，沈队长就派人到他家去接头，看到金家的日子过得很苦，他母亲和老婆都想搬到根据地来住，图个安宁。民兵们就趁此机会帮他们搬了家，给他们安置了住处，还经常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也向他们灌输一些革命道理。有一回金大娘病重，民兵派了专人去照顾，金胖子回家探望时，沈队长又请他吃饭，劝他留下。在母亲和妻子的劝说下，金胖于终于答应为民兵大队工作了。

他认识本行的许多铜匠，一招呼，来了七八个，沈队长为他们腾出房子，还建了个土工厂。每天，他们在工厂里比铜铸铁。打铁锻钢。村子里终日叮叮当当响成一片，严然像一座小兵工厂。

时间不久，他们就造出了第一批土炮用的炮弹，这种炮弹前漆红，后漆绿，试了几炮，果然威力很大，和大炮弹差不多、可携带方便多了。

与此同时，赵木匠又进一步改装了炮车，给大炮套上了红布炮衣，显得十分神气。大队一出发，嗬，队旗在前，八九条大牛拉着炮车，沿途的老百姓都争着观看，惊讶地说，“乖乖，了不得，新四军连这么大的炮都有了。”

在沈修竹同志的带领下，大家日夜苦练操炮本须，接连不断地攻克碉堡岗楼，把日伪军打得魂飞魄散。

胜利也鼓舞了全大队的士气，大家纷纷要求去配合主力部队打大仗。龙政委高兴地说：“好啊，你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等着吧，有任务会叫你的。”

一天，大队的同志们正在王集地区埋雷设伏，龙政委来了急信，让土炮大队连夜出动，支援主力部队攻打刊山北赵圩子。大家一听，都蹦起高来，太好了，要和主力部队一块打仗了。

大队连夜出发，到达赵圩子的时候，正是早晨，在这儿打仗的是新四军第 7 旅第 20 团。他们早就在路边等着了，一见民兵的大炮，就七手八脚帮着推进早已设置好的阵地。

马季伦和其他民兵炮手站在炮阵地上，顺着主力部队领导介绍的方向看去，只见正前方就是鬼子的炮楼，心里早就憋着的那股想在大部队面前露一手的情绪，一下子便显露在脸上。大家立即动手，准备投入战斗。只见马季伦用一块三角尖木头在眼前比量了几下，调整了炮口，便点上了火，这一炮打出去，如同长了眼睛一样，炮弹不偏不倚，正从炮楼子的炮眼里钻了进去，把岗楼子爆了个满膛花。

里面的敌人被这天雷劈顶般的一炮给作昏了，等新四军冲上去缴枪时，他们有的还摇摇晃晃地没醒呢！

“好样的，真不赖，不愧是神炮小老虎！”20 团政委夸赞说。

就从这天起，人们下再叫他们土炮队，而叫他们神炮“小老虎”了。

战斗结束后，20 团的政委当场给了土炮队嘉奖，还奖给马季伦一件新四军的棉军衣，喜得他当场就穿到身上，拍拍打打地合不拢嘴，好像路也不会走了，一边摇晃，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是半个新四军的兵了……”

中午，部队杀了猪，做了香喷喷的大米饭慰劳土炮大队，从此后，他们经常配合主力部队攻城拔寨，最后还帮助主力部队攻下过淮阴城呢！

海防船上的山炮连

1941 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处于极其艰难的时期。为保护炮兵连的安全，10 月，1 师决定将山炮连和师后勤机关一起搬上海防船，躲避敌人的突然袭击，也便于我军的机动作战，同时，不至于将这几门宝贵的山炮丢给敌人。

从此，炮兵连便随船在海上生活和训练，多次参加了海防斗争。

1942 年 2 月的一天，我 1 师海防船正在海上进行训练，突然发现远处有几个黑点向船队悄悄迫近。

原来，这是海匪陆兆林的船队，他们听说海上有一支新四军的后勤船队到处游动，其成员主要是机关干部，没什么战斗力，因此想来捞个便宜。

我后勤机关首长汪主任从望远镜中发现敌人后，马上命令船队作好战斗准备，同时，让山炮连装弹上膛，准备用山炮还击敌人。

陆兆林原本是海上一伙打家劫舍的海匪，见日本鬼子兵强势大，便投靠

了日本人。

船队越来越近，陆兆林看看已进入射程之内，便指挥船上的小炮向新四军的船队发了几炮，想先抖抖威风，这几炮虽然没有命中目标，但掀起的水浪有十多米高。如同他原来预想的那样，新四军的船队静悄悄的，没有还击。

“哈哈，一定是被我们的船队和大炮吓傻了。”陆兆林指挥船队迅速向新四军的船队靠近，还隔着老远，就让喽罗们扯起喉咙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没有退路了，想活命就赶紧投降！”

汪主任低声对炮连胡连长说：“老胡，准备好了没有？”

胡连长报告说：“山炮连一切准备完毕，就等开炮揍这二鬼子了。”

“好，注意，瞄准目标，开炮！”

随着汪主任的一声号令，山炮连的四门山炮分别向四个目标 同时开炮，在巨大的爆炸声中，有三条船冒起了黑烟，歪歪斜斜地向海里沉去。

陆兆林一见这阵势，头上顿时冒出了冷汗，几条船上的弟兄 们正在声嘶力竭地喊着救命，如不救助，他们就要掉进大海喂鱼虾了，可要救他们，这仗也就没法打了，新四军便会乘虚而入发起攻击。他一咬牙，决定今天来个鱼死网破。他命令剩下的六条船全力向新四军的船队轰击，不消灭山炮连决不撤兵。

顿时，一场残酷的炮战在海面上开演了。

胡连长他们自从从陆地撤上海船后，三个多月还没有打过一 回仗，心里发痒，这回好不容易捞到实战的对象，全连上下勇气倍增，大家相互鼓励着，向敌人的船队射出一发发炮弹。

两个回合之后，又有两条匪船被击伤，像死鱼一样漂浮在水 面上。陆兆林一看情形不好，顾不得救护那些落水的喽罗，发一 声喊，立刻争先恐后地四散逃离了。

现在真成了海上打活靶练习了，山炮连的同志们瞄准敌人的 船只，射出一发发致命的炮弹，在最后就要跑出射程的时刻，又 有一艘敌船中弹，轰然一声被炸得粉碎。

战斗结束后，船队虽然也有损伤，但并不严重，大家高高兴 兴地将缴获的战利品拖上岸来。

事后，粟裕师长知道这件事后，专门来到海防船队，接见了 全体山炮连的同志们，详细询问了海战的情况，高兴地说：“你 们山炮连是我们师的精血，不要看现在把你们放到船上，过着悠 闲自在的日子，这是保存实力，把你们放到大反攻的时候用。山炮是我们的命根子，就是牺牲一个步兵连，也要保注山炮。我要你们在这段时间里，给我训练出上百名神炮手，今天我们只有四门炮，可到了明天，我们就会有上百门，上千门大炮……”

粟师长的话使得大家信心倍增，热血沸腾，大家决心苦练杀敌本领，人人都当神炮手。

没过多久，果然炮连迎来了第一批新学员，他们之中有 20 多名是抗大九分校调来的知识青年，还有 30 多名是从正规连队调来的正副班长，炮手们全部享受干部学员待遇，可见粟师长是多么看重炮兵。

不久，山炮连又转移到苏北新四军第 3 师师部所在地进行学习和训练，为此后的炮兵建立训练出一大批合格的炮手和基层指挥员。

1941 年 1 月 7 日，我八路军在侯集与郓城中间的潘溪渡，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了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

这场伏击战，是杨勇司令员亲自指挥的，参战的是第 7 团。

这一仗打得漂亮，结束得利落，在缴获的许多战利品中，特别让人高兴的是有一门步兵炮。虽然这家伙已经老得大去了烤蓝，可那时候有这么一个重武器，应该说是件大喜事。

八路军对缴到这门重炮虽然极为看重，可随同这门炮参战的只有当时缴获的 6 发炮弹，这些炮弹一旦打光，这个大家伙便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这年冬天，杨勇司令员便把试制步兵炮弹的任务交给了第 8 军分区修械所和炸弹厂。

当时，这个兵工厂一无机器，二无原料，三无科技人才。仅有的几十个工人，只能修修破枪，造些手榴弹什么的，步兵炮的炮弹是什么样，有多大，多长，许多人连见都没见过。可大家听说前线需要，情绪特别高，他们说：“什么东西都是人造的，过去咱们手榴弹也不会造，现在不是个个开花吗？”

一些老工人认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的说：“造炮弹和造手榴弹是两码事，就算能按样子造出炮弹，打得出去打不出去是一回个，能不能炸响又是另一回事。”

正在这时候，军分区政委曾思玉来到兵工厂，带来了军区首长的指示：“一定要把炮弹造出来！”他还一再鼓励大家说：“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这是我们的老传统，只要大家想办法，困难吓不倒人，人一定能征服困难，你们不但要有勇气造炮弹，还要有勇气造大炮！”

曾政委一番话，把大家的心劲又鼓动起来。于是后勤处党支部研究决定：炸弹厂继续生产手榴弹，修械所全力投入炮弹的研制，等到技术问题解决后，炸弹厂再投入生产。

艰苦的试验开始了。炮弹壳无法铸造，只能用旧的，弹头用破轧花机上的灰生铁回炉，信管里的雷汞，从废炮弹信管里挖取就这样经过一次次试验，一点点摸索，突破了层层难关，最后终于研制出了三发炮弹。

人们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新炮弹的试发射。通信员送来上级命令：到李庄去试炮。第二天一大早，程重远，赵连城等几名技术工人，抱着那三发炮弹，到达了指定地点，只见曾思玉政委和龙世兴团长已经到了，潘溪渡战斗中缴获的那门 92 式步兵炮，也虎虎实实地蹲在那里。

这家伙浑身乌黑，两个轱辘托着炮筒，实在挺威风的。程重远和赵连城爱惜地上下抚摩着，心里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造出这家伙呀！

曾政委笑着说：“你们不简单，终于还是把炮弹试制出来了，怎么样，试试看吧！”

试射开始了，目标是对面山坡上的一座小破庙。

大伙作好一切射击准备后，由程重远将炮弹装进炮筒，只听“嗵”地一声，炮弹飞了出去。

阳光下，几十双眼睛细眯着，寻找着炮弹飞行的轨迹。

等了半天，四野寂静一片，只有寒风扫过平原，卷起一阵阵尘土。没有爆炸声，程重远的心凉了半截。

赵连城接着装上了第二发炮弹，仍然没有回音。

最后一发又放出去了，原野里还是一片沉寂。人们都紧绷着脸，面面相

觇。

问题在哪里呢？大家跑过去，将弹头从深土里扒出来。

龙团长说：“ 老程，把它卸开看看吧？ ”

程重远和赵连城让大家闪开，然后将引信管卸开来。经仔细研究，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原来是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弹簧太软，弹头落地后没有引爆炸药。

情况弄清后，曾思玉和蔼地说：“ 找到毛病就好办了，你们再辛苦一番，马上改进，不管怎么说，你们已经走出第一步了嘛，别泄气，你们一定会走出第二步。第三步的…… ”

老程和老赵感动地点了点头。

“ 几天能改得好？ ”曾政委又问。

“ 三天，我们立下军令状，三天一定改装完毕！ ”老程和老赵很有把握地回答。

曾思玉笑着说：“ 这是科学，军令状不必立，但要抓紧，前线等着炮弹用哩！ ”

不到三天，改装任务完成了，还是那个试验场，还是那个射击目标，程重远心情激动地装上炮弹，炮弹呼地飞出了炮膛，轰地一声巨响，小破庙被掀掉了一半。

“ 好啊！ ”

“ 炸啦，炸啦！ ”工人。炮手和首长一齐高兴地欢呼起来。

从此，生产炮弹成了炸弹厂的主要任务。但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造炮弹的各种原料奇缺。于是大家人人动脑，个个找窍门，动员民兵去扒铁路，把钢轨抬回来锻弹头；到处收集破铜烂铁铸弹壳。

最难解决的是雷汞，幸好在八公桥战斗中，我们搞到伪军孙良诚部的一个兵工厂，弄到一本有关军火生产的小册子，张所长和老程。老赵几个技术骨干便按照小册子上提供的方法，摸索着生产雷汞。

在军工生产中，攻克技术难关也像打仗一样，大家一个“ 碉堡 ”一个“ 碉堡 ”地攻，不断地创造和发明，一步步逼近成功。

工人中有个姓范的小伙子，眼见别人干得热火朝天，他自己也想出了个点子。一天，他提着 18 磅重的大铁锤，来到村外的野地里，“ 吭吃。吭吃 ”地敲打一颗日本飞机扔下的瞎火炸弹，想把里面的火药掏出来后，用它的外壳做炮弹。有的同志发现后，赶忙拉住他责备说：“ 你这愣小子，你不想活了？ ”

小范抹一把脸上的汗，气喘吁吁他说：“ 怕，怕什么？豁上了，革命到底，也要把炸药都掏出来。 ”

厂领导知道这件事后，立刻阻止了他的行动。

不过，这件事给了张所长和老程他们很大的启发。是啊，敌人的瞎弹到处都是，如果不处理掉，总是一个隐患。如果我们组织起精干的排弹力量，把瞎火炸弹里的炸药掏出来，不但为老百姓解除了危险，造炮弹的原料也就有了。

可这是项极其危险的工作，怎样才能提高它的安全系数呢？

经过大家一番深入研究，终于想出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办法，那就是打开炸弹后，放到酒坊蒸酒的大铁锅里去煮，这样，炸药被溶成液体，慢慢从弹壳里流出来，没有丝毫危险。

这个办法传开后，同志们就到处去收集瞎火的炸弹。说也奇怪，那一年，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瞎火的也特别多，也许是日寇最后穷途末路的时候，军火生产已经不再顾及质量了的缘故吧！

这样在根据地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每当敌人的飞机投弹之后，大人孩子都向弹着点跑，炸了的，拾碎片，没炸的，抬回来煮。

有一天，一位老汉背了一麻袋炮弹皮，来到兵工厂住处，一进门便说：“俺从东村找到西材，总算找着咱们的工厂了。”说着提起两个麻袋角一抖，倒出一堆炸弹皮来，足有四五十斤。

这么多废家伙，老汉还有些过意不去地说：“就这一点儿，是俺零星拾掇来的，原想留着打个锄头钉耙什么的，听说这东西能造炮弹，俺就送来了，如今打鬼子要紧啊！”

造炮弹的原材料基本解决之后，工厂的产量也日益提高，开头每月平均生产 10 发，随着技术熟练，每月逐渐到了 30 多发。此后又集中力量生产 82 迫击炮弹，两种炮弹最多时达到用产 100 多发。这样，那门 92 步兵炮在前线就更加活跃了，攻坚打据点，摧毁敌人的“乌龟壳”.大显威风。难怪鬼子也害怕了，在对上级的报告中说：“八路的炮大大的，八路会造炮了……”

说造炮就造炮，兵工部从黄河虹吸工程区弄来一根大曲轴，老程老赵他们将它切断，先做了个炮筒，给那门老炮换了装，紧接着就仿造全套的 92 步兵炮。

三个月后，全厂同志的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了硕果，一门崭新的 92 式步兵炮出厂了。这炮的炮筒是火车的大轴挖成的，座力簧是蓝牌钢打造的，密封甘油，是从蓖麻油中提炼的，一切都是自力更生，一切都是就地取材。炮筒里的膛线，是工人们熬红了眼睛，创造出了拉线杆，慢慢地一道道挖出来的……

这门炮的每一个零部件，每一条膛线，都凝结着工人们的智慧和汗水。

有了第一门炮，第二门就不愁了，这个厂子先后造出了四门炮，这些炮随同我军转战南北，攻城夺镇，立下了赫赫战功。

今天，这四门炮中的老大，已经站在了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虽然它显得那么粗糙与陈旧，然而，它却令人深思，令人振奋，令人骄傲！

第九章

刘邓首长表彰赵章成发明平射炮；霍州战“五虎”，天皇亲赐山炮落人八路军手中；日军吉田旅团长假仁索炮遭拒绝

改炮英雄赵章成

1942 年 4 月，山西长子县石哲镇。

这里有一个日军的核心炮楼，约 10 多丈高，占地百余亩，岗楼外挖有护城壕，壕内有齐腰深的水，壕沟外还设有木桩和铁丝网。炮楼内驻有日本鬼子一个中队，还有一部分伪军。

八路军 129 师的两个团为了攻占这个炮楼，已经打了整整两天了，可是由于炮楼火力猛烈，守卫森严，加之楼高墙厚，我军的小炮居然对它毫无办法。尤其是我军装备最多的迫击炮，炮弹发射出去都是抛物状落地，不是打得太远，飞过了炮楼，就是打得太近，落到护城河里或者岗楼前的空地上。偶尔有一颗炮弹落到岗楼顶上，又由于楼顶是钢筋水泥结构，迫击炮弹在上面炸裂开来，只等于鬼子头上响个炸雷，对岗楼内的敌人毫发无损。

刘伯承和邓小平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骑马赶到了石哲镇。在望远镜里，他们看到了八路军对这个岗楼的一次进攻作战。

首先是炮火准备，但我们的炮弹一发发爆炸之后，看不出对敌人的丝毫威胁。随后是步兵的冲锋。炮楼内的敌人开始还击了，歪把子机枪嘟嘟地吼叫着，把我们的战士压得抬不起头来。炮楼内敌人的小炮也开始发射了，炮弹准确地在战士们进攻的队形中央爆炸，许多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

刘伯承看到这一幕时，痛楚地闭上了眼睛。

他马上命令步兵暂停攻击，又吩咐参谋长将师部直属炮兵营调来，重新部署兵力，重新组织进攻。

有了炮兵营平射炮的直接火力支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只见战斗一开始，我军的炮弹准确地击中了铁丝网，鹿砦，为步兵的冲击开辟出通道，然后炮弹一齐密集飞向敌人的岗楼，有的炮弹甚至准确地钻进了岗楼上的射孔，在炮楼里面轰然爆炸……

岗楼里顿时黑烟滚滚，火光冲天，不知炮弹引爆了什么，又发出了轰轰的爆炸声。我步兵乘势冲杀过去，他们英勇地跨过铁丝网，毫无惧色地跳进护城河，前仆后继地冲向炮楼……

终于，岗楼内的敌人泄气了，一个炮眼里，探出一根小木棍，木棍上挑着一块白毛巾，表示投降。

邓小平同志看完总结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进攻炮楼战斗中牺牲在敌人炮火下的那些战士的身影总在他脑海中映现。

“刘师长，对付敌人的炮楼，最有效的武器还是平射炮和山炮，可是我们的部队目前装备最多的是迫击炮。这家伙分量轻，携带方便，另外抛物线高，打山地游击战很适合，可是拔据点。打炮楼就用不上。咱们能不能改一改，让迫击炮也能打平射目标呢？”邓小平面对着战斗总结，操着浓重的四川话问。

刘伯承点点头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在苏区，打的也是游击战，可那是山地游击战，经常是你在这个山头，我守那个山头，有时候是

隔着山头打仗，迫击炮能够隔山轰击，对我们的用处的确很大。可现在是平原作战，而且多数战斗都是以对付日军的据点或者坚固的炮楼为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以前的战法，我们的攻坚武器也要有相应的改变……”

“如果能把我们的迫击炮改装成平射炮，那就好了，不但武器装备可以得到迅速改善，而且不需要花费多少资金，是件一本万利的事情……”

刘伯承沉思着：“是啊，可是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赵章成，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怎么样？”邓小平探询地说。

“炮兵主任赵章成？我看行！”刘伯承赞许地说。

赵章成在红军时期就已成了炮兵专家。他大渡河上显神威，腊子口上扬英名，谁都知道，红军里有个赵章成，善使一门铁炮，指哪打哪，弹无虚发……

1942 年 5 月，在赵章成的直接领导下，在 129 师全师范围内抽调了 20 余名迫击炮手和有经验的指挥员，组成迫击炮平射和特种射击研究班，向迫击炮的平射发起了技术攻关。

参加攻关的炮手们吃不下，睡不着，发扬了刻苦攻关的首创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辛勤研究试验，于 8 月试制成了迫击炮平射的拉发装置，试验发射一举成功。

从此以后，129 师的各部队都学会了用迫击炮平射来打碉堡了，而且这家伙携带轻便，使用简便，射击准确，威力奇大。

1943 年 4 月，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签批了嘉奖令，表彰了赵章成的功劳：“师炮兵主任赵章成同志，研究迫击炮平射装置，业已成功，将来益助战斗弥补我炮火不足之弱点，收效必大。此种无产阶级创造性，实值得全师干部战士学习。”

为在全师推广这一经验，师炮兵部还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共培训了百余名迫击炮指挥干部和炮手。

中央军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对此十分重视，于 1943 年 11 月电令 129 师：“闻悉你师研究成功迫击炮平射装置，甚好。请将迫击炮平射装置的构造与使用方法，速派干部带样来延安教授。”

从此，迫击炮平射平打，竟成了一项重要战法，各部队的攻坚能力大大提高，日本鬼子躲在炮楼里也觉得不安全了，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深怕哪一天便会丧身在八路军的迫击炮下。

日本天皇亲赐的山炮

1942 年 4 月 16 日，霍州榆武公路上，一支由汽车。马车和马拉炮车组成的日军混成兵团，大约有 400 余人，在所谓日军“五虎将”之一吉田一郎旅团长的率领下，耀武扬威地走了过来。

“打！”八路军大行第 3 军分区代司令员刘昌毅一声令下，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八路军健儿立刻枪炮齐发，向着公路上的小鬼子开了火。我军的火炮引爆了敌人的炮弹，公路上预先埋设的地雷同时发挥了威力，把一队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炸得人仰马翻。

鬼子在我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实在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连车上的野炮都无法架起射击，只好丢弃十多辆汽车和大炮，扔下 160 多具尸体，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小鬼子逃跑了，打扫战场哩！”战士们欢呼着冲向公路，从鬼子的尸

体上解下我们急需的枪支和弹药。

突然，有一个战士喊：“过来看啊，这儿还有一架大炮！”

那时，八路军的装备很差，迫击炮都很少，更不要说山炮了。刘昌毅司令员听说缴获了鬼子一门山炮，心里简直乐开了花、马上赶到现场观看这门大炮。

当他一溜小跑赶到这门山炮跟前一看，顿时心里凉了半截，说是炮，其实只是一个炮架，没有炮筒，两个胶皮轮子也烧焦了，冒着黑烟，生出一股呛人的胶臭味。

“炮筒呢？”刘昌毅转身问负责打扫战场的王连长。

“没，没发现！”王连长回答。

“打扫战场不彻底，有炮架，肯定就有炮筒，你们顺着敌人逃跑的路线，好好找一找，肯定有炮筒。”刘昌毅急切地说。

“是，一定找到炮筒！”王连长一挥手，带着一个班出去了。

不一会儿，前面就传来了欢呼声，一个满身泥水的战士扛着炮筒，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边跑边大声喊：“刘司令，找到了，找到了……”

刘司令员一看，果然是一尊炮筒，他高兴地迎上前去，帮助那战士从肩上放下炮筒。

“这小鬼子还挺狡滑，打了败仗，乖乖投降不就得了，却把这炮筒子卸下来，丢到了前面的河湾里……”王连长一边拧衣服上的水，一边乐呵呵地说。

这炮筒有人的大腿粗，两三米长，筒身虽然沾满了泥水，但完好无损，轻轻一擦，瓦亮油光。

刘司令员上下抚摩时，忽然感觉到炮口上好像有一串花纹，仔细一瞅，原来上面还刻有两行小字。在炮筒上刻字，这还十分少见，他忙用衣袖擦去炮筒上的泥污，仔细审视，原来，这两行小字刻的是日文，上面的一行字大一些，下面的一行字小一点，好像是什么落款。刘司令员只认识那几个大字，那是用日文写的“武运长久”，下面的小字写的就不知是什么了。

打了胜仗，又缴获了鬼子的一门山炮，大家甭提多高兴了，什么疲劳呀饥饿呀，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说有笑地撤离了战场。仗虽然打完了，可这场漂亮的伏击战却一直挂在战士的嘴边上。当然，每次议论起来，都少不了那门山炮。有的战士还给它编了段顺口溜，相互传唱，那词是这样写的：“八路军，没山炮，小鬼子，送来了。缺了胳膊又少腿，炮筒还从水中捞。抗日将士不计较，战场杀敌立功劳。”后来，这段顺口溜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整个太行山区。

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刘昌毅司令员正在司令部里看文件，警卫员进来报告说，日本鬼子派了一个维持会长来，说是有急事商量。

开始，这位警卫员也没当什么事，后来左右盘问，才知道他带来了日军少将吉田一郎的一封信，是为那门山炮来的。那维持会长还哭咧咧地说，他的家人都被关在鬼子的马圈里，如果不见到刘司令，天黑前把信亲自交到他手里，全家人都得被处死。

警卫员听到这里，觉得事情溪跷，这才跑来报告。

为了把事情搞清楚，刘司令员答应见见这位维持会长。

几分钟后，警卫员把一个 50 多岁的老头带进屋来。显然这老头对自己的命运揪着一份心，满头满脸地冒热汗珠子。

维持会长顾不得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结结巴巴地说：“刘司令，皇军，哦，不不，是日本人限我三天之内把这封信送到，还必须亲手交给你，不然我们全家就死了死了的，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请将军看完信后，务必给我写个回条，我好回去赎全家人的性命……”

刘司令员接过信来，仔细地看起来。

信是日本翻译官写的，全文是这样的：”将军阁下勋鉴：4 月 16 日，皇军在榆武公路上与贵军遭遇，丢失山炮一门，闻悉该炮现存于贵部。此炮乃天皇陛下亲赐给吉田旅团长的，吉田将军视此炮为最高荣誉，如其命也，将军如能奉还，皇军将满足阁下提出的一切条件，此奉，大安。”

看罢信，刘司令员既喜又愤。喜的是，原来缴获的山炮是日本天皇亲赐给所谓“圣战英雄”的，怪不得炮筒上还刻着两行字。现在，山炮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而且已经修复，八路军可以利用这门山炮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了，这岂不是对天皇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好“报答”和最大讽刺吗？气愤的是，明明是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铁证，是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凶器，被我缴获之后，竟然还能找上门来，像做买卖似地搞交易，真是欺人太甚！

信中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只要能把炮还给他，他们能满足阁下的一切条件。条件？中国人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日本鬼子放下屠刀，缴械投降，不知这个条件吉田能不能满足啊？

刘昌毅司令员义正词严地对那位维持会长说：“你回去告诉吉田一郎，这门山炮是八路军用鲜血和生命从战场上缴获的，它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知造成了多少血案，杀害了多少中国人，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铁证，他想要炮可以，让他七天以后自己到白庄来取！”

维持会长点头如捣蒜“嗯嗯”地听着，当听到最后让吉田七天后自己来取时，立刻如释重负，慌忙不迭地说：“一定转告，将军的原话我一定一字不差地转告……”说完，回去交差了。

维持会长走后，刘昌毅司令员把早已想好的一条妙计立刻付诸行动。在未来的战斗中，为了让这门来历不凡的山炮发挥更大作用，他急忙将王连长找来，嘱咐了一番，让他尽快把山炮整修好，再设法多弄些炮弹。另外，再选几名好炮手加强训练。

五天之后，王连长把炮修好了，刘司令员前来检查训练成果。这一天，阳光格外灿烂，修饰一新的山炮在阳光下闪烁着幽蓝的光彩。炮手们按照王连长的口令，有条不紊地操作着，炮口高高昂起，左右灵活地转动，显得格外威武，神气。

到了与吉田一郎约定的时间了，八路军事先将山炮埋伏好，准备让吉田好好尝尝“天皇炮”的滋味。可惜，狡猾的吉田吓破了胆，没敢到白庄来。

不久，在子洪口战斗中，这门“天皇炮”作为八路军的重型武器参加了战斗。它虽然口径不大，但打得远，打得准，每回发射的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似的一发接一发地落到敌人头上，炸得日本鬼子抱头鼠窜，尸横遍野。

步兵兄弟在前面喊：“炮兵老大哥，谢谢你们，省点劲打，不然，鬼于都让你们打光了……”

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 210 余人，其中有二分之一是被这门山炮炸死的。当刘司令员从望远镜里看到一群群侵略者葬身于这门日本天皇亲赐的山炮炮口之下时，心里感到十分惬意，蓦然，他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从此，这门山炮成了八路军的正式装备，一直跟着刘司令员转战南北，打击日寇，直到抗战胜利。

第十章

“飞马”换大炮，陈毅一着妙棋，新四军鸟枪换炮；大鹏湾上渔炮显威；从敌人到战友，50 年风雨，我炮兵司令员与日军炮兵战俘的传奇故事

“飞马”香烟与平射炮

陈毅在下棋。难得将军有这样的好兴致。

与陈军长下棋的是一位身穿原白对襟布褂。白发飘逸。颇有些仙风道骨的老者。他是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先生姓刘，据说还是晚清的举人。

老先生棋艺不凡，陈老总显然遇到了对手。

早年求学时，陈毅是正门考入北大的高材生，聪颖过人，才思敏捷，文章诗赋更是华美不凡。在校时便特受文苑大豪。北大文科教授王统照的赏识，在王主办的文学杂志中，时常可以看到陈毅的文章。两人在写稿与发稿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即便陈毅后来投笔从戎，他的许多儒雅之气仍未有丝毫的削减。例如，他爱吟诗赋词，一生中与毛泽东唱对多首诗歌，留下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他喜欢棋枰对奕，在黑白世界中可以不吃不睡。建国后，又是他大力倡导扬我国威的围棋事业，从而使得围棋这朵古老的奇葩，在建国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和飞速发展。

今天与刘先生能坐到一起下棋，其中也有一段隐情。

一个月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陈毅刚刚接任新四军军长，面对日军的重重封锁，他正感无从下手时，这位刘先生来了，他们进行了第一次对奕，结果陈毅以两目半告负。

刘先生没有一句客套话，只是指了指棋局，飘然而去。

陈毅反复审视棋局，最终发现左下角的一块棋其实还有成活之道，只要巧妙地利用对方的弱点，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棋局如战局，陈毅由此得到启示，连续在敌人防范的夹缝中巧出奇兵，战则必胜，很快便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使得新四军不但在江北站住了脚，而且声威大震，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和欢迎。

第二盘棋是在黄桥决战前夕，双方苦战了一晚，共下 243 手棋，刘老先生一条大龙终于被屠，陈毅心情大快，第二天指挥黄桥决战，大胜韩德勤，消灭了反动派 1.1 万人马。取胜之后，陈毅才品出其中的味道不对，以刘老先生的棋力，怎会让自己把一条性命攸关的大龙屠掉呢？

终于，陈毅明白了，刘先生让自己放手缚龙，心情大畅，正是为了让自己在随后的战场上一展雄才啊！

这一回，陈老总提前声明：双方一定要拿出真本事，分个输赢高低，拼个你死我活！

刘老先生笑笑，慨然应允。

开始双方落子飞快，至中盘两条大龙相互绞杀后，棋盘上便没有一寸安生之地了，处处硝烟弥漫，刀刀横梗咽喉，粗看双方死子累累，细看却都有可喘之气。

正在陈毅苦思不下时，晚饭的时间到了。

陈毅执意留老先生进餐。

此时后勤部长跑来报告，军中财力告急，原来准备购置的医药。弹药和10门平射炮的计划，都因经费不足而无法解决。

自皖南事变，蒋介石将9000名新四军将士围困于十万大山中，约有2000余人突围，6000余人一部被打散，大部牺牲或被俘。新四军重新组建后，蒋介石仍然极尽封锁围剿之能事，不但断绝了原来允诺的各种供给，而且还处处制造摩擦，以图寻找再次向新四军发难的口实。

陈毅送走刘老先生后，发现桌上有一包没开封的香烟，这肯定是刘老先生忘下的，陈毅正要喊警卫员送回，忽然想起，刘老先生并不吸烟，他为什么将一包香烟丢在这里，莫非有什么用意？

忽然之间，陈毅醒悟过来，这一定是刘老先生的暗示，新四军的驻地江苏淮南一带盛产烟叶，我们的经费紧张，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开办一个烟厂呢？听说办烟厂投资并不大，但利润十分可观，对于改善新四军的给养。装备肯定大有益处。

这个想法在军党委会上一提出，立刻得到赞同，副军长张云逸立刻调集人员，筹集经费，用买一头猪的价钱购买了卷烟设备、短时间内一个卷烟厂就上马生产了。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淮南铜城镇的一座茶馆里坐满了人，有外地的商人，有当地的烟农，有烟厂的工人，还有几名新四军的后勤干部。大家围坐成一堆，鸦雀无声。桌面上摆着从当时敌占区运来的，在解放区市面上销售的各种牌子的香烟。有大刀牌。小刀牌。翠鸟牌……烟纸的外观印得花花绿绿，其中有一种叫飞马牌的，烟盒上画着一匹腾空飞跃的骏马，这就是新四军自己生产的飞马牌香烟。今天的集会叫品烟会，新四军的干部和工人们把自己生产的香烟同敌占区的摆在一起让商人们试吸，孰优孰劣，分个清楚，看看能不能打开市场。

商家们开始品烟了，只见他们首先看清品牌，然后打开盒封，从里面弹出一颗烟卷，划着火柴，悠悠地点着，然后闭目凝神，细细地品味。

两个多小时后，几种香烟都已品尝，然后开始评判。

从吸烟的效果看，这几种名烟都从头燃到尾，没有截火现象。灰烬呈灰白色，纸不结壳，质量不相上下。再检验烟丝，就分出高下了，大英牌香烟含烟筋在20%上下，其他牌子的更多，唯有飞马牌则无烟梗子，一色金灿灿的纯叶，吸上一支，一片芳香。色。香。味均属上乘，无论从哪个角度评判，都该夺魁。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评判结果出来后，赢得了一片掌声，商人们纷纷伸出大拇指，夸赞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飞马牌香烟响当当，我们有多少要多少……”

只这一场评判会，飞马牌香烟便立刻美名远扬，红遍大江南北。

在市场上站住脚后，烟厂又更新了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还到上海高薪聘请了两位工人老师傅坐阵指导，使香烟质量不断提高。一年后，烟厂有了相当的规模，每天都有2000条左右的飞马牌香烟飞出工厂，飞向各地。

日本人和蒋管区发现了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香烟已经占据了相当的香烟市场后，大为恐慌，在水陆码头，交通要道设卡，想封死飞马烟的足迹，把新四军困死在淮南的荒野地区。

但是只要货好，价格有赚头，商人们则费尽了心思把飞马烟倒运出境。他们事先准备了许多大英香烟的空盒，然后把飞马烟装进空盒里，越过封锁

区后再恢复本来面目，有的干脆就不再换盒了，赠送亲友时只需说一句：“请注意，看是什么牌子？”“尝尝看，人家‘四大爷’的货色怎样？”“四大爷”指的就是新四军。

后来，更有一些大商人精印了大批大英牌空盒运到铜城，把飞马牌香烟整船整车地运出去。于是，“飞马”一举突破了敌伪对根据地的封锁，名扬京、沪等大中城市。

从此以后，不仅新四军的军费开支大为缓解，地方政府的税收大为增加，因香烟进口而造成的资金外流现象基本截止，而且使当地烟农的收入也大大增加。当然，新四军用这些钱不但买回了急需的医药。弹药，还有一批批重型机枪。平射炮等大型武器。

后来，陈毅离开了铜城，也再没有同那位老先生下棋，但每每议及此事，他都会感慨万端地提起这位老人。

香港大鹏湾上的游击队

香港沦陷后，日军便把这里当作一个运输中枢。他们从中国抢劫的大批财物和战争资源，都从这里运回日本。由日本本土运送到中国和东南亚战场上的军火及军用物资，也都在这里转运。

1942 年，广九铁路被我东江纵队拦腰切断后，日本鬼子为了继续进行战争，又利用水上的优势，开辟了一条从香港到汕头的海上运输线。

看到日军把一船船杀人武器运到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又把中国的宝贵资产偷运出去，东江纵队的官兵们既气愤，又痛心。

4 月的一天，东江纵队税收班班长王锦忽然接到上级命令，给他们班补充了 20 多个战士，并指示将他们班改成海上游击队。王锦和大伙一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地挥动着拳头说：“这回该出出气，给日本鬼子点颜色看了！”

游击队成立初期，没有海上作战经验，装备也很差，只有三条小木船和一挺重机枪，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和敌人的舰艇作战？怎么能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呢？

这个时候，东江纵队的政委林平同志来了，他了解了游击队的情况后指示说：“你们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运输线，但首要的工作是要团结好当地的渔民，有了渔民的支持，你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地开展起来。渔民既是你们战胜海洋的老师，又是你们的耳目和侦察员。其次要刻苦训练，早些适应海战的需要，早些使你们这些‘旱老虎’变成‘深水龙’。至于武器，我们的经费很困难，不可能直接给你们装备，还是老规矩，敌人的手里多得很，就等你们去夺取呢！”

林政委的这番话，拨亮了他们心头的灯盏，使他们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大鹏湾，位于南海之滨。这儿的人民，多靠捕鱼为生。千百年来，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冒着生命危险捕一点鱼虾，还要给渔霸交纳税赋，要给海匪上贡捐款。日本鬼子占领后，见了中国老百姓的渔船就抓，见了渔民就杀，渔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了。现在，渔民们都不敢去远海捕鱼，只能在海边捕点鱼患细虾维持生活。

在工作中，游击队的同志们还了解到，这儿的渔乡也算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早期就受过革命影响，还参加过当年的广州起义和省港大罢工，有很好的革命基础，只要认真发动群众，就一定能播下革命的火种，燃起抗日的烽

火。

于是，海上游击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首先除掉了当地的渔霸、汉奸郑寡妇和陈猪仔等一干败类，废除了套在渔民头上的各种苛捐杂税，又帮助渔民成立了渔民乡政府，建立起渔民小学和各种群众组织，同时救济生活贫困的渔民，组织他们修船补网，出海捕鱼，开荒生产。

渔民翻了身，真心地拥护游击队，队伍也在这里扎下了根，还吸收了十多个渔民参加了队伍。于是，游击队便在大鹏湾的羊槽湾，开始了紧张的海上练兵。

海上训练，首先要克服晕船。游击队里的同志大多是北方人，第一次出海，才航行了十多海里就都躺在船上呕吐起来。有的人吐完了饭，再吐水，最后竟然吐起血来。渔民听说部队遇上了困难，都主动跑来介绍航海经验，传授防止晕船的秘方。

渔民出身的吴满友、石观福，成了大家海上训练的骨干。每次出海，他们既摇橹，又掌舵，当教师、做示范，还替晕船的同志端汤送饭；返航后，为了让同志们休息好，又主动代岗、放哨。

接连一个多月，大家白天黑夜在海里漂，在日头里晒，衣服整天都是潮湿湿的，个个呕吐得脸色蜡黄，头昏脑涨，但为了战斗的胜利，都咬紧牙关坚持着，以坚强的毅力与各种困难进行着斗争……

终于，游击队员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习惯了海上的生活。

在渔民的帮助下，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也多少有了一些改善，除了原来的重机枪和十几支步枪外，还装备了一些渔民常用的渔炮。这种渔炮大多用炸药和铁砂做成，多用于手抛，平时主要用于炸鱼，但由于它轻便，在海战中威力较大，所以便成了游击队的重要武器。

在海上作战，要想消灭敌人并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就要求能跳上敌船，进行白刃格斗。跳船，跟在陆地上跳高跳远可不相同，首先要掌握好平衡，会使用巧劲，否则在船上站都站不住，更不要说跳了，特别是从小船往大船上跳，就更加困难。

刚开始，有的人腿一蹬，船一歪，还不等跳起来，已经掉到大海里去了。有的人眼看着上了大船，可是脚刚落地，船身一歪，又重新掉到海里。

在学习跳船的过程中，有碰掉脚趾甲的，有崴了脚脖子的，有撞破膝盖的，跳肿腿的……可大家谁也不把这些伤放在心上，一次、两次、三次……终于又越过了这一关。

海上射击，也是个新课题。海上目标时起时伏，想构成“瞄准基线”十分困难。渔民郑大爷知道后，特地向他们介绍当年打海匪的射击经验，手把手地传授射击要领，很快，大家就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

经过三个多月的苦练，游击队员们学会了海上作战的多种本领，“旱老虎”真的变成了“深水龙”。

1942 年 8 月 23 日，海面上出现了一艘日本鬼子的炮艇，这家伙在海面上横冲直撞。根据确切情报，鬼子为了便于海上运输，新近成立了一个“海上挺进队”，由一个日本军曹任队长，另外还配备了三艘普通机动船。

纵队司令员命令游击队，趁敌人建队之初，对海上情况不熟悉，采用夜袭战，坚决拔掉这个“活动据点”。

浓云遮住了月亮，水天茫茫，西南风呼呼地吹着，把白帆鼓涨得像挂在桅杆上的大鼓。游击队的两条小船，在吴满友、石观福、丘求等带领下，乘

风破浪，向黄竹角驶去。

第一次参加海战，大家心里都有些紧张。

一会儿，夜空突然飘下大雨来，雨点扑扑地打在白帆上，打在大家的身上。游击队员们都兴奋起来，有的说：“这是老天保佑，咱们想啥就来啥，敌人怕啥就偏给啥……”还有的说：“这样的风雨天，鬼子肯定猫在窝里，咱们一掏一个准……”

深夜两点，夜幕里突然闪出两道手电光，这是游击队发现敌情的信号。同志们立刻静默下来，悄悄驶入黄竹角海面。这时发现敌人的三条大船绑在一起，敌人的哨兵以为风雨天不会有什么情况，正抱着枪在船舷上昏睡呢！

按照预定计划，2 号船飞快地向敌船左侧驶去，1 号船则直插敌船的右方。

小船飞快前进，眼看就要接近敌人了，敌人的哨兵不知发现了什么，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话音刚落，就响起了枪声。

敌人已经有了警觉，偷袭只有变成强攻。不待敌人再打出第三枪，我游击队的火器便同时开火了，一道道火舌，织成一片火网，向着敌船笼罩过去。

正当我游击队 1 号船准备向敌人发起攻击时，海上风力骤减，敌人趁机向我船开火。吴满友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划起桨来。

就在敌人集中火力向我 1 号船射击的时候，我 2 号船从左边隐蔽地接近了敌船，在离敌船还有 20 多米远近时，小曾便一连投出两颗渔炮。随着两声巨响，敌船马上燃烧起来了。

乘敌人慌乱之际，我 1 号船上的石观福也投出一颗渔炮，命中了敌船。中间的敌船一看势头不妙，升帆就跑。正在船头打机枪的丘求眼明手快，顺手操起一根竹篙，钩住了敌船的帆绳。只见他用力一蹬，小船随着竹篙一荡悠，他就如飞一般划过海面，落到了敌人的船上。

只见他手举渔炮，大声厉喝道：“哪里跑，快投降！”

这时，其他战士也从被炸起火的敌船上，跳到了敌人要跑的船上。

敌人一看这些战士们手举渔炮，个个威风凛凛，急忙降帆求饶。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只是打扫战场时，没有找到那个鬼子军曹，一问俘虏，才知道炮一响，他就抢先跳海逃生了。

首战初胜后，大家情绪特别高涨，接着游击队又在南沃口、大浪口等地截获了几条满载军用物资的敌船，消灭了大鹏湾的海匪。经过一连串的打击，敌人的单船再不敢在海上独自航行了。

鬼子丢了“海上挺进队”后，恼羞成怒，纠集了香港、九龙的陆、海军，对大鹏湾开始了残酷的大扫荡。游击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术，与敌人进行着周旋。

一天凌晨，一个渔民跑来游击队报告说，发现敌人一艘电船，两只大木船，停泊在水头沙山角。

敌船竟然敢在那儿停留，肯定是有所仗恃。可是敌人护航的炮艇藏在哪里呢？电船和大船上的兵力、装备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打好这一仗，游击队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有的同志建议说：“在陆地上，我们可以化装侦察，在海上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只要能弄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就好下手了。”

他的话提醒了大家，经过研究，支部确定先派三位同志，化装成渔民，暗藏渔炮，划一条小船接近敌人，作为突击队。主力部队埋伏在水头沙岸边，

隐蔽接敌，打它个措手不及。

于是，游击队侦察员一色渔民打扮，分乘两条小船，在水头沙山角后上了岸，借着岩石的掩护，悄悄地接近了敌人。只见三条敌船并排靠在一起，最大的是电船，有 300 多吨，两边的货船，都装着 100 多吨的军用物资。有三个鬼子在海里游泳，五个鬼子坐在电船的甲板上聊天。

按照预定计划，侦察员杨元、罗兴、钟国阶手提一串鲜鱼，向着鬼子走去。

鬼子开始一愣，后来看到是几个渔民打扮的人，手里还拎着鲜鱼，便立刻放松了戒备，放下手中的武器，嘴里“哇拉哇拉”地喊叫起来。

正当鬼子准备跑过来抢鱼的时候，小钟胳膊一抡，一颗渔炮不偏不斜地飞上了电船，轰隆一声便爆炸了。这时游击队的同志们立刻冲了上去，枪声炮声响成一片。

被打晕了头的鬼子清醒过来，将一挺轻机枪架在船头，对着游击队员“哗哗”地扫射起来。

杨元此时已经跳上敌人的木船，见旁边的船上有鬼子在顽抗，便又准确地抛出一颗渔炮。轰隆一声，敌人的机枪哑了。

战士们跳上电船，敌人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在海里游泳的三个鬼子，赤着身子跑上海滩，还没等穿上衣服，便当了俘虏。

这一次海战后，海上平静了许久，但鬼子很快又玩起了新花招。

一天晚上，渔民郑大爷报告说，海上有一条日本人的大木船在活动，大船被帆布蒙盖着，看不出是什么船，也不知船上载的什么东西。

王锦队长认为，这只船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鬼子伪装的运输船，企图趁我们不明底细，蒙混过关。另一种可能是敌人的军船，船上藏有重兵，当我们轻易出击时，他们就会突然从船上钻出来，狠狠地咬我们一口。

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去会会它！王队长下了决心。

经过一番细致准备，游击队的船便出海了。驶过海关口海面，便发现了那艘不明来历的船只。

王锦用望远镜一看，嗬，好高的船帆啊！船身虽被蒙盖着，但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商船。

王队长立刻命令大家作好战斗准备，然后警觉地向敌船慢慢逼近。

距敌船 300 多米时，敌船突然向我开火了，这完全证明了游击队早先的判断。对此游击队早有防备，他们的船队船小，灵活，在风浪里前后起伏移动，目标很小，敌人不容易击中。

“按照作战计划，大胆地靠上去！”王锦下达了作战命令。

小船像一条条蛟龙，乘着风浪，从四面向敌船围攻上去。

敌人原来想乘游击队不备，打他们一个伏击。没想到游击队有备而来，而且集中了优势兵力，加上船多船小，火力猛烈，战斗一开打，敌人便觉得吃不住劲了。3 号船靠近敌船左侧后，战士邹来一连投出三颗渔炮，但敌人也早有准备，渔炮落到帆布上，都停留不住地滚了下来。3 号船此时处于不利的位置，还没等调过头来，船帆便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了。在这紧要关头，只见吴满友像一只灵巧的猴子，冒着弹雨，爬上桅杆，重新扯起船帆，使小船脱离了险境。

1 号船上的磨盘机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2 号船也边打边前进。丘求一连投出两颗渔炮，由于时机得当，渔炮一落地便炸，敌船上立刻浓烟滚滚。

在这致命的打击下，敌船上的船篷、船板、桅杆……被炸得飞向了天空，鬼子的斗志崩溃了，有的拼命往海里跳，也有的在船上疯狂地胡乱射击。

大家见鬼子还在抵抗，便又投了几颗渔炮，敌船迅速下沉，很快便被大海淹没了。落海的鬼子有的抱着船板，有的揪着木箱，还有的想弄翻游击队的船，战士们火了，干脆开始了海上打靶，一阵枪打、桨砸、竹篙戳，把鬼子全部消灭在了大海里。

从此，日本鬼子的运输船，没有大型的铁甲舰护送，再也不敢在这条海路上通行了。而鬼子的舰艇又极少，很难抽调出来专门保护运输船。这样一来，大鹏湾上平静多了，红日蓝天，白帆 点点，渔歌荡漾，海鸥翔集。海上游击队为抗日立下了大功。

一张照片的回忆

王大田将军是原济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当笔者采访他时，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 45 年前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是 1950 年拍照的。右边的一位是我们面前的这位王司令员，中间的一位，血气方刚，双目炯炯，他是一位日本士兵，叫山本胜。

说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和结下的生死情意时，王司令员热泪盈眶。

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当时王大田在新四军 1 纵 1 团任作训科长。在淮安县东桥战斗中，俘虏了十多名日本士兵，其中有一个小队长，叫山本胜。刚被俘时，他态度十分蛮横和强硬，整日沉默不语，还带头绝食，与新四军相对抗。

但是，新四军的同志们没有灰心泄气，而是针对他们的抵触情绪，耐心反复地进行教育，深入细致地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苦口婆心的教育，山本胜慢慢开始觉悟了，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罪恶，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最后自觉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成了我们的战友。

1945 年夏，新四军 1 纵奉命拔掉苏北平桥据点，1 团担任主攻。为了减少伤亡，尽快完成任务，纵队派出了一个炮兵连加强 1 团的攻坚力量。山本胜就是炮兵连的炮手。

根据战斗需要，团长把这个炮兵连直接交给王大田指挥。

战斗打响了，我军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了炮火覆盖，可是担任山炮射击手的山本胜每次发炮，炮弹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有时候 还出现跳弹。

王大田静下心来，这才发现这个小个头炮手左瞄右瞄地在装模作样，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击中目标。王大田火了，他知道这个小个子士兵一定认为日本人打日本人不光彩，于是便严厉地说：“ 山本胜，你听着，我们宽大是有条件的，如果你再不命中目标，我就执行战场纪律了…… ”

说罢，便从腰间把手枪拔了出来。

山本胜一看害怕了，他矫正了一下标尺，第一炮就轰掉了碉堡的一角，第二炮便炸塌了一面墙，没有几炮，便把整座炮楼轰成了废墟。

“ 打得好，打得好哇！我要给你记功…… ”王大田激动地搂抱着山本胜动情地说，刚才的那些不愉快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从此以后他们就相识了，山本胜射击技术高超，是个极难得的神炮手，而王大田也是个性情豪爽的汉子，由此，他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烟又起，山本胜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

野战军第 29 军炮兵团任参谋，后任副营长，跟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从长江一直打到厦门。在渡江战役攻打江阴要塞时，由于炮兵隔江射击，江上阴云密布入风大浪急，命中率很低，我们的渡船在江中受到对岸国民党炮火的严重威胁。山本胜又拾起了他的老本行，跑到炮位上，亲自瞄准操炮，发发击中目标，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掩护我们的船队和步兵冲上了对岸……

此次战斗中，山本胜荣立了二等功，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就是王大田。

说到这里，王副司令员感慨地说：“ 在入党时，他说，虽然我很不幸，参加了一场罪恶的战争，但是我又很幸运，我找到了真理，我想把我的名字改一下，今后就叫我林胜吧…… ”

1950 年，全国解放了，党和政府考虑到要有一大批日本人回国开展中日友好活动，便动员军队中的日本人回国。当时组织上找到林胜，要求他回国去开展工作。林胜犹豫地找到王大田，让他帮着拿个主意。

工大田说：“ 你是党员了，要服从组织决定，回国后，要为改善中日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关系多做工作。 ”

林胜紧拉着王大田的手说：“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舍不得离开你，舍不得离开中国…… ”说着，泪水一串串滚落下来。

1951 年，王大田接到紧急命令，随志愿军入朝参战。临行时走得匆忙，未能给林胜送行，没想到这一分手竟然一别至今。

打那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王大田和林胜隔海相望，却没有机会重聚。1979 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林胜曾来中国找过王大田，可是由于久未通信，王大田的工作单位又一再变动，离境的时间到了，林胜只好怀着遗憾离开了中国。

事后，当王大田知道这一实情后，也禁不住扼腕叹息。

弹指一挥间，近 50 年过去了，当笔者离去时，从王大田副司令员深遽的目光中和不尽的叹息里，听得出他的思念是多么沉重。王大田和林胜都已是鬓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这对在战场上相识相知、结下生死情意的战友，在有生之年，还能得以相见吗？

第十一章

延安炮校开往东北，张家口—战缴获敌人 10 万发炮弹和 52 门大炮；晋冀鲁豫炮兵上党战役震敌胆；林彪拿出 3300 两黄金大办炮兵

毛泽东说：“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

1944 年 12 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见了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派来的观察小组。毛泽东与这个小组的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中校谈了一天话，他们谈到的一个重要话题是美军将进入中国的东北，日本军队很快将全线后撤。

伯德中校很有礼貌地问：“毛先生，如果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军队在中国后撤的时候，八路军会不会大举反攻？”

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当然是要反攻的，我们争取的就是这一天！”

“那就是说你们将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了？”

“是要打正规战的，而且很快要打到城里去的！”毛泽东坚定地回答。

“我知道贵军没有炮兵和坦克兵，如何才能攻城呢？”

毛泽东不再说话了，这也正是他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周恩来在一边笑了笑说：“伯德先生，对于这一点，我们会有办法的。中国有句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车？……周先生……我们说的是炮的问题……”伯德很显然没有听明白周恩来的话。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将包瑞德和伯德送走之后，在窑洞的外边站立了许久。

“主席，关于炮兵的问题，军委写了一个报告，我已经看过了，主要是干部的问题，一下子没有那么多……”

“是啊，下一步作战打正规战，炮兵的作用是很大的，没有炮兵仗就不好打了！也可以说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

“军委提出了办炮校的计划，我看这是个好办法！”

“办学校？教员从哪里找？”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教员问题。

“可以从总部炮兵团派，也可以从外边请一些教员。”

毛泽东点了点头：“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要抓紧时间办！”

几天之后，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西北局联合发出了延安炮校招生的指示信。

指示信提出：“一切适合条件的青年与干部踊跃报考炮校，为建设我们的炮兵而努力！”

指示信一发出，各部队、学校、机关报名应考者十分踊跃。经过认真选拔考核，第一批学员很快就入学了。1945 后 2 月，炮校开始正式编班，加上总部炮兵团的同志，一共编成了 10 个炮兵学员队，一个工兵科，一个迫击炮教导队。

党中央任命郭化若为炮校校长。郭化若干 1925 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 年入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加上他又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中央派他来担任延安炮校的校长，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政委是邱创成，他也是一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在这之前是总部炮兵团

的政委。

延安炮校的校址就在有名的南泥湾。

1945 年 8 月 1 日，延安炮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学员和学校的干部在大操场上列队。尽管天气很热，但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

一辆美式中吉普开到了操场上，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肖劲光副司令员从车上走了下来，操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欢呼朱总司令一边挥手，一边走上了主席台。

郭化若校长因病不能出席，由朱瑞代校长宣布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会场上响起了隆隆的炮声……

朱老总转过头问：“ 怎么还要放炮？ ”

朱瑞笑着说：“ 这是我们的礼炮！ ”

叶剑英点了点头说：“ 这是正规的炮校嘛，正规的开学典礼嘛，就是要放一放礼炮！ ”

礼炮一共响了九下，轰鸣声在天空久久回响。

朱总司令走上台去讲话：“ 我听了这个礼炮很高兴，这是我们开学典礼的礼炮，也是我们抗日战争就要胜利的礼炮，同志们要为迎接大反攻而努力学习，要发扬红大和抗大的光荣传统，在学习上争做模范！ ”

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火炮器材不够用，就采用分班轮流学习的方法，一个班操炮，另一个班就讲地形，讨论射击原理，做到人闲炮不闲。真炮不够用，学员们还做了七门木头炮，马匹不够用就做了一些木马，不少炮兵用的仪器都是土造的。上课的时候，不少的教具也是土造的。讲到弹道的时候，就用一根柳枝弯成一道弓来表示，用一节秫秸来当炮身，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原理讲清楚了。大家还提出了向红军神炮手赵章成学习的口号，苦练硬功，军事技术提高很快。

起初，教员讲道：当一个炮兵，首先要知道很多的常识，比如一般的树有多高，老百姓的房子有多高，牛有多高，羊有多高，中国马有多高，日本马有多高，大人的步子有多大，小孩子的步子有多大，小车有多长……这些常识很多学员都不知道，后来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大家学习的劲头更大了，都感到炮兵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炮校对两个大队进行了测试。1 大队的射手在 850 米的距离上对目标进行了直接射击，一连打了九发炮弹，有八发直接命中目标。2 大队 6 队也打得很好，两发炮弹从两棵树的中间飞了过去。大家说这真像古人说的百步穿杨。

延安炮校没有用多长时间，就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炮兵指挥员。大家都憋着劲要上前线去一试身手。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19 日，党中央发出“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的指示。9 月 23 日，延安炮校接到中央军委向东北开进的命令。在这之前，朱瑞代校长乘飞机已飞到了东北，政委邱创成、副校长匡裕民带全校从南泥湾出发，经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行程 3000 多公里，一连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了沈阳市郊的马三家子。从此，延安炮校的将士们便投入了新的战斗，他们是人民炮兵的骨干力量，像一颗不熄的火种，燃遍了祖国大地。

晋察冀军区同时组建两个炮兵团

1945 年 8 月 12 日，党中央电告晋察冀军区，速派北线部队，担负张家口日军受降任务。当时北线的形势对我军十分有利，因为张家口已经完全处在我北线部队的包围之中，苏蒙联军正沿张北库伦大道南进。只是有这一点对我军十分不利，这就是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虽然在数千里之外的黄河后套，但其部队多数是骑兵，而有铁路可利用，进逼张家口也是很容易的。

接到中央电报后，我北线各部队星夜向张家口开进。8 月 16 日，察北骑兵部队在多伦南 40 里处与苏蒙联军会师。

8 月 16 日早上，天刚蒙蒙亮，从张家口敌蒙疆司令部的大院内，一前一后跑出两匹快马，两名骑兵身穿日军军服，其中一名骑白马的日军军官手里举着一面白旗。两人身上均没有带武器，一看就是有特殊任务。两匹马沿着大道出了城，一溜烟地朝外跑去，开始是朝东跑了一阵，接着又转了回来，在双榆林一带，两名日军特使终于见到了八路军。

日军特使被带到了八路军的司令部。

八路军第 12 军分区政委段苏权会见了他们。

“ 你们有什么事情？ ”

“ 长官，我们是日军 118 师独混第 2 旅团的特使。我们是奉命请贵军洽降的！ ”段苏权一听马上就明白了：“ 那好，你们先回去吧，我马上就派人到张家口去，接受你们的投降。 ”

第二天一大早，八路军的两名干部就来到了张家口日军独混第 2 旅团司令部，日军参谋长木村恭恭敬敬地拿出了人员名单和武器弹药清册。

“ 我们乐意向贵军投降，请保障日军人身和个人财物之安全。 ”

我军特使也明确告知，“ 只要无条件投降，我军将保证投降人员的生命和个人财物的安全。 ”

日军参谋长连连点头表示感谢。

第三天，当我军接收人员赶到张家口时，日军木村参谋长突然改了口：“ 我军昨日接到冈村宁次司令官的命令，只能向中国的‘ 合法 ’政府蒋介石投降，对其他武装一律视为土匪…… ”

我军人员对木村的无理回话进行了严辞批驳，可日军对此一声不吭，看来死猪不怕开水烫，不用武力解决是不行了。

张家口是日军在西北地区的中心，他们用几年的时间，在外围修建了地下环城地堡，全城用地下秘密隧道相连。为了保守工程的秘密，日军在完工之后先后杀害了数以万计的中国民工，最多的一处就杀死了几千人，城外有好几处万人坑。城里还有大批的军火和粮食，可供守城的部队三年之用。日军看到八路军没有多少部队，更没有用以攻城的大炮，根本没有把八路军当回事，以为完全可以踞城固守，单等国民党军队来接收。

8 月 20 日，在夜色掩盖下的东山一片宁静，沿城外的公路，八路军 10 团和 40 团，悄然进入了进攻阵地，经过一夜潜伏，已经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张家口仍在一片夜幕之中，天将破晓时，整个城市上空一片雾蔼，到处灰蒙蒙的。

进攻的时刻到了，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军区参谋长易耀彩一声令下，战士们如同猛虎一般扑下山去。这是一次真正的奇袭。没有炮击，也没有开枪。

突击队一直冲到了城门口，守城的敌人才惊叫起来：“ 不好了，八路军攻城了！ ”

“ 同志们，冲啊！ ”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八路军冲进城来。日军的气焰已不像过去那样嚣张，但仍不想放下武器，而是边打边退。

早上 8 点多钟，太阳升起来的时候，10 团的尖刀班已经冲进了日本驻张家口的领事馆。只见桌子上还摆着热气腾腾的牛奶点心和日本米团。屋里空无一人，文件衣物丢了一地。

战士们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他妈的小鬼子，投降了还吃这么好的东西，全是咱中国老百姓的血汗啊！ ”一个大个子战士越想越气，用刺刀一下子就把台布挑到了地上，盘盘碗碗滚了一地。

当八路军攻到火车站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战斗一直打到 9 点多钟，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张北狼窝沟方向传来了一阵阵沉闷的炮声……

“ 苏联老大哥开始进攻了，解放张家口，和苏联红军老大哥胜利会师！ ”战士们高喊着口号，向敌人阵地冲了过去……

日军军心动摇了，开始后撤。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到了 8 月 22 日早上，日军独混第 2 旅团已溃不成军。这时旅团长接到了 118 师团长根本博中将的命令：

“ 命独混第 2 旅团，向平津方向突围，并在此地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

独混第 2 旅团当夜突围逃窜，其军中的亲属和大批日侨全都丢下不管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也没有来得及运走，全部落入了八路军的手里。

当天我军北线部队将指挥部转到了张家口的银行大楼。易参谋长便在这里指挥接管了张家口。

到了中午的时候，报来了清点军用物资的表格。在日军的地下工事里，发现了大量的弹药，各种炮弹约 8 万发，火炮 20 多门。

易参谋长高兴得像小伙子一样，就要跳了起来：“ 这一回可发了大财了，我们也可以有炮兵了，快，给郭天民司令员发报叫他也高兴高兴，再报告晋察冀聂司令员，请他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报告！ ”

8 月的延安，天气酷热难熬，可是窑洞里却格外清凉。毛泽东坐在土炕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解放张家口的战报。

“ 我们得到了张家口，傅作义就坐不住了，他是一定要来夺的。 ”

“ 那是当然了！ ”朱德指了一下地图说：“ 那是他的老窝，哪有不来的道理！ ”

毛泽东慢慢站了起来：“ 早来也好，晚来也好，反正这一仗是要打的，就看怎么打了…… ”说完他看着地图沉思起来……

叶剑英参谋长从门外走了进来：“ 主席、总司令，刚刚收到聂司令员的电报。 ”

“ 是个啥子事？ ”朱德问道。

“ 我军在张家口一次缴获敌人炮弹 8 万发，火炮 20 多门。 ”

毛泽东一听用力一拍手：“ 好，好，一下子搞到了这么多，从来没有过呀！解放了张家口是个好消息，这个消息更好呀！看来你不去争，人家就不会给你送上门来的！ ”

朱德也很兴奋：“ 真是没有想到啊，刚刚搞起来延安炮校，又有了这么多的炮弹，晋察冀的炮兵问题解决了。 ”

叶剑英参谋长说：“ 他们又打扫了战场，派人搜集到了 2 万多发炮弹，

火炮 30 多门，加到一起就是 10 万发炮弹，52 门火炮。”

毛泽东笑了：“这不是发了财了嘛！红军那时候两三发炮弹就打一仗，这一回可派上大用场了！”他吸了一口烟，脸上的笑容就像凝固住了，久久没有消逝。

“给荣臻同志回个电报，马上组建炮兵团，越快越好，叫朱瑞带炮校的人去张家口，给他们配备干部。”

朱德又伸出了两个手指：“我看可以一下子建两个团，再搞点骡马。”

“看来刘邓那边最困难了，送一些炮弹给刘邓，兄弟们分了家也不能一点不管了！”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

“要的！要的！”朱德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叶剑英参谋长听了毛泽东风趣的谈吐也笑了起来，顿时窑洞里传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上党战役后八路军各部队争相建立炮兵团

就在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共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已经密令国民党第 2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出第 19 军军长史泽波指挥五个师抢占上党地区。

1945 年 8 月 25 日，延安机场一架美军 DC—9 军用运输机轰隆隆响个不停。刘伯承、陈毅、林彪、邓小平、薄一波、陈赓等 20 多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在延安开完紧急军事会议，乘该机飞赴各自的部队驻地。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从黎城县的长宁机场下了飞机，骑马向军区所在地赤岸赶去。

一路上，刘伯承不时从马上回过头来对邓小平说：“阎锡山这一刀很厉害，一下子就把太行和太岳从中间给割开了！”

邓小平用力打马赶了上来：“我看蒋介石的胃口也太大了，它进得来解放区也不晓得能不能出得去！”

“敌人就是这样，只要来了就不想回去的事了！”

邓小平一听乐了：“顾不了那么多可不行哟，那就是有来无回了！”

前面不远就是赤岸镇了，隐隐一片丛绿中，可见穿灰色军装的八路军战士正在练兵，刘、邓打马跑进镇去。

离黎城大约只有 25 公里的襄垣，此时狼烟滚滚，马嘶人叫。国民党第 19 军军长史泽波指挥的五个师，正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史泽波坐在一辆美式吉普车里，正在看着上党的还乡团和特务队送来的情报。坐在他一边的是 37 师师长杨文彩。

“军座，一路上我军进展顺利，说明共军已无力再战。”

“没有你说得那么简单，你看看，我们有 1.6 万多人，可共军有 8 万多人。共军乃是我们的四倍！”

杨文彩哼了一声：“共军装备太差，一个团不足千人，一共只有几门山炮，子弹每人只有几发，如果他们敢来，只能为我之肉俎！”

史泽波咧开嘴笑了：“好，你有这个雄心就好，打胜了这一仗，我给你在委座面前请功。”

“那我就先谢谢军座了！”

9 月 10 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我军 769 团首攻留屯。太行独立山炮队

集中仅有的两门山炮掩护步兵攻城。只见火光一闪，敌人的三座地堡、一座城门楼子飞上了天，机枪被炸得不响了，守城的敌军全部缴械投降了。

10 月 2 日，太行、太岳军区主力在南老爷岭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第 7 集团军的六个师团团围住。军区的四个炮兵连全部参加了战斗，激战五天四夜，敌第 7 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被我炮火击毙。

10 月 7 日，敌 23 军和 83 军两万多人，被我军赶到了一片洼地里。刘忠指挥 20 团挡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一次又一次发起进攻，炮弹雨点般落到我军阵地上……我军一连打退敌人八次集团进攻，敌人乱成一团，首尾不能相顾……

此役歼敌 11 个师及一个纵队 3500 人，生俘军长史泽波，缴获机枪 2000 多挺，山炮 24 门，还有大量炮弹。刘伯承司令员看到新缴的山炮，高兴地说：“给中央发电报，我们也要搞一个炮兵团。”

10 月 13 日，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将所缴获山炮骡马迅速集中起来成立炮兵团，除令炮校即送五个连干部外，并须尽量争取旧炮兵军官及炮队长。”

不久，延安炮校的 42 名干部到达了赤岸，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亲切接见了他们。

刘伯承司令员说：“上党一战加上邯郸战役我们有了炮，现在又有了干部，一定能把炮兵建设好。”

邓小平政委接过司令员的话说：“各部队都调来了班长和老战士，这是炮兵的骨干。不过就是驮马不够，那我就不骑了，为了炮兵，让我的马去拉炮！”

“使不得呀！你不骑马，我也不能骑呀！咱们都走不动了！”刘伯承风趣地说。

炮兵营长范治平说：“旅团首长已经送来了不少马，邓政委的马就不要送了吧！”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你们还不收？”听了邓小平的话，大家都乐了。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晋冀鲁豫军区从抗战胜利时的五个炮兵连迅速发展到 16 个炮兵连，30 门火炮。

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的炮兵也在紧锣密鼓地组建之中。军区原来有一个炮训队，9 月接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赶到张家口搜集日军丢下的火炮、弹药、装备，同时扩展兵员，只半个多月就收集火炮 52 门，还说服有专长的 250 人入伍，组建了四个炮兵连。10 月，军区又专门从各部队调来了十多名政工干部，先搭起了四个炮兵营的架子。10 月 10 日，军区下达了成立炮兵团的命令，任命高存信为团长，林千为参谋长，陈靖为政治处主任。

到 10 月底，延安炮校赴东北路过张家口，中央军委批准调 64 名干部给晋察冀军区。军区任命赵大满、王正国为炮兵团副团长。这时全团有五个炮兵营、一个教导队，火炮 40 多门，骡马 400 多匹，1000 多人。

林彪拿出 3300 两黄金办东北民主联军炮兵

1945 年 10 月 22 日，东北沈阳一幢沙俄式小楼前，停着一辆苏式吉普车，一名穿着浅黄军衣的中年人匆匆走上楼去。他就是延安炮校的代校长朱瑞。

这里是刚抵沈阳一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一张办公桌边上，东北

局第一书记彭真，正在批阅文件。

听到脚步声，彭真抬起了头：“ 朱瑞同志，你来了，先坐下，我请你看一份中央的电报。 ”

说着将电报递给了朱瑞。

朱瑞打开电报看了起来：“ 10 月 21 日，中央军委电：海运现尚顺利，请将收缴之山炮，以二三十门，弹万发给山东、华东组织一个炮兵团，此事很重要，望迅速运至胶东，勿失时机。 ”

“ 朱瑞同志，现在东北到山东的海运还通行，再晚就不行了。 ”彭真指着电报说。

“ 彭书记，我们现在炮兵也在组建之中，延安炮校的干部还没有到，我们也只能从现有的编制中调出了。 ”

“ 那就只好这么办了，越快越好，这是中央的指示，一定要办好！ ”

“ 下一步有恶仗打，没有炮兵可不行。 ”

“ 我们有一个计划，把各部队的炮兵集中起来，组建一个总部炮兵旅，一个冀热辽炮兵混成旅。 ”

一个多月之后，延安炮校的骨干经过长途行军到达了沈阳，紧接着就组建起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炮兵旅旅长贾陶，第 1 团团长杨云斋、政委谢瑛；第 2 团团长朱家鼎、政委文击。

与此同时，冀热辽军区炮兵混成旅也宣布成立了。旅长王珩、政委李志明。由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团组成。

1945 年 4 月 23 日，苏联红军撤出了长春。这时国民党第 27 军军长姜鹏飞于几个月之前率部占领了长春。蒋介石用飞机将姜的所谓“ 铁石部队 ”1000 多人空运到了长春。国民党军队总计 3 万多人。姜鹏飞本来就是个大土匪，现时气焰更加嚣张，口出狂言要与东北民主联军决一死战。

4 月 23 日，总部炮兵第 2 团、吉东军区炮兵营、东满军区炮兵营参加了进攻长春的战斗。这是东北我军炮兵参加的第一次较大的攻城作战。

在炮兵的火力掩护下，我军攻城部队一举从东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发起了攻击。在城东的主要攻击方向上，我军集中了 15 门山炮，前后排开，距敌前沿只有 500 米到 1000 米，炮弹像长了眼睛一般，直接飞进了敌人的碉堡，敌人的据点一个接着一个飞上了天。看到炮兵打得好，步兵的士气更加高昂，一举攻进城去。到 4 月 28 日战斗全部结束。

从 4 月 18 日开始，国民党新 1 军进攻四平，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炮兵第 2 团两个连，松花江军区炮兵四个连参加了这次战役。这也是东北我军炮兵参加的最大的一次守城作战。5 月 14 日，敌人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企图将我军守城部队困于城内。在我军的反冲击中，炮兵第之团两个连连续发射炮弹 1600 多发，不少火炮身管都打红了。战斗打到 18 日，我炮火打开了敌人包围的口子，使我守城部队于当晚顺利撤出四平，这样，一个多月的四平保卫战宣告结束。

1946 年 7 月，东北重镇哈尔滨凉风送爽，从松花江上飘来一阵阵高亢的汽笛声，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隆隆驶过的军车，车上装满了粮食和物资。几条主要大街两边的商店生意十分红火，人群中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在巡逻，整个城市秩序 井然。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林彪司令员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沙发上坐着高岗、彭真、陈云。在他们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和政委

邱创成。林彪坐在办公桌前，正低头看文件。尽管屋里人不少，但没有人说话，都等着林彪把文件看完。

林彪看完文件后说：“ 既然是炮兵建设的 1 号文件，就要搞得好一点，给以后做个好样子。 ”

彭真接着说道：“ 中央对炮兵提得很高啊，朱总司令说炮兵为建军骨干，毛主席说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我们现在对炮兵的认识还不够。 ”

“ 上面有问题，下面也有，长春、四平两仗下来，一攻一守，攻得就好一点，守的就不行了。 ” 林彪话说得很慢。

“ 林总，这个问题主要责任在我…… ” 朱瑞马上把责任担了下来。

“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也有，大家说的是建军的问题，那就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 林彪停了一会儿又说道：“ 空军搞得不错，已经有飞机、有人了。可是那总不是主要的，目前炮兵是主要的，搞得不好我们在东北就站不住了。 ”

“ 是要尽一切力量来办，不能马虎！ ” 高岗也发言了。

“ 我看还是要抓学校，你们的教学计划出来了没有？ ” 彭真问朱瑞。

“ 已经出来了，我们提出的是：变学校为部队，以部队当学校。 ”

“ 口号提得好用处不大，还要有人，要有钱！ ” 林彪一下子就点到了实处。

林彪在屋里踱了几步，看来是不说不行了：“ 既然延安炮校到了东北，就不要再叫延安炮校了，我看改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吧！ ”

众人点头表示同意林彪的意见。

“ 该拿的钱还是要拿的，老百姓都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 林彪看了高岗一眼。

高岗负责东北的财政，要拿钱当然找他了。

“ 好钢用到刀刃上，该花的就花！ ” 高岗心里也明白，组建炮兵是必需的，如果没有炮兵，共产党在东北站不住脚，留着钱也没用。稍后，他又扳着指头说：“ 那就先拿出 6600 万元吧，合 3300 两黄金，怎么样？ ”

朱瑞看上去很兴奋：“ 这样可以再装备两千兵员，增加两个团的兵力，把炮兵建成一个独立的兵种。 ”

“ 你们有这个信心就好！ ” 彭真表示赞同。

“ 就这么定了，马上办！ ” 林彪一锤定音。

第十二章

苏中七战七捷炮兵功不可没；华东炮兵战鲁南，缴获美式 105 榴弹炮；攻枣庄歪打正着；四保临江东北炮兵越战越勇，林彪苦思步炮协同战法

粟裕布阵变戏法“一比四”变成“六比一”

1946 年 7 月，江南正是一片稻花飘香的季节。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苏中的海安镇。

这是个河道通畅、樯桅林立的水路要地，商埠众多，生意兴隆。这几天，文工团员们在街上贴满了“一定要粉碎反动派进攻”的大标语。

在城内一条小河对面的一个大院内，华中野战军正在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粟裕司令员站在地图前面说：“这一次，汤恩伯集中 83 师、25 师、第 7 军 15 个旅，加上 65 师和 21 师等 7 个旅，共有 12 万人，不少是美式装备。我们只有 3 万人，正好是四比一，这个仗怎么打，大家要好好合计合计。”

粟司令员的话刚落，会场上就议论开了。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一口一口地吃，打一仗胜一仗！”

“大家说得很对，党中央已经来电要求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而且要初战必胜！”说到这里，粟司令员开始下达作战命令：“第 1 和第 6 师六个团打敌中路的 19 个旅之中的两个团，7 纵三个团和 10 纵的三个团在两侧牵制敌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对我们的四比一，变为我们对敌人的六比一，这个仗就好打多了！”

7 月 13 日，皎月当空，夜色如昼。通往宜家堡的大道上，一队人马飞驰而来，骑一匹白马跑在前面的是第 1 师的副师长陶勇。他们跑到了 3 旅 8 团的指挥部前面，飞身下马。

陶勇朝指挥部匆匆走去，他的耳边枪炮声响成一团，如热锅炒豆一般。

“好家伙，这就是美式装备，全是用枪弹堆出来的！”陶勇边说边拿起了望远镜。月光下，几百米外敌人的前沿阵地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子弹像飞蝗满天乱飞，各种炮弹泼水一般朝外倾泻，阵地的前面成了一片火海……

“报告副师长，敌人的火力很猛，我们已经攻了两次都没有成功！”8 团团长一边报告，一边气得直喘粗气。

这时一个绰号叫“小钢炮”的连长，提着驳壳枪跑到了陶副师长面前。

“副师长，你就下命令吧，看我不冲上去端了他娘的老窝！”

陶勇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小钢炮，不准你蛮干！”

听完 8 团团长的汇报，陶勇很不满意：“野司命令是六比一，到你这里成了一比一了，一个团打一个团怎么行！停止进攻，明天集中兵力再打！”

第二天，1 师集中了三个团，而且改变了主攻方向，8 团在东南改为佯攻，7 团在西北面主攻，这里河沟起伏，又是敌人的侧后方，敌人只布了两道防线。

战斗开始的时候，陶勇命令把 1 师最好的炮兵连调上来。

“炮兵能不能再近一点？”陶勇问炮兵连长。

“报告首长，可以推到离敌人阵地 100 米开炮。”

“有把握吗？”

“有！”连长一挺胸，信心很足。

战斗打响了，果然，敌人把主要精力放到了 8 团进攻的方向，7 团一下子冲了进去。敌人马上调兵去堵 7 团冲开的口子，8 团趁讥发起了攻击。

炮兵连长亲自操炮，对准敌人城墙高处的三个大碉堡，一连几发炮弹，直接命中了目标，三个大碉堡倒塌下来……步兵一下子冲了进去……10 分钟之后，已经打到了街中心。

宜家堡战斗刚刚结束，陶勇便接到了华野的急电。他打开一看：敌 49 师正向如皋赶来，意在夹击我华野指挥部。敌正在运动之中，无工事可依托，命令第 1、第 6 师速东进，于运动中消灭敌人。

夕阳在金黄色的晚霞中滚动。部队吃过晚饭便上路了，月亮照得大地一片白净。部队一边跑步前进，一边作好了战斗准备。

整整走了一夜，天刚亮的时候，就看到公路上烟尘滚滚，敌人的汽车正拖着山炮，从南边开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敌 49 师的炮兵营。

“命令 2 团，先把眼前这个炮兵营收了，要照单全收，不能跑了一门炮！”陶勇下了命令。

“是！”2 团团长一溜小跑去指挥部队了。

2 团冲上了公路，敌人的炮兵营顿时乱成一团，车和炮全撞到了一块，敌人全钻到了车炮底下，怎么喊也不出来。

敌炮兵营长也当了俘虏。2 团的一名小战士指着敌营长说：“你是怎么指挥的，把炮都撞坏了，你负得了责嘛！”

“兄弟无能，兄弟无能！”敌营长连连点头。

敌炮兵营长被押到了师部。

“你们炮兵营的任务是什么？”陶勇上下打量着敌营长问。

“长官，卑职的任务是炮击如皋城。”

“49 师的任务呢？”

“长官，任务是占领如皋。”

陶勇正在审问敌营长，司令部的一位参谋跑了进来：“副师长，我们刚刚缴获了敌人一部电台。敌人正在通话。”

“是吗？”大伙一下子围了过来。

“26 旅，命令你们朝东边靠拢……”

“这是谁在下命令？”陶勇问敌营长。

“报告长官，这就是 49 师王师长。”敌营长说。

“怪不得口气这么大啊！”陶勇话音没有落，屋里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这时，敌军王铁汉师长在电台里又下命令道：“79 旅快一点靠过来，向师部靠拢……”

陶勇风趣地笑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王师长，你指挥你的，我指挥我的了！”我 1 师根据王铁汉在电台里下的命令，很快调整了部队。第二天下午，敌 49 师师部加一个半旅全都当了俘虏。

8 月 10 日，l 师急行军 50 多里赶到了李堡。陶勇赶到前沿看地形。只见李堡守敌一条长蛇阵排开，阵地上乱哄哄的。望远镜里看到敌人的电话兵正在架线。

“敌人的 19 团不是已经来了好几天了，怎么还在换防？”陶勇感到很纳闷。但他心里很明白，这是攻击的最好时机“命令炮兵开始轰击！”陶勇下

了命令。

苏中军区的炮兵和师属炮兵，加上刚刚俘虏的敌人的炮兵，凑起来也不少了，足有几十门炮，一时间山炮、野炮一齐开火，李堡的敌人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敌人乱成了一团，指挥接防的敌新 7 旅副旅长田从云，坐在他的指挥部里，看着外面猛烈的炮火，心里一个劲犯嘀咕：上面不是说苏中共军主力已经被打得逃到海上去了吗？地方民兵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大炮？没容他想多长时间，这位国民党的少将副旅长便当了俘虏。

在陶勇的指挥部里，田从云还不解地问：“我们上报的统计说，已经消灭贵军两三万人了，叫我们赶快出来占地盘。”

陶勇一听就笑了：“可是你们占了李堡已经有好几天了，为什么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

“这就是国军嘛！广东军 65 师打完了，让给东北的 49 师，又把我们四川的新 7 旅划给 49 师指挥，他妈的师长马上把他的 105 旅调走了，叫我们川军打头阵，能不乱嘛！加上你们的炮兵一开炮，那就成了乱上加乱了！”

苏中战役历时一个半月，华中炮兵在战斗中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在攻坚和运动战中，为苏中的“七战七捷”做出了贡献。

“神炮 13 连”，威名天下扬

秋后的冀中平原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这天夜里，伴着不绝的枪炮声，在通往高碑店的公路上，一支炮队行色匆匆，马蹄声一阵紧过一阵。

晋察冀炮兵团 13 连连长曹洪深骑在前面的一匹大青马上，一边走一边看表，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了，炮连整整走了一夜。

他对旁边的通信员说：“传我的命令，快速前进，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到高碑店！”说完用力打了一个响鞭，大青马扬起四蹄狂奔而去。

前面大道上跑过来几个背枪的人，老远就喊：“口令！”

“支援！”曹连长回答了口令之后，跑到跟前一看，是冀中 13 旅的哨兵，一看到马拉的大炮，哨兵便惊叫起来：“是军区炮兵老大哥来了！我们都等急了！”说完便在前面带路，朝高碑店敌人发电厂赶去。

天已经亮了，敌人发电厂内传来一阵阵枪声。13 旅主攻营张营长正急得骂娘：“奶奶的，我就不信攻不下来！”这时，他看到曹连长走进了指挥所。

张营长余气未消地对曹连长说：“敌人的五个主地堡，全都连在一块，还有那个最高的水塔上面，是敌人的指挥所，站得高看得远，咱们这边一举一动，敌人全看见了！真让人上火！”

“这不要紧，咱们马上就摘掉敌人的眼睛，叫他们成为瞎子！”曹连长指挥几名战士，将一门山炮推到了距敌人 400 多米远的一个土包后面，他举着炮对镜测了一下距离，便下达了口令：”标尺 50……”

“轰……”炮弹飞了出去，击中了水塔的顶端，上面炸飞了几块砖头。曹连长又减了三个标尺，直接瞄向了水塔的窗户，这时敌人的一个观察哨正从窗户里伸出头来四下乱看，他们也发现了不远处的山炮，惊叫起来，“共军的大炮，共军大炮开火了！”

敌人正喊着呢，这边曹连长已经再次瞄准了水塔，轰地一声炮弹飞了出去，嗖地一下钻进了水塔的窗户，接着是一声沉闷的巨响……敌人的指挥部

再也没有动静了。

张营长拍拍曹连长的肩头：“不愧是军区的炮兵英雄，名不虚传呀！”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咱们先打远的，你看见最里面的那幢大房子了吧，那是发电厂的电机房，电缸就在那里边。”

三发炮弹飞了过去，全部落到了红房子上，爆炸声响成一片，红房子冒出了一团白烟。

过了一会儿，13 旅旅部来了电话说，炮兵打得好，已经听到敌人的电台向上司报告电缸被炸坏了，电网已经全停电了。

“真是神炮啊！”张营长连连称赞。

这时地堡里的敌人已经发现了我军的大炮，几挺机枪一齐朝炮阵地开火，子弹雨点般射过来……

曹洪深冒着弹雨指挥炮兵连连发炮，三发炮弹击中了敌人三个地堡。就在这时候，一排机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前胸，殷红的鲜血洒到了炮位上，他的一只手臂指着敌人地堡的方向，嘴唇动了动再也没有说出话来……通信员小李紧紧抱着他，他感到连长的身子越来越沉，曹连长倒在了炮位上。

“为连长报仇！一定要消灭敌人！”

随着几声轰鸣，敌人的另外两个地堡也飞上了天战后，冀中军区 13 旅授予军区炮兵回 13 连“神炮 13 连”光荣称号。炮兵英雄曹洪深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人民炮兵的壮丽风采将永垂史册。

9 月 29 日，蒋介石的第 16、第 94、第 53 军沿怀来、延庆方向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这是蒋介石的一招所谓高棋，意在策应傅作义夺回张家口。一提到张家口，蒋介石便会破口大骂傅作义。在国民党军的西北作战会议上，蒋介石又想起了这件事，他越说越气，火不打一处来：“毛泽东就那么几个团的兵力，不仅得到了这个西北重镇，还一下子得到了 10 万发炮弹，顶延安的兵工厂生产好几年，这些炮弹早晚有一天要落到国军的头上，这岂不是咎由自取嘛！”蒋介石在指挥作战上，总是一错再错，可是这一次关于炮弹的用处上，却让他说准了。

夜色如烟似黛、微风轻拂，带着硝烟，带着浓烈的火药味，压住了田野中清新的花香。怀来城下一片不大的山坡上，蛇形排开了晋察冀军区炮兵团四个连的 12 门野炮。战士们正在紧张地挖工事，不远处有一队民工赶着马车，将一车车炮弹运进了火炮掩体。

炮兵团副团长王正国，正带着炮连的连长看地形，他手里拿着地图，一边比照地图，一边实地观察。

“军区首长这一次给我们炮兵群的任务是……”

一听到“炮兵群”这个词，几位连长都感到十分振奋，炮兵群作战，这在晋察冀炮兵史上还是第一次。

“用强大的火力拦阻射击，一定要把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在怀来城下！”

“副团长，你就下命令吧，这一回可要叫我们吃个饱吧？”说话的是大个子 3 连长。

“有你打的，就怕你把炮管打弯了，直不起来了！”

“要是炮管真的打弯了，老子就用手把它直起来！”

“这一次上级给了 5000 发炮弹，你们就放开打吧！”

王副团长正说着，阵地上电话响了，他拿起来一听，说道：“注意作好

射击准备，敌人一个师已经出动了。我们按一号方案打！”

王副团长一声令下，十几门大炮一齐吼叫起来，震得四周沙石乱飞，炮弹雹雨般落了下来，正在行军的敌人，刚刚听到炮响，便被炸乱了营。敌人死伤一大片，一窝蜂地退了下去。

一个小时之后，敌人又以多路纵队向我军阵地进攻，我炮兵群用直接火力突然开火，并掩护步兵反冲锋，敌人丢下一大堆尸体，狼狈逃窜。

军区炮兵配合第之纵队，在怀来城下与敌人几个师的兵力激战 15 昼夜，歼敌 2.2 万多人，有力配合了晋察冀军区机关安全撤出张家口。

陈诚派出的美式装备“快速纵队”成了“快死队”

1946 年 12 月 20 日，蒋介石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袍，坐在总统府的壁炉前面，望着窗外的阵阵寒风，心绪难平，昨天夜里气温骤降，风雪疾至。更使他寒心的是，夜里收到了国民党 69 师发来的急电，全师在苏北遭到了共军的围困，激战了十多天不见分晓。

“69 师怕是凶多吉少喽！”想到这里，蒋介石一脸的愠色陈诚很小心地从外边走了进来：”主席……有一个电报……”

“辞修，是不是苏北的消息？”

“主席，刚刚收到的消息，69 师 2 万名官兵全部阵亡！”

“啊……”这个结果蒋介石早就料到了，可是此时从陈诚的口中说出来，他还是吃了一惊。

“戴之奇将军，已自杀殉国！”

“真乃党国的功臣啊，我要重奖他！”蒋介石的心里总算得到了一丝安慰。自从他发动内战以来，国民党的将军多有战败而降的，这一次戴之奇的自杀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

“主席，前几日刚刚从美国运到了一批大炮，是最新式的，已经发到快速纵队了。”

“他们用得怎么样？”看来蒋介石对这个消息远远不像陈诚那么感兴趣。

“口径很大，火力很猛！军界一致反映很好。”陈诚在黄埔学的是炮兵，北伐时又当过炮兵营长，所以他深知大炮在战争中的威力。没想到老蒋不以为然。于是他只好悄悄地退了出来。

陈诚以总参谋长的身分，下令快速纵队要发挥坦克和大炮的作用，一举插入山东共军的腹地，来个中心开花。

1946 年 12 月 31 日，山东枣庄以东的大道上，从华中回师山东的鲁南军区第 8 师正在急行军途中“听说这一次来的是老蒋的‘金钢钻’快速纵队，班长你说它是咋个快法？”问话的是一名刚入伍的新战士。

“啥狗屁快速纵队，就是死得快！”战士们一听全笑了。

“那‘金钢钻’，好不好打？”

“那有啥，就是几辆坦克，没啥了不起！”班长说着拿起做好的燃烧瓶晃了晃说：“那铁家伙的干粮，俺这早就预备好了！”

1947 年 1 月 2 日，鲁南军区第 8 师师长丁秋生，赶到前沿指挥所观察了敌人占领的尚岩村。丁师长对站在一边的师炮营营长说：“只要炮兵打得好，20 分钟突破敌人的前沿是没有问题的。”

“师长，你就放心吧，非轰它个稀里哗拉不可！”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对面敌人阵地上黑糊糊一片。丁师长一声令下，我军猛烈的炮火朝敌人村东一侧的工事轰击，只十多分钟，守敌便开始溃退。大约一个营的敌人投降了，余下的跑到了马庄。

我军又将马庄团团包围，马庄前后有五道工事，另有四辆坦克停在村口。丁师长下令炮兵轰击马庄。敌 26 师中将师长马历武正在指挥部里与南京通话，突然一发炮弹落了下来，将指挥部的房顶掀开了。马历武急忙朝外跑，一发炮弹正好落了下来，连电台加报务员全都炸飞了。

马历武一看傻了眼，仗还没有打整个指挥系统先完蛋了。他脑子这时候还没迷糊，三十六计走为上，跳上坦克就朝峄县逃去。

国民党 26 师和快速纵队在公路上一字排开，朝峄县方向突围。这时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地面上就像打了一层油，美制十轮大卡车全都陷到了泥坑里，几十辆坦克被夹在炮车中间动弹不得。我军追击部队没有费多大劲便将逃敌团团包围。

被挤在公路上的 48 门新式美制 105 榴弹炮,连车带炮全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丁师长来到一门大炮前，命人解去了炮衣，只见炮身乌黑锃亮，炮管和炮闩上全都是黄黄的机油，大架和防盾上连一块漆都没有掉。

l 月 9 日晚，我军对峄县发起了攻击。由国民党俘虏兵组成 105 榴弹炮群，对峄县外围工事进行了猛烈轰击，将敌人工事全部摧毁，突击部队顺利攻入城内。

另有数门 105 榴弹炮参加了攻打枣庄的战斗，战斗中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场面：敌人在枣庄外围的一座大石灰窑上，修了一个特大的地堡，我军使用 105 榴弹炮轰击，第一发炮弹飞出去，落在了地堡的后面。于是炮兵连长命令减一个标尺瞄准手减了一个标尺，第二发炮弹飞了出去，却又落到了地堡的前面。这时炮兵营徐营长急了：“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一前一后打着玩啊！”

徐营长亲自指挥：“加一个标尺！”

炮弹又落到了后面。

“再减一个标尺！”

炮弹又落到了前面。一连打了 40 多发，还是没有命中地堡这时有人说：“肯定是敌人投降的时候在炮上做了手脚”徐营长一听有道理，便下令停止射击，准备换上我军自己的山炮再打准备冲击的步兵官兵中，不知谁来了个将计就计，对着地堡的国民党兵喊道：“我们的大炮，刚才是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快投降吧，不然就真打了！”

地堡里的敌人也不明白，解放军的大炮，前一发，后一发，一连打了 40 多发，就是不往地堡上打，到底要干什么？一听我军喊话，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劝降，于是便打出白旗投降了。

事后，徐营长请来了一名国民党的炮兵俘虏。那俘虏一听打了 40 多发没有命中目标，便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快说在哪里做了手脚？”徐营长火了。

“长官，不要生气，这种美国新式大炮，有一个高低角转钮，你看就在这里。”俘虏指着标尺筒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铜钮，“这上面有刻度，不够一个标尺，就可以用它来修正。说明这种大炮的精度是很高的。”

徐营长一听乐了：“妈的，美国鬼子还真有点道道哩！”

林彪怒摔望远镜

1947 年 2 月 23 日，东北我军第 6 纵队围攻德惠，第 1，第 2 纵队于布海以南中长山路两侧打援。参加围攻德惠的炮兵有总部的炮 1 团、炮 2 团和 2 纵炮兵团四个连，加上第 5 师山炮营和佳木斯炮兵团两个连，总计火炮 80 门。对这次攻城作战，东北总部非常重视，司令员林彪决定亲临观战。

雪地上一片洁白，树上垂下长长的树挂。林彪沿着堑壕走在前面，后面是刘亚楼和东北炮兵司令员朱瑞。

“林总，这一次我们集中的火炮比较多，主要是想看一下步炮协同的问题。”朱瑞刚说了一半，林彪摆了摆手：“不必说了，我一看就知道了！”

刘亚楼走过来：“林总，6 纵的司令员和政委……”

“不要让他们来了，我们只是来看的，告诉他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们只看不发言！”林彪说完拿起了望远镜，趴到堑壕的边上看了起来。

这时，两发红色信号弹升到了空中，接着大炮便轰响起来。

林彪一边看，一边问刘亚楼：“兵力和火力是怎么配置的？”

“是这样的，17 师加火炮 23 门，在城东进攻，18 师加火炮 21 门在城北，16 师加火炮 18 门在城西南，独 2 师加火炮 18 门在城西。”

“四面分兵？”林彪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80 门大炮一齐响了，只见炮弹从四个方向飞进城去，城里传来隆隆的爆炸声，这时步兵还没有发起冲击。

“摊子铺得很大，打得还挺热闹！”林彪面带不满，别人都不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炮声停了，步兵开始发起冲击，城楼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很显然步兵冲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加上四面平分兵力，连城上一处口子也没有轰开，步兵四下受阻。

“回去了！”林彪把望远镜丢到雪地上，转身朝回走。警卫员赶紧拾起望远镜跟在他后头。

回到指挥部之后，林彪一直在想着 6 纵攻惠德那一仗。那一仗攻到最后还是没有攻动。只好撤出战斗，白白用了那么多炮弹。

“炮是有了，可是不知道怎么用。红军过大渡河的时候，就一门炮三发炮弹，就打了胜仗。这回倒好了，炮越多越不会打仗了！”林彪气乎乎地坐到沙发上。

“林总，现在是有这个问题，不少部队的指挥员不会步炮协同。”刘亚楼在一边说。

“给他们一段时间，再不会就不要指挥了！那个电报发下去了没有？”林彪问刘亚楼。

“还没有发下去，我们还想再斟酌一下。”

“那也好，再拿来我看一下。”林彪从刘亚楼手中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在目前我军附有炮兵的作战条件下，为组织步、炮兵的协同动作，通常不少于四个小时的白天时间，以步、炮兵指挥员进行共同侦察，选定步兵攻击目标和炮兵的射击目标……因此，比如规定在黄昏时攻击的话，则部队必须在黄昏前 5 小时到达目标附近；如果规定在下午 4 时攻击，则部队必须在中午 12 时到达目标附近，进行攻击准备，然后发起攻击。切不可到达后不经任何准备，莽撞攻击。”

“这已经讲得够细的了，还要怎么讲？”林彪放下电报，沉思了一会儿：“看来打法要改一改了，下一步主要是打敌人的堡垒和城池，不会使用炮兵，这个仗就没法打了！”

“6 纵这一仗，兵力太分散了，炮兵也有个集中兵力的问题。”朱瑞谈了自己的想法。“过去咱们炮少，只要有上几门炮，仗就好打了，可是现在不行了，几十门炮，就是上百门炮，用不好作用也不大。”

“这个问题很明显，野战军首长光会指挥步兵不行，还要学会指挥炮兵！”刘亚楼说。

“那就让他们指挥。”

“现在炮兵都是总部直接指挥，不好办呀！”

林彪一挥手说：“有什么不好办的，全都分下去就是了，活人还能叫尿憋死！”

到 1947 年 2 月，东北民主联军已有炮兵连 160 个，总部发出了第 3 号命令，进行了统一调整，将炮兵以营和团为建制配备到了各个纵队。

3 月 27 日，我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四保临江战役。国民党军队集中了 20 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发动了进攻。3 纵及 4 纵一部在红石镇设下了埋伏，炮兵也组成了三道火力，专等大鱼上钩。

4 月 1 日，3 纵以一个团的兵力，在红石镇以东 10 多里长的战线上与国民党王牌 89 师激战一天。

敌 89 师全部是美式装备，不久前刚刚从东南亚空运到东北，气焰十分嚣张。打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3 营长魏学书看见炊事班把热乎乎的饭菜送上来了，正好这时敌人也开始朝山上冲了，便下达了“全营撤退”的命令。

战士们坐在地上不愿意撤，不少干部也发开了牢骚：“早不撤晚不撤，到吃饭的时候才叫撤。”

炊事班长也是不高兴：“可惜了俺这一锅高粱米，全留给敌人吃了，还有一锅猪肉炖粉条。”

魏营长举着手枪：“这是命令，马上撤下去！”

我军撤下山去之后，敌人上了山。魏营长从望远镜里看到，敌指挥官正用电台向上面报告战果，别的士兵一窝蜂地在抢米饭吃。看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敌人吃饱了饭之后，胆子更大了，大约一个排的敌人，端着枪冲了过来。

8 连张连长转过身来问魏营长：“营长，你看，敌人也太猖狂了，就一个排也敢来追我们，我他妈的先收拾了这群狗娘养的！”

“不准胡来！放两枪往回撤！”

“可气死俺了，这仗没法打了！”8 连长低着头朝回跑。

3 营用一锅高粱米，将 89 师引入了我军的包围圈。天黑的时候，敌人进入了妖群岭。这时四面响起了枪声，接着是一阵震天动地的炮声。我军埋伏在山谷两侧的炮兵全都开火了，敌人一下子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一阵炮火过后，开始全线溃逃。

我军 3 纵、4 纵的几个师全都投入了战斗，敌人没命地往回跑。汽车、大炮、大车扔的到处都是……

10 多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了，敌人王牌 89 师加上 54 师的一个团，一个人也没有跑掉。

不可一世的敌 89 师代师长张校堂，已经向杜聿明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

打好这一仗，给东北的“ 国军 ”做个样子看看。自己也可以把这个代字去了。没想到仗打败了，他做了俘虏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对我军的魏营长说：“ 开始仗打得好好的呀，我们一冲你们就垮了，我们的部队连你们的饭锅都缴过来了，那饭还是热的呢！怎么到后来就不行了呢？ ”

魏营长看着他笑而不答。

张校堂想了想又说：“ 你们一定是后来换上来的，前边的共军已经被我们打光了！这么说我们也是打了个平手！ ”

魏营长哈哈大笑起来：“ 前面就是我们，后边也是我们，那锅饭是我下令丢给你们的，我门那一锅饭不是好吃的！不给你那锅饭，你能跟着走进我们的包围圈吗？ ”

听到这里，张校堂算是明白了，低着头不再说话了

第十三章

胡宗南被彭德怀的炮兵轰了个人仰马翻，他又施“钓鱼计”弄巧成拙；我军炮击蟠龙的关键时刻，王震司令员拿出了看家宝贝；潍县一战炮兵大显神威

胡宗南面对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口出狂言

1947 年 3 用 14 日早晨，天色阴沉沉的，背阴的山坡上还残存着一片片白色的积雪，延河上仍是一层厚厚的冰，沿河两侧的土路上，是背井离乡的人群。

天空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约有 40 多架野马式战斗轰作机沿着山沟飞了过来。国民党空军得知我延安没有高炮更没有空军，便肆意进行低空轰炸。

四架敌机沿着山头向王家坪冲了过去，对准一排窑洞投下了一串炸弹。有一发炸弹落到了院子里的老槐树下，飞起的弹片将老槐树的树皮削下了一大块。敌机拉了起来，又朝别处投弹去了。国民党飞行员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个长着一裸老槐树的院子里，住着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听到了爆炸声，便要从窑洞里走出来看看，被警卫员拖住了。等飞机飞远了之后，毛泽东才从窑洞里走了出来。他拾起院子里一块炮弹皮说：“好大的一块，能打好几把菜刀。”

他又看了看天上，问一边的警卫员：“敌人没有来？”

“主席，敌机只是投了炸弹，伞兵没有来。”

“我们准备好了，他却不敢来了。这里有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群众，他要是来了也就回不去了。”毛泽东笑着说：“过几天我们走的时候，要把屋里收拾干净，让胡宗南看一看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3 月 13 日上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刚刚晋升为上将军衔的胡宗南，率 14 万国民党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中共在延安只有 2 万多兵力，可以说是以石击卵万无一失，为此胡宗南踌躇满志，一副志在必得的孤傲。

此时，胡宗南正坐在一辆美式吉普车内，沿着咸榆公路向延安开进。公路上的队伍前头是美式装备的 31 旅，后头是 135 旅，头上是空军的轰炸机。

汽车里的电台响了。胡宗南接过电报看了起来：据空中侦察，在延安城外发现共军主力，没有发现共军的炮兵。

“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炮兵他们能守得住延安吗？”

“胡长官，我看他们未必是真心要守，不过是做做样子！”说话的是 31 旅少将旅长李季云。

“他真守也好，假守也好，这一次我是一定要占领延安，对老头子那里要有个交待！命令全速前进，三天之内占领延安！”我军在陕北的部队本来就很少，和胡宗南的部队相比装备就更差了。保卫延安的是教导旅和警备第 7 团，一共有 5000 多人。在这之前正在开荒种地大生产，每个人只有十多发子弹。西北野战军炮兵也只有十多个连，全部分散在各个旅，也不可能全参加延安保卫战。尽管这样，部队士气仍十分高昂，与敌人在延安城下激战了七天七夜，消灭敌人 5000 余人。

3 月 18 日，当彭德怀看到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已经安全撤出延安之后，才命令教导旅和警备 7 团撤出阵地。这天晚上，16 团留了一个连在城内，敌人没敢进城，一直到 3 月 19 日的早上，40 多架飞机对延安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轰炸之后，敌人才派出一个排的兵力试探着进了延安。

几个小时之后，胡宗南的吉普车开到了延安的大道上，在延安的宝塔山下，胡宗南命令停车。他从车上跳下来，命令副官给他拍了几张背景有宝塔的照片。接着又与手下的人合了影。

胡宗南上了车，很快来到了王家坪。他要看一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来到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前，他发现院子里非常干净。走进窑洞内，他看到了一张会议桌，周围整整齐齐摆着十多把椅子。他伸出白手套抹了一下桌子，桌子上一尘不染。

“看来，他们走得很从容，特别是毛泽东。”这个念头在胡宗南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不过，占领延安的激动和得意，马上又使他否定了这个想法。

“毛泽东是在做样子给人看，在 20 万大军的追击下，这时候说不定早就逃过黄河去了。”胡宗南的这番话引来了一片得意的笑声。

胡宗南又四处打量了一下，如此简陋的房舍，就是毛泽东的住处吗？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这时，我西北野战军第 1 纵队，正拉开架势，漫山遍野地朝安塞方向撤退。公路上 1 纵的炮兵，马拉着大炮，大摇大摆地走着……

几小时之后，胡宗南就接到了空军的报告：据飞机侦察，共军主力正在向安塞方向撤退，其中还有共军的炮兵部队。

胡宗南趴在地图上看了半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共军不朝这个方向跑，还能朝哪跑呢？很明显，共军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下令以五个旅的兵力追赶共军主力，并尽快与之决战。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的主力并没有走远，而是在延安以东的青化砭布好了口袋阵。

彭德怀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参谋人员赶到了青化砭看地形。他知道这是党中央撤出延安的第一仗，关系十分重大，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而且敌人有 20 多万，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战斗，就会使我军主力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

青化砭一溜 30 里的大山，山高沟深，一条公路在沟底，两边都是土崖，正是一个口袋形。彭总一边看地形一边说：“好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打第一仗，对头哟！”

“就是不知道胡宗南肯不肯来？”新 4 旅张旅长说。

“胡宗南刚占了我们的延安，正在吹嘘胜利，他会不来？他这个时候脑子都大了，你做个口袋，他就会朝里钻！”彭总的话说得大家连连点头。

“这一次我们集中了联司的两个炮兵连，又加上了各旅的六个炮兵连。炮兵一定要用好，要尽快解决战斗没有炮兵是不行的！”彭总又拿起了望远镜：“你们看，那下边有一个土寨子，敌人要进了寨子炮兵就不好打了，敌人要是全部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就必须放弃寨子。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这个问题我们 771 团已经研究过了。”张旅长说。

“说说看，是啥子办法？”

“将北墙全都拆去，只留下南墙，敌人从南边来，就挡住了敌人的视线，我军可以从北面攻击。也便于我炮兵发扬火力！”

“这个办法好，看来你们是动脑子了。”彭总很高兴。

3月24日拂晓,彭德怀一声令下,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和第1纵队第358旅、教导旅、新4旅全都进入了阵地。

我军1万多人在山上等了一天，也不见敌人的影子，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也没有发现敌人。到了半夜里山上山风很大，战士们的手脚全都冻麻了，加上又冷又饿，一个劲地骂敌人不来。指挥部来了命令，把部队撤到就近的村子里休息了一下，战士们这才喝上了一点热汤。过了后半夜，战士们又沉不住气了，全都跑回到山上。

天刚亮的时候，对面的山上刚能看到人。两架敌人飞机低空飞了过来，擦着山沟飞了过去。

敌31旅旅长李季云很快便接到了空军的报告：没有发现共军。

李季云放心了，本来他接到情报，也是说共军的主力已经到安塞方向去了。昨天夜里先头部队抓了几个老百姓。他亲自审问了一番，都说这一带没有共军的影子。听到此话，李季云还隐隐地生出了几分遗憾，找不到共军的主力，就无法与之决战，消灭不了共军的主力，就失去了为党国立功的机会。

到了上午10点多钟，敌31旅的先头部队一个连，才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敌人先头部队一边走，一边无目的地到处打枪，四面山上枪声不断，但是一直也没有发现我军的潜伏部队。

李季云走得很慢，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共军的主力，并无作战目标，只是朝前走着。身为一旅之长，李季云甚至连青化砭的地形都没有看一眼。这时候他满脑子里想得还是胡宗南在庆功宴上的讲话，还有蒋介石给胡宗南部的嘉奖电。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了。这时候他听到队伍的后面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不要乱跑，这不过是敌人的小股部队！”他的喊声刚落，山沟的两边响起了炮声……

“轰……轰……”有两发炮弹落到了离他几十米远的地方，有几名士兵倒在了地上。

“报告旅长，可能是共军的主力，有炮兵参加作战！”31旅副旅长向他报告。

“传我的命令，向前冲出去，先占领两边的高地。”李季云下达了命令，可是并没有人去执行。

只见我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般落入敌群，敌人马上一哄而散，四下里乱跑乱窜。一发炮弹落到了马队中，马群像炸了锅一样，有几匹马翻到了沟里，将驭手压到了底下，有的马乱跑起来，马驮着机枪和火炮全都跑到了我军的阵地上来了。

李季云趴在一块土坎后面，看着我军的炮弹纷纷落下来，将他的31旅炸成了几截，首尾不能相顾。他心里暗暗叫苦：这一定是共军的主力，一眼就可以看出炮兵进行了周密的准备。这是早有预谋的设伏。想到这里，他不由全身一阵发冷，不停地哆嗦起来。

我新4旅张贤约旅长看了一下表，下达了出击的命令，接着1纵和2纵的部队也接到了出击的命令。我军的炮兵停止了射击。战士们从四面山上冲了下来，敌人一看无路可逃，都趴到地上不动了。

李季云可以说连地方都没有动一下，就做了俘虏。当两名穿灰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冲到他面前，耳边响起了“缴枪不杀”的喊声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地问周围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他。

李季云两眼发直，如同梦中一般，眼前的现实与他一个小时之前所想到的，真是天上地下。

当我军新 4 旅张旅长问他，当了俘虏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 我心绪已乱，无以可想！ ”

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一个多小时就打完了，不要说敌人的旅长被打得惊慌失措，人都吓傻了，就是我军的干部战士也没有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我军才刚刚撤出延安六天，就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真是大快人心！

胡宗南错打如意算盘

胡宗南三思之后，还是向蒋介石报告了 31 旅被共军歼灭的消息。这一段，老蒋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占了延安之后，正在兴头上，不但没有责怪胡宗南，而且还告诉他：“ 这是共军困兽犹斗，不足为奇，以后多加注意就是了。 ”

蒋介石一番话使胡宗南心里暗暗发狠，要给共军点颜色看看。此后国防部又重新制定了一个“ 方形战术 ”。一出动就是八九个旅，几路排开，摆出一个几十里的方阵，同行同住，同进同退。胡宗南很是得意，这就像是一个大锅饼，叫共军无处下口。但是胡宗南也有他的难处，他并不想只是防止被动挨打，他还有一个要消灭共军主力的野心，于是就不得不每日里都在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

彭德怀一眼就看透了胡宗南又想不挨打、又想捡便宜的心 思。青化砭战斗之后，我军主力便突然“ 消失 ”了，只用少数部队出来牵制敌人。新 4 旅 771 团派出两个营，在延安东北部带着炮和重机枪大摇大摆地行军。胡宗南果然以为发现了我军的主力。便命令董钊和刘勘两个军共九个旅紧追不放。这样一路牵着敌人主力一走就是十多天，经延长、延川、清涧至瓦窑堡，所到之处，因群众坚壁清野，敌人找不到一粒粮食，只有啃干粮、睡野地，加上连日爬山，一个个又累又饿叫苦不迭。

4 月 12 日，彭德怀接到情报：胡宗南的八个旅向青化砭的西北而来，同时他又命令 135 旅代旅长麦宗禹率部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公路南下策应。彭总看完情报笑了起来：“ 我就不相信你老是绑成一砣，现在机会来了，只要我们动作快，就能吃掉 135 旅这一块。 ”

彭德怀定下决心：“ 我们集中四个旅，加上联司炮兵营和六个旅的炮兵，我看这就不少了，要在羊马河一线给敌人做个套，等他钻进来的时候，再狠狠地打！炮兵要提前准备，把地形看好，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试射一下。这是野外作战，敌人没有工事，用大炮轰击，敌人就很容易动摇。 ”

参加羊马河作战的炮兵共 10 个连，立刻进行了战前准备，好在我军经常在这一带行军，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炮兵看了地形之后，很快选好了炮阵地。这一次没有进行试射，主要是想节约炮弹，再一个想法是怕敌人发现。因为一般距敌人也就是几十里远，炮一响敌人肯定会听到。当天夜里，几十门火炮便秘密进入了阵地，全部用挖好的工事伪装起来。

4 月 13 日，伏击部队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新 4 旅派出 16 团的宋绍连副团长带着一个营，到前面不远的安家山嘴上去监视敌人。到了半夜里部队正在睡觉，哨兵听到山下有马蹄声，跑下山去一看，只见一个骑兵战士背着皮包正急得团团转呢“ 喂，干什么的？ ”哨兵跑了过去。

“我是西司的，有紧急命令！”

“你是找哪一部分？”

“我找新 4 旅旅部。”

哨兵一听直摇头：“那可远了，天亮你也找不到。”

“那可就要坏大事了！”通信员急得快要哭了。

“我们营就是在这里等敌人的。”听哨兵一说，通信员一溜烟地朝山上跑。见到了宋副团长，急得连敬礼都忘了，速把情报递了过去。

宋副团长接过来一看：敌 135 旅已离瓦窑堡西进，准备迎战。

没想到敌人半夜里出来了，宋副团长对通信员说：“你不要急，我收到就差不多了，我马上派人带你到旅部去。这里我们就要迎敌了。”

宋连绍作战勇猛，指挥果断，他一见情况紧急，马上带上全营占领了制高点。等天亮通信员把情报送到教导旅的时候，敌 135 旅已经到了山下。

天色朦胧欲晓，山谷里寒风阵阵，山沟里充满了水气。不远处的山梁上，不时传来一声声布谷鸟的鸣叫。

敌 135 旅代旅长麦宗禹在马上边走边打瞌睡，两眼还没有睁开。本来他想天亮之后再行动，可是胡宗南命他立即向董钊的 38 集团军靠拢，合为一股。所以 135 旅出动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遭到我军的伏击。

135 旅走到羊马河中间的时候，前面响起了枪声，接着后面枪声也响成了一片。

麦宗禹跳下马来，一看前后都是八路军，想到不久前 31 旅的下场，心里一阵发毛，马上给胡宗南发报。

“胡长官，胡长官，我是 135 旅，我们已经被共军包围了！”

胡宗南接到电报，还是不太相信：“宗禹兄，你能肯定包围你的是共军主力吗？我要的是共军主力！”

麦旅长还没有说话，四面阵地上响起了炮声，只见炮弹落地开花，硝烟滚滚。

“胡长官，你听听，这是共军的炮声，他们至少用了几十门大炮。”他正说着，有几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胡宗南这一回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宗禹兄，不要慌，你要固守待援，在你的附近有好几个旅，马上就会赶到，关键是你要紧紧地吸住敌人！这是为党国立功的时候了！”

“胡长官放心，兄弟一定为党国效力！”麦宗禹听胡宗南说了大话，马上心花怒放，他觉着，自己升官的时候到了。

彭德怀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敌人正在原地修工事，他把心放下了。刚刚放下望远镜就接到了 1 纵的报告：董钊，刘勘部增援部队已被我军紧紧拖住。

“拖得好！让胡宗南做梦去吧！”

我军这时从两侧向山沟里压了下来，敌人在工事里拚命抵抗，火炮、机枪响成了一团，战斗十分激烈，我军前进得很慢。

彭总下令：“集中炮兵火力轰击敌人阵地！”

他的话音刚落，我军的大炮就开火了，敌人的大炮刚刚架起来，就被炸倒了，机枪阵地也变成了一片火海。

步兵战士高兴地叫了起来：“炮兵老大哥，打得好，给炮兵老大哥请功啦！”

这场战斗激战了八个小时，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我军包围圈越来越小，

最后一直把蒋军压到了一个小山头的下面，四面传来了杀声……

敌 135 旅旅长看了一下手表：“ 他妈的，都过了八个小时了，我们的援兵怎么还不到！ ”

胡宗南那边还是一个劲地发报：再坚持最后五分钟，最后的五分钟！

这时候，山头西边传来了一阵阵的炮声……麦宗禹顿时脸上有了一点喜色：“ 看来我们的人来了，弟兄们一定要顶住！ ”

可是这炮打了一会儿又没有动静了。原来敌人赶来增援的这个旅离 135 旅只有一山之隔了，连战场上的杀声都听见了，可是我军 16 团 2 营占领了山头，坚决顶住了敌人，使之寸步难行。只好隔着山打了几炮表示了一下意思就逃跑了。

天黑之前，我军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们士气大振，如猛虎冲入了羊群，敌人一个整旅 4000 多人，死的死，伤的伤，连代旅长麦宗禹在内全都做了俘虏。

这一仗我军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运动中歼敌速战速决，敌人尽管有九个旅抱成团，也终是没能改变 135 旅全旅覆灭的命运。

王震司令员派快马送炮弹

西北野战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歼灭了敌人两个旅，打到了胡宗南的痛处。蒋介石这一次在电报里大发脾气，认为是胡宗南指挥有误，而胡宗南也是有苦难言。本来已经说好了，一处受阻三方支援，可是蒋军各自为政，各保山头，见死不救，保存实力那是由来已久的。不要说胡宗南，就是蒋介石对此也没有办法。虽然丢了两个旅，但是胡宗南仍有十多个旅。

蟠龙位于延安东南 90 多里，是胡宗南的战略补给站，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敌人每次被我军牵着大游行之后，都要到这里补给。如果打下蟠龙就断了敌人的衣食。可是蟠龙有敌 167 旅把守，周围总是有几个旅活动，要打就要把敌人的主力调开。

在我军的指挥部里，如何调动敌人成了讨论的焦点。毛泽东站在地图前面，手指着地图说：“ 胡宗南现在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这一次我们就投其所好，派 359 旅沿咸榆公路北上。另外再派出一支部队到南边去，将敌人一南一北调动开。 ”

彭德怀在一边点了点头：“ 等北边的敌人到了绥德，这边就开始打蟠龙。”

“ 你算一下，他们跑回来要多少时间？ ”毛泽东问。

“ 最少也要六七天。 ”

“ 那样跑回来，他胡宗南也要饿饭了！ ”毛泽东的话引得大家 都笑了起来。

“ 这还要看胡宗南能不能听我们的调动。 ”彭总有些担心。敌人已经两次让我军给牵着鼻子走了。

“ 我看问题不大，敌人总是自作聪明，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

果然如毛泽东所料想的那样，我 359 旅一出动，敌人的九个旅就紧紧跟了上去。到 4 月 26 日晚上，敌人的九个旅全都离开了蟠龙，我西北野战军侦察连便开进了蟠龙附近的村子。

4 月 30 日，我军攻击蟠龙的部队全部进入了出击位置。彭总也带着指挥人员赶到了前沿。这时 1 纵在西南，2 纵独 4 旅在东南，新 4 旅在东北，已

对蟠龙之敌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

彭总看完了部署，十分满意地说：“按计划发起进攻，马上向主席报告。”

5 月 1 日早上，我军正要发起进攻，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接着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盆而来。过了一小会儿山洪下来了，我军阵地上到处是水，道路泥泞难行，人走上去站都站不住。

有的战士们骂老天爷捣乱，彭总这时反而很平静地说：“推迟一天再打也好，那样敌人就到了绥德了，再往回跑就更难了！”

5 月 2 日午夜，云收雨停，天上又刮起了西北风。彭总下令：“开始攻击！”

茫茫夜空中，两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西北炮兵的七个连，随各旅参加了战斗，我军的山炮、迫击炮已推到了敌人工事的前沿。事先侦察好的敌人 20 多个据点，都成了我军炮兵射击的目标。

黑夜中只见火光闪闪，爆炸声响成一团，我军炮兵弹无虚发，敌人的碉堡一个接着一个飞上了天。

敌 167 旅旅长李昆岗刚刚进入梦中，就被大炮的轰响惊醒，他从床上爬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指挥所。看到我军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马上用电台向胡宗南报告。

“胡长官，我这里共军的炮火打得很凶啊！”

胡宗南半晌没有吱声，沉思了一会儿说：“就算是共军的主力，也不会有多少人，你那里不是青化砭也不是羊马河，只是外围的工事就够共军攻半个月的，我大军马上就会杀回去。”

听胡宗南这么说，李昆岗来了劲头。

5 月 2 日，我军对蟠龙外围之敌进行了炮火轰击之后，一连两日停止对城内的攻击。敌人以为我军已无力攻击了，所有的炮火没头没脑地朝城外乱轰。国民党的电台也连连广播说，胡宗南部占领了绥德，共军主力已经被赶过了黄河。

5 月 4 日，我军再次对城外发起攻击，敌人在群山中的 30 多个地堡，被我炮兵尽数摧毁。胡宗南不放心，派出两架飞机助战，其中一架刚刚飞到我军阵地上，战士们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来了个地空打活靶，敌人的飞机东飞西窜，没有飞出多远，便中弹起火了，一头栽到了地上。另一架飞机一看不好，掉头飞走我新 4 旅 771 团和独立 4 旅借着炮火掩护，扫除了敌人前沿密布的地雷，接近了敌人的 5 号阵地。敌人依仗工事进行顽抗，我军攻了几次也没有成功。771 团尖刀排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了上去，在敌 5 号阵地前沿，挖好了单兵掩体，战士们轮流冲上去，朝敌群中猛掷手榴弹，手榴弹在敌群中连连开花……

李昆岗接到了 5 号阵地营长的报告：“李旅长，共军攻得太猛，阵地守不住了。”

“你马上再换一个连！再换一个连！”

正当敌人另外一个连上来换防时，我 771 团发起了冲锋，敌人回头就跑，我军紧追不放，一直攻到敌人营指挥部前面。敌人营指挥部的后面是敌人的炮阵地，各种火炮一齐开火了，我进攻的部队被压到了阵地前沿。

新 4 旅程旅长命令炮兵：“摧毁敌人的炮阵地！”

炮兵连长报告：“旅长，炮弹打光了！”

程旅长一听急得用力一甩手：“谁叫你这时候把炮弹打完了的！”

这时电话铃响了。

这是 2 纵司令员王震打来的电话：“程旅长，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司令员，别提了，正在节骨眼上没炮弹了……”

“我这里还有六发炮弹，马上给你送过去！这可是我的家底了。”

程旅长放下电话，命令部队作好攻击准备。这时山路上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有人喊了一声：“快，炮弹来了！”

炮兵连长抱着炮弹跑到了炮位亲自操炮，炮口对向了敌人的炮阵地，敌炮还在东一发西一发地乱放。

“轰……轰……”炮弹一发接着一发飞向敌阵，敌人的大炮哑巴了，敌阵地上一片混乱。

“冲啊……”战士们高喊着冲入了敌人阵地，敌人扭头就朝镇内跑去，我军紧跟在后面一路杀了进去。

李昆岗举着双手走出了指挥所。我军此战毙俘敌 6700 多人，缴获山炮 6 门，军衣 4 万多套，骡马 1000 多匹，还有大量武器弹药。

彭总看到大批弹药笑了起来：“这一次炮兵一下子打了 400 多发炮弹，把家底都打光了，王震司令员把看家的炮弹都拿出来了，现在可以加倍还给他了。”

三战三捷使西北我军炮兵有了很大的加强，特别是对于攻坚作战总结出了一套管用的打法。一年之后，胡宗南在西北战场屡战屡败，损兵折将 10 多万人，只好逃出了边区。

潍县一战毛泽东为炮兵叫好

1948 年春天，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央军委经过考虑之后决定，我军应相机夺取敌人中等以上和具有中等坚固设防的城市。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把进攻的目标对向了山东的潍县。

潍县为胶济线东段的重镇（现潍坊市），先后经日寇、蒋军十多年的经营，形成了以城墙为核心，城关和外围 90 多个据点相连的三道防线。特别是方圆 18 里的城墙更是森严壁垒，全部用青石砌成，高 13 米，城基厚 9 米，城顶宽 4 至 6 米，汽车可往来开行。城墙顶上有 100 多门炮的固定炮位，还有电网和轻重机枪，可形成交叉火力。守卫潍县防区的是国民党主力 96 军整编 45 师和两个地方保安旅，共 11 个团，约 2.5 万人。

4 月初的一天，天气渐渐变暖，城头上到处冒出了青青的绿草，树枝上也发出了丛丛绿叶。

一辆黑色轿车在潍县城头上停了下来，国民党第 2 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从车上走了下来。国民党 96 军军长陈金城马上跑过去敬了一个礼。

“王司令长官，一路上辛苦了！”

“兄弟这次从济南来，是要亲眼看一看。潍县的防务，要做到万无一失。”王耀武说着走上了城头，向四周观望起来。当他看到厚厚的城墙、林立的碉堡和一排排火器时，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兄弟已经得到了情报，山东共军的胃口越来越大，想一口吃掉我的潍县，我倒是想看看共军有多大的本事。”王耀武面向陈金城：“陈军长，你说呢？”

陈金城一脸的傲气：“共军没有大炮，也没有炮弹，更没有飞机，他靠什么攻我这铜墙铁壁！我向司令官力保万元一失！”

“我再从济南派给你 10 架飞机，让共军尝尝天上下蛋的滋味！”

陈金城一个立正：“那样我潍县就是共军的死地！”

“这里我有言在先，如果共军能攻下潍县，我情愿亲手把济南送给共军！”王耀武说完这话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身边的高级军官们也随之狂笑不止。

此时，在百里之遥的沂蒙山区沂源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司令员陈毅面对作战地图说道，“中央已经批准了我们的作战方案，这一次攻击潍县，9 纵、渤海纵队、鲁中纵队一共是 22 个团。7 纵、13 纵一部与渤海和胶东军区的部队担任阻击济南、青岛的援敌。”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看了一下四周兵团和各纵队、师的高级指挥员，接着提醒大家说：“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攻击敌人的重镇，要很好地研究啊！”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说：“我看那个陈金城也是吹牛，他那个潍县就固若金汤了，吓唬人嘛！我就不信！”

陈毅笑了：“只要你许司令有信心，这个仗就好打了。”

“陈老总，我早就想好了，这一次中央也强调了，主要是炮兵，华东特纵炮 3 团、1 团 3 营、2 团 5 连和山东兵团炮兵，还有纵队、师属炮兵全都参加。这一次也不要分是上面的炮兵，还是下面的，炮兵来一个大比赛，看谁家打得好，就给谁记功，你看怎么样？”

“还是你这个许司令有办法，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听你的，打得好，还要向党中央报告。”

大伙一听陈司令员说炮兵大比赛，还要向中央报告，马上就情绪高昂，纷纷表示决心。

陈毅快人快语：“好了，不要再耍嘴了，我要的是行动，8 日之前要作好对潍县攻击的准备。你们要把炮兵准备好，我们要检查。”

攻打潍县我军炮兵要大比赛的消息传到了胶东军区榴炮 1 连，全连个个摩拳擦掌，人人争着上阵。可是 1 连的装备很差，全连只有 4 门美 105 式榴弹炮，5 部德、日电话单机，一架日造炮对镜。更大的困难是 4 门大炮都没有瞄准镜，也没有一发正式的美式炮弹，炮上没有夜间照明装置。其他连的情况也差不多。面对困难，军区炮兵领导提出了土法上马，群策群力。没有瞄准镜，战士们就在炮口上做了一个活动的十字线套筒，通过炮尾击针孔直接瞄准。这一土法的瞄准方法，在世界各国的炮兵教材上都没有，因为在战斗中，需要人跑到炮口前面，把十字套筒套到炮口上，这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人民炮兵在困难的情况下逼出来的办法。现在我军已经是现代化的装备了，可是在炮兵的教材上仍然有这一射击方法。甚至在一些重大的演习中，也多次出现过这种无瞄准镜射击的事例。这一土法并有了一个学术名称“炮膛觇视法”。

没有炮弹，战士们就把捡来的旧式 105 榴弹炮的弹丸加上自制的底火，并将日造 88 式引信改装到了美式炮弹上。

4 月 20 日，山东兵团许世友司令员和谭震林政委来到了胶东军区炮兵团。

许世友来到大炮跟前，拍了拍炮管说：“这粗家伙还行，打上几发看看！”

“是！”一连连长马上下达了射击命令。

看着炮手们的熟练动作，许司令员连连点头。

“轰……咣……”一发炮弹飞了出去，炮弹拖着一股白烟，在 2500 米远的“碉堡”中央炸开了，砖石四下乱飞……

许司令员爽快地笑了：“这真是炮好，炮弹好，打得更好，这下子我就放心了，你们好好打，我给你们记功！”

听了许司令员的话，全团上下求战的情绪更高了。

4 月 23 日下午 5 时 30 分，兵团司令部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随着两发红色信号弹升到空中，我军参战的 64 门大炮同时开了火。潍县城头顿时弹雨呼啸，浓烟滚滚……

“共军攻城了，共军开炮了……”城上的敌人乱成一团。

榴炮 1 连派出的前沿观察所，在郭小庄的南侧，离敌人的城头只有 350 多米，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朝他们打过来，侦察兵沉着地下达着口令。

全连第一个齐射全部命中了城门楼的东半部，只听“咣……咣……”几声巨响，城门楼倒塌下来，露出了一个两米多的大洞。

团长一看忙下令：“对准目标，扩大战果！”

所有的火炮都对准了城东门楼，一连轰击了两个小时，200 多发炮弹全都命中了目标，城墙上出现了一个大口子，轰倒的砖土正好堆成了一个大斜坡，为步兵的冲击开辟了道路。

陈金城接到了共军炮击的报告，开始不以为然，他心想共军没有多少炮弹。可是没有想到炮击一连打了两个钟头，连城墙也给轰塌了。他马上给王耀武拍电报告急。

王耀武也是将信将疑，不过还是立刻从济南派出了十多架飞机，前去支援。

“轰……轰……”我军工兵连续爆破，又将城墙炸开了几个口子。

随着一阵冲锋号声，我军战士勇猛地冲上了潍县城头。敌人疯狂地反击，我军三次冲进去，又被敌人反击出来。第四次冲击时，在炮兵的掩护之下，我军五个连一鼓作气冲入城内……敌人放弃了西城，退到了东城。

城头上敌人的火炮开始还击，狡猾的敌人将城头上的山炮射击口开在城墙上，并用麻袋涂上保护色作伪装，射击时拉开伪装，不打时再拉上。远处很难看到敌人射击的炮位。

1 连观察组早就发现了敌人的鬼点子，抵近标上了目标。连长一声令下，炮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一发接着一发从敌炮的射击孔飞了进去，敌人的大炮再也没有动静了。我军步兵冲上城头时，发现敌人的几门大炮已经炸成了几堆废铁，在炮位的边上，敌人的炮手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大片，有两个弹药手，怀里还抱着两发炮弹，脑袋已经开了花。

26 日黄昏，我军向城东发起了进攻，炮弹下雨一般向城东敌指挥部落去，敌人指挥部里乱成一团，与外部的联系全部中断。

敌军长陈金城在指挥部里如一只无头苍蝇，乱跑乱撞。这时，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了指挥部的地堡上面，当场炸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的指挥官死了一大片，陈金城也被震昏了，他爬起来就说了一个字：“走……走……”

敌人开始向城东突围，我军潮水般压了过来，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陈金城看看跑不出去了，干脆坐到了地上不跑了，他命令周围的人：“不要乱开枪！等他们来了就缴枪！”

陈金城很快就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当他走进我军指挥部的时候，第一件

事就是询问：“请问你们打了多少炮弹？命中率是多少？”

我军的一名前线记者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一个炮兵连的情况，发射炮弹 295 发，直接命中 284 发，命中率是 96%。”这位记者所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胶东军区炮兵团榴炮 1 连。

陈金城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

记者问他：“看来你不相信？”

“兄弟不得不相信，是不得不相信啊！”

记者又问：“潍县工事这么坚固，你们怎么没有守住？”

“工事再好，也抗不住你们的炮哇！”

记者接着问：“你在战前想到过我军炮兵的厉害了吗？”

陈金城连连摇头：“没有，没有……如果想到了……”他欲言又止。

“那会怎么样？”

“也许会早一点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记者忍不住笑了：“逃跑也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7 月初的一天，山东兵团攻击潍具的报告送到了中央军委朱德总司令与毛泽东主席都为潍县战役叫好。

“这一次许世友的炮兵打出了水平，人家是自造的炮弹，命中率 96%，不简单，真是了不起！”朱总司令赞不绝口。

毛泽东一边看战报一边点头：“还是炮兵打得好，下一步夺取敌人的中等以上城市没有炮兵是不行的。”

朱总司令说：“炮兵的问题我们一直在研究，过去是我们自造的炮，自造的炮弹。现在有不少是缴获的敌人的炮和炮弹，我们土造的还要用，这就有个怎么合在一块的问题。”

“是呀，敌人的新炮要用，我们的老炮也要用，而且还要一块作战。”说到这里，毛泽东想了想：“前一段是解决人的问题， 把敌人的炮兵骨干为我所用，现在是炮的问题。潍县一战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来炮兵也有个敢于近战的问题，我们的炮和炮弹都是自造的，太远了不行，打不准。”

“朱老总说得对，这就是我们的特殊性，也可以说是我们炮兵作战的特殊原则，这是不是可以算作一条发明？”

朱德哈哈大笑起来：“我看可以算！是许世友的发明嘛！”

“是发明就应该推广嘛，下一步东北战场攻城的战斗少不了，正好可以用上，我看先给林、罗、刘发一个电报，让他们学习一下许世友的经验。”

十多天之后，正在进行大规模攻坚准备的东北野战军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

林彪非常仔细地读了电报之后，对刘亚楼说：“这份电报很是时候，华东的办法还是可行的，告诉朱瑞，让他们很好地研究一下。”

8 月，东北野战军再次组建炮 5 团和高炮 2 团，并成立了炮兵纵队，为辽沈战役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十四章

拉子山之战耗弹千发林彪骂娘；大战在即，炮兵司令员朱瑞血染黑土地；黄维尝到了解放军炮兵的厉害；天津城头的炮声震惊北平

毛泽东问陈锐霆：“这个山你们能不能爬过去？”

1948 年 8 月，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这个并不出名的小村子，现在已经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有一爿靠山坡的房子，便是毛泽东的住处。山坡的下面连着大道，两旁是黄澄澄的谷子和红透了的高粱。

大道上车来人往，不时还有马队通过。过几天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来自各战略区的领导人，三年前离开延安，这还是头一次相聚到党中央来开会。

8 月 22 日，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来，云的边际薄如轻绡。毛泽东、周恩来站在院子里，一边谈着话，一边望着远处翠绿的群山，微风轻轻地吹拂，带来一阵阵清新的花香。

“主席，华东的特纵司令员陈锐霆已经来了，我们也都谈过了，今后打攻坚战，炮兵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啊，马上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也没有时间听他们的汇报，我只好看看材料了。不过我今天还是要见一见他们，了解一些情况，不知道他们安排了没有。”看来毛泽东对山东炮兵的情况还是很关心的。

“已经安排了，他们现在在叶参谋长那里，马上就过来。”周恩来说完朝院子外望了一眼，看到大道上有几个人正朝这边走来。

“主席，他们这就来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毛泽东说着快步走到了院子门外。

叶剑英走在前面，他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华东军区的同志来了。”边说着边给毛泽东介绍：“这是华东特纵司令员陈锐霆，这是华北炮兵旅旅长高存信。”

陈司令员和高旅长快步走过去与毛主席紧紧握手。

“欢迎你们到我这个地方来，大家快到屋里坐。”毛泽东边说边领着客人朝屋里走去。

大家坐下来之后，毛泽东指着陈锐霆和高存信说：“你们谈，我们先听，你们是从前方来的，最有发言权。”

陈司令员说：“还是请主席作指示。”

“哪能不听情况就作指示，哪不是乱放炮了吗？”

周副主席说：“主席叫你们说，你们就先说吧，咱们也算是一块讨论问题。”

陈锐霆先说道：“今年 4 月，山东兵团打下了潍县，对敌人震动很大。对下一步打济南增强了信心。我们炮兵和特种兵发展很快，在战斗中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这是个不小的进步。”

“打济南，你们有没有信心？”这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济南将是我军进攻的第一座大城市。

“我们有信心，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你们炮兵准备得怎么样？”毛泽东问高存信旅长。

“参战炮兵 10 个团，500 多门炮，还有坦克和工兵配合。”

叶参谋长在一边说：“攻打济南，我军的炮兵还是很强的，应该是能够打破敌人的防守的。”

“我看王耀武说了大话，他也很不好办的！是骑虎难下了！”周恩来在一边说。

“是啊，解放战争的形势是很好的，这就像爬山一样，爬过一个山坳子，又是一个山坳子，我们最吃力的那个山坳子已经爬过去了！”毛泽东话语间充满信心。

周恩来也深有感触：“主席说得很对，解放战争初期那个艰苦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我们攻敌人守，这就好办了。”

“打济南，这个山你们能不能爬过去？”毛泽东问。

陈锐霆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会解放济南！”

“我看话也不一定说死，留一点余地也可以，总是第一次打这么大的城市，一次攻不下来，还有第二次，总要打下来的，这个山我们一定是要爬过去的！”

谈完话之后，毛主席将陈锐霆和高存信一直送到了大门外，看着他们走远了，还在门口连连挥手。

9 月 16 日，济南战役打响。我军组成了 14 万人的攻城集团。并以 18 万人的兵力打援。陈锐霆司令员亲自指挥炮兵参战，华东野战军不负众望一举攻克了济南。

毛泽东闻讯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大胜利，是两年解放战争对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中央军委迅速向各野战军发出了济南解放的捷报，从此，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战略序幕。

9 月 28 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看到济南解放的战报。从 9 月 12 日开始，东北战场已开始了规模宏大的辽沈战役。此时林彪已是无心旁骛，一心一意指挥作战。我军攻克济南的消息，来得太是时候了，可以说使林彪为之一振，这时东北野战军正在攻打锦州，林彪最担心的是关内的敌人空运出关，看来可以放心了。

林彪把电报递给一边的罗荣桓说：“济南打下来了，抢到前面了。”

“形势发展很快呀，有时候我们都想不到呀！”罗荣桓面带笑容，他是真心地为解放济南而高兴。“陈毅还是很有办法的，山东老根据地基础也好啊！”

林彪点了点头：“还是山东的基础好，我们基础打得也不错，就看下一步仗怎么打了。”

林彪正说着，参谋长刘亚楼走了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林彪接过来一看是 12 师关于东拉山作战报告。他飞快地看了几眼，随手把电报摔到了桌子上，站了起来说：“娘的，这仗是怎么打的？”

罗荣桓接过电报看了看说：“这个问题是该抓一下了！”

“这叫崽破爷财不心疼，这是败家子作风！”林彪气得脸色发红。

“我也看了 12 师的报告，拉子山一仗，毙伤敌 109 人，俘敌 33 人，他们却炮击了好几个小时，耗弹……”刘亚楼说到这里，罗荣桓朝他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说了。

“说呀！怎么不说了？”林彪还一个劲地追问。

“耗弹 1433 发！”

“这他娘的打的什么仗！是什么问题？你们说！”

一时没有人回答林彪的问话。

林彪思忖片刻：“是不是胆小怕死？”

“这倒不是，主要是有的干部感到东北富足，炮弹要多少有多少。”刘亚楼这么一说，林彪松了一口气。

谁都知道林彪只要一听打仗怕死，就要发火，就要骂娘。再说大战在即，贪生怕死无疑是军中大忌。

“这是一种大手大脚的大老爷作风，认识不到爱惜一枪一弹的重要。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一连打了三仗才用了 1500 多发炮弹。消灭敌人 1.4 万余人。”罗荣桓不紧不慢地分析道。

“我看还要下一个通知，要求各纵、师认真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种现象，下一步作战要特别强调节约炮弹。”刘亚楼边说边看着林彪。

林彪点头同意，又接着说：“大炮小炮都要算。马上起草一个指示，以总部的名义发下去！”

“是，我马上去办！”刘亚楼拿着电报走了出去。

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血染黑土地

1948 年 9 月 20 日，在东北的门户锦州北部义县的大道上，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正在紧急开进。炮 1 团、炮 2 团、炮 3 团从辽源和四平乘火车赶到了义县。

这是锦州攻坚战的前奏，炮兵司令部决定，炮火攻击义县将是攻锦作战的一次预演。因此，炮兵司令员朱瑞亲临前线指挥炮兵作战。

9 月 27 日，10 多架蒋军的美式运输机，从义具上空一掠而过，直向锦州城头飞去，在锦州上空转了一个大圈子，接着落了下去。

第二天，朱瑞接到了总部的紧急电报：现以查明，敌正从沈阳空运 49 军至锦州增援，日前已运至两个团，命炮纵迅速封锁锦州机场。

当时炮纵已作好了进攻义县的准备，接到这个紧急命令之后，朱瑞马上命令炮 1 团派出一个营，秘密开进至锦州机场附近。这时敌人的五架飞机正在降落，营长一看机不可失，便一声令下：“开火！”

全营的 10 多门火炮同时开了火，敌人的两架飞机已经落到了跑道上，一队士兵刚刚走出机舱，就被迎面飞来的炮弹炸了个晕头转向。另外三架飞机正在跑道上滑行，刚刚滑到跑道的中间，便遭到了一阵炮火袭击，前面的一架飞机中弹起火了，火苗一下子窜起几丈高……后面一架正在滑行的飞机撞到了前面的飞机上，接着也起了大火，机上的敌人，鬼哭狼嚎喊成一片……

敌人机场的救火车开了出来，一直开到了飞机跟前。

“瞄准救火车，开炮！”张营长一面下命令，一边说：“想得倒美，还想救火，还想保飞机，我让你啥也保不住！”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响声，又有几十发炮弹，落到了敌机跟前，有一发炮弹击中了敌机的弹药舱，只听“轰”的一声，敌机炸成了几段。

张营长又下令，瞄准敌人机场的指挥塔，连连开炮，炮弹如长了眼睛一般，在敌人的塔台上炸开了，把指挥塔炸倒了一半。

锦州城防司令范汉杰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听到炮声之后问道：“怎么回

事，这是哪里打炮？”

“是共军炮火封锁了机场。”93 军军长盛家兴回答。

“范长官，参谋部刚刚得到消息，共军炸毁了机场，还击毁了五架飞机，49 军已经停止了空运。”一名作战军官向范汉杰报告。

范汉杰不由得“啊”了一声，49 军停止空运，城内只有 12 万人，何以挡得住共军的进攻！

“共军要攻下锦州，首先依靠的是炮兵，有情报说共军刚刚组成了一个炮兵纵队，可见共军对炮兵也是越来越重视，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范汉杰本想给部属打打气，不知为什么即席却改变了话题，谈起了共军炮兵的厉害。

“共军这次对锦州外围加强了攻击，集中了很强大的炮兵，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盛家兴已经不是第一次提醒范汉杰了。

“近日内共军定对我义县有攻击之行动，20 师要有作战准备，必要时将给予 20 师以火力支援。”

20 师师长站了起来：“请司令长官放心，我们誓与义县共存亡！”

“要有这个决心，不过你们还是要想点办法，对付共军的火炮，切不可大意！”

10 月 1 日，天还没亮，我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匆匆赶到前线指挥部，检查炮兵火力的部署。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向他报告：“攻击义县之敌，将以炮 1 团支援 5 师从西南角突破；以炮 3 团支援 8 师从东北角突破；以 3 纵炮兵团支援 9 师从城南与 5 师并肩突破；以炮 2 团担任压制敌炮兵火力及重要目标。目前已下达命令，3 时炮兵全部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9 时 30 分完成以打开突破口为主的炮火准备。”

“炮火准备要多少时间？”朱瑞问道。

“一个半小时。”

朱瑞点了点头表示满意。他从指挥部里望出去，看到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远处的地平线上也显出了一丝亮光。我军大炮已经进入阵地，战士们正在擦拭炮弹。

早上 9 点多钟，太阳光直射过来，义县城头敌人的炮楼看得清清楚楚，许多人头不停地晃动，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敌人正在加固工事，城头上又堆起了一层麻包。

9 点 30 分，指挥部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担任正面射击任务的 200 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如同一阵惊雷从义县城头滚过，刹时，除了巨大的爆炸声，好像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了，连敌人惊恐的叫声也听不见了。随着我军的炮击越来越猛烈，大地也开始抖动起来，天空中的烟尘遮住了义县的城头。在远处只能看到炮弹爆炸之后刺眼的闪光……

炮击按计划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朱瑞从望远镜里看到，义县的城头已经倒塌下来，正面的城墙被炮火打开了 30 多米宽的口子。

朱瑞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炮纵的副参谋长张志毅说：“如果是打锦州，突破口还应该再大一点，也可以考虑多打开几处。”

我军的火炮这时候开始向敌后延伸。

朱瑞命令道：“30 分钟之内一定要压制住敌人的火炮，同时也要把突破口前面的敌人压下去！”

看到延伸的炮火已经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了。朱瑞说：“行了，看来没

有什么问题了，打锦州的时候，就这么打就行了，给突击部队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30 分钟之后，步兵发起了冲击，敌人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只一个冲锋突击队就冲上了城头，守城的敌人潮水般退了下去。

到下午 3 点 20 分，敌守军 1 万多人全部被歼。

朱瑞从指挥部里走出来说：“走，到城头上再去看一看，最好量一量突破口有多宽，这样心里就更有数了。”

一名警卫战士说：“还没有打扫战场，首长是不是先不要过去？”

朱瑞说：“不要紧，我们也可以一同打扫战场嘛。”说着便朝城头的突破口走去。众人跟在后面，战场上到处都是我军战士，正在搜索残敌。

当朱瑞走过一条小道，跨上一道土坎的时候，脚下突然踏响了地雷，只听轰的一声，眼前火光一闪，一股热浪朝他扑来。朱瑞那高大的身躯晃了一下倒下了……

“司令员，司令员……”周围的干部和战士们惊叫着围了上来。

朱瑞全身至少中了几十处弹片，双腿被炸断了，全身血肉模糊，在他的身下，汩汩流动的鲜血渗入了那片黑土地。

“快，快叫卫生兵来，叫军医来！”张副参谋长喊道。

军医很快赶到了，他认真地摸了一下朱瑞的脉搏说：“很危险啊！”

朱瑞在众人的呼喊声中醒过来了，他只是微微地睁开眼睛，朝锦州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

“司令员，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打下锦州！”众人几乎是哭喊着说。

朱瑞久久没有闭上眼睛，他一直望着锦州方向，一直望着一个多小时之后，朱瑞司令员牺牲的消息传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林彪听到这个消息，怔了一下，好像是自语又像是问别人：“这……这是怎么搞的？”说完站到墙角上扳着脸一言不发了。

罗荣桓连连叹息：“可惜啊！大战在即又失大将！”这时在罗荣桓的脑海里一定想起了过去的朱瑞，从长征中的雪山草地，到敌后根据地，从延安炮校到东北的黑土地，多少艰难，多少困苦都顶过来了……他转过身问刘亚楼：“我记得他还和你是苏联的同学。”

刘亚楼长吁了一口气：“怎么不是，莫斯科军事学院的高材生，真是壮志未酬，身先……”他说不下去了。

10 月 3 日，东野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憾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朱瑞同志是人民炮兵的缔造者之一，是我军炮兵的高级指挥员，他创建人民炮兵的伟大功绩将彪炳千古。

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覆灭

1948 年 11 月 25 日，国民党军黄维 12 兵团，已被我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团团包围在宿县的双堆集。

天亮的时候，黄维上了吉普车，对司机说：“开车！”他也不说到哪里去，反正谁都知道双堆集里已经没有多大的地盘了。

汽车慢慢地走着，一会儿工夫就穿过了这个只有 100 多户人家的村子。

在村子边上相距二三里远的地方，有两个海拔只有 30 多米高的土堆，一个叫平古堆，一个叫尖土堆。说是堆也好。丘也好，不过也只有那么高。站在土堆上可以看见淮北平原上的一片村子。

黄维的 12 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历来都是用于危难解他人之忧，这一次就是为了解救黄伯韬兵团，没想到自己反被共军围住了。

黄维的副参谋长见他面带愁容，便笑嘻嘻地说：“ 司令官，双堆集可是大吉大利啊！ ”

“ 这话怎么讲？ ”

“ 我会拆字，从地名上讲对我军十分有利。 ”

黄维来了兴趣：“ 你说说看。 ”

“ ‘ 堆 ’ 者，十一佳也，‘ 集 ’ 者，十八佳也，双堆集则是十一师佳加十八军佳啊！ ”

黄维一听连连点头。陈诚派发迹于 11 师、18 军，蒋军中称为“ 土木系 ”。黄维是 “ 土木系 ” 的骨干。自然听了这一派胡言，反而感到如沐春风。

实际上这种文字游戏自有多种玩法，如果反过来说，双堆集乃 11 师、18 军之坟墓也不是不可以，双堆乃丘，丘乃墓也，这倒更符合客观实际。

12 兵团的副司令官胡琏在部队出发之时，以养病为由留在 南京。12 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紧急召见他。胡琏并不知前方战况，对蒋介石大吹了一通：“ 蒋主席尽可放心，此徐海之战共军已倾其全力，乃是强穹之末，这是国共最后的大决战，这一仗我们打胜了，就可以以江淮为界固守南京，下一步便可全力反击。 ”

蒋介石沉思后连连点头：“ 你马上坐飞机到前线去，把我的意思转黄司令官，只要你们能再守一段时间，援兵一到即可反攻。 ”

12 月 2 日，胡琏乘坐一架小飞机飞到了双堆集，向黄维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并召见了军、师长们，大大表彰了一番，12 兵团又鼓起了士气。

人民解放军总前委指挥部里，也在分析黄维的动向。

“ 我看黄维有点呆，没有灵气。 ” 刘伯承司令员一语中的。

邓小平风趣地说：“ 他那个 12 兵团，也是中看不中用。 ” 他指着陈赓说：“ 还是你最有发言权，最知道黄维的莫过于你了，你们是老同学嘛。 ”

陈赓笑了笑。他与黄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 “ 同窗 ”，对黄维的打法十分了解。

“ 黄维这个人，说起来头头是道，不是打出来的将军，是办教育办出来的，书生气十足，且为人死性。这次他接到蒋叫他东援的命令，正在大洪山扫荡，他看到我们的部队这么多，可以拖着不出来，胡斑就是称病不出嘛！ ” 陈虚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刘伯承止住笑：“ 你陈赓还要教给他如何磨洋工！ ”

“ 他还急匆匆带兵来了，本来他可以往东靠近李延年部，先看看再说，可是他一头扎向北边，直奔浍河而来，哪有这么打的！ ”

刘伯承说：“ 他黄维要像你陈赓那样，他就不是黄维了！ ”

“ 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等仗打完了才可能知道错在哪里！ ”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

刘伯承拿出了一份电报说：“ 毛泽东主席对全歼黄维兵团十分重视，已给总前委和华东野战军前委拍报：‘ 华东炮纵应全力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 这个指示很重要，华东的三个炮团已经开上来了。这样，我们要将炮兵集中

起来使用。”

刘伯承走到地图前面说：“以第 4、第 9、第 11 纵队及华东特纵炮 3 团，纵队炮兵 14 个连组成东集团，由 4 纵司令员陈赓同志统一指挥；以第 1、第 3 及华东 13 纵队炮兵团、华东特纵炮 1 团两个连组成西集团，由 3 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统一指挥；以第 6、华东第 7 纵队。陕南军区 12 旅及纵队炮兵团组成南集团，由第 6 纵司令员王近山同志统一指挥，我们还留下华东特纵炮 1 团五个连组成战役机动炮群，前委已经决定 12 月 6 日，三个集团同时发起进攻！”

12 月 6 日下午 4 时许，胡琏来到国民党军第 14 军军部，见到了垂头丧气的 14 军军长熊缓春。十多天之前，他指挥 14 军撤出淦河时受到很大损失。黄维一气之下，给了他个记大过处分，所以他的情绪一直不高。

胡琏坐到了他的对面：“熊军长，要不要喝一杯？”

熊缓春苦笑了一声：“人生苦短啊！”说着拿起酒杯一饮而进。

“黄长官身负党国之重任，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是啊，是啊，当前最要紧的是挡住共军进攻。”熊缓春的话音未落，只听“轰”的一声惊雷从天而降，震得草屋内灰尘如雾，连桌子上的酒杯都动了起来……

“是雷吗？”胡瑶抬头看天。

“轰……轰……轰……”又是几声“震雷”。胡琏用手比划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熊绶春说：“是共军的新式武器。落下来，一死一大片，几十米之内就见不到活人了。”

“有这么厉害？”胡琏脸色都变了。

回到指挥部，胡琏向黄维报告：“黄长官，我在前面的阵地上，领教了共军的新式武器，是一种大炮。”

“大炮？！”黄维听他一说，吓了一跳，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这种新式武器是人民解放军第 4 纵 11 旅工兵连副排长高文魁发明的土飞雷。要说这个新式武器还是叫敌人给逼出来的，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的时候，敌人在身后紧追不放，重武器全都丢光了。刘邓首长让大家想想办法，能不能造一种威力大，又能就地取材。还便于携带的新式武器。

高文魁带着他的工兵排，天天用心思琢磨，后来他们用汽油桶立起来，箍上钢圈当发射筒，里面放上炸药包，一点火便飞上了天空，落到地上才爆炸。开始一次只能发射几公斤，后来就到了几十公斤。这次包围黄维兵团，我们的地沟挖到了距敌人阵地几十米远的地方，“土飞雷”正好发挥了作用。

胡琏向黄维报告：“共军的新武器只要落下来，工事和地堡全都飞上了天，地上都会震开一道道几寸宽的口子，共军攻占杨围子时，一连发射了 80 多发。14 军一下子就死了几百人，不少是死在工事里，身上没有伤，尸体没血，和好人一样！”

黄维许久无语，他知道在双堆集这个地方，守是守不住的，就看能不能跑出去。好在他还有不少坦克。

“坦克准备好了吗？”

胡琏明白了他的用意：“早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好，我们见机行动。”

12 月 15 日，黄维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份电报：决定这夜全线突围。

蒋介石一看急了，晚上突围飞机无法轰炸支援，能突得出去？于是，蒋马上派王叔铭飞到双堆集传达口谕。

天近黄昏。突然，解放军的炮兵从三个方向同时开火，炮弹急如雨落。黄维的汽车防线在阵阵轰隆声中，变成了一条条火龙。

炮弹的爆炸声，一声高过一声，开始黄维还能听出他的炮兵还击的声音，最后几乎是一点也听不到了。他坐在指挥部里一动也不动。

这时，好像有人下了命令，解放军的大炮同时不响了。

天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这声音中还夹着一个无奈的叫喊：“ 黄维将军，蒋总统谕示，天亮之前不要突围…… ”

这时，天地间响起了巨雷，如同霹雳在地面上滚动……这声音离黄维越来越近……“ 这就是那个新式武器？ ”

胡琏点了点头。

解放军的炮击又开始了，“ 土飞雷 ” 也在不停地响着，大地紧接着抖动起来……在惊恐中黄维突然想到 14 军军长熊绶春就是在他的指挥部里遭到共军炮火的袭击，惊恐之中冲出掩体狂奔乱跑，结果死于乱枪之下。想到这里他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不走，还待何时？！他朝胡琏做了一个走的手势。胡琏一看就明白了：谢天谢地，黄长官这时候才明白过来。

黄维上了坦克，胡琏的坦克跟在他的后面。前面开路的十几辆坦克终于冲开了一条口子，黄维的坦克冲了出去。正当他暗自高兴的时候，坦克熄火了。

“ 长官，是……发动机坏了…… ” 驾驶员说。

黄维一惊，呆坐了片刻，方想到胡琏的坦克在自己的后面。便急忙爬出坦克。只见胡琏的坦克，正加大油门朝外冲去。

“ 胡琏将军……等一下！ ”

没人能听见他的喊声，四面传来的全是解放军的喊杀声。黄维坐到地上，双手抱住了头。过了一会他可能想起了什么，摸起块砖头在头上磕了一下，由于不忍自残，只磕破了一点小口子，流出了一点血。

黄维就是如此地做着小把戏，进了解放军的俘虏营。

整个黄维兵团中只有胡琏一人得以逃脱，国民党军中常有人说，胡琏狡如狐，灵如鬼。也许胡琏早就为自己挑了一辆最好的坦克。

入关第一战，四野以炮扬威

1949 年新年，天津城边的杨柳青特别热闹。在一座四合大 院里，林彪穿一件皮大衣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尽管是从东北入关来到华北，天气已经没有那么冷了，林彪还是习惯披着一件大衣思考问题。

“ 林总，部队已经全上来了，五个纵队都过来了。 ” 说话的是刘亚楼。

这一次天津之战，林彪决定拿出东总的主力，这是四野入关第一仗，要打出个样子来看看。

“ 炮兵准备好了没有？ ” 林彪关心的是炮兵。

“ 各纵队火炮全都集中上来，一共是 538 门，坦克 30 辆，还有 10 辆装甲车。 ”

林彪点了点头，又问：“ 弹药怎么样？ ”

刘亚楼说，“ 这一次准备了不少，我的意见，要多用些。 ”

“在关外我们说要省一些，就是要在这个时候用，打天津也是给北平看看，傅作义心里也就有数了。”林彪自然要从天津想到北平，这也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

天津工事非同一般，始修于日军时期，后美军进入天津，又再次加修。美军撤走后，11 战区副长官上官云相来天津视察，责令再修，这一修一下子用了 250 亿元“法币”。天津老百姓的钱，全都堆到天津城墙上去了。

天津最后修成了环城工事，共长 80 多华里。沿工事挖了一道宽 5 米。深 3 米的护城河。从河底到墙顶高达 7 米，在内墙之内，每隔 30 多米有一座碉堡，沿河共是 380 多个。加上市区内的一共是 1000 多个。城头上是铁丝电网，下面只留出了八个门供车马行人出入。在护城河和各大碉堡之间，有散兵坑、掩蔽部、交通壕，汽车、人员都可行走。

天津地势平坦，因此守敌很看重护城河，平时河水不少于 3 米。天津工事建于两年之前，那时解放军尚无攻城之力，只是在野外打游击战。按蒋介石的看法，十年八年也打不到天津。那时解放军也没有大炮，区区几个炸药包，有什么可怕的。这样天津只有一个军的兵力，也是按一个军的防守修的地堡，且多是红砖加水泥沙石。

陈长捷到天津后，一看不行。马上又动用了几十个亿，修了一大批水泥地堡。又加强了外围的防守。陈长捷还派人到处在天津寻找美军留下的武器，因多有传闻说美军出手大方，撤走时常有武器丢下就不要了。

终于在郊区的一个弃置不用的仓库里，发现了美军丢下的几千发抛射地雷。陈长捷大喜过望。

地雷拉到郊区试验，只听轰隆一声飞起 1 米多高，接着便炸成了碎片。

“好，可称之为飞雷。要全部布到前沿阵地，再加上一些国内造地雷。”

陈长捷一声令下，天津城外布满了地雷，计有 1 万多枚，城内百姓外出多有被地雷炸伤者。

在解放军面前最大的困难不是地雷，而是抢渡护城河。天津蒋军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天津外围被困之后，蒋军在三元村的边上将南运河和护城河挖通，使水流入了护城河。

我军则是在南运河的上游找到了减河的水闸，让南运河的水留入了减河。

总攻之前，敌人向河里放水，我军就设法排水，两边先打开了“水仗”。

林彪在观看了天津的城防之后说：“主要还是这条河的问题，炮击之后，部队能不能快速过河，多在河上停一分钟，就要多很大伤亡，这个仗打到最后，就划不来了！”

部队想了很多办法，有的提出造大板桥，有的说用苇秸，还有的提出用汽油桶搭桥。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林彪总是要新办法。

“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用过坦克架桥。”刘亚楼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办法。

林彪点头了：“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坦克填到河里倒不心痛，就是坦克兵。”

“爬出来就是了！”

刘亚楼看到林彪定下了决心。便马上派人去试验。

下一个主要问题，便是炮兵了。刘亚楼向林彪报告：“我们已经在天津

西南和平门集中了 273 门大炮，20 辆坦克，炮兵六个团，分为四个炮群。这是 1 纵的主要进攻方向。另一个方向是 7 纵，由东向西，集中了 160 门大炮，10 辆坦克，另外还有 96 门大炮担任助攻。”

林彪对这个打法很满意，很合他“一点两面”的战术。

“炮兵的任务要明确，总任务：压制敌炮及观察所，打乱敌指挥系统，打开突破口，支援步兵冲击，摧毁与破坏钢筋水泥工事及纵深坚固目标。在敌人反扑的时候，还要有足够的火力拦阻射击。”

“这些我们全都考虑到了。”

林彪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又说：“还有一点就是炮兵不要打了自己人，步炮协同很重要。信号要弄清楚。”

刘亚楼在小本子上记完之后，将林彪的指示马上下到了各主攻部队。

1 月 14 日早上，大雾弥漫，天津城头白茫茫一片，地面上几米之外看不见人。林彪一大早就起来了。他在院子里转了两圈后问刘亚楼：“等雾一散就开始总攻怎么样？”

“这是没有问题的，10 点一定会散的。”

10 时许，天空一片清朗，大雾散尽。

刘亚楼下达了总攻的命令。500 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弹雨纷飞，向天津城头泻去。在西南主攻方向上，10 分钟之内发射炮弹 2 万多发，重约 300 多吨，整个和平门城楼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开始还能听到几声城内打出的炮声，10 多分钟之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有一阵阵的轰鸣声。

这时天上出现了两架敌机，地面上炮声震耳欲聋，根本听不到飞机的轰响。这两架敌机低空从我军炮阵地掠过，看来又是从北平飞来探听天津战况的。

刘亚楼给高炮营打电话：“你们高炮是干什么吃的？没有看到敌人的飞机？”

“报告首长，我们没有接到开火命令。”高炮营长说。

刘亚楼也笑了：“地面上都打开了，你们还等什么命令，见敌机就打！别让他给我跑了！”

我军高炮一阵齐射，两架敌机在火网中，左冲右撞，中弹起火拖着黑烟栽到了地上。

我军经过 1 小时 57 分的轰击，敌人的天津城防工事已是千疮百孔，城上敌步兵不少被震昏过去。

步兵接到了冲击的命令，在前面开道的是 5 辆准备架桥的坦克，敌人的炮弹对准坦克打来，坦克越来越快，直向护城河冲去，后面的步兵也被拉下了一大截。

第一辆坦克冲上了护城河，坦克兵加大了油门，坦克“轰”的一声上了冰面。按照敌我双方想象中的，坦克马上就要掉到河里去了，连敌人的大炮也不开火了。

可是大出人们意料，坦克轰响着冲过河去了！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一看坦克过去了，把手里拿的渡河的木板，全都扔了，从冰面上直接冲过河去。

事后才弄清楚，尽管当时天津的气候不算冷，由于敌我双方，一边加水，一边放水，结果冰一层一层地越冻越厚，最后连坦克也掉不下去了。

陈长捷在他的指挥部里，听到解放军的坦克直接从冰面上冲上了城头，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他已经隐隐地感到，上帝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连天气也和他作对。

“天不助我！命令各部队反击！反击！”陈长捷一下子坐到长条桌前，再也说不出话来。

如果他能够预见到 20 多个小时之后，他会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这时，他会做些什么呢？

站在地堡的门口，听着解放军攻城的炮声，他的心中难免要生出几分凄楚，一个多月之前，如果他听从了他的手下几位军长的话，率部从塘沽坐船出走，又会怎么样呢？

他不敢决断，没有傅作义长官的指令，蒋介石也不会同意。

如果他守不住天津，北平傅长官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不过此时陈长捷已经来不及后悔了。

攻克天津的第二天，也就是 1 月 16 日，一封由林彪和罗荣桓具名的急函来到傅作义将军的手上。

除了北平守军放下武器的条件外，明确提到至 21 日下午 2 时为止，如拒绝起义解放军将全面实行攻城。

此时，傅作义将军已经无心再打了，他知道从解放军攻打天津的炮火来看，解放军的大炮一开火，古城北平将毁于战火之中，我傅作义将是千古罪人。

1 月 21 日，解放军前线代表苏静与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共同在 18 条协议上签了字。

国之大幸，北平不染炮火，便和平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第十五章

毛泽东急电：“炮击南京由中央决定。”英舰“紫石英”号逞凶，我炮兵再振国威；人民炮兵慎战大上海，聂凤智军长对违纪炮兵战士不忍心执行战场纪律

毛泽东说：“大炮一响南京政府的大员就跑光了。”

1949 年 1 月 21 日，南京城内寒风袭人。在这南国古城，每年早春到来之前，总要来一阵春寒才会看到春的影子。

这一天正是北平傅作义的代表与解放军代表签署和平协议的日子。

也是在这一天，蒋介石要“引退”了，宣布把总统的位子交给李宗仁。

下午 1 点多钟，蒋介石驱车前往中山陵向世入表演“辞陵”。

沿着中山陵那长长的台阶，蒋介石默默地朝上走去，黑色的披风在风中拂动，看上去从容镇定，可是心里已是一团乱麻。行礼之后，当他一个人走人总理灵堂的时候，身子晃动了一两下几乎要跌倒。

从陵堂内出来，蒋介石对随从说：“来，都到这边来，我们合个影好吗？”

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副总司令罩异之都靠到了蒋介石的身边，一个个强打起精神。

拍完了照，看看时间还早，蒋介石又讲了几句话：“今天我们在军事上有一些失败，可是我们还有江南西南广大的地区，这比黄埔革命时期要好得多嘛！”说完他干笑了两声。其他人也连连称是。

下午 4 点多钟，蒋介石乘车到了机场。当他登上飞机时，回头看了一眼南京，只见天空灰蒙蒙的，一片黯然没落的气氛。

飞机起飞了。从此蒋介石一步步地逃到了台湾岛上，再也没有回到南京。

2 月 25 日，河北西柏坡。天气还没暖，山坡上一层淡淡的雪。毛泽东披着棉衣正在灯下看着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

朱德在一边说：“这是最后一仗了，这一仗打过去，蒋介石在南面就站不住了。”

毛泽东笑了：“是啊，朱老总说得对呀，这个李代总统也是害怕我们打过去呀，一再提出国共两党和谈。”

“告诉陈、粟、刘、邓，应准备攻克浦口，作好炮击南京的准备。”朱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看可以，我们要作好准备，必要时就是要给他们一些压力。”

3 月 17 日，毛泽东再次复电第二、第三野战军首长：“是否炮击南京，则要看谈判，谈判有利于我，则不要炮击，谈判破裂则要炮击。”

中央在电报中还提出先不要攻击浦口镇，因为攻下浦口，南京政府大部人员势必跑散，不利于我军和平接收南京。攻击浦口的时候，必须由中央临时决定。

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脚步，与春天节节同行。3 月 23 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开进。

毛泽东坐在车上，看着满地的麦苗，富有诗意地说：“大地一片春绿，看来春天已经来到了！”

4 月，毛泽东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在明亮的电灯底下，毛泽东认真审

查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计划。

4 月初，国民党急急调兵遣将，在湖北宜昌到上海间的 1800 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 115 个师约 70 万兵力。以海军第 2 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 26 艘军舰和 56 艘炮舰，另有江防舰艇 40 余艘，控制了整个长江江面。另外调空军四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陆军作战。

中共中央军委针对敌军的部署，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七个兵团 24 个军及地方部队共 100 万人，发起渡江战役，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以第四野战军第 12 兵团约 10 万余人，组成先遣集团，迅速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钳制白崇禧集团。中央决定渡江作战由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

毛泽东特别注意的是炮兵，如果炮兵不能一举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步兵就会增大伤亡。

我军第一阶段作战分成了东、中、西 3 个集团。东集团由八个军组成，由粟裕、张震指挥。炮兵主要是三野特纵的四个团加上八个军的军属炮兵，一共十二个团。中集团由七个军组成，由谭震林指挥。炮兵主要是三野特纵的三个团加上七个军的军属炮兵团一共十个团。西集团由九个军组成，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炮兵主要是二野特纵的三个团，加上九个军的军属山炮营组成，相当于六个炮兵团。

毛泽东对作战计划是满意的。本来我人民解放军在 3 月份就可以发起渡江作战，为了表示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作战推迟了一个月。现在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北平发出了渡江作战的命令。

4 月 20 日黄昏，长江上下大雾弥漫。人民解放军第 24、第 25、第 27、第 21 军接到了谭震林“ 渡江作战 ”的命令。

在北岸巨大的藏船场内，一艘艘木船开动起来，民工们低声喊着号子，指挥员急促地下达命令……

南岸敌人的探照灯射了过来，敌人的哨兵也发现了北岸这不寻常的声响……于是敌人开始胡乱放枪，接着便向北岸开炮了。

中集团我军 500 多门大炮同时开火还击。炮火映红了天空，月轮的光彩淡了下去，天空变成了一片紫红色。特纵 2 团 1 连炮击了 5 个小时，几千发炮弹击中了敌人的目标，步兵成功地占领了江心洲。特纵 4 团一阵猛烈的炮火，全部摧毁了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 25 军先头部队登陆成功。

4 月 21 日清晨，我军已将敌人的长江防线拦腰斩断，并向纵深进展，占领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4 月 21 日夜，大雨倾盆，铺天盖地而来，江水翻滚，白浪滔天，排山倒海般涌来……我军东西集团冒雨发起攻击。此时，西北风骤起，风浪扑向南岸，我军渡船如同利箭，只 20 分钟，先头部队已到南岸。连为我军开船的民工都大为惊叹，开春之际如此之大北风，真是数十年也难遇啊，真是天助解放军呀！

当西路我军在南岸登陆，发出登岸成功信号时，国民党守军如大梦初醒，以为神兵自天而降，随即开始了逃跑大比赛。

东路我军登陆之后，出奇兵直插江阴要塞，可是这时，作为国民党军江防工事核心的江阴炮台却一炮不发。汤恩伯在电话里大喊大叫：“ 江阴要塞，江阴要塞，马上向登陆共军开炮……开 炮……给我……开炮…… ”

汤恩伯把电话摔到地上，江阴炮台突然响起了炮声……炮弹雨点般落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

蒋介石亲自点将仍是枉费心机

江阴要塞是长江防线的要害。对要塞司令一职连蒋介石也特别看重。1948年6月，原要塞司令孔庆桂因私囊已饱，又见长江防线凶多吉少，特向蒋介石提出告老还乡，同时推荐了自己的亲信。因江阴要塞司令是一大肥缺，不少人开始打它的主意。

当时的陆军部兵工处长戴戎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通过他手下的一个科长开始活动，先是找到了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凡是蒋要任用的人，都要先经过他的保荐，然后才能由蒋来圈定。

由于做了很多工作，其中的关节如何打通自不必说，反正蒋介石一下子就圈了戴戎光。

戴戎光听说老蒋已经圈定他，知道这事已经有门了，但是还有最后一关，就是老蒋还要亲自面见。戴戎光到处找人打听，知道老蒋不喜欢部下戴金挂银，镶金牙也不行。刚好戴戎光嘴里有一颗大金牙，他马上到医院把金牙拔去，专门到理发店剃了一个光秃秃的和尚头，又找了一身旧军装穿上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一看先有了几分好感，便问道：“你是哪里的人？”

“学生是江苏人。”

蒋介石一听戴戎光称自己是学生，脸色马上和气了不少：“你是哪一期的？”

“报告校长，学生是黄埔六期的。”

蒋介石点了点头：“事到如今，重任已经到了你们黄埔生的肩上，要发扬黄埔精神，励志为国呀！”

戴戎光一个劲地点头。心里很高兴，总算是博得了蒋介石的赏识。

所以当戴戎光听说蒋介石“引退”的消息后，他还不相信，后来听说蒋介石真的走了。他便脱去了军装，口口声声地说：“老子也不干了，要和蒋总统一块隐退了。”可见其是铁心跟蒋。

戴戎光上任之后，便开始大肆中饱私囊。而且对士兵大肆盘剥，引起士兵的极大不满。

原来他手下的科长梅含章，跟着他当上了守备总队的队长。另外一名科长吴广文当上了参谋主任。这两个人后来对戴戎光的一些做法越来越不满了。

4月20日，也就是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前两天，我南京地下党化装进入了江阴要塞，秘密召集了守备队总队长、游动炮团团长、工兵营长、侦察营长等人开会。

会间走漏了消息，戴戎光带人闯入了房间。

戴戎光进屋之后，一看屋里这么多人，先是吃了一惊。接着把目光停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身上。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兄弟是做生意的，生意人。”

“这是刘老板，我的老乡。”吴广文说。

“做生意做到我的要塞里来了。”

刘老板不慌不忙地说：“这里的生意好做，再说弟兄们也想弄个钱花花。”

戴戎光想发火，转眼又一想，他自己刮得太多了，也该让手下人挣一点，不然会引得众怒难犯，便冷笑了两声，退了出去。

在要塞的大门口，戴戎光找了他的几个亲信说：“一会那几个人出来的时候，一个也不能给我放走！”

“刘老板”看到戴戎光走了，提出继续开会。他刚才已经看到戴戎光没安好心，可他脸上仍是非常从容。

梅含章见解放军“刘老板”处乱不惊，心中更加佩服，便说：“刘老板，你就发话吧，要塞的弟兄们都等你一句话了。”

“好，20 日晚上，江边出现三堆火光，那就是我军渡江开始的信号。”

“我们如何配合贵军行动？”

“第一步，要先不执行他们下达的射击命令，如果有可能，就调转炮口，朝敌人射击。”

“刘老板，请放心，弟兄们一定照办！”

开完会，当“刘老板”和吴广文走出大门口的时候，一群敌人围了过来，为首的正是戴戎光。

“姓吴的，这次你可跑不了了，还有你这个老乡，我一看就不是好人，十有八九是共军派过来的吧？都给我抓起来！”

敌人当下便将吴广文和“刘老板”抓了起来。站在一边已经参加起义的要塞士兵，一看不好，纷纷拿着枪，要搭救吴广文和“刘老板”。

梅含章怕误了大事，连连喊道：“大家先回去，是好人是坏人总能弄清楚的！”众人一听这才散开。

当天晚上，梅含章又用钱买通了看守吴广文和“刘老板”的士兵，假装用酒灌醉，偷偷放走了吴广文和“刘老板”。

第二天戴戎光发现吴广文和“刘老板”跑了，知道里面一定有人做了手脚，无奈抓不到把柄，所以也没别的办法。

4 月 20 日早上，戴戎光叫梅含章到常州参加长江防线紧急会议。在去开会之前，戴戎光还留了一手，他突然宣布将梅含章从守备总队长提为要塞参谋长，这是有意的明升暗降，意在免去他手中的兵权。

梅含章不动声色地赶到常州开会。会上命令要塞炮兵，要在 20 日晚上，对南岸八圩港以西 2 公里处的解放军炮兵阵地，进行歼灭射击。并在地图上划出了射击的地域，一定要先下手为强，打掉解放军的炮兵。

梅含章在会上还表示了决心：“兄弟已早有安排，定可一举摧毁共军的炮兵阵地。”

尽管他是这么说，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也是心中有数，只是还有不少人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开完会之后，梅含章没有马上回到江阴去，而是先向“刘老板”报告了会议的情况，“刘老板”告诉他要不动声色，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向要塞司令戴戎光报告，再拖几个小时，只要渡江开始就好办了。

两个小时之后，梅含章回到了黄山要塞指挥部，他刚刚走进戴戎光的办公室，就听见他正在气急败坏地打电话：“马上把炮弹运过来，不然我可要向汤司令报告，把你们一个个送上军事法庭！”

梅含章站在他的身边一言不发，这弄得戴戎光很不自在，也许在电话里他还有别的话要说，所以回过头来看了梅含章一眼：“你回来了？站在那里

干什么？还下马上到要塞去，抓紧与友邻部队联系！”

“是！”梅含章正好就此告别走了出来。

戴戎光又小声地打开了电话，好像是在谈生意上的事情。

梅含章回到要塞之后，马上把起义人员组织起来，凡是不愿参加起义的军官，全部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地下室里。要塞的各个重要岗位，全都换上了起义官兵。

20 日午夜过后，东南风越来越小了，海含章站在炮台上向北岸眺望，只见对面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到一点声响。他心里一个劲地乱跳，担心情况有变化。

21 日凌晨，江上风声大作，站在要塞观察所上，风吹得人站都站不住。此时，人民解放军渡江指挥部下达了渡江的命令，顿时江面千帆竞发，顺风顺流朝南岸急驶而来，先头部队只 20 多分钟，已经靠近南岸。

梅含章命令江阴要塞，所有炮弹引信拆下，标尺全部改变。

这时，戴戎光来了电话。

“你们他妈的怎么搞的？共军已经渡江了，为什么不开炮？”

“没有接到命令，不能开炮。”梅含章平静地回答。

“不是早就下了命令，一发现共军渡江就开炮吗？”

“我这里一时难以确定是不是共军正在渡江。”

戴戎光气呼呼地说：“好了，不要再说了，马上给我开炮，越快越好！”

“轰……轰……”江阴要塞的大炮终于响了，炮弹在黑夜中，不知落到了什么地方。

戴戎光松了一口气，只要江阴要塞开了炮，对汤恩伯也就有个交待了。

此时，梅含章已经带着一队起义官兵，乘坐两辆卡车正向黄山指挥部开来。到了大门口，梅含章喊了一声：“有重要事情向戴司令报告！”

哨兵见是要塞的参谋长，马上把大门打开了，起义官兵顺利地冲进了司令部。

戴戎光这时已经有所察觉：“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吗？”

“算你说对了，我们已经宣布起义了！”说着梅含章的枪口对准了戴戎光。

“别开枪！有话好话。”戴戎光好汉不吃眼前亏，马上举起了双手。

梅含章马上用电台和人民解放军联系，报告江阴要塞炮台总台。守备部队、游动炮团、工兵营、侦察营等 7000 余人宣布起义。

江阴要塞马上就接到了解放军渡江指挥部的命令，立刻调转炮口轰击江北八圩港蒋军 21 军阵地。

蒋军 21 军的 145 师正欲向南岸败逃，突然遭到来自南岸猛烈的炮火袭击，顿时乱成一团。开始 145 师在电台里一个劲地呼叫：“别打了，别打了，发生误会了！是自己人！”后来感到不对劲的时候。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没有逃到南岸，已全师覆灭了。

紧接着江阴要塞又向东西扩大战果，连连轰击蒋军阵地，使整个敌人防区乱成一团。

21 日和 22 日，解放军以江阴要塞为据点，加快了登岸速度，并迅速扩大了滩头阵地。

几天之后，华东特纵政委张凯在“刘老板”的陪同下，来到了江阴要塞指挥部，正式出任军管会主任，从此江阴要塞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这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接管的最大的炮兵要塞，它对渡江作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炮兵扬我军威重创英舰“紫石英”号

1949 年 4 月 20 日清晨，长江江面十分平静。此时正是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前夕，人民解放军将发起强大的渡江攻势，这不过是大战前的平静。

大雾渐渐散开的时候，在泰州以南的江面上出现了一艘外国军舰，配属第三野战军第 8 兵团第 20 军渡江作战的华东特纵炮 3 团 7 连观察所首先发现了这艘军舰。

经辨认这正是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排水量约 2000 吨，装备有 4 英寸前后主炮六门和数门高射炮。

7 连观察所马上向团部报告：“发现敌舰一艘，炮口对向我北岸阵地。”

接到报告时，3 团团长李安邦、政委康矛召正在第 8 兵团司令部开会。副团长当即命令：作好战斗准备，如英舰不向我射击，我亦不向其射击，如英舰向我射击，应坚决还击！

上午 9 时许，英舰已开到我 7 连 3 炮位附近，这时我下游炮兵对天鸣炮，警告英舰立即离开。

“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少校，站在指挥台上，朝北岸我军阵地指手划脚对他的副舰长威士孰上尉说：“共军开炮是什么意思？”

“少校，我想他们是想让我们离开。”

斯金勒冷笑一声：“他们有什么权力让我们离开，真是天大的笑话，在中国还没有人敢这样命令大英帝国的海军！”

斯金勒确实很得意，1926 年英舰炮轰中国四川万县，中国老百姓死伤无数。1927 年英、美军舰联合炮轰中国南京，中国军民死伤惨重，没有人敢出来与之论理，那时中国不过是列强们的殖民地。

尽管此时，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还有五个多月，但历史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斯金勒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准备射击！”斯金勒下了命令。

英国水手们懒洋洋地把炮弹送进了炮膛，他们以为只要向人民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上发射几发炮弹，对方就一定会吓得举手投降的。

“放！”斯金勒没有考虑任何后果，就下达了开炮的命令。

“咚……咚……”一串炮弹飞向人民解放军的炮兵阵地。

紧接着我军炮兵阵地上响起了炮声：“咚……咚……”

有几发炮弹落到了“紫石英”号的舰边，江水中炸起一道道水柱。

斯金勒大吃一惊：“怎么中国军队竟敢还击？给我狠狠打，打！打！”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英舰马上加强了火力，炮弹呼啸着飞向北岸。

在斯金勒看来，只要再给中国军队一点颜色看看，他们马上就会退下去。

可是我军的炮火更加猛烈了，炮弹长了眼睛一般，落到了英舰的甲板和指挥台上，斯金勒傻眼了，马上下令：“快，开向南岸，开到南岸！”

“紫石英”号加大马力，转过舰首向南岸驶去，我军的炮火紧追不放，舰身晃了一下，在江中搁浅了。

这一下目标成了死的了，人民解放军的炮兵越打越勇越打越准，炮弹雨

点般地落下来，一发炮弹正好落到了指挥台上，“轰”的一声，斯金勒少校身子一歪倒下了，当场毙命，副舰长威士孰全身是血，身负重伤。

有人喊了一声：“不好了，斯金勒舰长阵亡！”

舰上顿时乱成一团。

威士孰只喊了一句：“挂白旗……”便昏了过去。

这时英舰升起了白旗，我炮兵 3 团停止了炮击。

正在第 8 兵团司令部开会的炮兵 3 团团长李安邦，听到自己团的阵地上响起了炮声，马上拿起了电话，当得知是和英舰交火的消息之后，立刻赶回了团部。

“紫石英”号在遭到我炮兵重创之后，立即用电报向英国大使馆作了报告，英国大使馆马上命令英舰“伴侣”号和“黑天鹅”号，火速从南京和上海两地赶往出事地点，救援“紫石英”号。

当日下午 1 时半，由南京赶来的“伴侣”号，高速驶人我军炮 3 团的火力范围。英舰长罗伯臣中校心生一计，命令“伴侣”号，一边开炮一边快速顺水下驶，我军炮火紧随其后，但没有命中要害，此时，“伴侣”号已进入北岸。

罗伯臣拿起望远镜，向岸边观察，这时他确信，军舰已经进入了我军火炮射击的死角。便下了命令：“各炮注意，射击！”

顿时舰上六门火炮一齐开火了，炮弹落到了我 3 团 7 连的阵地上，两门 90 野炮被炸毁。一时间，3 团各连纷纷开炮，可是炮弹从“伴侣”号头顶飞了过去。

罗伯臣看着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得意地笑了。

3 团团长李安邦一下子就看穿了英舰的阴谋，马上下令：“停止射击，不要浪费炮弹。”

罗伯臣一看解放军的炮兵停止了射击，以为我军的炮兵一定是被打怕了。便下令：“转舵，靠向紫石英号。”

“伴侣”号转过了舰首，并向紫石英号发出了联络信号。英舰向南岸开去，渐渐进入了我军的火力圈。

战士们要求开火，给刚才牺牲的同志报仇。特别是 7 连被英舰炸死炸伤 7 人。

“没有命令，不准开火！”

眼看着英舰靠到了南岸，李团长感到时机已到，便下达了开炮的命令。这时候炮 3 团的官兵，怒火中烧，炮弹雨点般地飞了过去，“伴侣”号的司令塔被击中，两门主炮被击毁。

罗伯臣中弹倒在血泊之中，他吃力地喊道：“快撤，快撤退！”

“伴侣”号开足马力向下游逃走了。

此时，在长江的下游，英军的旗舰“伦敦”号，正全速向上游驶来。英国海军中将梅登在司令塔里，用无线电和“伴侣”号取得了联系。当他听说舰长罗伯臣也受了重伤时，气得大喊大叫起来：“我们马上开过去，我要看看共军的炮兵有多厉害！”

梅登对他的“伦敦”号充满了信心，“伦敦”号排水量 7000 多吨，前后主炮 12 门，副炮 8 门，还有 10 多门高炮。

4 月 21 日晨，“伦敦”号高速驶人长江泰兴县境内，“黑天鹅”号紧随其后，梅登中将指着江边我军阵地说：“给我轰！给我统统轰平！”

接着英舰上的重炮便发出了沉闷的轰响声，炮弹在我军阵地上炸开了。正在阵地上指挥的我军 68 师 202 团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政委陈坚等 40 多名官兵负伤，另有一些老百姓被炸死，不少民房被炸毁。

我军特纵炮 1 团当即还击，双方隔江展开了炮战，开始英舰自恃船坚炮利，停在江上不动，后来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打击之下，“ 伦敦 ” 号连连中弹，司令塔被击穿。

一发炮弹落在前甲板上，舰长卡扎勒只见眼前火光一闪，倒在血泊之中。一块弹片带着啸声，将梅登的将军服撕了一个大口子，梅登愣在那里没有说话，半天才下达撤退的命令。

“ 伦敦 ” 号和 “ 黑天鹅 ” 号拼命向下游逃窜，我军炮 4 团、炮 5 团，全都参加了战斗，炮火直接命中 “ 伦敦 ” 号上的米字国旗，国旗落入江中，英军也不敢停下打捞。

两天的炮战，英国官兵死 42 人，伤 52 人。英国海军部公布 另有 103 人失踪。

4 月 21 日晚上 8 点，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电报发到了中共中央军委。

两个月前党中央刚刚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在北京的西山，毛泽东放下手头的建国要事，认真阅读了中央军委的电报。

毛泽东的决心很坚定：“ 这些外舰，也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是擅自进入了防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以炮击！ ”

毛泽东在给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报中，写下这番话的时候，正是在胸中激荡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之情，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都不可能阻挡中国人民保卫自己主权的决心和勇气。

英方在与中方两个多月的谈判中，总是出尔反尔，得寸进尺，而且心怀鬼胎。果然，在 7 月 30 日，“ 紫石英 ” 号被扣 100 多天之后，当晚 9 时，中国客轮 “ 江陵解放 ” 号，驶过 “ 紫石英 ” 号时，英舰新任舰长克仁斯少校突然下令：” 马上起航 ” 。

早有预谋的 “ 紫石英 ” 号紧跟在 “ 江陵解放 ” 号后面，接着又与 “ 江陵解放 ” 号并行。

9 时 50 分，我军开炮警告：“ 紫石英 ” 号则一边开炮，一边逃跑，我军当即还击，由于天黑浪高，加之 “ 江陵解放 ” 号夹在双方炮火中间，不幸被炮火误中下沉，乘客死伤惨重。

“ 紫石英 ” 号多处中弹轮机发生故障，只好在天生港停驶修理。此时，我军炮兵自动停止了射击。轮机修好后，“ 紫石英 ” 号借大潮江水上涨，再次出逃，我军江阴沿岸的炮位被迫移向高 处，这时克仁斯少校显出了少有的 “ 机灵 ” ，命令 “ 紫石英 ” 号停机熄灯，借着潮水，顺流漂向了长江口。天亮时分，在长江口发现一条中国渡轮，正行驶在航道上，拦住了 “ 紫石英 ” 号的去路，克仁斯逃命心切，竟然下令撞沉了渡轮，抢道逃出了长江。

几十年后，中国方面对外公布了 “ 紫石英 ” 号事件备忘录，其中明确写道：对于英国方面从南京调运 60 吨 “ 紫石英 ” 号专用油料，可任其调出。没有这些油料，“ 紫石英 ” 号，根本不可能逃走。当时南京已经解放，没有相当一级的命令，如此多的油料，是不可能调出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接到了来自中央的不要拦截 “ 紫石英 ” 号出逃的命令。这就说明了，为什么 “ 紫石英 ” 号一开始遭到了炮击，而后来却可以从容地修理轮机，安

然出逃的原因了。

人民炮兵慎战大上海

1949 年 5 月 10 日，从黄埔江上飘来的阵阵雾气，把上海淹没在一片白色的幕帷之中。在上海外围人民解放军的阵地上，仍可以看到高大的楼群，听到黄埔江上轮船的汽笛声。

上海国民党守军司令汤恩伯紧急召集高级军官研究对策，不料会议刚开到一半，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突然一下子脱去了军服，大叫：“ 我不干了，我不当军人了！ ”

原来，在此之前，蔡文治曾给汤恩伯出过不少主意，可是汤恩伯都没有听他的，结果让解放军一下子打到了上海的大门口。其实，如果汤恩伯听了蔡文治的意见，解放军也照样会打过来的。

汤恩伯怒极不已一拍桌子，“ 你这个小孩子，懂个什么！ ”

汤恩伯在军校时，当过蔡文治的大队长，那时候蔡文治年纪还轻，所以汤恩伯一直称蔡文治为小孩。

这回“ 小孩子 ”不买“ 大人 ”的账了，大骂汤恩伯道：“ 你还摆什么臭架子，没有人认识你这个大饭桶，没有人承认你是个军人，你算个什么玩艺！”

汤恩伯大声喝道：“ 你是军人，你总知道要服从命令吧？ ”

“ 我当然知道服从了，可是总长给你下命令，你服从了吗？ ”

“ 因为我手里有‘ 老头子 ’的手渝！ ”

“ 你把总裁手谕拿出来看看！ ”

汤恩伯这会儿是真的给逼急了，随即拿出了蒋介石命令抢运 3 亿元的黄金、白银的手谕，如该项黄金、白银不能全部运到台湾，就拿汤恩伯是问。

蔡文治也不再骂了，众人面面相觑。

“ 你们都看到了吧，骂人容易，做事就难了。你们不要在这里妨碍我的手脚，该走的，最好马上就走！我可以告诉你们，‘ 老头子 ’就在吴淞口的军舰上，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亲自去问‘ 老头子 ’好了！ ”

这回众人都不说话了，让汤恩伯大出了一阵风头。

别看汤恩伯威风发得很厉害，可是如何守卫上海，他心里也是一点底也没有。

5 月 10 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第 9、第 10 兵团及第 8 兵团一部，共计 18 个军，已经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3 野炮兵六个团加坦克团和第 20、第 23、第 25、第 26、第 27、第 28、 第 29、第 30、第 31 军的军属炮兵团，全都参加了战斗。

5 月 12 日，解放军第 9 兵团以第 30 军和第 31 军及炮 4 团由南浔、关江迂回浦东，向奉贤、南汇、川沙进攻。

第 10 兵团以第 29 军、第 28 军在炮 5 团、炮 6 团的支援下，强攻昆山、太仓，并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发动了猛烈进攻。在攻击月浦之敌时，炮 6 团集中一个营的火力连续 10 个齐放，将敌人的火力全部压了下去，步兵趁机冲上去对敌人铁丝网进行大爆破。然后，炮 16 团又以五个齐放，支援步兵发起冲击，一举攻占了月浦和陆湾一带。

5 月 23 日，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此时，蒋介石亲临吴淤口助战，命令国民党海军舰队驶入高桥东北海面，对我攻击部队进行炮击。特纵炮 4

团当即与敌 15 艘军舰展开炮战。

敌舰集中火力轰击我第 30、第 31 军攻击的路线。炮 4 团用排炮齐射，第一个齐射便命中两艘敌军舰，敌舰炮火马上就哑巴了，战士们在欢呼中越战越勇。

敌舰这时开始后退，边打边跑，我军的炮火更加猛烈，海面上到处是轰隆隆的爆炸声，巨大的水柱在敌舰四周升起。又有几艘敌舰中弹不动了，另外 8 艘敌舰干脆转过头逃跑了。

5 月 24 日，炮兵第 6 团，以猛烈而准确的火力，封锁了上海江湾机场。炮弹一发接着一发落到跑道上，停在机场上的大多是准备接送出逃的国民党要员的专机，一看解放军的炮火如此猛烈，知道大势已去，纷纷起飞逃跑，有 25 架飞机先后在炮火中起飞，余下的全都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5 月 24 日下午，3 野第 27 军一路顺风地占领了上海西郊机 场。当部队攻到苏州河的时候，遇到了河北岸敌人居高临下的火力，部队伤亡很大。军长聂凤智急匆匆赶到了苏州河边，只见 30 多米宽的河对面，高楼林立，南岸却是一片空旷的大马路，敌人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高楼和桥头。路口修筑了坚固的地堡，并配有坦克装甲车。

我军攻击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去倒下了，又一批冲上去，又倒了下去……特别是百老汇大厦上，十几挺重机枪织成了一道火网，吼叫着倾泻下来，进攻部队严重受阻。

战士们被激怒了，团长。师长全被激怒了。

“ 把炮推上来！炮兵！准备射击！ ”

“ 军长，下命令吧，保证一炮一个！ ”

聂凤智心里明白，中央早有慎战上海的精神，前委也早有打上海严禁用炮的命令。汤恩伯也早就有话在先，不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上海留给共产党，要打就要把上海打个稀巴烂。

如果下令开炮，那就不是一炮两炮，很可能会乱炮齐发，上海打烂了，老百姓打死了，那政治影响可就大了。

可是部队中不少人想不通，不让用炮，这是打的什么仗？从江北打到江南，从山东打到上海，打的就是攻坚战，没有炮兵拿什么去攻坚！

“ 谁敢下令开炮，军法从事！ ”

又有人提出：“ 军长，用炸药包吧，还是老办法，轰它几包，也管用！ ”

“ 炸药包也不准用！ ”

5 月 25 日，当聂凤智正与守敌 51 军军长刘昌义谈判的时 候，刘昌义突然提出要见一见陈毅。

“ 看来，你对我们不相信！ ” 聂凤智严辞说道。

“ 不是的，长官，事关重大，我还是面见陈毅将军为好。 ”

“ 陈毅将宰马上就到，我这里有陈毅将军的命令。 ”

“ 有手令？ ” 刘昌义眼睛一亮。

聂风智知道国民党的将军特别相信手令。

聂凤智从包里拿出了 27 军副参谋长起草的“ 陈毅 ” 手令。上面还盖着陈毅的大印。

这个大印据说是聂凤智临时找人用萝卜刻的。

战场上十万火急只能先斩后奏了。

刘昌义看了“ 命令 ”，马上点头表示要谨领此命而行，一切照办。

“刘军长，请你务必不要食言，军中无戏言！”聂凤智还是有点不放心。

“聂军长，本人掌管的51军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老蒋的嫡系，兄弟也没有办法。”

“那个我们自有办法，也不会为难你。”

聂风智放下心来，客气地送走了刘昌义。

正在这时，副参谋长李元进来报告：“军长，刚才炮团有一个战士，违犯了军党委会不准开炮的命令，私自开了一炮。”

“啊！打到哪去了？”聂凤智一惊。

“打到百老汇大楼上去了，打了一个大洞。”

聂凤智陷入了沉思。

一个小时之前，守卫百老汇的敌人师长下令说：“共军有命令，不准开炮，你们就放心打吧！”

他正说着突然响了一炮，不由地大吃一惊，马上趴到了地上。可是解放军的火炮再也没有响，他拿起望远镜一看，开炮的解放军战士，被一个干部拉了下去押到了一边，好像要执行战场纪律。

“共军不是开炮，是炮走火了！”这个敌师长喊了起来。

聂凤智问道：“别人开炮了没有？”

“还没有，其他同志都是严格遵守命令。那个团副团长已经把这个兵抓起来了，就等着军里的命令了。”

“你他妈的副团长还抓兵，你是干什么吃的！战士打急了眼，什么事干不出来！可你干部是怎么掌握部队的！战士错了，你就知道抓人！”

李副参谋长说：“这个副团长，还是很认真的，跑过去对那个战士说了，不能打，打了军长要枪毙你的。”

“那个兵怎么说的？”聂风智显然对那个兵的举动很感兴趣了。

“那个兵说，掉脑袋也要放一炮看看，是不是真要掉脑袋！”

聂风智哑然失笑了：“真是什么官带什么兵，真是个愣头青，傻大胆啊，放了他吧，要加强教育，不能错上加错了！”

军长不准处理违纪的士兵，这在27军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也许是军长内心里已经想出了占领苏州河北岸的办法，也许军长的心里还想着刚刚战死的官兵。总之一时难以理解军长所说的错上加错是什么意思。

当夜华灯初上的时候，刘昌义命令51军悄然无声地撤出了阵地，聂凤智命令27军79师抢渡苏州河，快速包抄占领苏州河以北地区。

79师235团7连年轻的指导员迟浩田，在进攻中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喊了一声：“跟我来！”便第一个钻了进去。只有两名战士，紧跟在他的身后。当他到达北岸的时候，发现一共只有三个人。这位战斗英雄毫无惧色，一直闯入了敌人的师部。敌人的上校师长，正在指挥三个营的兵力向河边调动，在迟浩田的抢口下，只好命令三个营的守敌放下了武器。

27军79师师长肖镜海，接到聂凤智的命令，化装深入虎穴，说服杨树浦发电厂守敌放下了武器。

5月25日，汤恩伯带5万人登舰逃跑了。其实早在上海战役打响之时，汤恩伯便将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吴淞口外的军舰上，只不过是在这一天，下达了上海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上海守军总撤退。可是除了蒋军的嫡系之外，余下的15万人，早已是无路可退。

5月27日，大上海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人民解放军歼敌 15.3 万人，缴获各种火炮 1300 余门，坦克、装甲车 110 余辆，汽车 1100 多辆。

上海战役在军史上留下了令人惊叹的传奇，这是我军在城区使用炮兵最少的一次重大战役，同时也是缴获敌人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

第十六章

陈锡联出任第一任炮兵司令员；彭儒怀急电炮兵第 8 师率先入朝；鸭绿江边，志愿军高炮首开击落美机纪录；中朝炮兵激战黄草岭

开国大典之后，朱老总说：“ 炮兵也该有个司令。 ”

1949 年 10 月 1 日，这个日子与人民共和国崭新的历史联系到了一起。

这天下午 3 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正式举行。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他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显得十分兴奋。

林伯渠宣布典礼正式开始。百人军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下午 4 时整，大阅兵正式开始了。

人民空军的机群，第一次飞过天安门广场，引起一阵阵欢呼声。4 时 40 分，紧跟在战车师后面的炮兵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第二架次的飞机也飞到了广场上空。

我军参加阅兵的炮兵，是由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统一组织华北机动炮兵团。第 20 兵团炮兵团、东北军区炮兵 30 团和华北军区高射炮兵团 1 营，组成了人民炮兵代表师。全师都是崭新的火炮，炮轮上刷着醒目的白环。炮手们站立在牵引车上，头上戴着闪亮的钢盔。

当炮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师长赵大满坐在第一辆车上，向天安门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炮兵师代表了全军四个师部、70 个炮兵团、124 个部队炮兵营和三所炮兵学校，它标志着炮兵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国大典之后的两个月，正是百废待兴之时，除了建立了许多国家机构之外，人民解放军各兵种机构也在紧张地筹建之中。

朱老总在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组织机构草案》时，认真地看了一遍《炮兵司令职责》，高兴地说：“ 我看写得很好，当司令就得有职有权才行。不过责任也很大，干不好就得下来。 ”

说到炮兵，朱老总立刻就来了情绪，从“ 八一 ”南昌起义，说到两万五千里长征，又说到全国的解放。他说：“ 现在全国解放了，炮兵也该有个司令了，这样我这个总司令，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总司令。 ”

1950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任命第 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炮兵司令员。毛泽东在任命之后，对朱老总说：“ 现在炮兵光有了一个司令还不行，还要有机关，要抓紧搞。 ”

朱总司令说：“ 过去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有军委炮兵，我看还是叫军委炮兵好。 ”

经过紧张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关于 8 月 1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当时从全军调来的干部 20 多人，只设了司令部。干部部和马政局三个工作部门。

10 月 19 日，毛泽东任命万毅为军委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边防军炮兵主任，苏进为军委炮兵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军委于 11 月 5 日决定将军委炮兵机关与华北炮兵司令部联合办公，并于 12 月 12 日任命高存信为军委炮兵副参谋长兼华北炮兵司令员。

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建立之时，已是大战在即。1950 年 9 月 15 日，美帝国主义纠集了 7 万余人在朝鲜仁川登陆，很快就越过了“ 三八线 ”，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

中共中央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毅然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决策。东北边防军即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东北边防军炮兵亦改为志愿军炮兵机关。司令员为万毅，政治委员邱创成，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匡裕民，政治部主任吴涛。

1951 年 10 月 19 日这天的早上，美军攻入了朝鲜的首都平壤。保卫平壤的人民军部队边打边撤，向中朝边境退了下来。

麦克阿瑟乘坐一辆中吉普进入了平壤。这座城市已经看不到一座完整的建筑。麦克阿瑟在得意之时，给美军下达了新的命令。西线美第 8 集团军和南朝鲜第 2 军团及一个空降兵团，由平壤。沙里院地区直逼鸭绿江边；东线美第 10 军和南朝鲜第 1 军团，由元山、咸兴地区向江界、惠山及图门江进攻。要在大雪封山之前，一举打到鸭绿江边，消灭全部人民军，占领朝鲜全境。

几天之前，我志愿军炮兵第 5 师第 42 团 1 营，从安东秘密入朝，在长甸河口占领了阵地。防空观察哨报告，最近几天，时有美军飞机飞临鸭绿江大桥侦察。

10 月 19 日早上，天空一片清朗，长甸河口的雪地上洁白如初。我军高炮 1 营构筑了阵地之后，又用白雪将挖出的黑土盖了起来，高炮也挂上了伪装衣。离几十米远已很难看出来，更不要说在天上高速飞过的敌机了。

上午 9 时，阵地上传来了警报声，这时候战士们在炮位上已经等待多时了。远处出现了 10 个小黑点，飞快地向大桥移动过来。在接近大桥时，美机一字排开，分两队俯冲了下来。

营长下达了命令：“ 全营注意，先打第一批次，开火！ ”

这时 1 营两个连的高炮同时开火了，友邻 2 营的高炮也紧跟着开火了。刹时，炮声响成一片……

飞在前面的一架敌机首先中弹，机身冒出了火苗，接着机尾冒出了黑烟，一头扎了下来，撞到山坡上“ 轰 ”地一声爆炸了。

阵地上一片欢呼声，这是 1 营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一次击落美机。

美机第二批飞机又冲了下来，一共八架，前后排开。

1 营又是一阵猛烈的炮火，又有两架敌机先后中弹。一架打中了机身上的炸弹舱，在空中炸成了碎片；另一架打断了机翼，翻着跟头掉了下来。余下的敌机，把炸弹投到江中，逃窜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就接到了鸭绿江大桥出现中共高炮部队，美军飞机被一举击落三架的报告。

“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这并不能证明中共军队介入了韩战。他们的高炮是为了保卫这座大桥。 ”麦克阿瑟向他的下属这样解释。在他看来中共是没有能力和美军打这一场战争的。

可是麦克阿瑟的如意算盘打得早了一点。也就是在这一天的黄昏之后，夜幕刚刚垂落，鸭绿江大桥上便响起了火车。汽车的轰鸣声，一队队军车。坦克快速驶过大桥，一转眼就消失在朝鲜的茫茫黑夜之中。

天亮时分，一辆吉普车高速驶上了鸭绿江大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车上探出头，看到大桥在晨嘉中屹立，桥上一队队志愿军士兵，正快步向前

疾进。

彭总已得到报告：志愿军第 39 和 40 军主力及炮兵第 1 师已从安东渡过鸭绿江；第 39 军第 117 师。炮兵第 2 师和高炮团已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第 38 军。第 42 军和炮兵第 8 师从辑安渡过鸭绿江。

车到鸭绿江边，彭德怀说：“ 停车，让我下去看看。 ”

山坡上有几名正在警戒的战士跑了过来。

“ 报告首长，这里不准停车。 ”

“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

“ 报告首长，我们是炮 5 师 1 团 1 营之连的。 ”

彭德怀想起来了：“ 你们是高炮部队，白天打下了三架敌机，首开纪录，打得好 1 打得好！ ”

小战士一听高兴地笑了。“ 首长也知道我们打下飞机了？ ”

“ 连毛主席都知道了！小同志，对美国飞机怕不怕？ ”

“ 不怕 !来一架打一架，来一批打一批 !我们一定要保卫好鸭绿江大桥！”

彭总会心地笑了，然后转身上了车，看到了战士高昂的情绪，他心里感到踏实多了。吉普车加大油门，驶过了鸭绿江大桥。

首战黄草岭，炮 8 师旗开得胜

10 月 25 日、在西线敌人向朝中边境猛进的同时，东线敌军也分路向江界和图门江边开来。伪军第 1 军团所属的首都师，气焰十分嚣张，一路上孤军深入，现已到了赴战岭以南地区。

26 日，美军陆战第 1 师企图从长津迂回江界。伪第 3 师也自元山开向咸兴，准备向人民军部队守卫的黄草岭地区进攻。

在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里，彭总正在听取敌情通报。他一边听一边看着地图。

“ 敌人跑得很快，东。西两线看来是在比赛呀！ ”他把手一拢：“ 两条线都不能放过！ ”

他指着地图说：“ 我看黄草岭。赴战岭一带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利于防守。 ”

邓华副司令员在一边说：“ 目前，那里有人民军的少量部队防守，而且是边打边退，如果我们动作慢了，恐怕…… ”

“ 这个问题很重要，宜快不宜迟，叫 42 军马上派出两个营，坐汽车上去，先占住要点山头。你们看怎么样？ ”

“ 这个办法好，只要先顶住伪 1 师的东进，下面的文章就好作了 ”

大家一致同意彭总的意见。

10 月 27 日，第 42 军第 124 师附炮兵第 8 师第 45 团，部署于黄草岭以南的 1115 高地。草芳岭、796 高地一线。

45 团杨参谋长，一大早就爬上了 1115 高地，只见漫山的松柏郁郁葱葱，挽马拉着大炮一步也走不动，只好下令：“ 5 连。6 连马上组织人砍树，把炮拉上去。 ”

“ 咚……咚…… ”6 连副连长刘风吉带着战士，正砍得起劲，听到树林传来了一阵喊声……只见从树林中跑出一名朝鲜人民军战士，边跑边喊：“ 别砍了，那边有路。 ”

刘风吉迎上去一看，是人民军的一位排长，中国话说得很好。一问才知道，这位金排长原来也在四野 5 纵当兵，后来回国。现在听说守卫高地的 42 军是自己的老部队，显得特别高兴。

“ 我给你们带路，从那边绕上去。 ”

刘副连长也高兴了，走上去拍着他的肩膀说：“ 老兄，有你带路，我可就放心了。 ”说完下令：“ 全连绕道上山。 ”

炮连刚刚进入阵地，战士们就喊了起来：“ 快看，敌人来了。 ”杨参谋长拿起望远镜朝山下看去，大约有两个团的敌人，在黄草岭下的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前边不远的烟台峰。龙水洞等山头上，步兵 124 师也作好了战斗准备。

战斗一打响，敌人的 20 多架飞机，便从云端冲了下来，一边扫射一边投弹，我军占领的几个山头上，顿时便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几个小时之前，还是葱绿的山头，经过美军飞机的轰炸，已变得光秃秃的了。山上到处是黑乎乎的土灰。

与我军交火的是伪 3 师 26 团，它不仅得到了飞机的空中支持，而且还有几十门大炮的火力支援。

飞机飞走之后，敌人的大炮便开始轰击。烟台峰我军阵地上顿时浓烟滚滚，刚刚修好的工事，被敌人的炮火全都炸翻了。

阵地上我军伤亡很重，这时已经有大约一个营的敌人，爬到了烟台峰的半山腰。为首的是伪 3 师的一个大胡子营长，他一边挥着手枪，一边叫着：“ 冲，给我冲…… ”敌人的 26 团上校团长也在后面亲自督战，手里拿着报话机不停地调兵遣将。

我军阵地上还有大约一个连的兵力，敌人像马蜂一般涌了上来。李连长高喊了一声：“ 同志们，人在阵地在，和敌人拼了！ ”

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敌群，双方厮杀在一起，只听见敌人发出的一声声惨叫……20 分钟之后，阵前面倒下了 30 多具敌人的尸体。活着的敌人鬼哭狼嚎地退下去，敌人刚刚欲退出阵地，突然，天空中响起了隆隆的响声，一排炮弹落了下来，一个个炸开的火球，把阵地淹没了，浓烟过后，阵地上平静下来。

一个营的敌人端着枪，战战兢兢地爬上了烟台峰，大胡子营长看到眼前倒下的一大片志愿军战士和自己士兵的尸体，呆呆地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一小会儿，他才通过报话机向 26 团朴团长报告。“ 报告朴团长，我已经占领了烟台峰。 ”

“ 好，我要给你们重赏！ ”

“ 是，谢谢团长。 ”

伪 3 师 26 团朴团长，看着烟台峰上的一缕缕黑烟，他心里明白，要不是他看到 26 团的士兵和中国士兵撕打成了一团，下令炮兵开炮，这个阵地到天黑也攻不下来的。

他为自己庆幸，他知道中国军队的炮兵，之所以没有开炮是怕误伤了自己人，这就让他钻了空子。

真可谓是一将成名万骨枯。

28 日到 29 日，伪 3 师的气焰十分嚣张，连续出动部队，对我军占领的 796.5 和 665 高地连续猛攻。敌人的炮兵也连续集中火力轰击我军阵地。但是敌人的进攻全都被我军击退。

29 日晚上，天空阴沉沉的，黑黝黝的山谷中看不到一息灯光。在一片树木茂密的山角下，志愿军 42 军军部显得很安静。

电话铃声响了……参谋长廖仲符拿起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彭德怀，你是哪一个？ ”

“ 彭总，我是廖仲符。 ”

“ 我就知道是你，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

“ 敌人占领烟台峰之后，一连两天对我军阵地猛攻不止，今天又进攻了 20 多次，炮打得也很厉害。 ”

彭总没有说话，沉思了一会儿说：“ 看来反击是必要的，志司已经定下决心了，一定要把敌人顶回去。叫吴军长接电话，我有话对他说。 ”

42 军军长吴瑞林接过了话筒：“ 彭总，我们已经作好了反击的准备。 ”

“ 我想问的是炮兵准备得怎么样？ ”

“ 124 师把各种火炮全都拉上去了，有 50 多门。 ”

“ 炮兵一定要准备好，要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我没什么说的了，准备好就开始吧。 ”

吴军长放下电话看了看表，离反击还有一个小时。两天来，124 师为反击作了精心准备。可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转过身来对廖参谋长说：“ 这和在国内打仗不太一样，至少敌人的炮火要强得多。我们的炮兵还受到空中敌机的轰炸，炮兵如何对付空军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

“ 我们这次东线的阻击任务很重，这对我们也是个考验。 ” 军政委周彪在一边说。

29 日晚 9 时，我 42 军 124 师开始对烟台峰的敌人发起反击。

三颗红色信号弹升入夜空，我军炮阵地上，突然响起了重炮的轰鸣声，这声音在山谷中回荡，山林中刚刚归巢的群鸟，惊叫着窜到空中。一道道刺眼的闪光，直射夜空，借着火光，可见阵地上的敌人纷纷倒下。我军的炮火一停，敌人的机枪便响了起来，我军进攻的部队被压在烟台峰的主阵地下面。

敌人 26 团的朴团长，急不可待地给伪 3 师师部打电话。

“ 金师长，我是 26 团朴团长。今天晚上中国军队突然对烟台峰发动了猛攻，我请求支援。 ”

“ 中国军队有多少人？ ”

“ 有不少人啊，我是说至少有一个师。 ”

伪 3 师金师长一听吃了一惊：“ 一定要下决心守注，到天亮增援部队就会赶到！ ”

听了这句话，朴团长像是吃了定心丸，腰杆顿时硬了起来。

“ 传我的命令，炮兵开始射击，快，要快一点！ ”

敌人的炮兵开始朝山下射击，由于是在夜里，加上敌人架在山头上的多数是小炮，没有多大的威力。炮弹东一发西一发地在山坡上炸开。敌人的炮一响，我军的重炮马上就开始还击，炮弹雨点般落到了山头上。

朴团长这才明白了，他拉到山头上的这点小炮，是无法和中国军队的重炮抗衡的，在烟台峰这个狭小的地带，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 别打了！炮别打了！听我的命令，打中国军队的步兵。 ”

敌人的火炮停止了射击，阵地上一下子静了下来。

我军再次发起了冲击，可是敌人的火力很猛，一直冲不上去，不少战士倒在敌人的枪口下面。

天亮时分，我军再次发起进攻，炮兵先敌开火，压制了敌人的炮火。当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我军夺回了烟台峰阵地。

30 日早上，刚刚退下去的敌人，没有喘一口气，又向我烟台峰阵地发起了进攻。敌人集中了伪 3 师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猛冲过来，我军战士攻了一夜山头，此时又累又饿。当敌人攻到半山腰的时候，看到山上没有一个人开枪，全都愣在那儿不动了。敌朴团长一个劲地高叫：“ 快冲，中国军队没子弹了，冲上去抓活的。 ”

这时，从烟台峰阵地上滚下来一排巨石，把冲在前面的敌人砸倒了好几个。可是敌人冲得更急了，他们真的以为中国军队没子弹了。

当敌人冲到阵地前面的时候，正在阵地上指挥的团参谋长王风来大喊一声：“ 放到跟前再打…… ”敌人又向前冲了十几米。看看时机到了，王凤来下令：“ 打！ ”

顿时轻重机枪。步枪，手枪响成一团，敌人没有来得及还击，就滚下山去了。

11 月 1 日，敌伪 3 师再次在炮火支援下，对我烟台峰阵地发起了猛攻，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阵地上我军粮弹越来越少，最后连喝的水也没有了。战士们就在山涧中找野菜充饥，把潮湿的石头含在口里解渴，就这样一直支持到了晚上。

11 月 1 日夜里，“ 联合国军 ”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

麦克阿瑟慢慢地吸着烟斗，耐着性子听完了南朝鲜第 1 军团长金白一的报告。准确他说应该是对东线失利的解释。

“ 将军，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烟台峰一连争夺了几次，甚至在我们的部队和中国军队在阵地上厮杀的时候，我们的炮兵就用炮火覆盖了阵地。 ”

麦克阿瑟听到这里，扫了他一眼：“ 你们东方人就是这样打仗的！ ”在场的美国将军也都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

“ 将军，我是想告诉你，我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和中国军队争夺的！ ”

“ 可是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里，我要的是结果，你的一个师已经、大有了！ ”

“ 将军，我的一个师是和中国军队战死的，而不是逃跑的！ ”金白一越说越激动，竟然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 难道还叫我给你奖赏吗？ ”

“ 我是为祖国而战！ ”

南朝鲜总参谋长丁一权瞪了金白一一眼：“ 好了，不要再说了。 ”金白一不再说话了。

“ 诸位，我们要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东线南朝鲜第 3 师，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而我们现在却特别需要一支有生力量在前面开路，就是一下子打通中国军队的阻击，把他们赶到北边去。 ”麦克阿瑟用力挥了一下手。

接着他又转过身来问道：“ 丁一权将军，你看派哪个师好呢？ ”

南朝鲜参谋长丁一权心里明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你们美国人还不出马，还是让我们上去和中国人打。

自从一次战役美国操纵的“ 联合国军 ”在东西两线，遇上了殊死拼杀的中国军队之后、美军比刚人朝的时候变得小心多了。总想叫南朝鲜的军队在前面顶一顶再说。

丁一权迟疑了一下：“将军，现在我们这边的几个师都很难调出；我的手里只有一个首都师，还是应急机动部队，如果动用首都师，别人会怎么看，他们会以为我们的部队全都打光了呢！”

“这都是你们东方人奇怪的想法，部队总是要打仗的，不然要它有什么用。”

“是的，我想这一次动用一下美国军队，在前面打头阵，对我们会更有利。”

丁一权开门见山，给麦克阿瑟来了个措手不及。

“这个我们还要考虑考虑。”

在一边的美军第 10 集团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有点坐不住了：“将军，我们这样推来推去的，好像被中国人吓住了！”

“不，不，绝对不是这样！”麦克阿瑟像叫马蜂蛰了一下，叫了起来。

“这件事不要再争了，我们第 10 军的陆战第 1 师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可以上去。”

“这件事是不是决定得太草率了一点？”麦克阿瑟还想再推一推，可是阿尔蒙德没有给他留一点余地。

麦克阿瑟只好这样决定了。由美军陆战第 1 师接替南朝鲜第 3 师，首先攻占烟台峰。

尽管会上争得不可开交，但是总算有了一个结局，特别是对南朝鲜方面。

军中侍者给每位将军面前摆上了一杯香槟酒，麦克阿瑟端起了酒杯说：“来，来，为我们的合作，为联合国军的最后胜利，干杯！”一片碰杯声中，夹杂着金白一的自言自语：“让美国人去试试吧，中国军队可不是那么好打的！”

美军陆战 1 市碰上了死对头

11 月 2 日，朝鲜咸兴道的一片山林中，正在此地待命的美军陆战第 1 师，刚刚接到了擦拭武器的命令。在一道山梁下面的土坡上，散乱地摆放着 40 多辆美式坦克，坦克手们趴在炮塔上，正在擦着炮身。

上士汤姆一边擦着炮弹，一边对驾驶员杰克逊说：“自从我们五年前从德国战场得胜回来之后，我们陆战 1 师还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这一次也不会。”

杰克逊自有他的想法：“我在想中国军队可能已经跑了，我们每一次下达的都是进攻的命令，可是最后执行的也总是追击逃跑的敌人……”

“这一次可能又让你说着了。”

“我是担心这里的山路不好走，我的坦克追不上逃跑的敌人。”

“你开不快，他们也跑不快，总会追上的。”

他们俩正说着，只见团长纳克上校走了过来。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报告长官，全都准备好了。”

纳克笑了：“勇敢的士兵，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有这么高的士气，我可以告诉你们是阿尔蒙德将军主动请战的，这是我们陆战 1 师的光荣。”

“听说中国人很勇猛，南朝鲜第 3 师伤亡很大？”汤姆说。

“你只说对了一半，是南朝鲜军队大无能了。你们还有什么担心吗？”

“长官，不知道中国人的炮兵怎么样？”

“这个不必担心，他们的炮兵打得很准，可是炮弹并不多，从这一点上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而且阿尔蒙德将军也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几个小时之前，美第 10 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给远东空军司令官乔治·斯特拉特迈那打了电话。

“乔治将军，我想现在是远东空军施展身手的时候了。”

乔治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在远东没有真正的敌手。”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是说我们的陆 1 师现在需要帮助。”

“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老朋友了。”

阿尔蒙德长吁了一口气：“我们需要 50 架轰炸机，说起来也许让你觉得可笑，只是为了几个小小的山头。”

“这我不奇怪，我会为你准备的。你还要什么？”

“还需要飞机拍的照片，越快越好，我们马上就要用。”

远东空军满足了第 10 集团军的所有要求。

11 月 2 日上午大约 10 点多钟，烟台峰前面的公路上烟尘滚滚，参谋长王凤来从望远镜里看到了美军陆战 1 师的坦克，像小爬虫一般挤在公路上。

“看来是美国主子出动了，大家作好战斗准备！”王参谋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便开始准备弹药。

“重点要作好反坦克的准备。”

战士刘得海在一边说：“放心吧，这么高的山坦克爬不上来。”

“那也不能不防。”班长王树谷批了他一句。

两人正说着，天空中传来了一阵轰鸣声，只见 50 多架敌人的轰炸机，黑压压的一大片飞了过来。

“马上隐蔽！”王参谋长喊了起来。

“轰……轰……”一串炸弹落了下来，阵地上腾起一道道烟在。过了一小会敌人的坦克也冲了上来，一边开一边打炮，由于离得大远炮弹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美国鬼子出来就是不一样，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坦克，看上去还挺神气的。”刘得海对班长说。

“神气不了多大一会了，打死的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听了班长的话刘得海哈哈大笑起来。

“轰嗵……轰嗵……”美军的重炮响了，猛轰一阵之后。步兵才发起了冲锋，我军战士已经等红了眼了，恨不能美国鬼子冲到跟前，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

可是，美军士兵冲到半山腰不动了，全都停了下来。等着坦克开上来，向我军阵地上开了一通炮。

我军炮兵开始还击，炮弹在敌群中炸开了花，敌坦克吓得在阵地前面乱跑乱窜。有两辆坦克中弹起火，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也乱成一团。

敌人成群结队地退了下去，等着飞机轰炸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次冲锋。

摸清了敌人进攻的规律，心里也就有数了。别看敌人的火力很猛，那只是打武器，打钢铁，真要是步兵上来真刀真枪地干，它就全熊了。

敌人一连攻了十多次，死伤几百人，还是没有攻上来。于是阿尔蒙德将军下令停止进攻。

42 军军长吴瑞林向彭总报告了一天的作战情况，彭总高兴他说：“看来

美国人的飞机大炮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后还是要看人的素质，怕死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

彭总接着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为了发挥炮兵的作用，你们可以从烟台峰后撤到草芳岭一线，敌人肯定追击，我们的炮兵就可以大量杀伤敌人。”

“好，这是好办法，我马上通知部队。”

2 日黄昏，我 124 师悄悄撤出了烟台峰。一直到了 4 日白天，美陆战 1 师才发现对面山头上的中国军队消失了。

阿尔蒙德接到了远东空军的报告：“发现中国军队在草芳岭一带部署。”

他在地图看了一眼说：“没有跑远还可以追上！”

6 日白天，美军陆战 1 师摆出一副要把我军一口吃掉的架势，集中了 40 多辆坦克，200 多辆装甲车和汽车，向草芳岭冲来。

我炮兵第 8 师 45 团，早就作好了战斗准备。朝鲜人民军炮兵的一个混合炮兵营也加入了战斗。

上午 10 点多钟，敌人的长龙车队向我军阵地开了过来，本来志司的作战命令是在 6 日夜发动进攻，没想到敌人提前出动“准备射击！野炮。榴弹炮急速射！”杨参谋长命令道。

“放！”顿时山谷中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炮弹飞过山包，在敌人车队中炸开了。开在后面的两辆汽车着了火，车上的敌人跳下来，没命朝山上跑。周围车上的敌人也跳车逃跑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汽车爆炸了，公路上一片狼藉，前后几辆车全炸翻了。原来这是敌人的弹药车爆炸了。

开在前面的坦克也起火了，步兵潮水般地往回退。

敌人的两架指挥机一前一后贴着山头飞得很低，敌机侦察员发现了我军的炮阵地。

“发现中国军队的炮阵地，火炮 20 余门，一线配置。另有 8 门高射机枪。”

“周围有没有高炮部队？”

“没有发现，他们将高射机枪和火炮放在一起。”

“这真是让人看不明白。’、阿尔蒙德看到了这份报告，他半天没有说话，中国军队的炮阵地呈一线配置，难道是中国军队的一个圈套？引诱我们的飞机。不过很快他就自我否定了这一点，因为他知道，中国军队的炮兵并不多，能够开到朝鲜来的当然是最好的。看来是中国人的炮兵还没有学会防空，这是一个机会。想到这里他得意地笑了。

阿尔蒙德从远东空军调来了 20 架海军的水上战斗轰炸机，要对中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发动一次突然的超低空轰炸。

6 日下午，敌人炮兵再次向我军阵地开炮，我炮兵奋力还击，双方炮战打得难分难解。就在敌我炮战打得正酣之时，美军海军的 20 架战斗轰炸机分两批，沿着山沟飞了过来，炸弹一串串投了下来……

我军炮阵地上变成了一片火海，几挺高射机枪还没有来得及对空射击，就被炸弹炸翻了。杨参谋长一看到敌机冲了下来，这才意识到炮阵地的配置犯了一个大错，沿着山沟一线排开，正好成了敌人飞机轰炸的目标。

“快把炮拉走，把炮拉走！”他喊了起来。

可是马上他发现了第二个错误，拉炮的马匹全都隐蔽在 5 公里远的另一侧的山沟里。现在去牵已经来不及了。

战士们只好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隐蔽火炮。5 连 2 排长中弹倒下了，5

班长刘元吉大喊一声：“1 排，听我指挥！跟我来！”带领全排将火炮拖到了山沟里。5 连副连长刘风吉沉着指挥，对空射击。

山沟中我军阵地上，出现了一片忙乱，敌机一批又一批地冲下来，炸弹在炮阵地上轮番爆炸，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扑到炮位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火炮。

敌机飞走了，杨参谋长清点损失时，发现被敌机炸毁火炮四门，炸坏三门。看到阵地上牺牲的同志，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也是从实战中用血换来的经验。

黄草岭战斗，我志愿军和人民军炮兵并肩作战，给美军陆战 1 师、伪 3 师和伪首都师以重大杀伤，同敌人激战 13 昼夜，歼敌 2700 多人，有力地配合了西线作战。

第十七章

砥平里炮战，美国王牌军碰到了硬骨头；志愿军高炮部队粉碎了美军“空中绞杀”计划；中朝炮兵大协作，血与火的金城反击战

炮兵 29 团血战砥平里

1951 年 2 月 13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 29 团参加了砥平里战斗，这是朝鲜战场上的一次大血战。

2 月 14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40 军和第 66 军包围了砥平里一带的美第之师和南朝鲜第 8 师。当日 21 时，志愿军向被围之敌发起了猛烈进攻。

指挥部一声令下，我炮 29 团便向敌占领的 229 高地进行了火力急袭，高地上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大约几分钟之后，敌人的炮兵开始还击了，29 团阵地上落下了雨点般的炮弹，有两门火炮被炸翻……

这时指挥部来了命令，要求炮兵压制敌人的火力，先头部队的步兵已经冲上了 229 高地。在阵地上与敌人形成了胶着状态，两军在阵地前沿展开了拉锯战，双方的炮兵也展开了对射。敌人的四个炮兵营全部被摧毁，形势明显对志愿军有利。

2 月 15 日，美第 10 集团军军团长阿尔蒙德少将，乘飞机赶到第 8 集团军总部，他要说服李奇微上将放弃砥平里阵地。

李奇微站在地图前面听阿尔蒙德的报告：“您知道中国军队进攻得很快，南朝鲜的第 8 师连个招呼都没打全都跑光了，我们的第 2 师成了中国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美国士兵一排排地倒在了中国军队的枪口下面。他们没有多少炮，可是一下子打掉了我们四个炮兵营。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炮兵来掩护我们的步兵了。我必须叫他们退下来。”

李奇微看了一下地图：“我的将军，遭到打击的不是你一个 部队，你再好好地看一下，如果我们放弃了砥平里，就像是打开 了一道闸门，中国军队就会一涌而入，西线美军第 9 军团的右翼 和第 10 军团的左翼就全部受到威胁。我们正在进攻的汉江以北 的‘雷击作战’就会失败，从这一点说，美军 32 团死守到底是 绝对必要的！”

阿尔蒙德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用手抱着头：“他们有那么 多的士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又退下去，他们是无神论者，不 知道什么是死神！和他们打仗太可怕了！”

“将军，你要不要喝一杯酒，也可到客厅里休息一下！”

“我不要酒，也不休息，我要的是增援部队！”

李奇微笑了：“这么说，你已经同意死守的意见了？”

“我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死守在一个地方，看着自己 的士兵，一个一个地死光。”

“和中国军队打仗，就得这样。你可以放心，我现在就下命令，调穆尔少将的骑兵第 1 师第 5 团向砥平里开进，对中国军队形成夹击之势。”

“那里的山路比较平坦，坦克可以通过，中国军队没有反坦克武器。”

“那很好，我再给他们派一个有 90 毫米火炮的坦克连。”

2 月 15 日，美骑兵第 1 师第 5 团，向砒平里开进，一路上坦克在前面打头阵。边开炮，边向我军阵地冲来，连续突破了两道防线，与美第 2 师会合。

面对美军的两面夹击，我军不得不于当夜撤出战斗，志愿军炮兵 29 团奉命配属第 66 军在横城北上加云。下加云和 536 高地、456 高地、481 高地阻击美军第 1 师，掩护大部队进行机动防御。20 日，指挥部命令 29 炮兵团支援步兵向 555 高地反击。29 团以准确的火力将敌人压到了山头上。

9 月 29 日，美 1 师。美 3 师及泰国团。希腊营等部队在 300 门火炮和 150 辆坦克的支援下，集中炮火和坦克轰击我 141 师守卫的夜月山。天德山阵地，阵地上一片火海。为了压制敌人的火力，29 团炮兵侦察员李同国冒着敌人的炮火爬到我军的阵地前沿，进行校正射击，使我军的大炮如同长了眼睛一般。

在敌人向我阵地进攻时，李同国手持炮对镜和另外几名侦察兵，一边观察一边下达射击口令。我军的炮弹发发都落到了敌群中，步兵看到炮兵打得这么准。在阵地上高喊着：“ 炮兵老大哥打得好，为炮兵老大哥请功！ ”炮 29 团官兵则越战越勇，当天就打退了敌人 14 次进攻。

10 月 1 日，敌人再一次出动五个团的兵力，向天德山以东的无名高地发起进攻，在炮兵 29 团的支援下，步兵与敌人激战 9 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 11 次进攻。

美第 9 军团军团长穆尔少将，也赶到前线指挥。下令下惜一切代价要攻下我军阵地，美军整营整连地向我阵地发起了冲击，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又冲上来。敌人的重炮也向我炮兵发动了猛轰，数千发炮弹落到了炮兵阵地上，阵地上所有的树木和青草都燃烧起来，阵地已经成了平地，可是志愿军的炮火还在还击。

于是美军向我军的阵地上发射了毒气弹，随着一声声爆炸声，一道道黄烟升上了天空。

“ 快戴防毒面具，毒气弹！ ”2 连刘连长刚喊了一声，自己先中毒倒在了地上。中毒的战士也倒在了地上。这时，敌人冲了上来，战士们冒着阵地上的毒气烟雾向敌人开炮。一阵炮火将冲上来的敌人压了下去。

天将黄昏的时候，敌人在我军阵地后面集结了大约一个营的兵力。接到步兵的报告后，我炮兵侦察兵张通江悄悄爬出阵地，来到敌人的集结地前面的小山包上，借着一缕光亮，准确地计算出了标尺。把口令传了下去。不大一会功夫，一排炮弹落到了敌群中，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一片鬼哭狼嚎，纷纷逃命去了。

这次防御作战历时 30 天，李奇微精心策划的“ 秋季攻势 ”，以死伤 7.9 万人的惨重代价而告失败。

王牌战机飞行员尝到了当俘虏的滋味

1951 年 3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第 63 师接到紧急入朝的命令，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一路乘车北上，到达朝鲜后便担任了保卫永柔机场的任务。

4 月 7 日夜里，部队刚刚进入阵地，远处便传来了敌机的轰鸣声……借着夜色的掩护，五架美式 B 一 26 轰炸机从低空飞过来，一阵猛烈的机枪子弹扫向阵地。

此时，608 团的王团长，在阵地上高喊了一声：“ 大家不要慌，瞄准敌机狠狠地打，一定要保证机场的安全！ ”

王团长的话音未落，敌机便冲了下来。我炮兵瞄准手郭传才冒着敌机的枪弹，将敌机紧紧地套到火炮的瞄准镜十字线中。一串炮弹飞向空中，黑暗

中传来了一阵爆炸声。敌机中弹起火了，拖着长长的火舌一头扎到了地上。

阵地上传来了一片欢呼声，战士们高兴地跳了起来。首战告捷，使全师上下士气大振。

4 月 8 日，天刚刚亮，机场上便响起了刺耳的战斗警报。只见五架日一 26 轰炸机在四架 F 一 80 战斗机的掩护下，超低空飞了过来，这一次敌机是专门来轰炸高炮阵地的。果然，敌机绕过了机场，一串串炸弹投向了高炮阵地，阵地上顿时浓烟滚滚，火光闪闪。战士们一边救火，一边向敌机开火……

一架 F 一 80 战斗机被击中，美国飞行员想尽一切办法想将飞机拉起来，可是飞机一头就扎了下来，这时飞行员跳伞了，飞机撞到地上燃起大火。

“ 活捉美军飞行员，缴枪不杀！ ”阵地上响起了口号声。

那名飘在空中的美军飞行员，看到地面上到处都是人，知道自己逃脱不了，只好老老实实地做了俘虏。

美军看到自己的飞行员被活捉，恼羞成怒，又一连派来了十多架飞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可是我军战士并没有被吓倒，大家越战越勇。一天之内击落敌机五架，击伤三架。

敌人在“ 秋季攻势 ”失败之后，集中空军力量对我军的后方仓库和铁路交通狂轰滥炸。为保卫我交通运输，上级下令将高炮 63 师调往中坪和阁岩一线执行防空任务。

中坪。阁岩是一个公路。铁路枢钮，由于敌机长期轰炸，交通运输极为不便。

1951 年 12 月 8 日夜里，607 和 608 团在周密侦察之后，秘密进入了阁岩车站以北，战士们不怕天寒地冻连夜修筑工事。一连七八天守在炮位上，连敌机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这天早上，3 连的战士们正在擦炮，只见王团长陪着一名首长走了过来。战士王海福眼尖，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那不是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常副司令嘛，快看，正朝这边走过来了！ ”

战士们跳出阵地，呼拉一下子围了上去。

“ 同志们辛苦了！ ”常副司令员快步来到了阵地上。

“ 为人民服务！ ”

“ 首长，我们都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了，美国飞机反倒不来了，真急人啊！”战士小王冲着常副司令员就嚷开了。

“ 你这个小同志，个子不大，性子还挺急的。 ”

常副司令员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他又接着说：“ 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敌人可能要出动大机群破坏我们的运输线，你们的任务很重，也很光荣啊！ ”

战士们一听有大仗打，高兴地在阵地上跳了起来。

12 月 15 日晚，天空下起了小雪。战士们悄悄地进入了阵地，高炮也全部隐蔽起来了，只见雪白的荒野，灰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到了 16 日早上，太阳在一片雾气中升起，天空顿时云开雾散。战士们嘴里冒着热气，脸上却挂着一层白霜。大家都趴在炮位上，一声也不吭。大约到了 7 点多钟，远处隐隐传来一阵轰响声，接着是飞机引擎的轰鸣声……

战士们抬头一看，只见天空中出现了 24 架美式下一 80 战斗轰炸机，四架一组成方形编队。一眨眼，美国飞机已经飞到了头顶。

只听张连长一声令下：“ 打！ ”周围几个阵地上的高炮一齐开火，顿时

炮火连天，轰炸声响成一片。一架敌机被击中，在空中不停地抖动打转，然后一头栽了下来。这一次敌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架被击落，两架被击伤，其余的四下逃命去了。到了下午，敌机又出动 20 多架，向我军阵地冲来，由于怕被炮火击中，敌机一架比一架飞得高，在高空就将炸弹投了下来。多数炸弹落到四周的农田里，也有一些落到了阵地上，有的炮手受了重伤。但是，战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敌机展开了搏斗。一直打到天黑，共击落敌机五架，击伤八架。

说来也怪，此后美机五个月再也不轰炸阁岩地区了，而是将目标转到了没有高炮的泉洞地区。

1952 年 1 月 2 日深夜，607 团和 608 团秘密进入了泉洞地区，伏击待敌，一连等了三天，敌机都没有出现。到了 5 日早上，天刚亮的时候，敌人的大机群出现在云层的后面。高炮部队已经接到了观察哨的报告，敌人的飞机大约有 30 架，正分成两批向泉洞方向飞来。

大约 5 分钟之后，20 多架敌机出现在阵地上空，有一架飞得很低，从我军阵地上一掠而过，阵地上战士们气得牙都痒痒。

敌机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情况。于是大批敌机开始下降，寻找地面的轰炸目标。

这时我军的高炮开火了，第一排炮火便击中了两架敌机，别的敌机一看不好，纷纷将舱里的炸弹胡乱投了下来……

又有五架敌机被击中，美机飞行员在慌乱之中，纷纷跳伞逃命。朝鲜老百姓拿着棍子漫山遍野地追赶美军飞行员。

空战之前，美军飞行员已经得知，一旦飞机被击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之下要尽快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投降，千万不能落到朝鲜老百姓的手里，那样会有生命危险。

天黑之后，有三名美国飞行员，主动来到了 1 连的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长了一脸大胡子的，拿着一份打印的投降书，用手指了指天上，又指了指地下，再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张了张嘴。

张连长一看，哈哈大笑起来：“ 明白，明白，我们这里可是没有美国西餐啊。 ”接着他对通信员说：“ 通知炊事班，下面条，多放点肉，就说有客人来。 ”

通信员一脸不高兴：“ 我们都好几天没吃肉了，他们当了俘虏还和我们争肉吃！ ”

1952 年 3 月，63 师转战“ 东线 ”，再次与敌人的“ 空中绞杀战 ”展开较量，一举击落敌机 13 架，击伤 95 架。4 月 24 日，配合 20 兵团参加“ 夏季战役 ”，击落敌炮兵校正机六架。

63 师在战斗中越打越硬，越打越强，取得了击落敌饥 233 架，击伤敌机 1324 架的辉煌战绩。

粉碎美军“ 空中绞杀战 ”

1951 年 7 月，以美军为首的“ 联合国军 ”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败退，刚刚走马上任的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施出浑身解数，要一解美军的困境。

“ 联合国军 ”总司令部，正在召开新的作战会议。

总司令马修·李奇微将军仔细地看了威兰将军送来的报告，连连点头。

“威兰将军，我们很需要您这样的想象力。”

“将军，应该打击志愿军的要害，志愿军的要害不是在前边，而是在后边。”

李奇微眯起了眼睛：“说下去，接着说下去。”

“志愿军的作战物资都是从中国东北运来的，只要我们卡住了他们进入朝鲜的通道，他们就会瘫痪，就会无法再战。”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我们现在有 1200 架飞机，可以全方位。全天候空中封锁，对志愿军进行绞杀。”

李奇微笑了：“我们的这次行动就叫绞杀，像绞死对手一样，就叫空中绞杀战吧。”

于是，“联合国军”的空军改变了作战目标，主要对志愿军的铁路。公路交通干线进行封锁，欲全力切断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使我军前线部队得不到供给不战而退。

这是对志愿军空军和高炮部队的一次新的考验。由于我们的空军飞机不是很多，多数目标的保卫，还要靠高炮部队。

1952 年 4 月 23 日凌晨，中朝边境长甸河口笼罩在白茫茫一片雾气之中。高炮团张团长，一大早便到山上观察气象，发现漫山的雾慢，对面都很难看到人，他知道美国空军惯于在这种天气，对我重要目标进行偷袭。看来今天敌机是一定要来的。

张团长对身边的高参谋说：“发信号，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

“是！”高参谋飞快地跑下山去。

“呜……呜……”战斗警报响了。

战士们纷纷冲入炮位，雷达天线转动起来，有线电话已经沟通，侦察兵操作指挥镜搜索目标。

6 时 20 分，大雾还没有散去，电台报告：“观察所发现目标！”接着雷达也发现了目标，雷达观测手报告：“方向，河口西南，距离 80 公里，高度 8000 米。敌机四架一路纵队正向我飞来。”

张团长不由地笑了：“说曹操，曹操到，来得正好啊！”

“各分队注意，西南搜索！”

高炮飞快地转动着，炮口齐刷刷地指向了西南方向。

6 时 24 分，我潜伏在西南高山上的侦察兵报告：“指挥部，指挥部，听到空中有轰鸣声，没有看到敌机，没有看到敌机。”

“指挥部明白。”

一分钟之后，另一观察哨报告：“指挥部，发现下一 86A 战斗机四架，高度 6000 米，正向我长甸河口大桥飞来。”

6 时 26 分，我一列满载军用物资的火车，从清水镇驶来。敌机发现了目标，高度一下子降了下来。

张团长通过报话机下令：“各阵地注意，敌机接近目标，要全力保证目标的安全，不准放跑敌机。”

敌机边飞边进行编队，两架在前，两架在后，后面的掩护前面的进攻。

6 时 27 分，敌先头两架飞机呼啸着从山谷中冲了出来，高度只有 500 多米，这样低的高底，高炮临时瞄准难度是很大的。

敌机像两只恶狼，向大桥上正在行驶的火车冲去，眼看着越来越近只有

几百米了。

“开火！开火！”指挥员下达了命令。

早已严阵以待的炮群一齐开火，一发发炮弹拖着长长的火舌飞向天空。

前面的两架敌机，听到炮响，知道我军炮兵早有准备，马上拉起了机头，向上窜去，可是后面的两架，欲拉起来已经来不及了，火炮一响，其中的一架“轰”地一声爆炸了，碎片飞向四方，来了个空中开花。另一架机尾中弹起火，拖着长长的黑烟，在空中打转，一连翻了几个跟头，栽进了鸭绿江，激起一道巨大的水柱。

前面的敌机一看后面两架已经中弹，加速向西南方向飞去。可是已经晚了，我军炮兵已经用火力封住了敌机的退路。

只见火网中炮弹齐飞，一串炮弹击中了一架敌机的机身，敌机炸成两截。另一架被击中翅膀摇摇晃晃地飞走了。

我军阵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张团长看了看手表，从下达命令到三架敌机落地一共用了 75 秒钟。

“可惜有一架敌机带伤逃跑了。”

2 连刘连长笑着说：“团长，留一个回去报丧吧，让小鬼子早点知道，这三架已经见阎王了。”

众人都笑起来了。这时一名参谋跑了过来：“报告团长，战斗结束，击落敌机三架。击伤一架，消耗炮弹 758 发。”

“好，好呀，真是既经济又实惠，就是下回不能放跑这个报信的。”

志愿军高炮部队在粉碎敌“绞杀战”中，击落敌机 264 架，击伤敌机 1070 架。美空军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美国飞机在朝鲜通行无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北朝鲜的天空成为可怕的天空，死亡的天空！”

炮兵大协奏——金城战役

1953 年 6 月 19 日，北京开往平壤的国际列车，徐徐驶出了北京车站。坐在软卧车厢里的彭德怀，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高大楼群，若有所思。本来马上就要举行朝鲜战争停战签字仪式了，可是又发生了李承晚破坏协定的事件。

20 日下午，志愿军司令部。

代司令员邓华和副司令员杨得志正在翻看外电对朝鲜局势的反映。

邓华说：“李承晚武力劫走了被我们俘虏的两万多名战俘，说是就地释放，实际上是强行补充到了李伪军中，这种做法真是令人气愤！”

“是啊，前几天大家还说要好好庆祝一下，还要把人民军的同志也请过来，连茅台酒都准备好了，看来又不行了，胜利不会来得那么容易！”杨得志放下手中的茶杯，随手拿起一份材料。

“连他们自己的人都不同意，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说，追回被放的战俘，像中国和北朝鲜共同要求的那样，是十分明智之举。”

邓华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看来，不打它，它是不会老实的。我看至少还要打掉它一到两个师，敌人才会老实。”

两人正在说着话，门开了，杨参谋跑了进来：“彭总回来了，彭总回来了！”

邓华和杨得志一下子站了起来。

“在哪？快请到这边来。”

“是在平壤，来的电话，叫你们两位接电话。”

邓华笑了：“你这家伙，大嗓门这么一喊，我以为彭总已经进门了呢！”一句话说得大伙都跟着笑了起来。

邓华拿起了电话：“彭总你好啊，来得好快啊！”

彭德怀轻轻吁了一口气：“我这个人是来了，可人家又变卦了，看来是好事多磨呀，李承晚这家伙，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行啊。你们意见，先打掉他多少人好啊？”

“我们刚才正在这里商量，还不太成熟。”

“讲吧，我先听听。”

“至少要一两万人才行！”

“要的，我也是这么想，你们要早准备好，我向毛主席报告一下，主席同意了，马上就打，越早越好。”

当天晚上 10 点钟，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谈了自己对下一步作战的意见。在电报中提出：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为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 1.5 万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妥否盼示。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考虑了一天，感到朝鲜战争这时签字停战还不成熟，便回电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同志：

6 月 20 日 22 时电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出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

193 年 6 月 21 日

彭德怀将毛主席的电报转到了“志司”，邓华和杨得志都感到发起一场新的战役时机已经成熟。

这个时候，经过我军连续两次的进攻，敌人在北汉江两侧的防御体系已经被志愿军打开了一个口子，敌人正面在金城以南，西起金化，东到北汉江的四个师，已经孤立地突出出来。志愿军在金城方向上也有四个军。

战前彭德怀来到了“志司”，一进门就问：“你们想好了吗？让哪一个兵团来打？”

“20 兵团怎么样？”邓华说。

“杨勇。王平的 20 兵团，就在金城的正面，我看可以。杨得志。杨成武都上阵了，这回也该杨勇上了，总理说过要让‘三杨开泰’，咱们这回就按总理说的干吧。”彭德怀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杨得志副司令员说：“彭总，我们刚刚接到 20 兵团的报告，他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

“看来你们早就想好了，我也是马后炮了。”

邓华接过彭总的话说：“我们已经决定再给 20 兵团加强一下兵力。加强火箭炮兵。高射炮兵各一个团，野榴炮兵两个营，反坦克炮兵三个连，工程兵四个营，这样我们金城正面的火炮 1094 门，平均每公里 44.8 门。装甲兵再派出 20 辆坦克。这样敌我兵力是 1：3，火力对比为 1：1.7。”

彭总点了点头，看上去他是比较满意的。

“炮兵要抓好协同作战，不可伤了自己人。后勤方面有什么准备？”

“后勤司令部已经调集了 10 个汽车团共 2000 台车，正在赶运 1.5 万吨作战物资，其中炮弹 70 万发，炸药 124 吨。”

“我看这样就可以了，要早一点作好准备，同时要保证战役的突然性，不要惊动敌人。”

“这一点都考虑到了，60 军和 67 军那边，还在和敌人小打小闹呢！”邓华说。

“那好，我们按计划打！”彭总用手拍了一下桌面，看来他决心已定。

6 月 23 日，20 兵团召开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54 军军长丁盛，60 军军长张祖谅，67 军军长邱蔚，68 军代军长宋玉琳。

会议开始，杨勇开门见山他说：“今天叫大家来，就是都出出主意，看金城战役怎么个打法，任务已经定下来了，彭总给主席发了电，主席回电同意了彭总的意见。我们主要是打击金城以南的李伪军，大家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金城以南，从山所里到金城川和北汉江的汇合处，是敌人整个防线的突出部，此处山头连绵起伏，像一条巨人抖动的白带，群山耸向天空，峭壁和磐石如刀削一般，易守难攻。金城西南方向，是一片开阔地，距我军阵地不过千米，这也是敌人的防御重点，纵深有 10 多道铁丝网，并有 100 多米宽的雷区。守军是伪首都师和伪第 3。第 6。第 8 师。这几个师都是李承晚的王牌，因没有受到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

杨勇走到了沙盘前面说：“兵团的意见是，以 67 军、68 军。60 军、54 军及志司临时加强的 21 军，共五个军在金城以南至北汉江到山所里的 25 公里地段展开进攻，并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歼灭伪首都师及第 6。第 8。第 3 师的 8 个团零一个营为战役目的。各部队 7 月上旬作好战役准备，7 月 10 日前后发起进攻。”

7 月 13 日，夕阳在金黄色的彩霞中滚动，落日闪入一片霞光之中。20 兵团司令员杨勇下达了进攻的命令。顿时 1000 门大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排排火箭炮弹飞向敌阵，如一道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大地抖动起来，天边烧成了暗红色。

20 兵团的三个突击集团，向敌正面发起了猛攻，如万马奔腾，势不可当。一小时后即全面突破了敌人防线。

以 68 军（欠 202 师）和 54 军 130 师组成的西路军，势如破竹，一举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130 师在几个高地上箝制敌人，使 68 军的 203 师，快速插入敌唇，其 603 团先头班化装成伪军，由排长杨育才率领，沿 522.2 高地以东公路向敌纵深急插，于 14 日 2 时直插到二青洞，杨育才巧妙地得到了敌人的口令，冲进伪首都第一团白虎团的团部，一举歼灭了敌指挥部。这次战斗，我军炮兵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杨育才带着小分队插入敌后的时候，我军炮兵用连续猛烈的炮火封锁了敌人白虎团的退路，使敌人无法动用部队驰救白虎团团部。

7 月 13 日深夜，54 军 388 团 1 连仅用 10 分钟，就冲上了敌前沿的 424.2 和 866 高地。敌人组织了三次反冲击，没有成功，便全都钻进了地下坑道，几分钟之后，敌人有目的地向高地连续发射了几百发空炸炮弹，我军突击队无处藏身，伤亡严重，只剩下三个人。天亮之后，2 连在我炮兵的掩护之下，赶上来增援，当我炮兵猛轰之时，敌人全部跑进了地沟，2 连攻上山头之后，用炸药包将敌盖沟炸开，里面的敌人眼看无处藏身，一下子从洞口冲了出来，

战士们一阵扫射，打倒了七个敌人，紧接着又冲进地沟，消灭敌人 100 多名。

7 月 19 日，390 团 4 连坚守在 0580 高地。山下公路上开过来 17 辆坦克。敌人的步兵都坐在坦克上，怀里抱着沧。坦克开到半山腰，便开始向我军守卫的阵地开炮。炮弹东一发西一发地乱飞。

战士季世海手里紧握一只手雷，大声对 2 班长顾惠民说：“ 班长，让我去干掉那辆坦克！ ”

“ 我来掩护，你要小心一点！ ”

小季点了点头，身子一猫便冲了上去，这时有四辆坦克离开了公路，向山坡冲上来，小季冲上去，用力甩出了手雷。只听“ 轰 ” 地一声，敌人的坦克不动了。趴在坦克上的步兵，跳下来就往回跑……顾惠民端起一挺机抢，打了一个连发，敌人倒下了十几个。敌人退下去之后，便开始向 0580 高地炮击，半个小时就落下炮弹 5000 多发。阵地先后被炸平了三次。

等敌人的炮火一停，顾惠民便抓紧带领全班修工事。

战士小季累得坐在地上不动，嘴里说：“ 班长，敌人的炮弹，就像下大雨似的，工事都平了，还修个什么，你看这土，比老百姓的面还细。 ” 说着扬了一锹土，纷纷扬扬地飘到了半空中。

“ 快修吧，敌人马上就要上来了！ ” 果然，顾班长话音未落，“ 轰！轰！ ” 两声炮响，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了阵地上。接着 100 多个敌人端着枪往上冲……

“ 别急，等上来再打！ ” 顾班长说。

正在这时，我军的炮兵开火了，强大的火力封锁了阵地前沿，敌人倒下一大片。

“ 炮兵老大哥，打得好！ ” 小季叫了起来。

看敌人只有几十米了，顾班长一声令下，一排子弹射了过去，敌人倒下了十几个，活着的抱着头退了下去。就这样 2 班一连打退了敌人八次冲击。

5 连在 462.3 高地坚守了六天六夜，连续打退了敌人 32 次进攻。5 连 3 排长海城，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右腿被炮弹炸断了，他拖着一条断腿在阵地上爬来爬去指挥战斗。连长命令他下去，他说：“ 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守在阵地上。 ”

当战斗胜利结束的时候，战士们在阵地上又蹦又跳，可是排长海城却静静地趴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紧盯着敌人进攻的方向，可他的心脏却已经停止了跳动。战后，“ 志司 ” 给他追记一等功。

另一场血战发生在 602.2 高地。敌人两个营的兵力，在十多辆坦克引导下，多路向 3 连和 7 连阵地攻击。敌人的炮弹成串地落下来，阵地几次被夷为平地，山坡上一草一木都化成了焦土。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2 排长麻俊坤听到战士黄国刚在喊：“ 排长，不好了，连长和副连长都牺牲了！ ”

麻俊坤一听，当即大喊一声：“ 大家注意，现在我代理连长，都听从我的指挥！”他指挥全连一连打退了敌人 15 次冲锋。他的双腿和右臂被打断了，就用左手向敌人射击。

敌人组织了第 26 次冲锋，一个连的敌人冲上了阵地，团团将麻俊坤围了起来，麻俊坤强忍巨痛，一连向敌群投出了十多颗手榴弹，随着一阵轰鸣，敌人一片片地倒下了，活着的十几个敌人围了上来，这时麻俊坤高举着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后，他被授予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麻俊坤牺牲之后，7 连 3 排长王占山站出来指挥，他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当敌人进攻的时候，便命令部队撤到山后，呼叫我军炮兵火力支援，我炮兵发挥了稳。准。狠的特点，先后 20 多次开火，每次开火全都击中目标。

有几次敌人冲上了山头，王排长便把战士们撤下来，当我军炮火覆盖山头时，再进行反冲击。这样保存了有生力量，在阵地上坚守了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 40 多次进攻，消灭敌人 400 多名。战后，王占山被授予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炮兵共歼敌 15 万余人，毁伤敌火炮 570 余门，汽车 730 余辆，坦克。装甲车 950 余辆，击落敌机 2300 余架，击伤 7500 余架。炮兵部队有 32300 余人荣立战功，450 个单位荣立集体功。毛泽东在分析朝鲜 1952 年的战局时说：“ 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 ”

第十八章

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艾森豪威尔大惊失色；隔海炮兵群支援解放一江山岛，蒋介石忍痛下令从大陈岛撤兵

美军顾问团被困一江山岛

海军宁波基地作战会议室。围坐在会议桌旁的陆海空军指挥员们正在议论着。

会议开始之前，张爱萍司令员突然问道：“前指登陆指挥所司令员来了没有？”

坐在一边的黄朝天司令员站起来说：“来了！”

“好，坐到中间来。”

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走到海图跟前，指着蓝蓝海图中的一个小岛说：“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一江山岛的地理情况和蒋军的兵力部署。

“一江山岛地处台州湾椒江口东南面，西北距黄岩县海门镇 30 余公里，东南距大陈岛 17 公里，北距头门山 9 公里。守敌为蒋军第 4 突击队和突击 2 大队 4 中队，共 1086 人，一江山岛分南北两岛，相距 110—20 米，中间相隔一条江，形成南北对峙北一江稍大，东西宽约 1900 米，南北长 100—700 米，南一江东西宽约 1000 米，南北长约 3000 米。

“一江山岛四周全是峭岩石岸，岸高约 10 米到 40 米，北江海岸地段较陡，一般约 40—70 度，两岸可供攀登的地段全长不足 1000 米，近岸水深 7—8 米，但受海潮和风力的影响，易生‘旋涡’和‘岩头浪’。”

王德走到了沙盘前面，众人围了过来。

“岛上守敌在美国‘西方公司’的协助下，长期设防，构筑有永久性、半永久性地堡 154 个，堑壕两道，以 203 和 180 制高点为支撑点，火力可两岛互相支援，并有铁丝网和地雷。伴网等辅助防御设施。敌人共组成了四层火网。”

张爱萍司令员笑着说：“同志们，蒋介石称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固若金汤’，是‘打不沉的堡垒’，我们不要小瞧一江山岛，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它哟。

“朝鲜停战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加强了驻浙江沿海岛屿的守备力量。他们以上。下大陈岛为中心，在渔山。一江山。积谷山。南北鹿山等诸岛设防线 120 余里，部署了国民党 46 师三个步兵团。军官战斗团。直属炮兵团。工兵营。辎重营。宪兵连和六个突击大队，还有匪特等两万余人，经常有舰艇 10 至 15 艘停泊在大陈港，由国民党中将刘廉一统一指挥。他们不断派出飞机。军舰对我温州。台州等地区进行袭扰，破坏我渔业生产和海上交通。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三军会战，夺取一江山岛，我们一定要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打好这一仗！”

张爱萍在地图前陷入沉思：海上和敌军事目标是我重点打击对象之一，要切断他们与台湾岛上的联系，就必须实实在在地狠狠打击，不允许拖泥带水，敷衍了事。

“黄司令员，要把我们的大炮对准敌人所有的火力点和军事设施位置，战斗开始时，仅仅压制是不够的，还要达到破坏的目的。要配合海。空军，

把岛上所有目标都消灭掉！”

“请张司令员放心，炮兵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

“要狠狠地打，抓住一切目标，要保障登陆步兵在预定日期顺利登陆，少流血，少死人！”

黄司令员明白，此时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重大。

在张司令员的授意下，登陆指挥所指挥员们日夜不停地盯住海面和大陈。一江山两岛的敌情。

11 月 1 日，登陆指挥所获得情报：美国顾问团在当天下午 5 时，要到一江山岛主峰察看地形。

黄朝天司令员双手叉腰，十分兴奋，当即命令海岸炮兵部队：“用炮弹‘热烈欢迎’他们！”

下午 5 时整，侦察员报告：“美国顾问团上来了，他们腋下还夹着大皮包，后面跟着好大一群国民党军官呢！”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黄朝天司令员把帽子摔到桌子上，命令：“开炮！”

霎时间，只见一江山岛上的 203 高地。乐清礁。黄岩礁。北山湾立即冲起无数烟柱，我炮兵阵地左右两侧的火炮同时开了火，阵地上响彻一阵阵山崩地裂的轰鸣。

一排排不断线的炮弹，像火球一样呼啸着飞过海面。一江山岛上，只见一团团烟柱冲腾而起，炮弹击起的水浪鲜艳夺目，像无数金光鳞鳞的鱼在翻腾跳跃。

望远镜里的一江山岛硝烟弥漫，惊慌失措的敌人怎么也想不到，炮弹会在他们头顶上爆炸，美国顾问团还未来得及看清地形，就被炮火给轰到防空洞里去了。

一江山主峰敌人观察所被打中了！

岛上的通信枢纽被打中了！

山脚下的炮阵地也被打中了！

敌人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黄朝天下令：暂停射击。

十几分钟后，岛上就有几十个蒋军窜了出来，跑到仓库附近救火，他门嘶喊着，拥撞着，从里面抢着什么东西。

“机会来了，再给他一家伙！”

话音刚落，我炮阵地上又是红光一闪，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主峰右边的仓库顶上。于是观察员看见，那几十个蒋军士兵，已不见了踪影。

突然，大陈岛方向的海面上火光一闪，炮弹一发发朝我方阵地射来。

敌炮舰来增援了。

“对准它，射击！”黄朝天命令。

敌舰射过来的炮弹爆炸声完全淹没在我军炮群强烈的轰鸣之中，我炮手推弹上膛，对准敌舰，一阵猛射。

敌炮舰见势不妙，狼狈而逃。

“黄司令员，战报来了！”一位参谋兴冲冲地跑进指挥所。

这是一份侦察哨所获得的一江山岛敌司令官发给台湾蒋军总部的报告：11 月 1 日，一江山岛国军被打死打伤 60 余人，打毁机枪两挺，其他正在清查中。

黄朝天马上向张爱萍汇报。

“打得好！打得好！我感谢你们！”

海岸炮兵初战告捷，更是信心倍增。

黄朝天指示炮兵部队为了达到疲劳和麻痹敌人的目的，要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展开拉锯战。

炮兵指战员们只要一发现新目标，立即就开炮，白天打，黄昏打，拂晓打，深夜也突然爬起来打，直打得敌人白天晚上下敢露头。

炮兵的有力打击，极大地配合着我空军的实战力量，也削弱了敌舰对我空军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使敌炮舰、炮兵在气氛紧张的对峙中一直处于被动境地，逐步陷入了瘫痪状态。

隔海炮兵大显神威

12 月 5 日，乌云翻滚，海风夹着寒气，我军头门岛炮兵阵地上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掩体内战士们正在擦拭炮弹，检查射击诸元。黄朝天司令员站在一门 130 毫米海岸炮前，对炮兵团赵团长说：“陆海空军诸兵种组成合成军，进行现代化的登陆战，在我们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一切都是新的课题，都等待着我们去解决。特别是炮兵，又是隔海炮兵群，大家的任务很重啊！”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

“还要再细一些，重要的是要消灭敌人，又不能伤了自己人。”

12 月 8 日，宁波前指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情况，明确了作战和训练的指导思想。

张爱萍拨通北京的电话，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前指开会的内容，同时认为各参战部队战斗训练尚不成熟，登陆器材严重不足，宁波机场还要扩建。联合登陆演习拟于本月中旬进行，建议战斗发起拟在明年的二三月份。

12 月 9 日，粟裕总参谋长批示：“以充分准备，绝对有把握攻下为原则，时间可以后推。”

同一天，总参谋部电令：“39 号电报批复，调军委炮兵 204 团一营 M—13 火箭炮 12 门参战。”

中旬以后，在浙东沿海的穿山地区，陆海空军展开了紧张的练兵。

1955 年 1 月 10 日，根据浙东前指的命令，我空军轰炸机群，在大陈岛上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轰炸了停泊的敌舰队，由此揭开了三军协同攻占一江山岛的序幕。

根据当地渔民提供的资料，1955 年 1 月份只有三个晴天，那就是 17 号、18 号、19 号三天。前指气象科长徐杰分析当地近 12 年的气象资料，得出结论，认为 1955 年一二月份，一江山岛。大陈岛地区有适宜于合成军队战斗的良好天气，仅三四天。而尤以 1 月 18 日、19 日两天为实施登陆的最佳天气。

张爱萍问徐杰：“18 日战区的气象怎么样？”

徐杰迅速回答：“18 日战区气象实况：云量 0—3，云高 3500 米，风向午前北至西北、午后东风，风速每秒 3—4 米，能见度为 10 公里以上。”

并非 18 日是个吉利数，而是更适合的战机，张爱萍果断地选择了这一天为登陆时间。

“依据我们的作战准备，可于 17 日完成，今天气象测量：

17 日、18 日、19 日的云量、风、浪、潮汐等气候适宜海空作战（18 日最好，19 日后可能开始变坏），故我们对一江山的登陆作战，内定于 18 日实施。”

张爱萍一面向总参谋部报告，一面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17 日晨 6 时。张爱萍司令员与王德参谋长、各战役司令员率少数参谋人员驱车由宁波前往头门山岛前指。

一路上，张爱萍不时把手伸到汽车外面，试试风力的强弱。车到天台，张爱萍和几个参谋爬到最高的山头观察风向，山上的树枝轻轻摇动，张爱萍放心地笑了。

10 时，车到临海，参谋人员送上前指转来的总参谋部的电报指示。张爱萍打开电报，只见写着：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

1 月 16 日午电悉，我们认为 1 月 18 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情况下确有把握时实施，过急发起进攻受挫后将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我不利。总之，应以准备充分，气象良好，攻击时间可自由选择，甚至推迟二三月亦可，望照此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1955 年 1 月 17 日

看后，张爱萍把电报递给了王德。随行的各战役司令员也围了过来。

张爱萍沉思了一会儿说：“ 总参的这个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军情重大啊！ ”

王德说：“ 可现在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

张爱萍说：“ 是啊，部队各项作战准备已全面完成，而且已进入展开阶段，18 日又是个晴朗天，打好这一仗是有把握的。如改变作战计划，很可能失去良机，也会暴露作战意图，对我军不利。我的意见是按原计划进行。 ”

王德使劲地点点头：“ 我同意你的意见。 ”

各战役司令员也表示应按原作战方案进行。

张爱萍当即给北京总参谋部分管作战的陈赓副总长打电话，说明情况和理由，并表达了必胜的决心，建议按原计划发起渡海登陆作战，请中央军委决断。

总参谋部经反复论证分析，同意了张爱萍的按时登陆作战计划。

17 日白天，三军将士十分高兴，庆幸遇上了好天气。可黄昏以后，突然刮起了六七级大风。头门山岛上的帐篷被风刮走好几顶。夜里，到了海门，张爱萍跨下汽车，忙给浙东前指登陆指挥所参谋长王坤发了一个电报，询问海上的气象情况。

王坤参谋长汇报说：“ 海上还有 5 级风，但在逐渐减弱。 ”

张爱萍又急切地询问徐杰：“ 气象预报是否准确？ ”

徐杰回答：“ 这个风是西北方向来的气流，很快就会过去，明日必是风平浪静。 ”

“ 你敢保证？ ”

“ 我以脑袋担保！ ”徐杰回答。

张爱萍还是不放心，不等开饭，就带着前指的参谋人员搭乘一艘海军炮艇向头门山岛驶去。一上岸，他立即派一位参谋带了测风仪，坐到最高的山头上，随时向他报告海上风情的变化。

张爱萍司令员听完黄朝天司令员汇报部队的战前准备工作后，就叫王德

参谋长向北京报告：“三军都已经进入位置！”

18 日凌晨，果然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7 时 30 分，天气比预报的还要好，此时金灿灿的太阳，照 耀着湛蓝的大海。海上波平如镜，碧空万里。

上午 8 时，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发出命令：“出击！”

顿时，隆隆的马达声掠过海空。人民空军三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昂首冲入云霄，向一江山岛上空飞去，拉开了我军首次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序幕。

从 8 时至 8 时 15 分，我强大的混合机群，冒着敌人密集的高射炮火，对北一江山的中山材、中心村、了望材、重要村、海门礁、黄岩礁和南一江山的胜利村、180 高地等敌人的纵深集团工事、人力支撑点与前沿阵地，进行了猛烈地轰炸和扫射。

一江山岛没有居民，更谈不上村庄。我空军轰炸的这些“村”都是蒋军兵营的名称。在头门山岛浙东前线指挥所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一江山在炸弹激起的浓烟里，闪烁着此起彼伏的火光。

一江山岛上对登陆部队威胁最大的敌人炮兵阵地、高射机枪阵地、地堡群被摧毁了；

被蒋介石标榜为“铜墙铁壁”的国民党永久性纵深阵地的 6 号目标被摧毁了。

其他机群都先后飞向各处目标，投下大批炸弹，摧毁和压制了敌人的阵地和火力点。

与此同时，另一个轰炸大队和强击机大队，猛烈轰炸和扫射了大陈岛防区的国民党军的炮兵阵地和无线电、雷达等军事设施。

人民空军对一江山岛的轮番轰炸，致使国民党守军在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就丧魂落魄，岛上指挥机关开始瘫痪，部队失去指挥，许多士兵钻进防空洞，心惊肉跳，不敢出来。

12 时 20 分，三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

顷刻间，我海岸炮兵的数百门各式火炮齐鸣，吼声响彻海天。1.2 万发炮弹，准确地射向一江山岛，头门山海岸炮兵持续炮击 2 小时零 7 分钟，对一江山岛进行了毁灭性轰击。

14 时，在发起登陆之前，第二次火力准备开始了。10 门“喀秋莎”火箭炮在船上一字排开，对北一江山敌人阵地进行第二次齐放。火箭弹拖着长长的火舌铺天盖地地落到了敌人 190 和 203 高地上，高地上烟火滚滚……

随军记者跟随第一梯队登上一江山岛时，看到在敌人的前沿阵地上，三道蛇形铁丝网，已经被我军的炮火轰成了尺把长的烂铁丝了，许多地堡已面目全非，有的大门被轰塌了，有的盖子被揭开了，有的竟变成了一堆乱石。在主阵地上敌人的三挺机枪和三挺高射机枪，还有几门战防炮，全都被我炮兵炸成了破铜烂铁。

这排山倒海的气势，犹如战鼓齐擂，激励着前线官兵们的心。

下午 2 时，港湾的指挥台上，扬起了一面蓝旗，陶勇司令员一声令下：“起航！”

顿时，港湾内所有的登陆艇和护卫舰艇一起发动起来了，一片马达声隆隆轰鸣，把山那边传来的大炮声都压盖下去了。

在飞机和大炮火力的突击掩护下，载着 5000 多名陆军部队的 70 多艘登

陆艇和作战舰艇排着严整的防空队形，迅速分路冲向一江山岛。

一幅壮丽的海上大进军立体画卷，全方位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声势浩大，气壮山河。

当前头登陆艇离登陆点只有几十米的时候，岛上的蒋军依托山上的工事，猛烈开火射击。

在炮兵阵地上，炮兵参谋长报告：“ 步兵已准备登陆。 ”

“ 作好射击准备！ ”指挥员下达了命令。

“ 离敌前沿还有 800 米，还有 500 米，还有 400 米…… ”

“ 放！ ”指挥员下达了命令。

只见一串炮弹飞了出去，指挥部里人们的心也随着炮弹飞了出去，从望远镜里眼看着我军的登陆艇已经靠了岸，大家都为我军步兵的安全捏着一把汗。

这时侦察兵喊了起来：“ 命中目标！ ”

只见乐清礁上冒出了一股浓烟，接着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在这同时，几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登陆成功了！成功了！ ”指挥部里一片欢呼声。

张爱萍将军高兴地给炮兵指挥所打电话：“ 炮兵打得好！ ”

海军指战员们临危不惧，冒着被岛上的火力杀伤和登陆艇沉没的危险，奋力把步兵送上岸。212 登陆艇于延增艇长两腿被炮弹炸断，仍坐在甲板上坚持指挥。

冲锋枪手李荣茂同战友们一道，以准确的射击消灭蒋军的火力点，其他登陆艇也相继靠岸登陆。在黑乎乎的硝烟中，升起了三颗绿色信号弹，张爱萍从望远镜里看到，我军的第一面红旗已插上一江山岛的 190 高地。

向纵深的进攻开始是顺利的，但在占领第一道堑壕时，却受到蒋军来自山腰和制高点的火力封锁。

白坤浩连长的右额被蒋军枪弹打伤了，鲜血糊住了双眼，他用手抹一把脸上的血，仍然威严地举起驳壳枪大声喊道：“ 同志们，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勇敢地冲啊！ ”

在震天的喊杀声中，战士们沿着两测的交通壕和陡峭的山脊，迅速向一江山岛的主峰 203 高地猛攻。

2 排长董小严在航行中被激起的海浪打湿了棉裤，冲锋时跑不快，他干脆脱掉棉裤，穿着短裤往上冲。战士们也学着排长的样子，扔掉棉裤，全部穿着短裤，向 203 高地冲去。

陈玉春和他的炮兵战友们扛着无后座力炮冲上来，在交通河岸上把炮架起来。

“ 瞄准 203 高地地堡，开炮！ ”陈玉春发令。

“ 轰！轰！ ”一串串炮弹摧毁了四个地堡，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了。

负伤的连长白坤浩从别人手中接过红旗，向山上猛冲，终于将红旗插上了 203 高地主峰。

203 高地上一片欢腾。我们胜利了！

下午 4 点多钟，我军胜利解放了一江山岛。

战士们兴奋地押着俘虏走下山，有一个俘虏被带到了我军指挥所，他穿着一条单裤，满脸灰尘，头上扎着绷带，手里拿着自己的图章，低着头说：“ 我是王辅粥，突击第 4 大队的大队长。 ”

后来王辅弼说：“ 自从解放军开始炮击，我们的指挥系统就全部被打乱，

无法同部队取得联系。”

国民党军第 2 突击大队区队副崔殿臣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火力。飞机加大炮的猛烈轰击，震得我们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王坤参谋长兴奋地拿起电话，向张爱萍报告：“司令员，我们总共用了两个多小时，就解放了一江山岛！”

张爱萍说：“好啊！”

“司令员，我们全歼蒋军一江山岛地区司令部所属部队、突击第 4 大队、第二大队之中队和炮兵中队。毙敌 500 多名，俘虏 550 名，生俘王辅弼，击毙守岛司令王生明，缴获各种火炮 26 门，炮弹 8900 发，子弹 11 万发，还有许多其他军用物资。”

“好！”张爱萍司令员声音宏亮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军委，代表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和军区首长，代表前线联合指挥所全体人员，向前线陆军部队祝贺，祝贺你们登陆成功！”

蒋介石接到了国民党国防部一江山岛失陷的报告，报告声称：共军三军协同如一，炮兵火力甚猛，我军已无还击之力……

蒋介石放下报告，恨恨他说：“对任何岛屿都要不借一切代价予以坚守！”

但是事实摆在面前，解放军三军的优势压倒一切，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山同样命运。最后，蒋介石无奈，下令驻大陈岛蒋军，在美军的掩护下撤离。

大陈岛蒋军撤离时，蒋介石用心良苦，特派蒋经国前去打气。守将刘廉一后来在兵舰起锚前，望着大陈岛的主峰，凄然他说：“并非卑职无守岛之志，而是共军军力太强，就是死守，也难有结果。”

叶飞受命炮击金门

1958 年 7 月 18 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侧厅会议室灯光通明。毛泽东主席召集军委、总参、海空军、炮兵领导，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

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言：“中东事件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7 月 17 日蒋介石下令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加紧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使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央军委针对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了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定。昨天晚上，我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总参谋部传达了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端坐在会议桌正中，手中的烟已燃大半，他对大家说：“有美国人撑腰，蒋介石得意得很啊，从他们那个‘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光飞机就给了老蒋 1100 多架，美国大方得很啊！”

他站起身来，踱了两步，又说：“美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要么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把共产党打到海里去，要么拉住老蒋，搞两个中国，我们不得不防啊。”

黄克诚总参谋长立即回答：“明天总参谋部召集海、空、炮兵和有关部门会议，具体落实今天的会议精神。”

7 月 19 日，总参谋部作战会议研究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人闽和具体部署问题。

炮击金门的战斗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深夜，福州城万籁俱寂，人们进入了梦乡。突然，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响声，声音由远而近，伴随着金属的撞击声，在福州城上空回响。

人们不约而同地打开门窗，互相问道：“ 这是什么声音？

只见宽宽的马路，拖着重炮的载重汽车，乌黑发亮的巨型坦克，一辆接一辆在眼前驶过。炮车、坦克行进的队伍老远老远，一眼望不到头，成千上万的火炮炮口指向繁星璀灿的夜空。

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三个师和一个坦克团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开往厦门前线。

8 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阵地。

叶飞、张冀翔、刘培善来到前线炮兵阵地。

在通往前沿指挥所的路上，张冀翔对叶飞说：“ 司令员，我们的海军 130 岸炮布置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一直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有 30 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们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 ”

刘培善说：“ 炮兵对所有炮击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并且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了作战地图上。 ”

张冀翔接着说：“ 聂凤智和陶勇两位司令员送来的空军、海军与炮兵的协同作战方案我已经看过了，比较详细。叶司令，你再审定一下。 ”

“ 海上的路已经让陶勇给封死了，炮击开始后，蒋军一个也别想从海上逃跑，我们的鱼雷艇早就等着他们呢。 ”刘培善说。

叶飞站住脚，往天上看了看说：“ 这几天空军的战报不错啊， 击落敌人四架飞机，我们基本上控制了制空权。可以说，这次战斗我们准备得非常充分，只等待着北京的命令了。 ”

8 月 20 日，叶飞再次审查了炮击金门的全部作战部署和各部队的落实情况，并向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作了详细汇报。

他走到巨大的军事地图前，看着金门岛与厦门之间的那片蓝色的海。金门，位于福建省厦门岛以东海域，西距厦门 1.8 海里，厦门距小金门只有 2000 多米，我前沿阵地大、小嶝岛距大金门最近处不到 1000 米。金门具城位于大金门岛的西部，国民党军队以一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从 1950 年至 1953 年，由于我国全力抗美援朝，空军未入闽，海军又初建，所以在金门前线，无论空军、海军、或是炮兵力量，国民党军都占优势，他们不断骚扰福建沿海地区，厦门成了一座战时城市，人民群众在敌方战火威胁下维持着非正常的社会生活。1954 年 9 月 3 日和 22 日，为揭露美台签定“ 共同防御条约 ”的阴谋，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两次较大规模地炮击金门，惩罚国民党军队。此后，在大陆与金门、马祖之间的炮战时紧时松没有停止过。这次，可要狠狠地教训这伙强盗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叶飞拿起电话，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叶飞，立即去北戴河，向军委首长汇报战斗准备情况。

当天，叶飞安排好工作，乘专机北上。

夏日的北戴河，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朵朵浪花，使人心旷神怡，彻身凉爽。

21 日下午 3 时，叶飞来到毛泽东主席的住处。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在门口迎接叶飞，把叶飞引到毛泽东的书屋。

叶飞向毛泽东敬礼后，看到在座的还有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林彪。

毛泽东对叶飞说：“ 叫你来，是想听你说说福建前线的事情。 ”

叶飞向三位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和实施突然袭击的

打法。

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看地图，林克在一旁不时地在地图上给毛泽东指点着。

听完汇报，几位领导人都表示比较满意。

毛泽东突然向叶飞提出一个问题：“ 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在那里的美国人打死呢？ ”

叶飞回答：“ 主席，那无法避免。 ”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国顾问，一直编配到营一级。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间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

叶飞看得出，毛泽东要进一步考虑问题。

晚饭后，王尚荣来到叶飞的庄处，拿出一张条于给叶飞看。这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这张条于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

叶飞想，看来林彪很会揣摸毛泽东的意图。

第二天上午，继续在毛泽东的注处开会。最后，毛泽东作出了决策，他指着叶飞说：“ 就照你们的计划打，你就留在北戴河指挥，不要回福建了。 ”

毛泽东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

会后，彭德怀把叶飞请到自己的住处，对叶飞说：“ 主席说了，你就留在北戴河，前线由张翼翔、刘培善指挥。前线直接同你通话，你通过王尚荣部长转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指示再如此下达到前线。 ”

回到住处，叶飞立即拨通了通往福建前线的电话。

至此，叶飞明白了，炮击金门是党中央决定的，毛泽东坐阵北戴河，是炮击金门的直接决策和指挥者。

炮兵英雄安业民勇立战功

金门就像大海中一颗绿色的翡翠，在万顷波涛中时隐时现。

1958 年 8 月 23 日，福建前线的天空万里无云，十分晴朗。

只有在炎炎烈日下的蝉叫声和海浪拍岸的“ 哗哗 ”声。数百门昂首挺立的重炮瞄准了金门岛，炮弹已经推上了炮膛，阵地上指战员们只等着一声令下。

前线指挥部的前沿指挥所，张翼翔看着自己手表上的时针指向 17 时 30 分时，果断地举起右手，往下一劈，命令：“ 开炮！ ”与此同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炮击金门开始了。

数百门战炮，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金门列岛倾泻着炮弹，炮声震天动地，响彻海天。炮弹呼啸着飞过海峡，猛烈地轰击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整个金门笼罩在弥漫硝烟之中。火力猛烈和密集程度，是双方历来战争所没有的。

港湾内，国民党海军的一艘大型运输舰，被密集的炮弹击中甲板、舰身和指挥台，呆若木鸡地停在海面，一动也不能动。

我军的炮火集中轰击金门阵地和金门国民党守军司令部胡琏的指挥所。

胡琏同他的美国顾问卡尔斯刚刚走出翠谷湖心亭，身后是防卫副司令吉星文、章杰、赵家骤和一群美国顾问成员，正站在翠谷湖与岸边相接的桥头上谈天。

“轰轰！”炮弹铺天盖地在头上、身旁爆炸。

胡班大声喊：“共军开炮了，快进防空洞！”他拉着卡尔斯狂奔钻进了防空洞。

那群美国顾问连滚带爬地跟着跑了进来。

“不好了，吉司令被炸伤了！”一名参谋叫了起来。

随后，在猛烈的炮火中，几名官兵将倒在血泊里的吉星文、章杰、赵家骧副司令抢救进了防空洞。

金门岛上的蒋军官兵被打得懵头转向，四处逃窜，纷纷钻进了防空洞。

地下指挥所里，胡琏焦急地大叫：“快发报，给老头子发报，共军打过来了！快开炮！快开炮！”

虽然胡琏躲过了解放军的炮击，但防卫副司令吉星文、章杰、赵家骧身受重伤，不久在医院里相继死去。

20 分钟以后，国民党炮兵才开始还击，但是很快就被解放军的炮火压了下去。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指张翼翔副司令员向北京报告：“我军炮击金门取得了重大胜利，毙伤国民党官兵数百人，击伤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货轮‘台生号’，破坏了金门的所有通信系统。”

“好！我马上向毛主席、中央军委报告！”叶飞兴奋他说。

在这次炮击金门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海岸炮兵安业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炮击金门的战斗打响以后，随着声声巨响，一发发炮弹飞过了海峡。

“敌舰起火了！敌舰起火了！”我军阵地上一片欢呼声。安业民同战友们跳了起来。

“轰！轰！”火炮在进一步施展出它的威力，这群最前哨的海岸大炮就像一把把利剑直刺金门岛的料罗湾，成了敌人最致命的威胁。

“快！快！打掉共军的这个炮兵群！”胡琏命令道。

金门岛上，蒋军炮兵集中了五个重炮连的火力，向对其威胁最大的围头海岸炮兵 150 连猛烈射击。

弹片崩得炮护板直响，安业民瞪大眼睛，机智沉着地操作着。

突然，炮长尹大安高声命令道：“射击停止，马上散开！”原来，一颗敌弹在我大炮右后方的药包附近爆炸了，把药包引着了，阵地上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

“安业民！马上散开！”尹大安再次高声喊道。

“坚决保住火炮！”此时，安业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他顾不得躲闪直冲自己脊梁扑来的烈火，双手飞速地转动着方向盘，“快！把炮身旋归零位！”他不停地催促着自己，炮身在转动，火焰已燃遍了他的全身，炮身还在转动，直到转回隐蔽的方向。但是安业民却成了一个火人，他的眉毛、头发都已被烧焦，几乎烧成灰烬的海魂衫紧紧地和皮肉粘在了一起，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剧疼难忍，安业民昏了过去。

“安业民同志，你要安静地休息，同志们一定替你报仇！”营政委端着开水，站在刚刚清醒的安业民的面前。

“同志们！继续战斗！狠狠地打击敌人！敌人打我一炮，我们就还他十炮！”尹炮长又一次发出了战斗命令。

安业民不顾一切地冲过战友们的阻拦，光着烧伤的身子冲上了炮位，继

续战斗。

“安业民，你下去，我来干！”副炮长冒着炮火，从弹药库跑来接替他。安业民头也不回他说：“我能完成任务！”

随着发射的火光，副炮长瞅见安业民红肿的两眼闪闪发光，一眨也不眨地盯住指针，腰杆笔直地挺着，两只烧伤的胳膊紧紧地粘在方向盘上，全身显出从来没有过的虎虎生气，仿佛眼前山崩下来，也不能叫他低头。20 分钟过去了，30 分钟过去了，全身重伤的安业民坚持了 40 分钟，直到战斗结束。

安业民的烧伤面积达 70%，是严重的三度烧伤，病情急剧恶化。在医院里，他轻轻地喃语着，两眼闪着微光，护士凑近了他，才听到他在说：“炮长同志，火炮已经擦好，请检查吧！”他反复他说着，似乎在等待着回答。“安业民同志，火炮擦得很好，现在可以休息了。”听着护士的回答，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

安业民同志壮烈牺牲了。

安业民同志的壮烈行为和顽强精神，极大地激励着前线三军官兵继续战斗，也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朱德委员长挥笔题词：“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永垂不朽！”

8 月 24 日，为了迅速扩大战果，福建前指副司令员张翼翔向在北京的叶飞司令员请示对金门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联合打击。

叶飞只回答两个字：“可以。”

下午 3 时，前线指挥所向张翼翔报告：“36 个炮兵营、6 个海岸炮兵连和一个快艇大队、两个护卫艇中队都已准备完毕，请下命令。”

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的重炮向金门猛烈轰击，惊天动地的炮声把海水震起了巨浪。这时，锚泊在料罗湾内的 17 艘蒋军舰艇沉不住气了，如再不驶出港湾，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这些舰艇有增兵金门的，有输送物资的，也有前来抢修“台生”号运输轮的。

蒋军防卫司令胡琏，心急火燎地命令金门炮兵向厦门、莲河地区的解放军炮兵开炮，以掩护这些舰艇的活动。

张翼翔看透了敌人的花招，命令：“以最大火力射击，逼蛇出洞！”

解放军炮兵当即以万发炮弹猛烈轰击。

17 时 40 分，料罗湾的蒋军舰艇被迫向外逃窜。

早已隐蔽待命的海军攻击第一梯队抓注战机，迅速出击。6 艘鱼雷艇向逃窜的敌舰追去。

舰队风驰电掣般地进入了金门海域，导航员报告：“发现敌舰！”

快艇大队参谋长张逸民在望远镜中看到蒋军的“中海”号和“台生”号大型运输舰、“美乐”号中型运输舰和几艘小型警戒艇，立即命令：“全队展开成两个突击群，攻击两艘大型运输舰！”

当双方距离拉近时，蒋军打开信号灯联络，发现不是自己人，仓皇开炮射击，但已经来不及转向逃跑了。

我两个鱼雷艇突击群，冒着密集的炮火，分头向“中海”号和“台生”号猛扑过去。

张逸民传令：“沉着点，放近打！”

当鱼雷艇距敌舰只有 2 链左右时，张逸民高喊：“发射鱼雷！”

几枚鱼雷同时向各自的目标飞去。“轰轰”几声巨响，蒋军“中海”号被命中一雷，负了重伤，4000 多吨的“台生”号被轰开两个大洞，渐渐下沉，

舰上官兵在浓烟烈火中纷纷跳海逃生。

蒋军的其他舰艇发现两艘大运输舰被击中，吓得急急忙忙逃窜而去。

美国舰队听从了毛泽东的调动

8 月 26 日，福建前线指挥部。

张翼翔正在接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打来的电话，彭德怀指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目前要严密封锁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以火力割断诸岛之间的联系，使其不能互相支援，要以炮兵打击在金门机场起降的运输机，海军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小型舰艇的打击，航空兵要坚决打击进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飞机，但不要越出领海上空作战。 ”

“ 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坚决打击美蒋的反动气焰，严惩金门顽敌！ ” 张翼翔向中央领导表示决心。

张翼翔、刘培善立即召开作战会议，调整了部署，从地面、海上和空中三个方向加强了对金门的封锁。至 9 月 2 日，人民解放军又击沉击伤国民党舰艇两艘，击落敌运输机四架，摧毁火炮 10 门，毙伤人员数百名。

在解放军猛烈炮火的连续打击下，金门岛上的补给运输一度中断，运送物资很少，平均每天运抵的物资，仅为以前的 5.5%，金门岛已被解放军封锁，金门守军处境艰难。

美国，华盛顿，白宫。

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名将之花，已经三天睡不好觉了。他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正在翻看国防部报来的关于台湾海峡的战报，他至今也没有摸请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真正意图。

“ 总统，您看， ” 国务卿杜勒斯来到椭园形总统办公室，“ 这是蒋介石总统发给您的电报。 ”

艾森豪威尔接过电报说：“ 是不是又要美国出兵啊？ ”

杜勒斯说：“ 是的，目前国民党台湾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毛泽东要解放台湾的预言看来要兑现了。 ”

“ 总统阁下，可是我们的太平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按您的命令已经准备起航了。 ” 杜勒斯说。

艾森豪威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无论怎么讲，在对红色中国的立场上，我们同蒋先生是一致的。 ”

随后，他按了一下电钮。秘书走了进来。

“ 詹姆斯，请拟电文。 ” 艾森豪威尔说。

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我早就说过，美国人迟早是要来的，果然他就来了。 ”

彭德怀解开衣领的纽扣说：“ 主席，来得还不少呢。这几天，艾森豪威尔把他在太平洋的第 7 舰队主力和在地中海第 6 舰队的一半舰只都调到台湾海峡来了，再加上队日本、菲律宾和美国调来的，现在台湾海峡的就有 7 艘航空母舰、3 艘重型巡洋舰、40 艘驱逐舰。 ”

毛泽东笑着说：“ 美国海军来得真不少啊！ ”

“ 还有 430 多架飞机呢，另外，美国的第一批陆战队 3800 多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了。 ” 彭德怀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对毛泽东说。

“美国这次表现不错，蒋委员长该满意了吧。”毛泽东看了看地图上的双方兵力布置情况说：“彭老总啊，你还记得炮击金门前，我写给你和黄克诚的信，我是这样说的，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

“对，主席是这样说的。”彭德怀说。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我们在金门一打，美国人的第 6 舰队就从地中海开到我们这里来了，把他的注意力从中东吸引到远东来，这不就是中东解决了吗。”

“噢。”彭德怀这才真正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中东解决的含义。实际上，大规模炮击金门，我军已摆出了不但要解放金门、马祖，还要解放台湾的架势，这既是警告蒋介石，又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使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以支持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所以炮击金门又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战略行动，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一开始就确定的战略意图。

彭德怀会心地笑了。

9 月 3 日晚，毛泽东决走：福建前线自 9 月 4 日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

9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当日，美国务卿杜勒斯匆匆走上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讲台，宣布：“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目美国的武装部队来保护金问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宣称：“美国只承认 3 海里的范围，从来不承认关于 12 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

美国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9 月 7 日，福建前指司令员叶飞向北京彭德怀报告：“庄停止炮击的三天中，美国军舰竟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悍然派遣军舰为国民党军护航。今天又有四艘美国护航军舰侵入金门、厦门地区的中国领海内活动。

彭德怀立即向毛泽东汇报。

24 时，福建前线指挥部，叶飞接到中央军委电令：于 9 月 8 日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惩罚性炮击。

9 月 8 日上午，福建前指接到报告：“国民党海军的‘美乐’号和‘美珍’号登陆舰，满载弹药、物资和人员，在几艘作战舰和几艘美国军舰的掩护下，由澎湖马公驶出，开进料罗湾靠岸卸载。”

9 时，我指挥部又接到报告：“美国军舰 8 艘先后再度侵入金门。厦门地区的中国领海，掩护国民党军舰进行活动。”

11 时，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严重警告。

12 时 43 分，叶飞司令员命令：“开炮！”

霎时间，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的 42 个地面炮兵营和六个海岸炮兵连，对停泊在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和金门岛上的重要目标，突然实施第三次大规模炮击。

“美乐”号登陆舰被击中起火。

“打得好！”叶飞在指挥所里高兴他说。随唇，举起望远镜，向硝烟弥

漫的大海上观察。

‘ 轰！”“ 美乐号 ”爆炸了，舰头插向海里，十几分钟后，全舰沉人了海底。

“ 又打中了！ ”前线指挥所报告。

“ 美珍号 ”登陆舰也被击中，慌忙向外海逃窜。

这时，武器装备优良、不可一世的美国军舰，竟丢下国民党船队，仓皇撤至料罗湾以南 5—12 海里处，徘徊观望，始终未敢妄动。

电话铃响，叶飞拿起听筒。

彭德怀在电话里嘱咐：“ 叶飞啊，毛主席指示，只打蒋军，不打美舰。 ”

叶飞哈哈笑了起来，说：“ 彭总，现在就是想打美国军舰也不可能了，他们全逃到外海去了，比兔子跑得还快。 ”

事后，叶飞才明白，毛主席所以下达那样的命令，目的是试探所谓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什么程度？经过这次较量，把美国的底全摸清楚了。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国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这完全与当时台湾海峡微妙的三方形势有关，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三方利害关系的中心内幕。

在金门被全面封锁，空投、护航活动又难以奏效，岛上的国民党军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和台湾当局都想另找出路。蒋介石故意制造借口，扬言要轰炸闽赣，力图使美国与其并肩作战，共同对付“ 共军 ”，进而反攻大陆。美国政府则害怕越陷越深，想赶快脱身，但又不愿意放弃侵略政策，于是玩弄起制造“ 两个中国 ”的阴谋，要台湾国民党当局放弃金、马。

1958 年 9 月 30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 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驻扎部队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 ”对杜勒斯的意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表示赞同。蒋介石当然不能同意，急忙表态说：“ 我并无接受义务，”“ 深信停火将永远不会实现。 ”美国和台湾当局，一个欲罢不能，一个欲进不成，各有打算，矛盾加深。

10 月 5 日，毛泽东拿起电话，接通了彭德怀办公室，“ 彭老总啊，我看要给他们的矛盾再加一把火啊，我的意思是 10 月 6 日、7 日两天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僵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

在福建前指作战会议上，叶飞对陆、海、空指挥员说：“ 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意图，作出了‘ 打而不登，封而不死 ’的决策，同时命令我们，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国民党能够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当然又要使其处于紧张状态，这样，才能拖住美国不得脱身。在必要时，我军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危应变，主动在我。 ”

10 月 6 日，晨曦初露，福建前线广播站一遍又一遍地播送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告台湾同胞书》。

金门岛上，全体蒋军官兵洗耳聆听彭德怀的讲话，一边听，一边还在议论着：“ 告同胞书中说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

“ 快听啊，从 10 月 6 日起，停止炮击了！ ”蒋军官兵高兴地松了一大口气。

“ 听着，人家还建议进行和平解决的谈判呢！ ”官兵们的议论越来越大。胆子大的，早跑出防空洞了，站在外面仔细地听。

“不准听广播，都滚进防空洞，谁不听命令，格杀勿论！”蒋军的督战队又冒了出来，驱赶着收听广播的官兵们。

10 月 13 日上午，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向我军发布命令，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同时指出：“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主权，美国、联合国都无权过问。”但是，蒋介石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公然违反我们暂停炮击不得有美舰护航的条件。

1959 年元旦刚过，金门岛上的蒋军炮兵突然向大嶝岛滥施轰击，造成了山头村托儿所 31 名儿童死亡，17 人受伤。国民党军的这一罪恶行径，激怒了福建前线广大官兵和全国人民。

中央军委命令实施第七次大规模打击。

1 月 7 日下午两点钟，海风渐渐吹散了云雾，金门岛清晰可见。

张翼翔副司令员站在前沿指挥所，大声命令：“开炮！”

瞬间，大炮怒吼起来，大金门岛西半部的蒋军炮兵阵地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入夜，解放军炮兵继续猛烈炮击，金门岛上燃起的大火映红了大海和夜空。这次炮击，解放军耗弹 2.6 万多发，击中金门炮兵阵地 12 处，观察所 15 个，打死打伤一部分国民党官兵。

1 月 9 日以后，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由开始时的万炮齐轰、全面封锁的雷霆之势，经过打击要害，封而不死、给予出路的一张一弛阶段，转到零星炮击、不封不锁的状态。此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 17 年之久。

第十九章

中印边境起战火，炮兵翻越千年雪山；大炮上树直射敌堡；24 高地中即炮兵斗智斗勇；血战弹丸之地，即军王牌第 7 旅全军溃败

中印边境突然响起炮声

1962 年 10 月 18 日，印军总参谋部发布命令：东北军区各部队，开始实施“ 里窝那计划 ”。

喜玛拉雅山麓，密集的炮弹从印度一方飞向中国大地，隆隆的巨响使群山为之震撼，浓黑的硝烟融入了世界屋脊的云雾之中——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终于导致了一场战争。

印军旅长达尔维准将站在多拉附近一个山头上的隐蔽部里，透过枪眼望着中国阵地。英式重炮发出的炮弹急促地飞过他的头顶，发出一声声尖利的呼啸，爆炸的火光不时在中国阵地上闪动，随后传来的一声声巨响使脚下的土地为之颤抖。

旅参谋长跑过来报告：“ 准将阁下，我们猛烈的炮火已经摧毁了中国军队的 70 多个据点，目前正准备延伸火力，向中国军队的主阵地进行轰击。 ”

达尔维毫无表情地呆立着，好像没有听清他的话。随后，他若有所思他说：“ 我的参谋长，你看到对面哨所里有躲避的士兵吗？你听到中国军队还击的炮声吗？没有！中国军队早有防备，他们一夜之间把士兵从前沿的据点中撤了出去。他们炮兵为什么不还击？他们在等待命令。因为这是一场外交战，他们在等待我们先放第一枪。 ”

“ 我明白了。 ”

“ 还应该明白，我们面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而且纪律严明。 ”说这句话的时候，达尔维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惜，陷入了沉思。有情报说，对面中国的增援部队上来了两个师，关于怎么上来的，谁也不知道。考尔中将说在目前的封冻季节，中国绝不会有增援部队，如今更证明了这是一派胡言。

达尔维仔细计算过双方兵力、火力、地形及后勤保障等条件的对比，他明白要打一场进攻战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便打一场防御战，由于印方多点据守，兵力分散，缺乏纵深，也很难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

“ 我要和我的士兵在一起，下管是失败还是胜利……胜利…… ”达尔维感到胜利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 什么？旅长，您说到胜利了！我们会胜利的！ ”

“ 胜利？ ”达尔维苦笑了一声：“ 胜利属于上帝！ ”

他抬起头又向中国阵地上看去，还是没有听到还击的枪声。

印军的炮声比以前更密集、更炽烈了。

在中印边境的东西两线，10 月 18 日、19 日，印军同时持续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炮击，倾泻炮弹 1.48 万余发。

中国东线边防指挥部。屋里报话讥的呼叫声，电话的对答声，电键的敲击声响成一片，张国华中将手里掐着半支烟，在屋里踱来踱去，屋外不时传来雷鸣般的炮声。

作战处徐参谋过来报告说：“ 司令员，一线部队遵照命令已于凌晨陆续

撤至有掩体的主阵地，部队伤亡不大，只有昌都军分区独立团，因据守哨所较远，后撤时遭到敌炮轰击，伤亡 70 多人……”

张国华虎起脸，把烟蒂一扔：“这个团长是怎么搞的，回头看我不撸了他！”

“主要是山路狭窄，难以行走……”

“不要再说了，别的部队怎么下来了？还是个责任心问题，70 多个战士的生命啊，开什么玩笑！”

张国华中将表情很激愤，又问道：“我们的炮兵上来了没有，不能看着敌人这么打！”

徐参谋报告：“炮兵 C4、C6、C8 和 E0、E1 团，全都进入了阵地，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另外军、师炮兵也作好了伴随步兵开进的准备。”

“我们的炮兵要以绝对火力压倒敌人，不能把敌人放回去。”

“炮兵 C8 团和各团、营属炮兵组成了前指炮兵群，另外两个步兵 A5、A4 团也组成了炮兵群。明天总攻时将对敌人实施炮火突袭。”

张国华满意地点了点头：“通知各部队，作好反击准备！”

“是！”

邓少东副司令员走了过来，悄悄他说：“都深夜 1 点了，喝点面条暖暖身子吧。”

张国华有胃病，每天这个时候，都得吃点东西垫垫吐子，要不胃会痛得难以忍受。他感激地望了邓副司令员一眼说：“吃不下去呀。”又对徐参谋说：“要保持和北京总参的联系，一旦育命令，马上告诉我。”

10 月 20 日 7 时 30 分，太阳从喜玛拉雅山的后面升起，雪山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山谷之间偶然可以听到牦牛的叫声。

张国华在指挥部里看着表，当手表的指针指向 7 时 30 分的时候，他用力地向下一挥手，对副司令员邓少东说：“开始吧！”

邓少东对着报话机下达了命令：“反击开始！”

我军炮兵阵地上，三个炮兵群同时接到了反击的命令。几乎同时，747 门重炮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无数火团腾空而起，印军阵地上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

印军达尔维准将后来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谈了当时他对中国炮击的印象。

达尔维正在用早餐，刚刚端起茶杯，就听到一声震耳的雷声，这声音之大，使他感到大地颤动了起来，餐桌歪到了一边。

他的勤务兵吓得尖叫起来，屋里的人乱成一团。

我军的炮火袭击 30 分钟之后，喜玛拉雅山麓上空腾起三颗红色信号弹，红色光团在灰蒙蒙的天空划过，显得格外醒目。

我 5 万士兵在中印边界东、西近 600 公里的防线上同时发起了猛烈反击。喜玛拉雅山麓一座座人迹罕至的皑皑雪山，立刻被一团团浓烈的黑烟所笼罩。

炮火刚刚延伸射击，尖刀 5 连便在连长高友贵的率领下，悄悄涉过了冰冷刺骨的塞维拉河，登上了南岸。

前面是印军第 7 旅的前沿主阵地，卡龙哨所就建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草场四周是陡岩峭壁。印军利用这险恶的地形修筑了几十个暗堡，为了相互支援，还依山势开挖了堑壕，整个卡龙变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环形堡垒。

高连长一声大喝：“同志们，冲啊！”在岸边待命的近百名战士，如猛虎般扑了上去。被猛烈的炮火轰击得晕头转向的印军苏醒过来，十几个地堡里喷出的火舌，交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网。我十几名士兵刚刚前进了 20 多米，就先后倒下了。

2 排长帅全兴急红了眼，转身对 6 班长阳廷安吼道：“咱们是尖刀，要把这个布袋阵捅开，5 班掩护，你们上！”

阳廷安神色严峻，坚定回答：“是！”

方圆二三百米的草场上，喷吐火舌的地堡密密麻麻，好像蜂窝一般。

阳廷安趴在草丛中观察地形，发现在两个地堡之间有一道壕沟，正好是敌人射击的死角。他喊：“颜瑞成，跟我往里冲！”

我军迫击炮开始射击，轻重机枪也响了，敌人的火力被压庄了。阳廷安班的战士们一手端枪，一手举弹，冲杀上去。

印军士兵看到这情景，吃惊地哇哇乱叫，没来得及开火，阳廷安班的八名战士已经扑进敌人地堡的射击死角。

“轰”地一声，阳廷安用一捆集束手榴弹炸飞了一个地堡。“轰！”又一声，颜瑞成用炸药包报销了印军的一个机枪火力点。

突然背后打来了几梭子子弹，阳廷安回头一看，是侧翼的敌人退了下来，想龟缩到环形地堡中死守。

“甩手榴弹，打！”阳廷安大喊一声，当机立断把准备炸地堡的手榴弹，投到了这股印军中间。

随着几声爆炸的声浪，印军大部分被炸得尸骨不存，剩下的几个人尖声怪叫着回头乱窜。好一会儿，炸烂的尸体才随着树皮草叶枯枝落下来，迸飞的血肉溅得阳廷安和战士们身上到处都是，好像刚从血人堆里爬出来一般。

“全班注意，跟我干掉下一个暗堡！”阳廷安看准了目标，一个虎跳扑了过去，从暗堡孔里塞进去两颗手榴弹。

“又报销了一个。”阳廷安高兴地喊了起来。突然，他觉得胸 膛一震，笑容在脸上凝固了。他倒在了一块岩石上，子弹依然向他的身上倾泻，后背随着嘶嘶的青烟，现出十几个血洞。

紧靠着班长的徐瑞清悲愤难抑，瞅准子弹射来的方向，接连投出三颗手榴弹，借着浓烟的掩护，倏地跳起，端着冲锋枪猛烈地扫射。

当枪膛里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吞噬了他，他摇晃了两下倒在班长身边。再有三天就是徐瑞清 21 岁的生日。

阳廷安班的八名战士在此役中全部壮烈牺牲，他们共攻克印军地堡 27 个，消灭印军 41 名，为全歼王牌第 7 旅打开了通道。战后，被中国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英雄称号。

急中生智大炮上树

11 月 16 日 4 时许，我军某边防团，对印军占领的 07 高地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急袭。

40 分钟之后，连长王传斌带领 6 连以勇猛的动作占领了 07 高地的前沿。75 炮兵班副班长方纯德，扛着一门 75 炮，一直跟在尖刀班的后面。

印军地堡内的火力，像暴雨般倾泻下来，将突击队挡在离地堡 20 多米远的地方。

9 班副班长吴太明冲在最前面，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部，他一只手捂住伤口，一只手提着自动步枪，从右边绕到地堡的侧后，一连朝地堡里投了两颗手榴弹。战士唐世沛冲上来，帮吴太明解开了上衣，只见右胸上有一个弹孔，鲜血一个劲地朝外涌，整个前胸血糊糊的一片。小唐正要给他包扎，敌人第二道地堡里 的机枪响起来，周围的战友又倒下好几个。

“炮火支援！”连长王传斌急得叫了起来。

方纯德把炮架了起来，刚要瞄准，发现眼前的树技挡住了瞄准视线。如果强行射击，炮弹一出炮膛就会爆炸。

“开炮！快开炮！”王连长大声喊。

“连长，无法开炮，树枝挡住了弹道。”

“75 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王连长怒吼起来。

吴太明忍着巨大痛疼，高举着手榴弹向印军的地堡爬去。

一米、两米、三米……他足足爬了 15 米，15 米的道路被鲜血染红。

离地堡只有五米远了，吴太明猛然跃起向地堡扑去。

一道密集的火舌打中了他，紧接着印军地堡中又投出了一颗手榴弹。吴大明身子一仰倒下了。

方纯德看着倒下的战友，心急如焚。

这时，印军炮火增援 07 高地，用火力封锁了 07 高地的前沿。我军后续部队被切断了。

07 高地的主峰另有一条三米多宽的通道，地势极险恶，我军兵力和火力无法展开，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连长王传斌先后组织了十多次冲锋，均未奏效。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从凌晨一直打到傍晚，中国军队仍然没有拿下 07 高地。

天色黑了下来，指挥部来电，必须在天黑之前拿下 07 高地。

王传斌瞪起眼来，再次组织进攻。副排长张德兴和班氏周万派带领突击队，冒着密集的弹雨冲入了印军阵地。

张德兴子弹打光了，端起刺刀与敌人肉搏，一连捅死两名敌人。最后被印军用手榴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周万派跃入敌阵与敌人肉搏，双腿被敌人砍断。印军将周万派双手反绑，推到机枪前面，大喊大叫引诱中国军队开枪，企图用周万派的身体来阻挡我军的火力。

周万派从昏迷中醒过来。他高昂着头，大声喊道：“连长，敌人的弹药不多了，死伤很多，我们就要胜利了！”继而高呼：“毛主席万岁！”呼声悲壮，气吞山河！

印军惊恐万状，两把印军士兵的刺刀，从背后插入了周万派的身体，他挺着胸，高昂着头倒下了，鲜血染红了他脚下的岩石。他仍然怒睁双目，望着晚霞如火的天空。

周万派是整个中印战争中唯一被印军俘虏的中国士兵，尽管印军残忍地杀害了他，尽管他没有听到胜利的号角，但是他的不屈精神和凛然正气，再现了中国军人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印军在 07 高地上约有 300 余人防守。

我军连续十几次的进攻伤亡甚大。看到周万派的牺牲情景，连长王传斌怒不可遏，率领余下的战士和伤员，冲上了 07 高地，在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

下，与印军展开了肉搏战，虽大量杀伤敌人，终因敌众我寡，连长王传斌、副连长何祥玉、1 排正副排长及部分战士为国捐躯。指导员刘贻武身负重伤。

印军趁机组织反扑，从 07 高地上叫喊着冲了下来。

这时担任预备队的 2 排机枪班长谭政贵，带领战士杨盛祥和苏志政冲上山来，谭政贵只身扛着一挺机枪抢冲在最前面。在距印军只有几十米的时候先敌开火，一阵猛扫把印军打得晕头转向。当印军发现我军只有一挺机枪时，便成排成班地涌了过来。

谭政贵的机抢里只有一盘子弹了，他停止了射击。

印军士兵一看中国军队的机枪下响了，先是一愣，接着高叫着：“ 没子弹了，没子弹了！ ”一下于冲了上来，离谭政贵只有二三米远了，有三个印军士兵上来伸手欲夺机抢，谭政贵狠狠地扣响了扳机，印军倒下了一片，可是他们看到中国军队只有一个人，更加猖狂，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又冲上来。

当谭政贵和敌人激战时，75 炮班的战士们急得团团转。看着眼前的火炮和炮弹，不能开火，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副班长方纯德爬到了一棵大树上，眼前一亮，敌人的十几个地堡看得清清楚楚。他心想要是把炮架到树上，那敌人一个也跑不掉。想到这里，他找出背包带，把炮筒绑住，拉到了树上，又选了一处树杈，把炮筒吊在上面，接着他又用腰带把自己也绑到了树上，又喊“ 把炮弹递上来！ ”

几个战士搭成了人梯，把两箱炮弹也吊到了树上。

印军地堡里的机枪响得更厉害了。

方纯德瞄准冲下山的敌人，连发两炮，敌人鬼哭狼嚎地跑回了 07 高地。接着他又瞄准了印军的地堡，连发两炮，敌人的两个地堡飞上了天。

“ 打得好！ ”战士们叫了起来。

方纯德又打掉了敌人两个地堡。一名印军军官，发现了中国军队树上的火炮，大叫起来，马上指挥机枪射击。可是地堡里的机枪，射界太低根本打不着。一名印军机枪手抱着一挺机枪，跑出了地堡，刚刚架好，方纯德手疾眼快，一炮把他炸上了天。

由于树上火炮的支持，印军开始动摇了，接着弃阵而逃。

此战，我英雄的炮兵战士，创造了山林中火炮上树的奇迹。许多炮兵专家看到这个战例赞不绝口。从此，我军 75 炮兵的教材上，有了树上射击的方法。

游动炮的神威

07 高地战斗打响之后，16 日 5 时 30 分，我军某部 9 团向察隅河东印军占领的 80 高地发起了猛烈冲击。80 高地地势极为险要，山头上皆为石柱和壕沟，地堡林立，进攻的必经之路是一块突起的山崖。印军在 80 高地精心备战两年有余，所有枪支和火炮已经设定了固定的标尺。交叉火力可封锁各处进攻的通道，并可相互支援，可谓万无一失。特别是敌人的炮兵，在此精心构筑了工事，除了一部分固定的炮位之外，还有一批流动炮。而且印军请了英国专家为之设计，将炮阵地设在山口的一道涧缝里，对方的炮弹打高了，就从山头上飞过去了，打低了就落到山下，十分隐蔽。印军自称这是火炮难以摧毁的钢铁阵地。

7 连 3 排长周天喜，带领一支精干的突击队，无声无息地向 80 高地前沿摸了过去。

突击队员们高举着手雷，一步步逼近了印军的前沿地堡、当离七八米远的时候，有人踏响了一块石头，印军哨兵听到了动静。大声叫喊起来：“ 中国军队上来了，中国军队上来了！ ”接着便胡乱开起枪来，一时间 80 高地上枪声大作。

周天喜一声令下，密集的手雷朝敌堡投去，敌堡内的机枪哑了，突击队抢占了敌前沿。这时敌人山头上的火炮开始射击，炮 弹纷纷落到前沿阵地上。我突击队被炮火挡住，周天喜背部负伤，鲜血染红了军衣。

印军锡克营中校营长杜格，站在沙盘前面，半天没有说话。今天中国军队一先一后向 07 高地和 80 高地发起进攻，看来是想同时拿下这两个高地，这样就等于打断了两只突出的牛犄角，中国军队就可直线插入了。

杜格大梦初醒，马上命令炮兵集中人力，封锁 80 高地前沿。

察隅河西岸五个高地上的印军炮兵同时开火,炮弹纷纷向 80 高地前沿倾泻下来。只见阵地前沿火光冲天，到处是发烫炽热的弹片，我军士兵身下的岩石，已被炸成了碎砾，军衣和胶鞋也被炮火烧着了。

这时，突击队只剩下六名战士了，其中三名还是伤员。周天喜命令机枪班长刘凡灿，用机枪压住敌人的人力，绝不能让敌人反冲击。周天喜吃力地抬起眼睛，看到敌人主峰上火光闪闪，马上大声喊：“ 同志们，是我们的炮兵开始压制敌人的火力了，一定要守住前沿阵地！ ”正在这时，一阵机枪子弹射来，击中了周天喜的喉部，他身子一仰倒下了。

印军杜格中校在主峰上看到了我军的艰难处境，当即命令一名印军中尉带一个排的兵力，从阵地的左侧迂回到我军的后面，对我突击队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身负重伤的战士向正德从昏迷中醒来，耳边是一阵叽哩哇拉的说话声，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看到十几个印军士兵，端着枪爬了上来，他立刻摸过枪作好了准备。

印军士兵正爬着，向正德的冲锋枪狂叫起来，毫无准备的印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

印军中尉趴在地上，他看到中国军队只有一个人，便叫了起来：“ 别跑，别跑，他们只有一个人，抓住他！ ”

向正德沉住气，待印军士兵冲到跟前，只一枪便将其打倒在地，敌人一下子又乱了营。此时，我军上来了一个排增援，双方再一次形成了对峙局面。

指挥部再次下令，一定要压制住敌人的炮火，保证我突击队的冲击。

炮兵连长李凡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的火炮，全部架在一个叫“ 老虎嘴 ”的山崖上，山崖的边上是永固工事，一溜排开十几门炮。从厚厚的石壁中，只能看到一只只黑洞洞的炮口。他心里明白，要压制敌人的火力，只有近距离射击。

“ 把炮朝前推！ ”

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机枪，把一门门榴弹炮一直推到距前沿 500 多米远的地方，从密集的树丛中把炮口伸了出去。

“ 注意，打一炮换一个地方！ ”李连长下达了命令。

炮兵班长罩光早带领全班将一门 75 炮推到了敌人前沿。从瞄准镜里罩班长看到敌人正在阵地上擦炮弹。一个当官模样的在一边指手划脚。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覃班长一声令下，一炮手哗拉一声把炮弹装了进去。

“大家注意，炮一响，咱们拉着炮就跑，后退到那边的山洼里。”全班顺着班长的手指看清了地形之后，班长才命令大家就位。

“老虎嘴”上敌人的炮兵正在疯狂地射击，炮弹从树林上空嗖嗖地飞过去，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的炮兵正在它的鼻子底下准备射击。

覃班长从瞄准镜里选了一个目标，对准了敌人的指挥官。

“放！”

“轰！”地一声，炮弹飞了出去……对面传来了敌人的哭叫声。

“撤！”覃班长一声令下，全班拖着火炮朝回跑，在树林里拐了一个弯，便消失在一块岩石的后头。

印军的炮兵开始还击，对准了我炮兵刚才发射的积烟，乱轰一气，大树和杂草全都着了起来，到处是黑烟。

过了一会，印军的炮击停了下来。覃班长从岩石后头探出头来，从望远镜里看到印军士兵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围坐在一起，端着碗吃饭。

“没想到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思吃饭，看来谁也不想当饿死鬼啊！”覃班长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正是个好时机，快把炮推过来！”

全班又悄悄地把炮推了上去。

印军还没有吃完饭，又连遭数炮，饭盆和饭锅全炸飞了，人员死得死，伤得伤，活着的一阵乱叫乱嚎。

印军营长气得哇哇乱叫，不停地用手指着山下，意思是用炮火还击，可是印军炮兵的眼前除了原始森林升起的一股股青烟，别的什么也看不到。

印军炮兵对着一股股的青烟又是一阵乱轰。中国军队的炮兵早就撤到了一边，只可惜了那些百年的古树，白白遭到了炮火的焚毁。

我军的游动炮以一当十，打得印军炮兵没有还手之力，杜格中校已经看到了后果，再这么打下去，印军炮兵将受到更惨重的损失。于是他下令不再和中国军队的炮兵周旋，集中炮火打步这时我军炮兵集中火力压制了印军的炮火，我步兵突击队冲上了 80 高地。杜格中校一看大势已去，便下令在阵地上放火，印军士兵点燃了松柏和灌木丛，只见火光闪闪浓烟冲天，一道火墙挡住了我军冲击的道路。

我突击队官兵面无惧色，他们高喊着杀声冲入了火海，军帽烧着了，军衣烧着了，带着烈火，带着硝烟，带着仇恨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印军首先是在精神上被彻底压垮的。身经百战的杜格中校无可奈何地弃阵而逃。80 高地上的印军防守顷刻瓦解。

中印炮兵斗智，印军自食其果

瓦弄扎公山险峰林立，西是牙比河，东是察隅河，扎公山于两河之间兀自傲立。在茫茫夜雾的笼罩之下，扎公山在云雾之中时隐时现。

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我军急速向扎公山挺进。

山谷中传来隆隆的炮声，不时有炮弹在山梁上爆炸。我军官兵全然不理会印军炮兵的火力骚扰，先头部队已进至扎公山脚下。

团长成德禄走在队伍的前面，脸色严峻，双眼布满了血丝。几个小时之

前，军长丁盛曾两次来电话询问何时向扎公山发起进攻，催促该团立即行动。

成德禄团长借着月光察看了 24 高地的地形，他的脸色更加阴沉，在如此复杂的地形面前，如仓促发起攻击，一定要吃大亏的。

参谋长跑过来报告：“ 成团长，军长的电话。 ”

成德禄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了丁盛的声音：“ 成德禄吗？你是怎么搞的，敌人很可能增援，现在不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

“ 我想再推迟两个小时！ ”

“ 你还推迟？延误攻击时间你要负责的！ ”

“ 军长，部队提前发起攻击确实有困难，地形险要，而且敌人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 ”

丁盛举着话筒不再说话。他了解成德禄，历来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而且军政兼备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况且扎公山高地是印军的核心阵地，一旦攻击失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的口气缓和了几分：“ 你说何时发起攻击才好？ ”

“ 我需要两个小时看地形！ ”

“ 那就给你两个小时，不过不能再拖了！ ”

成德禄放下电话，带着尖刀连到前面去了。

两个小时后，1 连连长李荣汉从团里受领了主攻 24 高地的任务，便一溜小跑回到了连里。大家一听说争得了尖刀连，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成德禄把炮兵连长叫到跟前，指着扎公山的地形说：“ 你看好了，就是这样的地形，要把炮弹打到步兵的前面，给步兵开道，又要掩护步兵前进，要是打着了步兵，你这个炮兵连长就给我去偿命，没什么更多可说的了，你想想行不行？不行我马上换人！ ”

炮兵连长低着头想了一会，脸上出了一层汗，一咬牙说：“ 行！团长，你就下令吧！ ”

成德禄推了他一把，“ 还愣着于什么？快去准备吧！ ”

上午 11 时 30 分，团部发出了进攻命令。

尖刀连副连长黄秋贵带领突击队迅速出发。黄秋贵趴在壕沟里数了一下敌人的地堡一共是 24 个。他果断地命令突击队分三路摸上去。

24 高地上有印军锡克族一个连，连长留着大胡子，领着士兵正在赌钱。加上是在白天，印军可以说是毫无提防。

2 排长靳宗友带领一个班，从正面悄悄地摸了上去，在巨石的掩护下，飞快接近了地堡。

一名印军士兵从地堡的射击孔里发现了正在进攻的中国士兵，大声惊叫起来：“ 中国人，中国人上来了！ ”

地堡中两挺重机枪疯狂地吼叫起来，子弹打在石头上四处飞溅，冲在前面的两名战士中弹倒下了。

靳宗友机智地命令突击班：“ 跟我来，从左边上去！ ”

他绕过一块岩石，只见岩石上洒滴了殷红的鲜血，血迹拖了有十多米长。靳宗友沿血迹跑过去，他看见战士郑风柏正艰难地朝前爬着。

“ 郑风柏你怎么样？ ”靳宗友低头一看，郑风柏的右腿被子弹打了一个洞，鲜血涌了出来，他立刻拿出急救包为他包扎起来。

成团长在望远镜里已经看到突击队遭到了敌人阻击，现在是用炮兵的时候了。

“炮兵注意，压制敌人火力！”

成团长一声令下，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到了 24 高地前沿，敌人的机枪立刻就哑巴了。

连长李荣汉吹起了小喇叭，这是进攻的信号，立刻满山都响起了“嘟……嘟……嘟……”的响声。

炮声还在响着，每一发炮弹都是精确计算过的，可以说是分毫不差。

当炮弹在地堡前炸开的时候，地堡里的印军被震昏的一刹间，我突击队官兵已经冲进了地堡，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印军士兵的胸口。

整个战斗只用 5 分钟，我军就占领了 24 高地。

连长李荣汉用步话机向成团长报告：“团长，敌人逃跑了！全跑了！”

成团长拿着望远镜，一言不发。他看到敌人走得很从容，一名印军士兵走了几步，又回转身来，把放在石头上的一只军甲水壶也拿走了。一名印军指挥官蹲在石头上指挥，后撤的印军建制不乱。这一情景使他看出了印军的佯撤阴谋。

他放下望远镜命令道：“注意，敌人是佯装逃跑，这是有组织的撤退。你们马上离开 24 高地！”

李荣汉下达了撤离 24 高地的命令，2 排长靳宗元指着正在逃窜的敌人说：“印军真是熊包，一打就跑，跟兔子差不多！”

“你可不要轻敌，马上撤下去，这是团长的命令！”

李荣汉带着连队冲向正面的 28 高地。

这时空中传来了炮弹的呼啸声，一串炮弹飞了过来，接着是一阵急促的爆炸声，24 高地立刻被印军纵深炮阵地猛烈的急射覆盖了。

成团长笑了：“看来敌人的指挥员，还是有一套的，不过这一手不新鲜了。命令炮兵作好射击准备！”

“团长，你是说敌人的步兵还会回来？”炮兵连长问。

“那当然了，敌人怎么可能这样大方地把阵地让给我们！”

果然，敌人的炮击一停，步兵便一窝蜂地涌上了 24 高地。

“放！”炮兵连长一声令下，我军阵地上排炮轰鸣，24 高地立刻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打得好！敌人中计了。”阵地上战士们欢呼起来。

这时，报话机里传来了李荣汉激动的声音：“报告团长，我们已经攻占了 28 号高地，摧毁敌人地堡 52 个。”

成德禄看了一下手表，整个战斗仅仅甲了 40 分钟，24 高地和 28 高地一共 76 个地堡，40 分钟就拿下来了，奇迹，奇迹啊！至此，印军王牌第 7 旅被我军一举击溃。

第二十章

中国炮兵星夜急驰中苏边境，中苏大战珍宝岛；T62 坦克变成了苏军的“铁棺材”，火箭筒手对付了苏军坦克；中苏炮兵展开激烈较量

中苏珍宝岛之战一触即发

中国领土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 0.74 平方公里。该岛北端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冲刷，1915 年才形成小岛。因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古代的元宝，故得名珍宝岛。

岛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 400 余米，每到冬季，江面的冰层达两米以上，汽车，坦克都可通行。岛上的水泡与乌苏里江相连，是鱼类繁殖聚栖的地方。每到中秋时节，我边防战士常在此捕捞大马哈鱼。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此进行生产和打鱼等活动。

本世纪以来，由于中国渔民张盖和、张盖年等几位老人，相继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因此珍宝岛又被当地人先后称为“张盖岛”和“翁岛”。

1945 年以前，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来归虎头区管辖。这个地区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守卫珍宝岛的是合江军分区公司边防站。公司是离珍宝岛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多少人家。这个边防站有 30 多人，主要是执行巡逻任务。站长孙玉国，白白净净的瘦长脸，中等偏上的个头，眼睛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个特别机灵的人。他 1961 年入伍，1967 年到 1969 年，他带领部队与苏联边防军 22 次武装挑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曾一人指挥七个不同建制的分队，面对苏军 24 辆坦克和装甲车的进攻，斗智斗勇，以少胜多。珍宝岛之战后，孙玉国在党的“九大”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在大会上发了言。孙玉国在保卫祖国边防中的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在珍宝岛的对面是苏联边防军库列比亚克依内和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总站在中国饶河对面的比金。总站的站长是杨辛中校。苏军边防部队晋升条例规定，中校升到上校之后即离开边防总站到内地上任。珍宝岛冲突后，苏军边防部队总指挥改为列昂诺夫上校，便是根据条令战时选派高一级军官指挥部队的规定执行的。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苏军是以战时汪职的原则对待中苏珍宝岛冲突的。

苏联边防总站的人数多达 200 人，配有坦克，装甲车、小型指挥车，紧急情况下还可动用直升机。离其边防站十多公里的后方即有专线铁路可直达几百公里之外的哈巴洛夫斯克远东军区司令部。

中国边防站当时的条件之差，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没有道路，没有汽车，在大雪封山时人员和外界是隔绝的，一切给养和粮草都是在封山前运进去的。在发生了冲突之后，临时抢修的急造公路，也没能一直修到珍宝岛，临时调来的汽车，部队也没有驾驶员，只好由县反修办公室派来的地方老司机代劳。当时，边防部队的一名参谋得了急病，有生命危险，请求派直升机抢救的报告，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当即打电话命令空军立刻派飞机抢救，这才挽救了这名参谋的生命。

1967 年 1 月到 1969 年 2 月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 16

次之多，而且每次都以比中国边防部队多两三倍的兵力，拦截和殴打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造成多人受伤，为此黑龙江合江军分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给沈阳军区发来了紧急电报，要求增派部队。

20 多年之后，当我们在干休所采访马宪则时，当年的侦察科长已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他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脸上透着刚毅的神采，两眼炯炯有神，思路敏捷，谈吐清晰：“ 你们应该写一写珍宝岛，写一写那些死去的英雄，当年宣传得红红火火，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 ” 老人显得有些激动。

我们从老人的口中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 其实大伙都不知道，中苏之战很可能不是在珍宝岛，也不是在 1969 年。早在 1968 年初，苏联边防军在中国的七里沁岛压死中国渔民的时候，我们那一回就作好了还击的准备。上级选来选去，选了我师侦察连的副连长陈绍光。他是四川宜宾人，个子有 1.7 米多，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外号叫“ 黑瞎子 ”、这可不是说他长得黑，是说他厉害。磨爬滚打，擒拿格斗，一个能顶好几个，枪打得也好。游泳一下水就是几万米，滑雪走山坡，过树林跟飞似的。沈阳军区大比武的尖子。 ” 老人说到这里，停住了，嗓音呜咽，半天竟没有说出话来。

“ 第一次上七里沁岛潜伏就是陈绍光带着人去的。用的是反坦克手雷。那一回苏联边防军的装甲车要是再过来，别说压老百姓，只要它侵入了咱们的领土，就别想回去，陈绍光带得那九个侦察兵，那是个顶个的，就是他们来上一个排，也沾不着便宜。可是苏修装甲车死活不来了。咱们的人在雪地里，一连猫了七天七夜，馒头冻得像石头蛋，放到怀里暖一暖，拿出来啃。人可冻惨了，将近零下 30 度，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脸上全部冻起了大泡，就跟让火烧的一样，陈绍光的耳朵冻成透明的了……这是什么劲头？什么精神？两不怕，那是真不怕，没有命令冻死也不回来。那一回他们没来，要是来了就在七里沁岛打起来了。苏联边防军是在这块惹了事之后，又上了黑瞎子岛，那边干一下子，又跑到了珍宝岛。他们干了坏事心里发毛，下一回他就不来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想弄他一下，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

老人陷入了沉思，老人常常是这样，说一阵，又停一阵，接着再说下去。

马科长带着侦察分队，先是坐车，后来步行，昼夜兼程赶到了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向侦察连介绍了珍宝岛的地形地貌和对面苏联边防军的情况。开始巡逻时孙玉国为侦察连担任向导。

以后情况熟悉了，侦察连便开始单独执行任务。

陈绍光带着巡逻队上了珍宝岛，刚刚走出几里地远。只见对面苏军边防站，几辆装甲车，在一辆指挥车的带领下，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战士小杨说：“ 副连长，敌人来了。 ”

陈绍光说：“ 不要理他们，我们巡逻路线不变。 ”

说话之间，装甲车已经越过了乌苏里江主航道，驶上了珍宝岛，车头一转冲着陈绍光他们驶了过来。

“ 大家沉住气，用身子挡住它！ ”

随着副连长的命令，战士们一字排开，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

苏军装甲车开到中国边防部队面前，“ 吱 ” 地一声停注了。“ 咣当 ” 响了一声，车顶盖打开了，第一个爬出来的是伊万上尉，他的嘴里还冒着热气，手里举着一根光溜溜的大棒子。

有个战士小声骂了一句：“ 土匪许大马棒来了！ ”

“不要说话，注意敌人。”陈绍光命令道。

一会儿工夫，又从车上跳下来 30 多个苏军士兵，个个手持大棒，如同一群打手，挡住了我边防战士的去路。

指挥车的门打开了，钻出来几名军官，苏军中校杨辛瞄了陈绍光一眼，大概猜想对方的职务要比自己低得多，于是他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说：“我看你顶多是个少尉，本来你无权和我对话，现在你们已经侵入了苏联的达曼斯基岛，（苏联称珍宝岛为达曼斯基岛）我命令你们立刻退出去！”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你不懂历史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按不平等的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这一段的边界以主航道划分，珍宝岛也是中国的，你们已经入侵中国领土了，请你们立即走开！”

杨辛中校摇了摇头：“你的历史学得也不好，你们只知道过去并不知道现在，而现在这里是苏联的领土，我讲得是现实。”

“中校先生，现实是老沙皇来不及霸占的中国领土，新沙皇却要霸为己有！”

“你说苏联是新沙皇，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污蔑，我们是绝不允许的！”杨辛中校无理声高。

伊万上尉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已经理屈词穷了，便在一边恶狠狠他说：“少跟他们罗嗦，叫他们尝尝大棒子的滋味。”他的话音刚落，苏军士兵便举起了棒子。

杨辛一摆手，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时候大打出手，显得太没有水平了，作为一名中校军官，连中国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都说不过，不是太有损尊严了吗？于是他又继续狡辩道：“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讲和平，讲友谊，从不侵略。”

“你们入侵捷克，不是侵略吗？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也是为了和平吗？”陈绍光连珠炮式的发问，问得杨辛中校张口结舌。

杨辛回头一看，见几个苏联士兵正听得出神。不由火冒三丈：“不要听他的反苏宣传，全是一派胡言，把帽耳朵放下来，不要听！”

苏军翻译走了过来，说道：“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能讲清楚的，你们回去，我们也回去，这总可以吧。”

陈绍光理直气壮他说：“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用不着你们操心！”

杨辛中校又与伊万上尉咕噜了几句，伊万上尉板着脸下达了退回的命令。

苏军士兵跳上装甲车，狼狈不堪地撤出了珍宝岛。

中国火箭筒手首战苏军装甲车

半夜时分，侦察分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无声无息地向珍宝岛开进。空旷的原始森林里寂寞无声，月光透过挺拔的树梢泻到林间，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团团晃动的亮影，远处传来一阵阵低沉的狗叫审……

陈绍光在前面带路，这一带的地形，侦察兵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走得很快。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只听到卡卡的踏雪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他们进入了潜伏地点之后，挖了雪坑，上面挡上白褥单。每人又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

大约到了 3 月 2 日早上 6 点多钟，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下来两名苏军侦察了一会儿后，便上车开走了。马科长他们憋注气没吭声，但心里却在想看来今天要有事。

正想着，孙玉国和周登国带着巡逻队上岛了。孙玉国带着第一小组走在前面，排长武永高和周登国带第二小组走在后面。

对面传来了一阵轰鸣声，从苏联境内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开出来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指挥车。车速很快，向珍宝岛急驶而来。卡车上苏军士兵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他们抢先赶到了珍宝岛的东侧，挡住了我边防巡逻分队的去路。

苏联士兵从车上跳下来 70 人，手里全都平端着枪，一下车就摆开了战斗队形。

孙玉国一看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他提醒大家：“ 要注意，敌人今天有准备，来势汹汹，很可能要挑起事端，要作好自卫还击的准备！ ”

这时一股苏联边防军绕到了我边防部队的左侧，另一小队也在快速向右侧运动。他们的意图很明显，想从三面包围我边防部队。

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孙玉国一边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出警告，一边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向岛西撤去。

我边防部队一再忍让后退，苏联边防部队却紧追不舍，约有 20 多人持枪紧逼过来。这时我边防部队已经退到了岛边，再也无路可退了。

孙玉国看到苏联边防部队的士兵，一齐端起了冲锋枪，他知道敌人可能要开枪了。便挥手高喊了一声：“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这是发出的准备还击的暗号。

我边防部队刚刚散开，苏联边防部队首先开枪了，“ 哒……哒…… ”一排子弹飞了过来，我边防部队 6 名战士倒下了……

孙玉国临危不惧，再次向苏联边防部队提出严重警告。可他们不听警告，再一次向我边防部队开枪射击。

马科长一看如果再不还击，孙玉国带的小分队，怕是一个人也回不来了，便果断地发出了还击的命令。参谋金泰龙甲手枪朝天鸣枪发出了还击的信号。

侦察分队和巡逻分队同时开火了。两边的枪声响成一团，对打起来。正在这时，只听岛的另一侧我边防部队第二小组巡逻的方向，也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

“ 那边也打起来了，没准又是他们先开的枪。 ”马科长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 要是他们先开枪，咱们的人就屹大亏了。 ”曹副参谋长憋着一口气。

马宪则横下了一条心，咬了咬牙说：“ 先别管那边了，这边无论如何不能再吃亏了。 ”

“ 对，眼前的敌人，让他们有来无回！ ”

“ 给他包饺子，一个也甭想回去！ ”金泰龙话音未落，副连长王庆容带头冲了上去。几个战士紧跟在后面，他们冲过一片小树林时，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吼叫着向他们扫射过来，王庆容又向前冲了几步，只觉眼前一黑，跌倒了。他用力一挺身子，又站了起来，冲了两步又跌倒了。他趴在地上，吃力地对战士们说：“ 同志们，人在珍宝岛在，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

这时，冰面上传来了隆隆的响声。一辆苏军装甲车，发疯一般从岛的东

面驶了过来。“哒哒……”装甲车上的机枪发出一阵阵吼叫，几分钟之后便驶上了中国一侧北面的江汊，装甲车边开边打，一直驶到了我边防部队的身后。

“火箭筒，快打火箭筒！”马科长喊了起来。

当时侦察连没有装备火箭筒，火箭筒手是从步兵分队调来的。看着装甲车上来了，举起火箭筒就打，一连打了两发也没有击中，主要是提前量掌握得不准，装甲车开得又很快，不是打到了前面，就是落到了后面……

尽管几发火箭弹都没有击中苏军装甲车，但是装甲车里的苏军，看到我边防部队的火箭筒手冲了上来，而且越来越近，便掉头往回跑去。

一看苏军装甲车吓跑了，我边防部队抓注战机马上反击。

陈绍光很快带着尖刀班冲到了敌人的后面，他们趴在一道土坎下，作好了射击的准备。一股被打散了的苏联士兵退了下来，一个个低着头只顾一个劲地往回跑，冷不防撞到了我边防部队的枪口上了。陈绍光一声令下，一排于弹飞了过去，苏联士兵倒了好几个，活着的趴在地上再也不敢动了。这时从陈绍光的身后传来一阵机枪的吼叫声，一排子弹从他的头顶飞了过去，他回头一看，在几百米远的树林后面，有几只苏军的钢盔在动，一团团火舌就是从那儿喷出来的。看来敌人是想把我们包在中间。他一挥手，带着几个战士向敌人冲去。

“副连长，你身上冒烟了！”战士小李叫了起来。陈绍光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打了两个洞，烧得黑乎乎的，他用雪一搓，朝头上一戴，又向前冲去。离敌人只有 100 多米远了，敌人的两挺机枪交叉火力，封锁了前进的道路。陈绍光冲到一棵大树后面，刚要射击，忽然身子一歪跌倒了，他低头一看，胸部和左臂部负了伤，鲜血直流，战士小李冲了上来要给他包扎，他推开小李，只手端起冲锋枪向敌人的机枪打出了一梭子子弹，敌人的机枪不响了。

小李兴奋地叫了起来：“副连长，敌人的机枪哑了！”他没有听到副连长的回答，回头一看，副连长躺在雪地上，腰部又受了重伤。他吃力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不要管我，消灭敌人要紧。小李把陈绍光扶到一棵小树下面，让他半躺在树干旁，为他包扎起来。战士们都围了过来。陈绍光吃力地解开身上的子弹袋，对小李说：“拿去，打……打敌人……”在他说话的时候，血顺着伤口渗了出来，染红了他身下的雪地。

当入侵的苏联边防部队突然开枪的时候，于庆阳身边的几名战友，在枪声中倒下了，于庆阳被激怒了，他端起冲锋枪朝敌人冲了过去。苏联入侵者乱作一团，几名士兵跟在一名军官的后面向回逃窜。于庆阳紧追两步，跳到一道土坎的后面，猛扣扳机，打出一串点射，五个敌人在枪声中倒下了。于庆阳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又向前面爬了几步，他看到小树林的后面有一挺机枪正在向这边射击，战士们被机枪人力压得抬不起头来。过了一会儿，敌人的机枪停了，于庆阳抬头一看，敌人的机抢手正在更换弹夹，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纵身跃起，哒哒……一梭子子弹打了出去，敌人的机枪手身子朝前一歪，栽倒在雪地上。于庆阳两眼紧盯着那挺机枪，应该把它缴获过来，它是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的罪证。于庆阳朝机枪冲了过去，就在这时，队他的侧面飞来一串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一头扑倒在雪地上“于庆阳，于庆阳……”卫生员边喊边跑了过来，他把于庆阳拉到一边，查看他的伤口，发现于弹队右边太阳穴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脑浆和血水不断地往外淌。

卫生员立刻把他抱在怀里，拿出绷带为他包扎起来，于庆阳的嘴唇颤动

了一下，卫生员知道他是想说什么，急忙将耳朵贴到他的嘴边，他听到于庆阳微弱而刚强的声音：“我……还……要卫生员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脉搏，几乎已经没有跳动的感觉了。他伸手拿过于庆阳的冲锋枪，只见上面沾满了英雄的鲜血。

“哒哒……哒哒……”前面不远的小树林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抢声，于庆阳被这枪声震醒了。他用力睁开了眼睛，推开卫生员的手，一把抓住冲锋枪，“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如一尊巍然屹立的铁塔，周围的战士都惊呆了。只见他用右手，“刷”地一下撕掉了头上的绷带，端起冲锋枪向敌人冲去：一步，两步，三步……他向前一连冲了六步，手中的冲锋枪吼叫着，子弹朝敌人飞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倒下去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排长于洪东看到于庆阳牺牲了，高喊了一声：“为于庆阳同志报仇，冲啊！”全排同志跟着他冲了上去。这时，他发现丛林中有两个敌人在仓皇奔逃，便叫班长孙宝山去堵住敌人的退路，自己带三名战士追了过去。突然，从林中射来一排子弹，于洪东发现有个敌人趴在雪地里，向这边射击，他一枪就报销了那个敌人。战士小周在一边着急他说：“排长，你看那两个敌人要溜掉了。”

于洪东不慌不忙地举枪瞄准，叭叭两枪，远处那两个敌人应声倒下了。

马科长来到陈绍光身边看了一下他的伤势，对曹副参谋长说：

“老曹，我看打得差不多了，王副连长牺牲了，陈绍光的伤也不轻，咱们向上冲一下，就往下撤吧？”

“好，就这么办。”曹副参谋长同意了马科长的意见。

我边防部队发起了冲击，苏联边防部队面对我猛烈冲锋，开始向后撤退，一直退回到主航道的江面上，尔后登上装甲车开始向苏联境内后撤。

马宪则命令金泰龙：“发信号，往下撤，动作要快！”

金泰龙发出了撤出战斗的信号。战士们纷纷跑了过来，班长石荣庭缴获了一架照相机，孙宝山和班长周锡金各缴获了苏军五支冲锋枪。

排长武永高和班长周登国，带领的第二小组也撤了下来，除周登国腰部受伤外，再没有多大的损失。大家一下子把他们围了起来，争着询问第二小组的情况。

当时，苏联边防军伊万上尉，堵住了他们巡逻的去路，排长武永高迎上前去，大声抗议道：“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已经越境了，必须立刻退回去！”

伊万上尉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盯着武永高看了半天，二话没说，抬手就打了武排长一拳。尔后摆出一副要掏枪的架势。武排长这时候注意到，苏联边防军都没有拿棒子，而是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他们要于什么，是不是要把入侵升级？今天的情况不比往常。

为了防止冲突扩大，我边防部队采取了克制态度，主动避开伊万一伙。伊万一看我边防巡逻队走开了，便一挥手带着他手下的人追了过来。我边防部队快走，伊万一伙就紧追，我边防部队慢走，他们就又推又打。这时已进入中国江面 200 多米了。我边防部队不再退让，双方在冰面上发生了激烈争执突然，从珍宝岛的中间传来了一阵枪声，“哒哒……哒……”这枪声清脆震耳，接着便是一阵短暂的平静。双方一下子全愣注了。谁也搞不清楚，那边是哪一方先开的枪。这时空中传来了我边防部队第一巡逻小组的喊声，声音断断续续听不大清楚，但是声调激昂严厉。周登国明白了，这是我边防部

队在抗议苏联边防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

也就是在这时候，伊万上尉歪着头，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几圈，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狞笑，眼睛在我边防部队官兵身上扫来扫去，手却偷偷地去掏枪……这一切都被周登国看到了，他立刻端起了冲锋枪。伊万的手枪掏出来了，他正要扣动扳机，只听“哗”地一声，周登国把子弹推上了膛，哒哒哒……他抢在伊万上尉的前面开火了。当场把伊万打倒了，其他苏军士兵全愣住了，有往回跑的，有原地卧倒的。这时，我边防部队一齐开火，一举歼灭了伊万带领的 7 人指挥小组。

我边防部队沿着珍宝岛边上的树林往下撤，不远处不时地传来苏联边防部队发射的枪炮声。我军的炮兵这时还没有上来，无法掩护部队后撤，只能边撤边隐蔽，苏军的炮火很猛烈，也给我边防部队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前面几个战士用树枝搭成担架抬着昏迷不醒的陈绍光，后面的十几个战士背着烈士的遗体。积雪很深，一步一个雪坑，走到急造公路的边上，大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马宪则下达了原地休息的命令。战士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望着牺牲的战友，胜利的喜悦骤然消失。每个人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周围不时有炮弹的爆炸声。这是苏联边防军在向中国境内炮击，这也预示着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

1969 年 3 月 2 日，由苏联边防部队挑起的这场边境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两国边防部队已进入实战状态。

十万火急，中国炮兵紧急开火

3 月 15 日凌晨 3 时，正在珍宝岛上潜伏待敌的我侦察排排长于洪东，听到对岸发出一阵阵沙沙啦啦的响声，便向地上抛了一块石头向全排发出了战斗信号。

过了片刻，借着雪地的月光，看到苏军的六辆装甲车开到了江边，从车上跳下来 30 多个苏军士兵，手端冲锋枪，猫着腰向珍宝岛逼近。

于排长马上向指挥部报告：“敌人距岛只有 30 多米了，是否开火消灭这一小股敌人。”

肖全夫沉思了一会说：“注意监视，敌人不开第一枪，我们决不开火。”

果然，上岛的敌人在岛的东北部的丛林里悄悄隐藏了起来。

8 时整，孙玉国带领着 12 人的巡逻队上岛，走到敌人潜伏的东北部，快要进入敌人的伏击圈了，孙玉国便命令巡逻队停了下来，在敌人面前晃来晃去，就是不朝前走了。看到江岸上的敌人开始行动了，他下令：“全队撤回！”

苏军再也忍不住了，向我巡逻部队开了第一枪。

五分钟之后，苏军三辆装甲车，引导步兵 20 多人，沿着封冻的江面，向孙玉国率领的巡逻队的位置冲了过来，这股敌人正好撞在了于洪东潜伏分队的枪口下面。

“准备战斗！”于洪东断然下达了命令。

“50 米，40 米，35 米……”

“打！”于洪东一声大喝，顿时珍宝岛上枪炮齐鸣。

此刻，我江岸上的两个炮兵群也开始发言了。密集的炮人，将苏军潜伏阵地炸成了一个浓烟包裹的火球，江面上的装甲车也连连中弹起火，丛林中

的敌人再也呆不住了，纷纷在江面上乱窜。

江面上遗留下苏军十多具士兵的尸体，一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冒着浓烈的黑烟。

苏军指挥官列昂诺夫下令停止进攻。他从望远镜里已经看到了中国军队的炮兵群。

几天之前，苏军制定了一个大规模袭击中国军队的计划，300 多门重炮对中国境内一连轰击了好几天，也没有遭到任何还击。

这天晚上我军炮兵某团 2 营，星夜向中苏边境开进。夜色中不时传来苏军的炮声。在茫茫的雪地上，没有路也没有平地，甚至连一片可以作为炮阵地的空地也很难找到。

2 营多数火炮在公路上占领了阵地，因为树林中根本没有空地可占领。接着战士们便用炮斧猛砍树杈，为火炮开辟射界。

“ 轰嗵……轰嗵…… ”先占领阵在的火炮，向着中苏边境开炮了。

3 月 15 日 9 时 46 分，苏军第二次进攻开始了。

苏军的炮火准备异常猛烈，把这个小岛炸得体无完肤，爆炸的气浪将岩石般坚硬的冻土掀起 1 丈多高，然后又像降冰雹一般“ 噼哩啪啦 ”地砸下来。

苏军正面三辆坦克。三辆装甲车引导，牵扯中国军队的火力，另外一个坦克中队四辆坦克从岛的南侧后的江汊上冲了过来。

孙玉国、周登国率领的巡逻组先敌开火，将敌人坦克后尾随的步兵打得全趴到了地上。

于洪东指挥着两架 40 火箭筒和两挺机枪也开了火，子弹打在苏军“ 乌龟壳 ”上，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后面有一辆装甲车被我炮火击中，冒起了黑烟。

由于岛岸太高，苏军正面的坦克无法登岛作战，引导步兵被我军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坦克只好停在江面上，像一座座铁碉堡，不断用坦克上的滑膛炮向岛上轰击。这时，我军岸上的炮兵也相继开火，双方展开了对射。

突然，于洪东身边的贾玉明叫了起来：“ 排长，敌人坦克从后面冲上来了！ ”于洪东回身一看，果然，四辆苏军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绕过了岛南端，从中国内河的岛西江汊上包抄过来。于洪东心头一喜，来得正好，反坦克地雷该起作用了。

他随即命令战士周锡金：“ 用 40 火箭筒，敲它两炮，把他们引过来。 ”

小周装上了火箭弹，瞄准第一辆坦克的侧甲板，“ 嗵！ ”地一声，火箭弹准确地命中了坦克的中部，响了一声，可是没有穿透，只是微微一颤。

这一炮使苏军发怒了，一加油门轰隆冲了过来，一下子就冲进了雷区，江面上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坦克履带被炸断了，刚才还乱冲乱闯的铁家伙，顿时死在那儿不能动了。

“ 快，火箭筒，给我打后面的那辆装甲车，一定要击中！ ”

周锡金马上装上火箭弹，扳机一扣，“ 轰 ”地一声，最后一辆装甲车歪倒在了江面上。

“ 好啊！ ”战士们欢呼起来。这时好像到了射击场，岛上岸上的大小火炮。手榴弹一齐开火了，将敌坦克上的车灯、天线、履带护板炸得四处乱飞。

三辆苏军坦克在江面上受阻，急得前后打转，最后用力将后面挡道的装甲车撞碎，带着累累伤痕，顶着我军炮兵的轰击，从原路逃了回去。

苏军的步兵几次欲冲过来抢这辆打坏的坦克，都被我军的炮兵拦了回

去。一名苏军上尉从坦克里跳了出来，没有跑出几步远，于洪东举手一枪，敌人的脑袋开了花。这时，于洪东瞅准了敌人坦克射击的死角，冲过去，跳上坦克，拉开盖子，将一颗手榴弹丢了进去。

“轰”地一声，这辆坦克成了死疙瘩，再也不能动了。于洪东当时不知道，苏军的中校指挥官杨辛就在这辆坦克里被炸得血肉模糊。

下午 15 时 13 分，苏军炮弹飞蝗般倾泻到中国的土地上。我军岸上的两个炮兵群也开始了还击，中苏炮兵进行了 15 分钟的炮战之后，苏军迫不急待地发起了进攻。

苏军 24 辆坦克和装甲车，分几路排开，引导一个连的步兵，向我珍宝岛冲了过来。

战斗异常残酷和激烈，火炮在轰鸣，铁甲在奔突，机枪在猛喷，手雷在飞舞……双方杀得难分难解。

副营长冷鹏飞率领增援部队冲了上来，穿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区，冲到了岛上来，我军的火力得到了加强。苏军的坦克还在猛冲，前面的被击毁了后面的又冲了上来……中国 75 无后座力炮手，将两门 75 炮推出了掩体，在不到 100 米的距离上，对着苏军坦克一阵猛轰，又有几辆坦克中弹下动了，把苏军坦克的火力压了下去。

苏军的指挥所里，列昂诺夫看到进攻受挫，火冒三丈，正在下令让在江边待命的 70 多辆坦克一齐杀过江去。突然，一发炮弹准确地落在了指挥所的顶上，指挥所炸塌了。列昂诺夫扒开压在身上的横木，吃力地爬了出来，还没有直起身子，一颗飞来的流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不偏不倚地穿透了他的心脏，他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上。

苏军被迫撤出了战斗。战斗结束的时候，我参战部队官兵只能看到击毁的坦克和倒在雪地上的苏军士兵，并不知道苏军的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被击毙。事过一个多月之后，苏联《红星报》上才披露了列昂诺夫和杨辛阵亡的细节。

此次珍宝岛之战，我军炮兵勇猛顽强，配合步兵作战，有力地支援了边防部队，粉碎了敌军的进攻。此后，炮兵又掩护步兵，将苏军这辆被我击毁的 T62 坦克牵引上岸。苏军炮兵也是千方百计地想把这辆坦克击沉到江中，除了欲消除罪证，另外还怕我军了解 T62 坦克先进的红外夜视和火控系统。只要苏军一开炮，我军炮兵便以密集的火力扑过去，苏军的炮兵便不响了如今，这辆坦克被放置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室内，成为苏联新沙皇入侵我国铁的罪证。